2022年
总第九期
01

Malaysian Education Review
KDN: PP19091/09/2016(034588) Price: RM12.00

馬来西亞 教育評論

# 国家文化政策

引言：陈穆红、曾维龙、黄爱明

■ “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之反思和前景”座谈

# 《独中教育研究期刊》

# 创刊

本着提高独中教育学术研究形象、提供独中教育学术交流平台、扩大独中教育学术研究影响力，以及汇集独中教育研究学术成果，独中教育研究期刊（电子版）创刊号终于在2022年5月30日发布（https://micss.dongzong.my）。本创刊号共收集了6篇研究报告，涵盖教材研究、教学法、教师专业成长、校订课程，以及教学评量。所有研究报告皆为实证性研究，在摘要部分也是以三语呈现。

6篇研究报告：

- 郭子义〈翻转教室对初三学生科学学习动机与学习成就影响之行动研究〉
- 黄树群〈不同学习风格以任务导向策略学习程式设计的学习成效〉
- 朱键鸿〈探讨学生对社会科学小组口试的理解与经验——以甲独中社会科为例〉
- 苏燕卿〈文本教学的成效与独中教改目标的落实探讨〉
- 林玉莲〈高二生物内分泌单元问题引导自学之有效性探讨〉
- 容健辉〈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成立与实施——以尊孔独中为例〉

创刊号的6篇研究报告从不同角度探视独中教育不同面向的问题，并通过科学系统的论述理清和论证各项教育措施的有效性。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会有更多关心独中教育的专家学者、前线教师的来稿，共同为独中教育的发展思索更好的方案和策略。

扫我浏览官网

征稿要求

# 馬来西亞 教育評論

# 目录


1 编辑弁言

**本期专题：国家文化政策**

3 “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之反思和前景”座谈 引言：陈穆红、曾维龙、黄爱明 整理：沈天奇、谢春美、林玉娟、张碧之

**纪实叙事**

45 2020年度华文独中统考迎难扬帆——千山我独行 郭荣锦、林美燕

73 回天无力长欷嘘——反对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运动百年回顾 徐威雄

86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发展概况 沈天奇

138 英属马来亚教会英文学校发展 曾忆勤

**华教人物口述历史**

178 依情、有理、依法 捍卫华教的生存与发展——刘锡通律师 整理：林玉娟、谢春美

188 **征稿启事**

189 **撰稿体例**

# 编辑弁言

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提出了塑造国家文化的三项原则，在我国多元社会中引起诸多争议。直至2021年10月26日，旅游、艺术和文化部推出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本刊第九期聚焦于国家文化政策，特此主办“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之反思和前景”座谈，反思和探讨国家文化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走向，并邀得三位学者或文艺实践者——陈穆红、曾维龙、黄爱明为引言人。本座谈内容包括：国家文化政策的由来背景和影响，新旧政策的异同点，民间社会的反应，民族国家和国族建构引发的严重问题，探讨替代性的治国理念，以及如何促进新的文化政策体现多元文化精神。

郭荣锦、林美燕〈2020年度华文独中统考迎难扬帆——千山我独行〉叙述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2020年度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统考）在重重困难情况下成功举办的历程，包括与全国华文独中商议统考举办方案，调整一系列的统考作业安排，制定补考机制，成立统考防疫决策小组，公布经获卫生部认可的统考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指南，致函国家安全理事会告知统考是在各校严格遵守防疫指南下进行，延后统考举办日期至12月22日至30日，并于2021年2月17日发布统考成绩。

徐威雄〈回天无力长欷嘘——反对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运动百年回顾〉阐述在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和马来联邦（俗称“四州府”）各自立法的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管制当地华文学校，令华社担忧华教存亡，引发各界广泛动员抗议，并通过团结各界，凝聚力量，集合华社公意，提出诉求，进行和平请愿。反对学校注册条例运动被视为是本地华文教育运动的开端，影响深远且广泛，启发后来的维护与发展华教的运动模式。

沈天奇〈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发展概况〉介绍了本地出现华文私塾的初始年代和办学概况，以及现存华小的创办年份、创校者和华小类别，包括教会华小，沙巴“国民华小”，以及砂拉越的“双源流华小”和“政府小学”。文中使用许多统计表和学校名单来讲解华小的一些发展概况，例如学校规模，学校津贴类别，城乡区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

曾忆勤〈英属马来亚教会英文学校发展〉主要论及在从荷兰殖民马六甲至英国殖民马来亚时期，由分属不同基督教会团体的传教士所创办的英文学校。该文列举不同性质的教会英文学校，包括英华学校、男校、女校，以阐述其发展历程，以及对建立马来亚的教育体系和现代教育的影响。

林玉娟、谢春美整理的华教人物口述历史篇〈依情、有理、依法　捍卫华教的生存与发展——刘锡通律师〉介绍董总前总务刘锡通律师的家庭背景、童年至大学生涯，以及参与社团活动和华教运动的事迹。刘锡通律师积极参与1970年代申办独立大学运动和1980年代初的独大诉讼案，且在董教总领导人于1987年茅草行动遭逮捕期间，连同华教、华团同道并肩作战，稳定和凝聚华社力量，克服重重难关。

# 〝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之反思和前景〞座谈

引言：陈穆红、曾维龙、黄爱明
主持：叶美霞
整理： 沈天奇、谢春美、林玉娟、张碧之

## 一、座谈缘由

1971年8月16日至20日，文化、青年和体育部在马来亚大学举办“国家文化大会”（Kongres Kebudayaan Kebangsaan）。该大会由时任首相阿都拉萨开幕，一连举行5天，涉及52篇论文。该部于1973年出版的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论文集《国家文化的基础》（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1] 在〈前言〉（Kata Pengantar）里所列出关于塑造国家文化的三项原则[2] ，其大意如下：

1. 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应以本区域土著人民的文化为基础。
2. 其他合适和恰当的文化元素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的元素。
3. 伊斯兰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元素。

---

1 Mohd. Affandi Hassan (ed.), 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mengandungi kertaskerja Kongres Kebudayaan Kebangsaan dari 16hb Ogos - 20hb Ogos 1971,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Kebudayaan, Belia dan Sukan, 1973.

2 原文见附录1。

第二个概念所说的合适和恰当，应当在第一个和第三个概念的语境下，而不是从其他价值观，来进行解释。

这形成了1970年代的“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DKK]）[3]。此政策在我国多元文化社会引起极大争议。

此外，根据马来西亚首相署官方网站上载由旅游、艺术和文化部整理的〈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4] 所列出政府规定的国家文化的三项原则[5]，在文字阐述上与《国家文化的基础》（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所列出的国家文化的三项原则有些许不同，其大意如下：

1. 以本区域原居人民（Rakyat Asal）文化为国家文化的核心。
2. 在塑造国家文化过程中，可考虑和接受华人、印度、阿拉伯、西方和其他的文化中所含有的合适和恰当元素。
3. 伊斯兰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元素。

1983年，全国华团领导机构发表了《国家文化备忘录》，针对“国家文化政策”提出看法和建议。

2011年是“国家文化政策”第40周年。林连玉基金和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举办“省思国家文化概念与政策”研讨会，邀请多位学者和艺术文化工作者参与讨论，包括本刊座谈其中一位引言人陈穆红博士在当时也提呈论文。

---

[3] 关于“国家文化政策”的提出之年份有两种说法，有指是于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时提出，也有指是于1973年出版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论文集时才提出。社会上对该政策的常用名称是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1971），少用的名称则是1973年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1973）。

[4] Laman Web Rasmi Pejabat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https://www.pmo.gov.my/dokumenattached/Dasar/04Dasar_Kebudayaan_Kebangsaan.pdf).

[5] 原文见附录2。

2017年，隆雪华堂在华人文化节[6] 上发表《文化建议书》，也召集了一群文艺工作者讨论我国的文化事业。

2021年10月26日，旅游、艺术和文化部推出“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Negara [DAKEN] 2021）[7]，由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推介。在拟定新的“国家文化政策”过程中，旅游、艺术和文化部于2019年召集一些民间组织、文艺工作者等进行讨论。在2019年2月进行了关于国家文化政策框架（Kerangka Dasar Kebudayaan Negara）的讨论，尔后于5月间则对2月份讨论的整合结果，进行了一个关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发展策略和行动蓝图的讨论[8]。

尤需注意，文化、青年和体育部于1973年出版的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论文集《国家文化的基础》（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首相署官网上载的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以及旅游、艺术和文化部《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Negara 2021）[9]，对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三项原则，在行文用字上是有些许差异的。

由此谈开来，1971年和2021年的国家文化政策有何异同点，引起什么民情反应，带来什么影响呢？

为此，董总《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第九期聚焦于国家文化政策。本刊编委会通过线上视频会议形式主办“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之反思和前景”座谈，反思和探讨国家文化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走向，并邀得三位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发表引言和分享心得。

---

6 1983年，全国十五华团在槟城举办全国华团文化大会。1984年起由各州中华大会堂每年轮办的“全国华团文化节”（1993年起改称“全国华人文化节”）是回应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产物。

7 Kementerian Pelancongan, Seni dan Kebudayaan Malaysia, Dasar Kebudayaan Negara 2021, (https://www.motac.gov.my/muat-turun/category/123-dasar-kebudayaan-negara-2021), Cetakan Pertama, 2021.

8 Mesyuarat Pembangunan Strategi dan Pelan Tindakan Dasar Kebudayaan Negara, 2-3 Mei 2019, Memorial Tun Hussien Onn, Kuala Lumpur.

9 见附录3。

活动：“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之反思和前景”座谈
日期：2022年4月10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时至4时58分
形式：ZOOM云视频会议
主办：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编委会

主持人：叶美霞女士（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委员）
引言人：陈穆红博士（国民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院副教授）
曾维龙博士（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
黄爱明博士（马来西亚国家艺术文化大学 [ASWARA] 研究院副院长）

## 二、座谈内容记录

### （一）主题内容

**叶美霞：**（简介座谈缘由，记录省略）。今天座谈邀得三位引言人，依序发言者是曾维龙博士、陈穆红博士和黄爱明博士。现在有请曾维龙博士发言。

**曾维龙：**国家文化政策的背后牵扯到一个很大的议题，那就是什么是“马来西亚民族”？此议题的影响层面很大。很多老前辈有非常深的感受，特别是在1970、80年代之间。此议题不仅影响着文化领域，它其实也影响着各个领域。这关系到国族建构的问题。

## 1. 华社的回应和抵抗

今天主要分享的是从华社的回应和抵抗，来谈谈我对这个文化政策的一些思考。基本上会从2个方面分享：第一，尝试比较两份政策文本；第二，从华社的回应、论述和实践，反思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意义。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又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当然这里头可能有很多未知性。我也想了解站在前线的朋友们对这方面的理解和想法。

## 2. 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制定的背景

首先，从背景来谈文化政策。关于文化政策的起始点，我不从更早以前的英殖民时期说起。我们就从“五一三事件”开始说起。“五一三事件”被定性为种族冲突事件。此事件之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来了。那就是这个所谓的种族主义，在1970年代之后开始成为困扰着华人甚至国家整个政治环境的一个很主要的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国家原则（Rukun Negara），成为国家最高的意识形态准则。另一个就是在1971年8月16日，文化、青年和体育部召开“国家文化大会”之后，提出了“国家文化政策”，并提出三项原则作为国族建构的议程设想。

更为直接的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政策层面。“五一三事件”之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新经济政策（Dasar Ekonomi Baru）、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Negara）、国家教育政策（Dasar Pendidikan

Negara）、国家安全政策（Dasar Keselamatan Negara）等等。需注意的是，国家文化政策并不是单独出现的，它是和其他不同的政策同时出炉的。这些政策由政府个别部门和相关机构执行。在政策层面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各领域中的固打制（Sistem Kuota/*Quota System*）。第二个就是政治宏观层面。国家文化政策是在后冷战时期、左翼思潮被遏制和泛伊斯兰运动的背景下被执行的。

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并不是很长，只有4页纸。此政策的结构分为4个部分，即“背景”、“缘由”、“目标”和“结语”。当中，最关键的是“缘由”（Rasional）的撰写，里头提出3项原则，也就是华社主要关注的部分。

其实，还有2个部分也是大家必须去注意的。第一是“背景”（Latar Belakang）的第一个段落，它已经强调了文化的定义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否定马来西亚是由多元种族组成的。待我们谈到新的文化政策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此部分是怎么延续下去的。

第二个就是华社很关注的3项原则。第一项原则，列明生活方式应以马来群岛文化为主体，也就是以马来人的文化作为主体。这个段落里面出现了一个我们非常关注的词汇——Rakyat Asal。Rakyat Asal在中文翻译为原住民，因为有了所谓的原住民，相对地其他的族群就成了外来者（Pendatang），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第二项原则，列明其他族群的文化也可以进入这个国家文化，但是要看其他族群文化的适用性，并且强调必须符合国家宪法和国家原则。第三项原则也就是最为关键的，伊斯兰元素是国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来就是该政策文件提到的执行部分。该政策的目标和结语提及了执行的方向和内容：一、研究、建设、教育和发展；二、通过各个机构提升和加强文化的领导权；三、建设具有国族意识（Kebangsaan）、国家意识（Kenegaraan）和马来西亚民族主义（Nasionalisme Malaysia）；四、满足社会文化需求；五、提升艺术水平的地位。执

行的机构和单位有文化部及其底下的各个机构，包括博物馆、文化艺术机构等。

### 3. 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制定之后

兹根据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所提如下：

1. “文化青年体育部开始朝向三个方向前进：一是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二是提高艺术表演，三是成立一个文化发展机构。政府同时成立许多区域性的文化组织，推动文化活动。可想而知，所谓推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研究，都是针对马来文化而言。”（页103）
2. “1976年2月14日当时的首相胡申翁在一个演讲中提及三项文化原则，并强调‘有价值’的‘外来文化’可被引进国家文化。自此以后，这三项决议，便被官方经常引述。”（页104）
3. 文化议题开始政治化处理。“马来领袖几乎是用国家文化里的第二项”（页105）作为排斥华人文化的工具。

1976年之前的官方论述中没强调国家文化政策的三项原则。它真正被强调并且成为泛政治语言的情况是始于1976年2月14日时任首相胡申翁的演讲谈话。当3项文化原则被官方经常引述，从此开始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文化议题政治化处理。许多马来领袖用国家文化政策里的第二项原则，即指其他族群文化的适用性，是否能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排斥华人文化的一种工具。

### 4. 全国华团领导机构1983年《国家文化备忘录》

当时的舆论开始发酵，这引起华社的很大反应。1983年，全国华团领导机构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针对国家文化政策的三项原则（一、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的文化为核心；二、其他文化中有适合和恰当的成分可被接受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三、

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成分），《国家文化备忘录》提出了反对的理由：一、它是在单一民族学者的建议下，平面地制定的影响至深且巨的政策，违背了国家文化应通过各族平等协商来建设的原则；二、它是在强调马来文化与回教的重要性的同时，却排除非马来文化与其他宗教所扮演的角色，违反了各族文化应受公平对待与自由发展的原则；三、它表现了以马来族为中心的文化关闭主义，对非马来族及外国文化未采取促；四、它忽略了文化的积极思想内容，特别是共同价值观的指导思想；五、它违背了尊崇文化自由，承认各族文化的价值及我国多元化文化特征为国家力量来源的国家原则的正确立场；六、它具有以行政力量推行强制同化政策的倾向，这是非马来族所不能接受的。

全国华团领导机构（全国十五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针对的是排他性的文化政策。这种文化政策严重违背了公平对待和发展的原则。华社更担心的是以行政力量推行强制同化政策的倾向。华社的反应是很直接的，所要的是多元文化和有开放性的政策，而不是单元文化和保守的政策。华社所质疑的是，国族建构议程的背后是否就是同化的过程呢？这也引起华社深层心理的文化危机感。

### 5. 华社深层心理的文化危机感

兹根据廖文辉〈马来西亚文化发展概论〉（2020：页26）所提内容整理要点如下：

1. 1979年舞狮问题。“舞狮要纳入本土文化，必须与其他文化磨合然后产生一种全新的老虎舞蹈。”1982年，通令全国除了农历新年，停止发出舞狮表演的准证，后来在华社反对声浪中禁令得以解除。
2. 广告招牌事件。“除了不允许华文字体大于马来文字体，甚至还有附上爪夷文的建议，有些州属招牌上的华文字也被拆

除。”1983年文良港拆除招牌事件中，引发肢体冲突。1987年在内阁同意划一全国商用招牌上的中文和马来文字体大小尺寸后才告一段落。

3. 两次藉词发展，铲平华人义山。1983年马六甲政府欲铲平三宝山，最终在1986年逼使马六甲州政府将三宝山列为历史文化区。1990年代后半期吉隆坡市政府开始征用吉隆坡广东和福建义山，经雪华堂、董教总和华总等社团强力反对下，逼使内阁在2000年作出不搬迁义山的决定。
4. 2011年发展捷运系统，迫使茨厂街34间百年老店被拆除的厄运。

当时内政部长说，怎么可以舞狮呢？要本土化，不是舞狮，应该是舞虎！把舞狮视为外来文化，类似问题使华社的文化危机感变得更深重。

## 6. 政府监控与抵抗

实际上在1970、80年代，文化议题被政治化了。很多体制性的伤害，一直都存在着。陈振权在《从“无”到“有”：马来西亚视觉艺术史》中写道：“从70年代开始，视觉艺术活动与其他领域活动一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监控的程度分为几个层次：一般的艺术活动由部门官员观察；被列入‘黑名单’的艺术家，所主办的活动皆由内政部的官员前来监察、拍照，索取资料记录；针对一些特定课题，或特殊事件中的团体或艺术家，皆由政治观察员或顾问，去观察了解。”（2016 ：页71）。其实，到1990年代这种情况都一直存在，我想老前辈都应该有这种感受，尤其是华团办活动的时候也是如此。

华社在抵抗的时候，包括从1983年《国家文化备忘录》谈起，要求将文化分成许多小领域，包括文学、戏剧、舞蹈、音乐、歌唱、绘画、书法、雕刻、设计以及其他传统艺术等，以构成华人文化的精神面貌，是固有的文化。

1984年，十五华团以“文化工作委员”推动各州华团领导机构每年轮流举办“全国华人文化节”。华团尝试在公共议程、公共舆论空间当中尽量去展示华人文化。这都是在压迫下产生的。1985年，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后来易名为华社研究中心，其实都是对这样的一个论述的回应。

## 7. 国族建构议程

陈亚才在一篇文章[10]指出，国族建构的议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7-1974）：政治支配的确立（1974年国阵联盟成立）；第二阶段（1970-1990）：经济支配的确立；第三阶段（1990年代开始）：文化霸权的开展。

从一开始到后来，可看到马来政治精英其实都尝试在整体的政治语境下占据主流地位。因此，在国族建构的议程中，国家认同问题和文化深层心理的抵御心态，始终是华社面对狭隘种族主义的两个面向。这种情况，一直到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之后，公民社会层面的论述，才逐渐成为另一可以替代狭隘种族主义的价值观念或取代的方案。2017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化建议书》提出的要求是：一、文化公民权；二、重申多元文化价值观；三、建立评估制度、从社区出发；以及四、善用文化软实力。

## 8.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

希盟政府执政时期，重新制定国家文化政策，才有了后来的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接下来，我将谈谈到底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重点是些什么。与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4页内容相比，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内容较为丰富，共80页，但我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谈完，而是只强调前面的几个部分。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整体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部

[10] 陈亚才：〈序：新兴的马来民族〉，收录于曾庆豹《与2020共舞——新马来人思潮与文化霸权》，1996年，页xi-xvi。

分，第一部分为背景、第二部分为宏愿和目标、第三部分为具体执行方案，这是一个分为长中短期计划来落实的国家文化政策。

在“前言”（Prakata）的第一段，可看出它和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一样，皆强调文化的定义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这里和前面的不同点在于它更强调艺术领域和文化遗产。第二段则再次强调这是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延续，同样朝向国族建构的方向。但同时也强调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的累积。[11]

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在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文件的第6页，回顾和纠正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所出现的一些认知误差。首先，强调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必须遵从国家宪法和相关法令，包括国家语文法令和教育法令所赋予马来文的地位，以及联邦宪法所赋予伊斯兰宗教的地位。其次，也强调文化的公共性。第三，指人们从概念上误解[12]了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因此必须给予纠正：（1）“政策”只是一份指南，但被误解为含有强迫性的意思。（2）不要误解了有所谓的排他性。例如在谈到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时，“伊斯兰元素”被认为具有排他性，但该部在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文件指出真正的意思是，伊斯兰教义的正向价值观是具有普世性的，可被其他宗教的信徒理解和接受。（3）国家文化政策不是形塑单元化的马来西亚民族，而是鼓励接纳其他文化逐渐纳入国家文化中，并非以消灭族群文化特征为目的的一个政策。

在这种情况之下，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文件（页9、10）特别强调新政策的几个方向：一、强调投入的活动领域为艺术、文化和遗产（kegiatan seni, budaya dan warisan）；二、强调马来西亚是多元社会，达到国家团结是主要目标，因此政策本身需要有更详细的规划和执行方案；三、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基础，不应以发展、商业和市场之名凌驾于文化之上。这是很令人期待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的文化遗产问题，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被消灭；四、强调国家文化

11 见附录4。
12 见附录5。

要在创新和现代化之间取得平衡；五、强调要维持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原则的精神，而这三项原则的精神必须从联邦宪法的框架下诠释。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文件（页14）在政策声明中提及该政策立基于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当中提到联邦宪法第3（1）/（关于伊斯兰是联邦宗教，以及其他宗教）、11（1）/（关于宗教自由）、152（1）条款/（关于马来语是国家语言，以及其他语言），以及国家原则的5个目标和5个原则。此外，这个新的国家文化政策使用“rakyat tempatan”取代“rakyat asal”字眼。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也列出了7个主要核心：文化价值的崇高性、社会和谐、文化遗产的维护和保育、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文化自主、文化产业化、文化辉煌。支撑这7个主要核心的3个主要元素是马来统治者是国家的象征，马来语是国家语言，伊斯兰是官方宗教。

## 9. 新旧文化政策的异同

总体而言，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强调政策的延续性，但从来都没否定过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社会的客观事实。相隔50年的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强调它的改变，更侧重于如何落实具体的事务，特别是2005年通过的文化遗产法令，它必须和联合国文教组织所主导的世界文化遗产概念接轨。因此，文化的多元性是必须的条件之一。关于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3项原则，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强调回归宪法框架解释，避免过多的政治解读，以7个主要核心来取代3项原则，避开排他性的用语。

当然，我对比两份国家文化政策的文献解读可能有对或不对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正。

## 10. 问题讨论

对于“rakyat asal”或“rakyat tempatan”字眼的更换，是否代表在国家认同、国家想象方面的进步呢？关于文化遗产这个部份，它是走向开放，还是走向单元（以马来人文化为主体）呢？对于资源的投入和分配，是否注重弱势群体的文化保存，秉持着社会正义的框架去落实，而不是种族主义的单元保守主义？在商业化、资本化底下的弱势群体的文化将面对什么遭遇，如何处理？关于永续发展的政策配套，它既然是政策，是否有相应的配套呢？1970年代到1980年代所形成的体制性破坏，例如国家文学对比被边缘化的马华文学；国家资源大量投入国家艺术，而使它变成了主流，非国家艺术则必须承受自由市场机制淘汰的压力，这种情况其实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兹列出旅游、艺术和文化部的前世今生的演变历程[13]：

- 1959年，旅游部原属于商贸部底下的旅游局。
- 1987年，正式成立文化和旅游部（Kementerian Kebudayaan dan Pelancongan）。
- 1992年5月20日，易名为文化、艺术和旅游部（Kementerian Kebudayaan, Keseniaan dan Pelancongan，简称MoCAT）。
- 2004年4月，文化、艺术和旅游部分为两个部门，即旅游部（Kementerian Pelancongan，简称MoTour），文化、艺术和遗产部（Kementerian Kebudayaan, Kesenian dan Warisan）。
- 2013年5月15日，旅游部重新命名为旅游和文化部（Kementerian Pelancongan dan Kebudayaan，简称MOTAC）。
- 2018年7月2日，这一部门重新命名为旅游、艺术和文化部（Kementerian Pelancongan, Seni dan Budaya）。

由此可见，文化部的权限或界限在内阁不受重视。

[13] Sejarah Kementerian Pelancongan, Seni dan Budaya, (https://www.motac.gov.my/profil/sejarah).

**叶美霞**：谢谢曾维龙博士的引言，尤其是从文本角度去比较1971年和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内容异同点和延续性内容，并耙梳了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后来的情况，以及华社对国家文化政策的回应和对国家文化的想象。

现在有请第二位引言人陈穆红博士发言。她将会从国族建构谈国家文化政策。

**陈穆红**：我将从“国家框架”和“族群”层面去分析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文本，即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比较新旧文化政策的异同点，然后做个结论。

## 1. 族群政治的框架

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框架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建国论述，建设以马来人为主的国家。但是，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文化和宗教的国家。当局在这个矛盾里推行国家文化政策。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其实是在这个矛盾中所形成的现象。国阵在马来西亚执政超过半个世纪，巫统的长期性霸权巩固了偏马来人的建国框架。比如：种族性的扶弱政策在后来转变成种族特权的论述；伊斯兰化政策变成伊斯兰至上主义。在国家独立的时候，宪法第3（1）条款（伊斯兰是联邦的宗教）不是一个伊斯兰至上主义，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地位，但是经过马哈迪政府的伊斯兰化政策后，现在很多人以为宪法第3（1）条款奠定了伊斯兰至上主义。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保存少数民族的空间呢？那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国阵要长期执政，也需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支持，所以有些学者把这称为竞争性的威权政权（*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既是说，虽然是权威性统治，但也面对竞争，怕反对党得到更多的支持。

国阵采用投机性方式达成族群间权力分享和利益妥协，如在大选来临时多派一些“糖果”给少数民族。它周旋于两股社会动力之间的矛

盾，这就是压制兼顺应的政权（*repressive and responsive regime*）。有时候它运用压制，有时候它顺应少数民族的一些需求。这就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框架。

## 2. 族群互动的三个空间/领域

在还未谈及关于政策的一些影响前，我先解释一些关于族群互动的概念。族群互动的三个空间或领域，可分为官方机构、公共领域、个人交往。

**族群互动的三个空间/领域**

| | |
|---|---|
| 官方机构 | 族群政策、法制、官僚设置、办学制度 |
| 公共领域 | 聚会、示威、新闻媒体报道、社交媒体传播 |
| 个人交往 | 邻居、市场、工作场所 |

官方机构实施政府的政策，如国家文化政策。但是在个人交往方面又不同。虽然有时候，种族政治在公共领域斗争得很厉害，但在个人与友族朋友的交往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观察族群互动的时候应从概念上作出区分，有关互动是在哪一个空间进行。

## 3. 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

曾维龙博士刚才很详细地解析过国家文化政策，包括三项文化原则。该政策在实行时引起了许多纷争与冲突，例如：商业招牌、校车标志、舞狮、在华小学习歌曲的限制等。就目前来看，华社是主要抵抗国家文化政策的族群，那其他族群为什么没有强烈的反应呢？比如在东马，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受到文化政策实行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就没有反应。大约在1990年代或2000年代，我曾到过古晋，乘搭巴士时所拿到的车票全是华文字的，这是我当时做着博士论文时所看到的东西，感到好惊讶！国家文化政策实行时，主要冲突发生在西马，而且是官方一些人与华社的冲突，例如商业招牌文字规定的争议，有时候

并不是政府上头下达的命令，而是底下官员的决定，结果最后需要政府去协调和解决有关冲突。所以我觉得应去区分是谁做出的事，该事是关于什么东西，在哪一个领域发生。

## 4. 文化公民权的协商

在1990年代底，大约在“烈火莫熄”的时候，有一位学者[14]在马六甲针对国家文化政策对民间族群关系的影响进行民俗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该研究发现，虽然国家文化政策是那样子，但是民间会用各种不同方法进行协商，有时候也许是一种被动（*passive*）的抗拒。该学者也做过田野调查，观察住宅区的各个种族和宗教，如一些屋主把神牌摆设在外面。该学者指出这是一种文化习俗政治，人民采用这种方式去争取文化公民权（*cultural citizenship*），即人民有权利去实践其信奉的宗教。

其实，舞狮争议也是文化习俗政治。华人会说有权利去实践其文化习俗，为什么官方要进行阻止，认为那是不能被接受的。

该学者的观察指出，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促成了级别化的归属感（*hierarchical sense of belonging*），意即每个人都属于这个国家的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但不是一样的程度或一样的方式。所以，人民的反应是运用个人和团体的文化或宗教的空间去争取“文化公民权”（*cultural citizenship*）。

在1990年代，政府推行“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时也自由化了文化政策，例如舞狮也没有了限制，这减少了许多争议和不满。其实，很多的争议和不满，是因政策的实行而造成的。如果没有的话，多元文化并不一定会产生那些摩擦。

---

[14] 编按：Daniels, Timothy P., Building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Malaysia: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5。此学者在2005年出版刊物中提到于1998年在马六甲进行的民俗研究成果。

## 5. 族群（*Ethnicity*）概念

人类学学者Fredrik Barth（1969）[15] 指出，研究一个族群，主要是研究那个社会是怎么去组织文化的差异（*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他认为，如果两个族群长久接触，却持续性的保持了各自的身份，应是有一套管理族群间社会交往的系统性的规则。他列出了区分不同族群的几个因数：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族群标志（*ethnic marker*，如语文）、族群习俗或做法（*ethnic practices*）。有时候，这些区分因素变得政治化了。此外，他的研究指出，族群习俗（*ethnic practices*）和族群身份（*ethnic identity*）的意义和对共同体的重要性是会随着时代改变的。

在1970年代底，舞狮在华社并不是很“热门”的。但因为政府的政策，使到华社认为政府怎么可以限制华人实践其文化习俗呢？这就使舞狮变成族群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多人都会去学习。

## 6. 国家政策与族群的治理/管制

另一位学者（Katherine Verdery）把Fredrik Barth的族群概念引用在国族建设政策上。她的论述指出，国族建设的政策会无形中成为一套系统性管理族群关系的规则，从而导致族群身份制度化与僵化了。早期普遍的国族建设政策是提倡同化的，因认为多元文化对建国是不利的。但就因为这样，实行单元文化政策反而在建国过程中造成很多纷争，以下是一些在本国国族建设的政策成为族群身份制度化的框架的例子：

1. 首先是族群边界的管制。例如在马来西亚，谁是马来人，谁不是马来人，谁是土著，因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就需要官方定义

[15] 编按：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1998 (1969).

这种管制；另外，因为制定了伊斯兰教徒改教须要伊斯兰法庭的批准，官方干涉使得穆斯林改教困难重重，也导致其他宗教信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摩擦与争议。

2. 其次，官方政策会突出某族群的标记（文化、语言、宗教等）。在马来西亚，“Allah”这个字眼也政治化了。
3. 其三，官方政策会改变族群对某文化习俗或文化形式的社会意义。

综上所述，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实为弄巧反拙，因为如果是要通过这个政策来实行国家团结的话，它不仅会失败，还会在建国过程中引起更多争议。

## 7. 族群现象的各层面

| | |
|---|---|
| 个人（主观） | • 族群自我意识/认同感<br>• 族群自我形象 |
| 社会现象（客观性） | • 族群关系的性质（互动，成见，定型，态度）<br>• 民间协调族群/宗教关系方法 |
| 官方政策（规范性） | • 国家认同框架/论述<br>• 国家宪法/法律<br>• 官方族群/宗教政策 |

## 8.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四项原则是：

1. 以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Rukun Negara）为引导。
2. 以当地人的文化为基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明文指出“当地人的文化”包括了华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的文化，也就是说它没有再把原居人民（Rakyat Asal）、华人、印度人的文化进行区分。

3. 以崇高的文化价值和优秀的宗教实践为根据。这是一种重新的定义，只是强调价值观，而不是伊斯兰宗教本身。
4. 以文化遗产多样性的表达和可持续性为中心。

经阅读文件后，我觉得这四个原则是在做一个重新诠释（*reinterpretation*）。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给我的印象是：

1.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DAKEN的特色（与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DKK的分别）
   - 没有马来民族主义的色彩。
   - 区分为官方（国家）与日常民间的文化习俗（amalan budaya）。
   - 没引用土著与非土著的区分。
   - 阐明文化概念是动态的，在日常生活中会不断演化。
   - 强调价值观（nilai）与团体间共有的规范（norma）、跨族群文化的生活方式。
   - 重新诠释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第二项和第三项的原则。

2.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对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重新诠释
   - DAKEN肯定了DKK的第一原则：本土地区性的土著人民文化的传承，但DAKEN的第二原则规定“本地”所有人民的文化都是国家文化的基础。
   - 重新诠释DKK的第二原则：承认文化必须持续的整合吸收外来优良、不与伊斯兰教条冲突的文化因素，以便能不断的进化与发展。
   - 重新诠释DKK的第三原则：伊斯兰教义所含有的价值观是别的宗教信徒可以明白和接收的普世价值观。
   - 否认DKK排斥其他文化、有强迫性、并趋向单元化，并指出其“真正的意思”是在没有消除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的情况下，鼓励适应以及培养建设马来西亚身份认同。

## 9. 结语

这个论述或新的国家文化政策，奠定一个比较包容性的国家认同框架。如果没有排斥性的政策，就能够减少族群间的矛盾互动与冲击，但具体情况还是需视真正落实时的情况而论。我相信，政府也知道旧的国家文化政策是一个失败。其实到了1990年代至这个世纪，政府都不是很强调去提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当然，这个旧政策已在政府施政中根深蒂固了，但是要改变也得慢慢来，如果马上有180度的改变，会引起纷争。

如果它没有改变，但是至少在新政策有声明的话，过来一段时间，如果这个被接受了，是可以产生新的理解。就是因为新政策很包容，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至今新政策没有引起马来人的不安和负面反应，而非马来人也没有强烈反应。这是我们需注意的一点，因为在希盟执政时，许多人的疑问是，希盟缺乏马来人的支持，哪里有能力改变政策？其实要改变政策是有可能的，但需要很小心去处理。希盟在处理爪夷字（Jawi）的课题上真的是弄巧反拙，吃力不讨好，希望他们吸取教训。在爪夷字课题争议的时候，有一些人在社交媒体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这就激起马来人的反应，使情况越来越糟糕。在我之前说的三个空间里的公共领域，各族群少数人的激励言论，就很容易激起一些反应，这是应该避免发生的。

其实最终还是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会比较关键。新的国家文化政策是一个好的起点，但是需要长期实行包容性和一致性的政策与论述，才能达成和谐的国民共识。这只是论述方面。但是，谁是部长还是有关联的，部长/执行者影响政策的实行，如果执行期间有些议题被政治化了，僵化了，就很难找到妥协的方式。

**叶美霞：**谢谢陈穆红博士。有请第三位引言人黄爱明博士发言。

**黄爱明：**我从事戏剧研究，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在国家艺术文化大学

（ASWARA）任职。关于陈穆红博士刚才所指的三个空间，我就属于官方机构内的人。今天的发言是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官方。

对于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DAKEN），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很多的定义都在改变。我在ASWARA感受到的是包容性，没有所谓的“族群”的设限。DAKEN也经过了好几年的制定过程，大家都认为需要做出改变。

首先，国家创意产业政策（Dasar Industri Kreatif Negara，DIKN）率先推出，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走向是配合的，但若与其他国家的创意产业政策相比，则略显粗糙。

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虽说是政策，但我自己也心存疑问，因为当我要在ASWARA就职时，得需考试，因此首先就需要了解“国家文化政策”是什么。查看官网，该政策三大原则，篇幅却不到一页纸，这也算是一个政策吗？旅游和文化部属下的机构如ASWARA（国家艺术文化大学）、Istana Budaya（国家剧院文化宫），在成立背景阐述中，都标榜该机构为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之后延伸出来的产物。然而，实际情况真的是如此吗？还是为了合理化的一个方便？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还未推出前，大概在2016、2017年左右，旅游和文化部委托国民大学（UKM）的研究团队重看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16]。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很多的定义可能需要改变。当时，国民大学研究团队召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focus groups*”（焦点访谈小组），也有“*town hall meetings*”（民众会议）。在还没有完成之前，2018年5月就改朝换代，政权更替。新的国家文化政策于2021年才公布。

[16] 编按：参阅（1）UKM Pakarunding Sdn. Bhd, Laporan Akhir Kajian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2018;（2）Kajian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Kementerian Pelancongan dan Kebudayaan Malaysia,（https://www.ukmpakarunding.my/media-gallery/#kajian-dasar-kebudayaan-kebangsaan）。旅游和文化部委托国民大学顾问有限公司（UKM Pakarunding Sdn. Bhd）进行的国家文化政策研究报告于2018年完成。

整体而言，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具有包容性。它也提及对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Salah Tanggap Konsep”（概念上的误解）。其实，政策是可以修改的，法令也可以修改，只不过修改法令需经过一个很严谨的程序。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文件里对“bangsa”的诠释，并不是指狭隘性的“种族”。马来文字典Kamus Dewan对于“bangsa”的第二个定义是“kumpulan manusia dalam satu ikatan ketatanegaraan”（被宪法连接起来的人群），它不是所谓的“族群”，而是一个“Konsep Bangsa Malaysia”（马来西亚民族概念）。

在该政策文件的“Pernyataan Dasar”（政策声明）或Falsafah（哲学）层面，强调的“nilai-nilai murni”（纯洁价值观）、“tatasusila dan tatacara masyarakat”（社会礼节和风俗习惯）、“tahap keintelektualan”（智力水平）、“amalan nilai-nilai murni”（纯洁价值观的实践）等，都可理解为东方文化中的真善美。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使命”（Misi）指出，该政策通过科技来提升文化的可持续性和赋权，以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增值。政策的宗旨包括通过保存、修复维护和保护[17]国家文化遗产来实现文化的可持续性，以及将文艺产品打造成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贡献。这些概念相当美好，成效方面则胥视于具体的执行措施，包括如何定位和打造高层次的文艺产品。

回到政策声明方面，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提出尊崇文化权利的四项原则[18]。第一项原则是以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为保护伞，包含宪法对联邦宗教和其他宗教、宗教信仰自由、国语和其他语文的规定，以及Rukun Negara的五

[17] 编按：“pemeliharaan”（*preservation*，保存），“pemuliharaan”（*conservation*，修复维护），“perlindungan”（*protection*，保护）。

[18] 编按：有关四项原则是：1. Dipayungi oleh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dan Rukun Negara（以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为保护伞）；2. Berteraskan kebudayaan rakyat tempatan（以本地人民的文化为核心）；3. Berteraskan budaya nilai tinggi dan amalan murni dalam agama（以高价值的文化和纯洁的宗教实践为核心）；4. Berpaksikan ekspresi kepelbagaian dan kelestarian warisan budaya（以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表达和可持续性为主轴）。

个目标和五项原则。Rukun Negara的第五个目标提到运用现代科技建设一个进步的国家，然而我们今天看到文化领域的科技运用仍非常落后。

此政策的背后精神强调“muafakat”（共识），就是需要经过商讨以达成共识，所以才出现“*town hall meetings*”（民众会议），而谁在做这些事务，无论是部长或旅游部的政策部门（Bahagian Dasar），其实是很关键的。我认为，政策归政策，但是领导人的权限以及他有无顾及到“共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综上所述都是很美的，从哲学角度去看它使用的文字，细细品味，可看到崇高的文化境界，但是部长有无细细品味这个崇高境界？如果一位部长真的品味得到，我相信他是有办法把整个国家艺术文化带领到一个很高峰的境界。

从过去到现在“文化”隶属不同的部门，排序上，“文化”的定位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至今“旅游”还是排位第一。最近，为了在疫情后刺激经济复苏，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公布拨款给旅游和文化领域提出申请，旅游领域配对补助金（Geran Sepadan Sektor Pelancongan 2022）的最高申请款额是100万令吉，反观文化领域配对补助金（Geran Sepadan Sektor Kebudayaan 2022）的最高申请款额只有50万令吉。

我希望“旅游”的定位不只是观光旅游而已，观了就“光”了！而是要把文化提升到一个更有深度的地位，让旅客可学习本地文化，创造更有素质的文化产品，推动文创产业的发展。

对于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所列出的7个核心（Teras）[19]，它们之间的平衡点有无做到位？我认为，它们之间是有争议性的，例如在第3个核心

[19] 编按：有关7个核心是：Teras 1. Budaya Nilai Tinggi; Teras 2. Keharmonian Masyarakat; Teras 3. Pemeliharaan dan Pemuliharaan Warisan Budaya; Teras 4. Pembangunan dan Pengembangan Budaya; Teras 5. Pemerkasaan Budaya; Teras 6. Penjanaan Ekonomi Kebudayaan; Teras 7. Kecemerlangan Budaya.

（Teras 3）关于社会经济跟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修复维护（Pemeliharaan dan Pemuliharaan Warisan Budaya），基本上没有做到位，不只是华人文化受到威胁，连马来人也在投诉，文化没有被好好重视。虽然第3个核心的文字内容有提到“perlulah seiring dengan peruntukan dana khusus bagi menjamin kelestarian produk pelancongan budaya”（需配予专项资金以确保文化旅游产品的可持续性发展），但是实际上政府有给予充足的经费吗？可见，政府的拨款是用于文化旅游产品。那么，“旅游”的概念是什么呢？有关部门是否需梳理清楚“旅游”的概念？仅仅只是经济生产的一个工业吗？虽然经济生产很重要，但是背后的实质意义更加重要。

第4个核心则提及“文化的发展与扩张”对于推动国家文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物质（fizikal）、内容（kandungan）和人力资本（modal insan）方面。但实际上，这三方面走了多远呢？有多广、多深呢？这关系到创意产业。如果是人力资本，可在ASWARA（国家艺术文化大学）进行栽培。据我所见，KKN（Jabatan Kebudayaan dan Kesenian Negara，国家文化与艺术局）所出品的文化活动，以及出版的文化刊物，内容是概括性质，其实有必要提升，甚至到达研究层次的文化产物。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里的内容是很美好的，只是实际上给予的拨款，活动内容的深度方面，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空间。尤其在艺术文化研究方面的拨款，更是面对很大的挑战。关键在于执行层面，如果在执行上没有实质的领导，没有真正能品味或理解该政策所阐述的意涵，而只是一直以经济成长来包装文化产品的话，那么此政策就永远只保留在一个美好文字篇章的层次。

## （二）交流内容

在此环节，发言者的关注点主要是三个方面：1. 华社对国家文化政策的回应；2. 国家文化政策的内涵和影响；3. 单一民族国家与其他适合的治国理念。

**叶美霞**：从引言人对历史、文化政策文本、族群政治的耙梳，以及从文艺工作者经验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疑问，可让人看到政策的执行状况，华社也曾针对文化政策提出很多看法。

我们不只是从政策上来看文化领域，也要关注文化领域的产业和工作者，以及政府的拨款对文化事业发展有多少帮助。

现在是与会者提问或发言时间。

## 1. 华社对国家文化政策的回应

这些回应可从两个阶段来谈论，一、在文化政策的制定阶段，二、在文化政策正式公布后的反应。

**吴友凭**（禅灯文化艺术协会秘书）[20]：在1971年召开“国家文化大会”或草拟文化政策的时候，华族、印族和其他族群有没有参与？有没有提交论文？个人推断，当时的华社对于文化政策根本不理不睬、不在乎，就像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华社依然不理不睬，不管它，也不去了解它。我尝试了很多方式去传达信息，回应的就寥寥几个人。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华团对文化政策“一概不论”？该政策会对华社影响多大？1971年文化政策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教训。据了解，在草拟“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之前，旅游和文化部曾于2017年召开检讨文化政策讲座会，有邀请华团参与，可是有关华团仅派员出席一次会议，过后也没有对外公布信息，华文媒体也没有报导。我是从ASWARA面子书得知有办上述的讲座会，也因此点燃了我对文化政策课题的关注，大肆去召集和呼唤，很失望并未获得应有关注和支持，只获得少数人士的参与，主要的单位、团体没有支持，没有反应，也没有在乎这个文化政策，有机会修改了，可是不反应。

[20] 编按：2019年，禅灯文化艺术协会秘书吴友凭通知多个华团关于政府修订文化政策一事，并召开讨论会，董总有派员出席会议。

刚才所说的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含有的多元文化，是我们在争取的。在该政策的2017年第一个版本文件，完全没有谈到多元文化，该版本做得很漂亮、很新款，使用文字如“toleransi”、“interaksi”，要使该政策很现代、很前进，可是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多元文化。我第一次参与会议曾询问，为何没有见到其他族群，这就是一个问题。当局召开了很多会议，可以没有华人参加，有一两位印裔人士参加，过后也没有去追踪会议谈了些什么，华社不知情，所以我传发信息。文化政策已有了修改，华社、华团必须监督政策执行者能否公平公正对待多元文化。旅游和文化部的政策部门（Bahagian Dasar）官员是很好谈的、很开放的，都能接受意见，并纳入政策的第二、第三版本文件，使得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文件显现了多元文化。

各位所说的是文字上、学术上的事情，可是各位不知道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兴趣者可联系我以了解情况。

**叶美霞**：谢谢友凭。我是在2019年才参与讨论文化政策课题。2017年，华社似乎没有注意到此课题的讨论。刚才，黄爱明博士有提及国民大学（UKM）研究团队一事。此外，可从网上查找到在国民大学举办的“2017年文化大会”[21]资料。从三位引言人和吴友凭的发言，我们

[21] 编按：由马来西亚政府社会文化顾问办公室（Pejabat Penasihat Sosio-budaya Kerajaan Malaysia）主办、旅游和文化部属下国家文化与艺术局（Jabatan Kebudayaan dan Kesenian Negara, JKKN）协办的“2017年文化大会”（Kongres Budaya 2017）于2017年4月15日在国民大学（UKM）举办。大会情况可参考：（1）2017年文化大会视频，UKM Live, Kongres Budaya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pEtjnAhrLY), 15 April 2017.（2）11 resolusi Kongres Budaya jadi teras TN50, 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79283), 15 April 2017.（3）Kongress Budaya rumus 11 resolusi, Berita Harian, (https://www.ukm.my/pkk/wp-content/uploads/bsk-pdf-manager/200417-KONGRES_BUDAYA_RUMUS_11_RESOLUSI-BERITA_HARIAN_1295.pdf), 20 April 2017, 报道内容含2017年文化大会11项决议案（11 Resolusi Kongres Budaya 2017）：1. Kesaksamaan antara pembangunan fizikal dan bukan fizikal; 2. Pemimpin dan guru mengamalkan budaya tinggi untuk diteladani masyarakat; 3. Memahami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4. Rukun Negara wajib diteraskan melalui kuasa perundangan; 5. Bahasa Melayu sebagai bahasa kebangsaan dijadikan bahasa utama negara; 6. Sistem pendidikan negara dijadikan saluran utama pembinaan

会看到公民社会需进行反思，监督文化政策的执行，以及讨论如何去做。

**曾维龙**：政策的制定有一个很繁杂的过程。我不太熟悉文化政策的制定过程。不管华社对政策持有很大意见，惟也必须了解到，官僚们有很理性地去探讨，然后才去实践。问题在于，华社有否去了解和探讨官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华社对此的参与度其实不够，媒体的报道也不充足。如何参与政策制定呢？官方常用做法是让利益相关者参与。比如林连玉先生曾以教师公会的代表身份受邀参与官方所制定的初期华文课本。再举另一个例子，陈亚才在争取隆雪华堂成为国家文化遗产时，曾到相关政府部门去了解有关申请成为国家文化遗产的程序，才成功将隆雪华堂纳入国家文化遗产的名单。因此，华社需改变心态去处理文化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感谢吴友凭先生的热情，补充了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细节。

对于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有近60篇论文，如何在几天的会议就总结出三项原则呢？因为有种说法是指该大会议决三项原则，因此这背后有多少是政治议程的操作呢？有多少位非马来族人士参与，显得并不重要了。可能这就是关键的部分。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副教授）：刚才听了吴友凭先生热情的谈话，我心里很澎湃。其实这就是华社的问题。华团组织下的文化组长是在做什么的？由吴先生站起来号召的方法也是不对的，应该是通知各组织的主席以委派文化组或智囊团的成员出来才是对的，所以不能够因站起来号召而没人来就可以批评。对于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华团代表没有出席，只有邱家金出席，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

budaya tinggi masyarakat; 7. Latihan kebersihan sekolah, kampung dan bandar harus digembleng suapaya kehidupan rakyat mesra alam sekitar; 8. Asuhan dan latihan budaya ekonomi yang betul dilaksanakan; 9. Kewujudan pelbagai kreativiti menerusi industri seni kreatif dan melestarikan warisan; 10. Raja-raja dimohon menjamin kedaulatan Raja Berperlembagaan melalui Majlis Raja-raja; 11. Satu mekanisma pengawasan budaya dan pembudayaan ditubuhkan dengan nama Majlis Penasihat Pembudayaan Tinggi.

是，为何迟至1983年才有一个《国家文化备忘录》？这是华社后知后觉的问题。华社在1980年代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情况，才感受到文化受到侵食，华团才提出一份文化备忘录。这是在做后事之师，是不对的。这是华社的态度问题，比较重视经济，不太重视文化。因此需要有一个系统化的方式，华团文化组应扮演其角色，无才能者不应担任文化组组长。这是一个很严正的问题，不然几年后当出现一个政策，又由一个人站起来号召人参与，最后没多少人参与，这是不行的。我们也需要有语言天分的人才与官方沟通交流。从1971年和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这两次事件来看，华社的态度问题依然没有改变。

**叶美霞**：庄华兴刚才提到华社对文化政策制定的反应。其实，旅游和文化部可能在作业上只根据手上原本名单邀请团体出席会议，若没有更新名单的话，只会邀请那么几个团体而已，所以我们才会在新闻报道后才知晓，若没有新闻报道，华团更不知道。不过，华团还是肩负责任去处理。

**锺伟前**（董总《马来西亚教育评论》总编辑）：我们举办此座谈，是因为存有一个迷惑，即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这个重大课题出现时，没有引起高度关注。反观对于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十五华团在槟城举办文化大会，并提出了《国家文化备忘录》。这两种情况有些差异。由于国家文化政策会涉及方方面面，影响重大，所以我们想引起更多人关注此政策。董总也曾派员出席前面吴友凭先生所号召的第一次会议。华社不能在这些课题上松懈，因为文化政策影响深远。

**叶美霞**：其实当时参与制定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时，隆雪华堂有提交建议书给旅游和文化部，也有把2017年《文化教育书》的马来文纸本和电子档交予该部门。我们看到文化政策有些修改，但是关于“文化公民权”概念则不在政策文件内，这些都需要我们后续的监督和跟进。

今年3月，该部邀请了很多表演艺术工作者去讨论文化政策的“策略”部分。有请吴友凭谈谈当天会议情况。

吴友凭：在3月2日或3日办公时间举行的巡回讲解会，报告了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内容，也提到宗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宗教已受联邦宪法保护。会上只有我和另一人提问，其他人没有提问。

关于马来人对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会有负面的反应吗？我相信会有，不过还没有出现。该巡回讲解会陆续在各州举行。据了解，沙巴和砂拉越的一些较小的原住民社群有作出投诉和进行争取，因为很多资源给比较大的社群。我们需要一些人能够很好地向官方表达华社和其他族群的信息。

其实，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并没有在内阁会议里通过。不过，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已获得内阁会议通过。

为何还没有听到马来人的负面声音呢？其实，在该部举办的一项文化专家会议上，有些马来学者表达了对新的文化政策的反对声音。最后，政府才公布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

**黄爱明**：关于有谁出席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的课题，据我了解是有华人出席该大会的。根据国家文学家（Sasterawan Negara）Dato' Dr. Anwar Ridhwan的回述，当时大会给年轻的他印象深刻，犹如一个所谓的马来西亚文化的景象。所以可以想象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不会只有单一种族人士参加。

**叶美霞**：在何国忠博士著作的论述里有提到，当时只有极少数非马来人参与该大会。其实重点是我们现在要如何参与？

**陈友信**（董总署理主席）：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虽有一些华人参与，不过并没有引起华社很多的深入讨论，后来当看到文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很多问题，所以才有了1983年全国十五华团的《国家文化备忘录》。其实在《国家文化备忘录》之前，华社已经谈论文化政策的不公平课题。《国家文化备忘录》对华社的影响是很大的。全国十五

华团带动了比较蓬勃的运动，进而提出1983年《国家文化备忘录》，促成了文化节的举办和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提出1985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和成立民权委员会。我觉得，国家文化政策的确有引起华社的关注，虽然从1971年至1983年之间是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我非常赞同吴友凭和庄华兴的说法，华社在这个课题上的反应好像比较慢。对于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我们一定要去研究它，厘清事情。听了各位的发言后，我认为至少从趋势和内容方面来看，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似乎要回应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一些不公平、不对之处。华社对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其实，董总和雪华堂在当时的很多看法和批评都有翻译成马来文并提交给有关的政府部门。

关于庄华兴博士所说的各华团文化委员会的课题，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知易行难，不过至少隆雪华堂是有关注文化政策的，所以才有了2017年《文化建议书》，并提呈给政府部门。所有提呈的文件，不要只是用华文刊登在华文报，还要翻译成马来文交至有关政府部门，不要轻视这所可能产生的情况或效果。我本身的经验是关于承认华文独中统考的委员会，当时教育部长表示要邀请潮联会。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有这么多华人乡团，为何只邀请潮联会？原来是潮联会把有关承认华文独中统考的大会议决案，翻译成马来文并寄给教育部长和教育部秘书长。教育部长表示关心，认为应找潮联会商谈。华社应把大会议决案或研讨会结果等，翻译成马来文并寄到有关政府部门。

## 2. 国家文化政策的内涵和影响

**叶美霞**：我们一直说文化政策的影响很深远。其实，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所涵盖或影响的范围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象中的大，它主要影响的是表演艺术、文化遗产这一方面。华社对文化的概念是比较广义的，包括历史、教育、国家文学等，但实际上国家机关对文化的概念与华社对文化的广义概念是有很大差异的。例如，国家文学这个领域由语

文与出版局（DBP）管辖，语文与出版局有其政策和条规，又比如电影领域也不是文化政策的管辖范围，电影领域有其相关的政策。教育方面有教育政策去管辖。华社讨论这些种种课题时，常会谈及文化政策，但是国家机关不是这么看待的。无论如何，所有的政策，都需要人民，包括实践者和学术界等不同领域人士的不断监督和参与。

**陈友信：**现在有些新一代的马来官员比较开明。从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文件和三位引言人所言，我们可看到当中一些内容是符合要求的，而商业化的则不符合了，可是总的来说，它的确比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好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还在担心，会否因为之前提到的文化专家因素，而修改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我觉得应出现支持的力量，而且还要监督该政策。由于首相已宣布了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除非有特别原因，否则不太容易做出太大的改变。当然，如果引起马来人社会内部争论时，政府改变政策是另一个课题。不过至少在现在，官方采用比较多元的角度来处理文化课题，而且还解释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强调本地文化、本地人，包含了所有人民，同时又包含大部分本地人就是伊斯兰教徒，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说法，不引起极端马来人的反应，可是又同时照顾到少数民族的文化。

对于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指出可以整合、吸收各族群优良文化，这与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就显示出了本质上的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应给予它肯定和支持。当然，不仅只看官方说的政策，还要看其怎样执行。我们也要看到东马的重要性，无论是教育、政治、文化等方面，我们要团结东马人民的看法。从政治上，西马的政党至少也要考虑东马的多元文化社会情况。

### 3. 单一民族国家与其他适合的治国理念

**庄华兴：**整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个是总目标。为何我们不想想，只有一种“民族国家”吗？现在的国际学术讨论已经趋向多元化了，过去的“民族国家”是“*Single Nation State*”，就

是一种文化、一种语文、一个民族，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的内容有无出现变化？其实是有变化的，一些学者已提出多元民族国家的内涵，即“*single state with multi nations*”[22]，这个“*nation*”指的是“民族”。

为何我国一直被锁定在单一文化的国家内，没有跳出这个框架？我们要跳出框架，去吸纳外面更多的论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脱离太久了，都在这个圈子内一直在兜转，能转得出来吗？转不出来。

我们要相信，马来西亚在当下已经有了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包括年轻一代的马来人，他们比较能够接受、包容多元。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另一问题是，我们也很少走出去跟友族青年沟通交流，对新的一代了解不多。我们一直听了过去老的那一批，他们很多已去世，比如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那一批人士。现在来的是新一批人，包括数码世代、新一批的马来人，但我们对他们不太了解。我看到的是，华人电影与马来电影走的比较近，但在其他领域还没有看到这类情况，各做各的。我们要走出去，我不知道为何没有走出去，是因为没有能力，或根本不愿意，还是我们只看外面，不看本地？这些都是需要去探讨和检讨的。

**叶美霞**：庄华兴和引言人都有提到“民族国家”课题。其实，本座谈事先准备了关于“民族国家”的提问，即是否还有更适合的治国概念呢？庄华兴提到“民族国家”概念已有了变化，是多元的概念，不是单一民族的概念。

**庄华兴**：我认为，无论是隆雪华堂或董总，应该就“民族国家”课题组织专门的讨论会，使其论述更加丰富，因为这里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空白的阶段，需要规范讨论，赋予它更多的内容，邀请友族参与。

---

[22] 编按：2007年6月12日发表的“董教总对《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总体意见书”曾针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课题提出看法。该意见书下载网址是：https://resource.dongzong.my/memorandum/1991-2010memorandum/1892-memorandum-137。

**叶美霞**：在教育方面，官方很喜欢提及“民族国家”，而在文化方面，情况也是一样，都认为单元主义是正确的，其导因源自“民族国家”。如何突破这点呢？是否有其他的治国理念？

**陈友信**：我们整个国家的问题是开始建国时所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语文”，当时正是反殖民时期，世界各国都在强调国家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一种语言的趋向，这是当时的情况。现在，不是否定当时，而是重新检讨，就好像许多学者说的所谓的“*Single State*”、“*National Identity*”，不一定只有一种语言，它可以是多元的方式，这开始在一些比较理性的马来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一些反应。教育也是一样，需要照顾到东马人民，也要跨族群，结合其他友族。教育与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 三、结语

**叶美霞**：现在进入三位引言人的发言小结阶段。请曾维龙博士发言。

**曾维龙**：作为一个政策，较为受关注的是其具体的实施情况，毕竟它跟一些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需要前线的人士把相关信息带进公共舆论，让我们了解情况。

关于“民族国家”课题，它确实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也关心教育和语言政策问题，有时候在反思一些论述，为何很多事情都要冠以“国家”这个名堂去谈论？实际上，很多国家不一定有国家语言，而只有官方语言。一旦涉及到“国家”的部分，就会牵涉到国家资源分配等很多问题。当涉及如何分配资源的议题时，怎样处理社会争议，且不是用狭隘的种族主义观点去处理这些问题。这是我所期待的。

**叶美霞**：现在有请陈穆红发言。请问在其他多元族群国家，比如加拿大或其他国家，它们的文化政策大概是怎样的？有什么地方可给马来西亚借鉴？它们有哪些很好的措施，也体现在我国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里？

**陈穆红：**马来西亚的文化政策有其历史过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起因于法语社群争取权利，其情境不同。

前阵子，我们曾谈到母语教育和语文的生存。文化和语文需要靠社群去维持。如果那个社群不继续使用其语文，不实践其风俗习惯，它们的文化和语文就会面对消失危机。关于文化和语文的生存，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使用人数，我国华社在这方面就占了优势，即便如此，华社对文化和语文的态度也相对重要。我认同曾维龙博士所言，华社并不一定全部都要靠官方。官方现在不会去阻止华人实践传统文化和和发展语文，这还得靠华社本身的觉醒和自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也许要“谢谢”政府的排斥性政策，使华社要自新，就像庄华兴博士所言，1970年代无人管文化课题，但后来因有官方的阻止，华社变成要保护文化和语文。

**叶美霞：**谢谢陈穆红博士。其实陈博士的这个论点，让我想起华文教育为什么可以坚持走到今天，也要“谢谢”政府当年的阻扰。现在请黄爱明博士发言，可能她可从艺文工作者角度，提出如何使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在实践上体现多元文化精神。

**黄爱明：**我觉得就赶快去做实验吧！我刚才提到的旅游、艺术和文化配对补助金，是给民间团体申请的，民间团体可以与政府机构合作，所以就用这个配对补助金去做实验。这也是对话的一种方式。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去不断的对话，而且要主动，民间和政府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

如我所提到的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核心（Teras），在文字上是很漂亮的，但在实质上其实是匮乏的，很多资源是没有获得的。例如我们在研究方面，虽经对话了三次，都还是说不通，难以理解，但今年还是继续再尝试对话。

马来西亚是很特别的，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共存不同化，保留各自独特之处，而且很多的定义在改写，例如马来人的定义、华人的定义已在转型中，甚至华校的定义也在转型中。这些东西可能需要重新定位，已经不

局限在过去的那种单一源流的概念，单一之间其实已有了挂钩。建桥很重要，就用我们的行动去建桥，有实际的行动，用心地落实，才是关键。

在拨款申请方面，文艺工作者可在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官网（www.motac.gov.my）查阅补助金（Geran Padanan Pelancongan, Seni dan Budaya（GPPSB））的申请详情。该补助金分为两部分，即旅游领域配对补助金（Geran Sepadan Sektor Pelancongan（GSSP）2022）和文化领域配对补助金（Geran Sepadan Sektor Kebudayaan（GSSK）2022）。[23]

**叶美霞：**吴友凭想发言，有请。

**吴友凭：**我希望华人文化界不要去拿旅游、艺术和文化部的这项拨款，因为首相署已有一定的拨款了。至于如何有策略地拿该部这项拨款，就是举办一些活动让各族群的文化艺术都可以分享介绍给各族群，犹如“马来西亚一家”概念。假如是个别争取，个别拿到的拨款也不多，而且又是只做回自己小范围的事。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凝聚各华团的文化组，参与大型的全国巡回活动，使各族互相认识，促进了解。

**叶美霞：**很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座谈会。让我们一起为马来西亚的文化事业，继续努力去监督政府真正落实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里的多元文化特色。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达至林连玉先生所提倡的“多彩多姿，共存共荣”的境界。谢谢各位。

[23] Geran Padanan Pelancongan, Seni dan Budaya (GPPSB), (https://www.motac.gov.my/media2/siaran/inisiatif-motac-dalam-membantu-penggiat-industri-melalui-geran-padanan-pelancongan,-seni-budaya-gppsb): (1) Geran Sepadan Sektor Pelancongan (GSSP), (2) Geran Sepadan Sektor Kebudayaan (GSSK), 见https://www.motac.gov.my/geran-padanan。

## 四、座谈内容重点归纳

兹将本座谈与会发言者的各种看法和建议，以及本刊另增参考资料，归纳整理如下：

1. 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与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对比要点

| 对比要点 | 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 |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 |
|---|---|---|
| 政策制定的背景 | 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1970年公布“国家原则”，文化、青年和体育部于1971年举办国家文化大会，产生“国家文化政策”。 | 旅游和文化部约于2016/2017年起着手拟定新的国家文化政策，委托国民大学顾问有限公司进行的国家文化政策研究报告于2018年完成，2019年邀请文艺工作者和民间团体参与会议，2021年公布新的国家文化政策。 |
| 内阁会议的批准 | 没提呈予内阁会议批准[24]。 | 有提呈予内阁会议批准。 |
| 政府正式推介政策 | 不详（有待查证） | 由首相正式推介政策 |
| 政策文本篇幅 | 首相署上载由旅游、艺术和文化部整理的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文本只有4页。 | 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出版的《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全书厚达80页。 |
| 文化政策的原则 | 提出塑造国家文化的3项原则。 | 提出塑造国家文化的4项原则和7个核心。[25] |

[24] 旅游、艺术和文化部《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页6。

[25]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4项原则：1. Dipayungi oleh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dan Rukun Negara; 2. Berteraskan kebudayaan rakyat tempatan; 3. Berteraskan budaya nilai tinggi dan amalan murni dalam agama; 4. Berpaksikan ekspresi kepelbagaian dan kelestarian warisan budaya. 7个核心：1. Budaya Nilai Tinggi; 2. Keharmonian Masyarakat; 3. Pemeliharaan dan Pemuliharaan Warisan Budaya; 4. Pembangunan dan Pengembangan Budaya; 5. Pemerkasaan Budaya; 6. Penjanaan Ekonomi Kebudayaan; 7. Kecemerlangan Budaya. 资料来源：旅游、艺术和文化部《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页14-25。

| 对比要点 | 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 | 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 |
|---|---|---|
| 社会争议 | 实行文化政策的3项原则在多元社会中引起极大争议。 | 自政府公布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后至今没有引起极大争议。 |
| 思想主义倾向 | 执行上展现单元主义、排他性。 | 政策文件内容含有多元主义、包容性。 |
| 国族建构模式 | 民族国家。 | 多元文化民族国家。 |
| 用词 | rakyat asal（原居人民）<br>kebudayaan asli rakyat rantau ini（本区域土著人民的文化）/kebudayaan rakyat asal rantau ini（本区域原居人民的文化） | rakyat tempatan（本地人民）<br>kebudayaan rakyat tempatan（本地人民的文化） |
| 文化议题处理方式 | 文化议题遭遇太多政治解读，常被政治化处理，马来民族主义色彩浓厚，凸显文化霸权。 | 强调回归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框架诠释[26]。具体处理方式目前还不明显。 |
| 全民共同价值观和跨族群文化生活方式 | 无提及。 | 提倡人民共同的高价值文化。以作为本国人民共同遗产的价值观（nilai）和规范（norma）来塑造国家文化。国家文化是跨族群文化的生活方式，区分为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习俗（amalan budaya）。[27] |

2. 民间社会可运用族群互动的三个空间（官方机构、公共领域、个人交往）和各政党的政治竞争，来维护和发展文化，争取文化公民权。
3. 对比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看似是一个较好的政策，但仍需真正理解该政策的意涵，部长需有领导能力和带领官员们去执行政策，以及民间社会的反应和主动性，才能判断该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

[26] 旅游、艺术和文化部《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页14。
[27] 旅游、艺术和文化部《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页7、9、15-17。

4. 民间社会需要有一个系统化的机制与官方和各族群沟通交流。各有关团体需积极主动关注、参与和监督政府的文化政策，且备有熟悉文化课题和语言天分的人才，能与官方和各族群沟通交流，协同举办文化活动，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5. 以单元主义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进行国族建构，影响了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引发许多严重问题，是落伍的治国理念。应组织各族人士探讨和丰富其他合适的治国理念论述。
6. 民间社会可参与实验政府所推行的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以检验和促进该政策在实践上体现多元文化精神。

## 附录

### 附录1：1973年出版的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论文集《国家文化的基础》（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在〈前言〉（Kata Pengantar）里所列出关于塑造国家文化的三项原则

1. Kebudayaan Kebangsaan Malaysia haruslah berasaskan kebudayaan asli rakyat rantau ini.
2. Unsur-unsur kebudayaan lain yang sesuai dan wajar boleh diterima menjadi unsur kebudayaan kebangsaan.
3. Islam menjadi unsur yang penting dalam pembentuk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itu.

*Sesuai* dan *wajar* yang disebut dalam konsep kedua itu haruslah diertikan di dalam konteks konsep pertama dan ketiga itu, tidak dari nilai-nilai yang lain.

## 附录2：马来西亚首相署官方网站上载由旅游、艺术和文化部整理的〈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所列出政府规定的国家文化的三项原则

Kebudayaan Kebangsaan Malaysia akan terus berlandaskan unsur-unsur dan tiga prinsip yang ditetapkan oleh Kerajaan sebagai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iaitu:

1. Berteraskan kepada Kebudayaan Rakyat Asal Rantau ini. Rantau ini yang merangkumi kawasan Malaysia, Indonesia, Filipina, Singapura, Brunei, Thailand dan Kampuchea serta Kepulauan Selatan Pasifik (Polynesia, Melanesia dan Oceania sehingga Malagasi adalah merupakan bahagian utama dari kawasan tamadun atau budaya Melayu). Rantau ini merupakan pusat pemancaran, pengembangan dan warisan Kebudayaan Melayu sejak zaman berzaman dan ditandai pula oleh kegemilangan dan keagungan tamadun Melayu yang berpusat di Melaka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Melayu sebagai bahasa perhubungan antarabangsa (linguafranca). Kebudayaan serantau ini digambarkan oleh persamaan-persamaan di bidang bahasa yang berasaskan keluarga bahasa Melayu - Austronesia, kedudukan geografi, pengalaman sejarah, kekayaan alam, kesenian dan nilai-nilai keperibadiannya. Budaya Melayu pada hari ini merupakan cara hidup, lambang identiti dan asas ukuran keperibadian kepada lebih 200 juta umat manusia yang menuturkan satu rumpun bahasa yang sama. Dengan yang demikian, kebudayaan rakyat asal rantau ini dalam pengertian sempit atau luasnya kebudayaan Melayu telah dijadikan teras kepada Kebudayaan Kebangsaan.
2. Unsur-unsur Kebudayaan Lain Yang Sesuai dan Wajar boleh diterima. Kebudayaan sebagai sesuatu yang dinamik, sentiasa berubah-ubah melalui proses penyerapan dan penyesuaian secara berterusan. Prinsip ini bertepatan dengan situasi penduduk berbilang kaum yang mewarisi pelbagai budaya. Dengan itu unsur-unsur budaya Cina, India, Arab, Barat dan lain-lain yang sesuai dan wajar diberi penimbangan dan penerimaan dalam pembentuk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Kesesuaian penerimaan

dalam penyerapan ini adalah bergantung kepada tidak wujudnya percanggahan dengan Perlembagaan dan prinsip-prinsip Rukun Negara dan kepentingan nasional serta asas-asas moral dan kerohanian sejagat pada amnya dan pada Islam sebagai agama rasmi negara khasnya.

3. Islam Menjadi Unsur Yang Penting Dalam Pembentuk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Agama atau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merupakan unsur penting dalam proses pembangunan negara serta pembentukan rakyat yang berakhlak dan berperibadi mulia. Agama Islam memberi panduan kepada manusia dalam mengimbang dan memadukan usaha bagi mengisi kehendak-kehendak emosi dan fizikal dan kerana itu patut menjadi unsur yang penting dalam pembentuk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memandangkan kedudukannya sebagai agama rasmi negara, di samping telah wujudnya fakta sejarah dan nilai-nilai Islam yang telah sedia didukung oleh sebahagian besar rakyat rantau ini. Ketiga-tiga prinsip asas di atas adalah melambangkan penerimaan gagasan Kongres Kebudayaan Kebangsaan 1971.

## 附录3：《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所列出的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三项原则、三个宗旨和五个策略

Tiga (3) Prinsip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ialah:

1. Kebudayaan Kebangsaan Malaysia hendaklah berteraskan kepada kebudayaan rakyat asal rantau ini;
2. Unsur-unsur kebudayaan lain yang sesuai dan wajar boleh diterima menjadi unsur Kebudayaan Kebangsaan; dan
3. Islam menjadi unsur penting dalam pembentuk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Tiga (3) Matlamat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ialah:

1. Mengukuhkan perpaduan kaum melalui kebudayaan kebangsaan;
2. Memupuk dan memelihara keperibadian kebangsaan; dan

3. Memperkaya dan mempertingkatkan kualiti kehidupan kemanusiaan dan kerohanian yang seimbang dengan pembangunan sosioekonomi

Lima (5) Strategi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ialah:

1. Pemuliharaan, pemeliharaan dan pembangunan kebudayaan ke arah menguatkan 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melalui penyelidik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pengembangan dan perhubungan budaya;
2. Meningkatkan dan mengukuhkan kepimpinan budaya melalui usaha membimbing, melatih, mendokong dan menggerakkan kebudayaan sebagai jentera pembangunan berkesan;
3. Komunikasi berkesan ke arah kesedaran kebangsaan, kenegaraan dan nasionalisme;
4. Memenuhi keperluan sosiobudaya; dan
5. Meninggikan taraf dan mutu kesenian.

## 附录4：《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前言”（PRAKATA）第一、二段

Dasar Kebudayaan Negara (DAKEN) menetapkan hala tuju untuk menjadi Malaysia sebagai Negara Maju Rakyat Berbudaya bersandarkan pendekatan budaya nilai tinggi yang ditunjangi tiga (3) elemen utama iaitu tatasusila, tatacara dan tahap keintelektualan serta amalan nilai-nilai murni. Dasar ini digubal sebagai punca kuasa dan rujukan kepada hal ehwal seni, budaya dan warisan. Dasar ini juga memberi penekanan kepada usaha pengukuhan jati diri dan pembinaan negara bangsa.

DAKEN digubal dengan mengambil kira prinsip-prinsip yang terkandung dalam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1971 dan perkembangan budaya semasa. Integrasi budaya menjadi naratif baharu kebudayaan Malaysia ke arah pembentukan identiti nasional. Walau bagaimanapun, budaya tradisi tetap dikekalkan sebagai kesinambungan tamadun dan kemegahan negara dalam memelihara dan memulihara khazanah warisan budaya.

## 附录5：《2021年国家文化政策》列出对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的“概念误解”

### TINJAUAN TERHADAP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

**3. Salah Tanggap Konsep**

Cabaran yang masih berterusan menyelubungi saranan DKK yang dilaksanakan pada peringkat nasional sebelum ini ialah tentang ‘konsep’nya.

Antara sebab berlakunya salah tanggap terhadap konsep ialah pertama, istilah ‘dasar’ dalam garis panduan pembina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itu disalah erti sebagai membawa maksud suatu kemestian yang dipaksakan.

Kedua, beberapa istilah yang digunakan dianggap sebagai ‘eksklusif’ sifatnya, iaitu dianggap seperti menolak yang lain. Contohnya istilah ‘Islam’ dianggap membawa makna menolak agama lain, sedangkan maksud sebenar ialah nilai-nilai murni dalam ajaran Islam adalah bersifat universal yang boleh difahami dan diterima oleh penganut agama lain.

Selain itu, timbul tanggapan seolah-olah matlamat akhir DKK ialah untuk mewujudkan satu bangsa Malaysia yang homogeneous. Sedangkan, maksud sebenar adalah untuk menggalakkan proses penyesuaian dan pembudayaan ke arah pembinaan jati diri Malaysia tanpa menghapuskan ciri-ciri budaya etnik.

# 2020年度华文独中统考迎难扬帆
## ——千山我独行

郭荣锦博士*
林美燕博士**

### 前言

2019年岁末，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首现于中国湖北省，后迅速于2020年初扩散蔓延全球多地。1月23日，武汉采取封城监控策略抗疫，经两个多月的持续奋战，确诊病例终清零，而于4月8日全面解封。疫情初始冲击武汉时，一些西方国际主流媒体和政客只顾评议和渲染他国抗疫无方，不思防备，殊不知将在人类史上烙下沉痛伤痕的瘟疫黑天鹅已悄然降临。[1]

对于渐成全球燎原之势的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WHO）于3月11日将之定格为“全球大流行”。[2] 其时疫情已势如破竹，先是波及中国邻近国家如泰国、日本和韩国，后美国、欧洲、中东、南美洲等皆相继沦陷，大量相关病例涌现。鉴于疫情事态的严重性与不可抗力，我国政府于2020年3月18日祭出《行管令》（MCO）[1]，实施封国策略遏制疫情的蔓延。大抵除了民生所需和基本服务行业允许限时运营外，其他各类行业和领域包括学府皆难逃关闭厄运。骤然而至的关校停课措施，一时使得国内教育机构茫然以

* 马来西亚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统一考试委员会主任。
**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考试局局主任。

1 《行管令》为《行动管制令》的简称，“MCO”为英语Movement Control Order的缩写。

对，陷入愁云惨雾之中。然而，独中教育虽处夹缝，尚迎难奋进，致力推行董总独中课程线上公开课、线上教学、微信群发作业等居家学习方式，同时关注偏乡和弱势学子的需求，竭力贯彻可持续发展办学方针。

疫情的持续肆虐与不确定性，迫使政府根据疫情变化势态，制定不同形式的管制令来抗击疫情，分别是3月18日至5月3日的《行管令》（MCO），5月4日至6月9日的《有条件行管令》（CMCO）及6月10日至8月31日的《复原行管令》（RMCO）等由紧至宽的抗疫措施，至于落实何种管制令则视疫情实际情况而定。[2] 而后疫情反扑，又复落实《有条件行管令》至年底，且在疫情严重的特定地区落实更严格的《加强行管令》（EMCO）。[3] [3] 除了要应对统考疫情防控工作，这些管制令往往牵绊着统考业务的营运模式。两者相互交织，对风雨无阻，运作了45年的华文独中统一考试（统考）带来极度的困扰、煎熬与挑战。疫情下，统考作业流程经常被打乱，无法如常操作，有时甚至陷入停摆的窘境，但董总员工始终坚守岗位与职务，调整心态应对疫情期间的各种新常态冲击。董教总也充分发挥牵头作用，协同独中各校与各界华教同道，研判和筹思不同的应变策略，确保统考平稳、顺利地在疫情底下举办，还得承受统考随时可能被取消或断续的无形压力。

其实，自《行管令》实施以来，国内疫情于5月初渐趋平稳，考试局即刻提前布局。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后，考试局就于6月初全面恢复业务运作，全速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挥别居家和在线处理业务模式。教育部随后于7月初捎来佳音，允许全国中小学各分阶段开课，惟须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然好景不长，国内疫情风云再起，且有转剧之势，尤其是沙巴州选举加剧疫情恶化，国内单日确诊病例也于10月24日首次突破四位数，即1,228宗，沙巴州就占了889宗（72.4%）。[4]

因确诊病例持续飙升，西马多数州属不久也复归《有条件行管令》管制。举国校院于11月9日起再度停课至学年结束，而政府考试SPM也再次展

[2] “CMCO”为英语Conditional Movement Control Order的缩写，“RMCO”为英语Recovery Movement Control Order的缩写。

[3] “EMCO”为英语Enhanced Movement Control Order的缩写。

延至隔年2月22日。本来运作渐入佳境的考试业务又面对停摆，只能黯然诉诸居家办公弹性处理。一些涉及特殊设备和机密性质的业务，就需商讨对策和制定危机管理计划，谨慎地处理。

为应对遽变局势，独中工委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重新斟酌与探讨统考适切日期和强化防疫工作。经冗长的商讨后，终才拍板定案2020年度统考落在12月22日至30日，连续9天内完成。若当局为难作梗，或逾半数考生无法赴考，将即刻商讨展延方案。同时，由于确认防疫是统考重中之重，工委会毫无悬念地议决接纳2020年度《统考防疫SOP》修订文本，一俟当局批准，就尽速递发全国独中。

随着统考跫音的逼近，而国内确诊病例又高居不下，连续多天处于四位数。统考在即，疫情升级，加剧所有有关统考者的担忧与焦虑。疫情严峻，统考是否再次展延或取消的质询如潮水般涌进考试局。在疫情诸多不确定因素下，实难有确切答案。考试局只能吁请有关各造严格遵守统考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全力配合校方做好疫情防控宣导工作之外，也尽力安抚家长，使其坚信统考备有高规格防疫措施与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考生须做好个人防护和加强健康管理。在统考举行的前一周，董教总毅然坚定地重申高、初中统考如期举办。

统考结束，考生成绩能否如期揭晓则有赖于评阅业务的顺畅进行。尽管疫情阴霾四处弥漫，考试局还得设法加速处理各地的答卷回收，并紧锣密鼓地开展评阅工作。来自西马各地四百多位评阅老师，可说是见证了该年度评阅新常态。这些背着家人冒着染疫风险，怀着忐忑心情又须严守防疫SOP的评阅者，应在统考史上一书。无奈评阅作业只进行了三天，又遇拦路虎，紧急状态法令和《行管令》双面夹攻。评阅工作顿时受阻，统考业务再度面临考验。所幸考试局后备方案在手，及时启动了居家评阅机制应对。虽几经周折，评阅业务在董总职员总动员群策群力之下，还是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统考成绩终顺利地于辛丑年正月初六（2021年2月17日）放榜。至此，方可为2020年度统考掷出壮烈豪语：“虽千万人，吾往矣”。

美中不足的是，应届考生弃考人数大幅度增加。具体情况跟线上学习与疫情肆虐有莫大关系。一些家长对疫情的阴影挥之不去，不敢冒然将儿女的生命安全置于应试之上。此外，线上学习要求学生具备自学能力、适应力与自律，且有关模式尚处萌芽阶段，各方面的条件未臻成熟，也直接动摇学生参与统考的信心。但却有一小撮人趁着疫情风声鹤唳的时刻煽风点火，企图影响并教唆学子集体弃考，而费解的是竟然有应届考生参与其间，此风不可长。

世纪疫情的风口浪尖下，统考举办难免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与各种波折和挑战。虽荆棘满途，但所有华教同道、董教总、考试局及统一考试委员会等各方都勇于接受空前严峻的考验、沉着应战，因应疫情拟定和策划各项措施和方案，终解除统考被取消和断续的危机。本文对此实无法做到涵盖巨细，只以其中较具关键性的事件与其回响，以拙笔概括叙述，然有关“负重前行的2020年度统考”此部分则着墨较多。[4]

## 一、迎难迈进的统考评量改革

课程适时改革才能及时反映学科建设重要内涵的科研和巩固学科根基。国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基于标准的课程、21世纪必备能力、高阶思维学习与课程核心素养的倡议都是有关实例。独中高中生物、化学、物理以及地理新课纲内容也循此规律进行必要改革。因应课程的变动，考试局对有关学科的考核内容和形式也作出相应改革和调整，并于2020年2月16日举办了以上各科的《新考纲说明会》。统一考试委员会于会上表明为了淡化基于考试导向的学习，“课程标准”将逐步取代“考试纲要”是有其必要的，此举与独中教育蓝图的倡议是一致的。[5]实际上，课程标准或课纲才是考试命题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也是命题的依据。过于标榜考纲，容易导致考纲引领教学，窄化课程和异化学习过程，而往往考纲无列举的内容也会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学习内容。

4 本文有关统考的内部资料大部分由董总考试局局主任林美燕博士提供。

5 董总。《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蓝图》。2018。页78。

“今年是否适合推行新考纲？”这主要是疫情引发学校延长停课，教学进度受阻，又对新评量格式存有焦虑感，才有此困惑。高中评量改革是因应新一波独中教改，与各独中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开展的，其筹备和倡导工作已按原定计划稳妥有序地完成了，况且《新评量格式说明会》已尘埃落定，圆满结束，就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若急转弯或迟疑不定，反令校方、师生和家长无所适从，既显示独中教育决策朝令夕改、踌躇不前的负面形象，也有损统考的声望。

由于各方对疫情带来的冲击看法有异，对实施新考纲的决定一时委决不下，但经理性探讨和磋商后，尤其在校方欣然接纳和认同下，化解了歧见，高中统考改革议程如愿在2020度统考中实现。然而，在疫情动荡时刻，董总和校方仍不懈地创建和推动诸如线上教学、教学视频资源共享等各类学习平台，不使学生停课而停学，确实起到缓解和安抚师生面对新评量格式所产生的过度焦虑的作用，是要受到充分肯定的。

## 二、面对运输挑战的统考运作

疫情的反复和高度不确定性，促使各行各业重新审视和规划业务运作。统考业务运输承包公司亦不能幸免，临时要求考试局提前一个月交货，让其有充裕的时间应对新常态作业程序，以确保运送安全准时。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动着实给统考业务运作增添了不少困扰和考验。

因为统考业务是有认证的，需依据国际质量管理标准的流程运作，流程严谨而环环相扣，稍有变动将牵一发动全身。为了符合运输公司的新条例，以便考试能如期举办，考务员工竭尽所能，既要设法紧缩试卷制作时间，又要确保试卷质量各环节达标；还需加速印刷、点算、分装、包箱等各项工作，且确认不出任何差池，同时又要顾及疫情下个人卫生防护。这期间，可说是员工们的煎熬岁月，超时加班是日常，只为了兑现准时交货。

疫情底下有关运输的考验还不仅于此。本是可安然渡过的统考评阅事务，无奈又与紧急状态法令和《行管令》狭路相逢，导致评阅工作中断，考试局得首次启动居家评阅机制以应对。为了尽速回收答卷，免不了需临时接洽和安排运输服务，还需临时策划答卷回收、保管、收集等方式和安全措施，确保运输人员如数和完好地回收答卷，无一遗漏。这是首次统考答卷无法在特定地点进行集中评阅，使到答卷“流落”在外，考试局对此难免坐立难安，所幸运输服务安稳无误。其实，每年统考的运作，少不了须借助物流运输这外力。疫情下，若运输服务突然停摆或延误，对统考运作肯定是雪上加霜。

## 三、首度官方认可的统考专属防疫文件

有鉴于政府持续延长《行管令》至4月下旬，而疫情似漫无尽头，统一考试委员会深觉部署疫情防控不宜迟，于4月22日召开特别会议并提出2020年度统考的核心指导思想，即“疫情防控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一切以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优先考虑。”在还无病毒特效药面世之前，疫情防控绝对是重中之重。除了要落实保证统考公平公正、严肃认真地维护考场纪律，并确保往常监考标准作业程序平稳有效地执行之外，防疫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切实保障监考工作人员和广大考生的安全和健康。

疫情笼罩下，要确保考场和考试运作顺畅有序与有效管理，有需要对疫情防控作出明确的决策与部署。对此，统一考试委员会与考试局协同探索疫情新常态下考场和考试的运作。双方从各层面斟酌、探讨有效与可行的疫情防范措施与对策，以期从中制定一套适合统考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及考场防疫管理的策略模式。当中不仅参照了国内官方考试的防疫作法、国家安全理事会（国安会）与教育部的防疫指南[5]，同时也参考借鉴中国高考、香港考核局和台湾会考等国外考试机构的防疫运作模式[6][7][8]。统一考试委员会随后于5月23日通过独中工委会视频会议，汇报有关疫情下统考防疫管理及其应对措施，直击统考举办将面对的严峻挑战。汇报内容主要

聚焦在考场的安排与设置、确保考场运作平稳有序进行、落实考场安全措施、紧急应对措施、加强各方抗疫协调合作，以及其他防疫具体实施方案的建议，基本奠定了统考防疫指南的框架。

由于疫情放缓，捎来学校复课消息。教育部先于6月4日发布《学校复课管理指南》相关文件，后于6月底敲定SPM考试具体日期，并且郑重表示无论复课或应试，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是不可或缺的。有鉴于防疫指南的迫切需要，考试局协同统一考试委员会早前已积极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和编制。颇费几番周折后，初步制定一套符合统考专属的防疫准则。考试局于9月12日通过线上《全国华文独中校长交流会》向各校做有关的汇报，明确地讲述统考防疫指南的目的与宗旨及防疫管理处理。统考设置防疫指南的目的不外是预防和控制COVID-19的传播，其宗旨则是确保统考能有序和顺畅地进行，以及确保全体考生、教师和监考员的安全与健康。关于统考防疫管理内容，则涵盖了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与考场防疫管理。指南也列出有关学校、考生、监考员、考试局和董教总所扮演的角色和责任。会上也吁请各校踊跃建言献策，通过集思广益，充分协调沟通，共克时艰。

其后，因应疫情度身定制、具有独中特色的2020年度《统考防疫SOP》终于10月底发布。这是统考自1975年举办以来，迄今历45届，首度公布的考试防疫文件。然国内疫情风云再起，为切实保证各项防疫落实到位，考试局再度于11月9日通过在线向各校明确地解说和交代统考防疫SOP与监考应变机制的运作事宜。惟此次防疫指南取消了备用隔离考场设置的决定，同时对一些防疫细节进行局部性的补充与修改，以便更切合各校的防疫实际情况。两天后，应时而作的《统考防疫SOP》（修订版）也宣告出炉。

由于顾虑到政府因应疫情而展延公共考试至次年，再者雪隆、森美兰、柔佛、和沙巴等地区正落实《有条件行管令》至2020年年底，恐国安会借故诘难董教总举办统考，便先递上《统考防疫SOP》让我国卫生部审核评鉴。此举至少还有三种含义。一则为显示统考举办不仅具有高规格的防疫措施，而且做好了防疫准备；二则为获取国家防疫规格的认可；三则为征得国安会批准铺路。但卫生部审核程序繁杂严谨，迟迟未见回音。董教

总也无暇坐等望穿秋水，径直致函国安会，告知2020年度统考将在各校严格遵守防疫指南下进行。[6] 这无非表明董教总做好了一切准备，誓以破釜沉舟之心，办妥2020年度统考，该做的事就要坚持到底。董教总深知，要确保防疫指南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地，保障所有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的健康与安全，非各方的通力合作与全力配合，绝难办到。卫生部其后回函认可统考防疫指南符合防疫规格，惟须稍作调整。

统考期间着实面对一定的潜在隐忧，除了国安会对统考举办不置可否的“善待”之外，考场染疫事件、触犯防疫条例、《行管令》突至、统考群聚或造谣滋事蓄意破坏等，任何一桩都足以随时让考试中断，甚至危及统考往后的运作。该段期间确实有执法官员例行造访查询，然经校方出示知会国安会公函和统考防疫指南相关文件后，得以相安无事。[7] 总括而言，防疫指南除了对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发挥安抚人心的作用之外，还是统考顺利举办的定海神针。

## 四、费煞筹思的考场疫情防控管理

疫情下的考场管理规划，既要防疫又要防舞弊，还要确保考试运作顺畅有序，可谓耗尽心思。无论是考生座位的距离、考场分布与数量、监考工作人员的配备比例等，其筹划和要求都与历年统考大相径庭，更不必说落实考场防疫措施的繁杂工作。

疫情笼罩下，考场的防疫监控至关重要。这方面，《统考防疫SOP》指南对考生应试前、应试期间和应试结束后这三个关键阶段都设有严格的

---

6 Dong Zong. Makluman Tentang Perjalanan Peperiksaan Bersepadu Di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2020-12-16[A]. Kajang: Bahagian Hal Ehwal Organisasi (zong/L122/2020/kwc).
董总。2020年高初中统考重要提醒：2020-12-21[A]。加影：董总秘书室（CEO/L093/2020/vkn）。

7 Dong Zong. Makluman Bahawa Peperiksaan Bersepadu Untuk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UEC) Akan Dijalankan Seperti Yang Dijadualkan: 2020-12-18[A]. Kajang: Bahagian Hal Ehwal Organisasi (Zongzi/L127/2020/vkn).

规定和管控，避免引发“统考感染群”。在应试前，考生须于考前两周在家长监督下进行日常体温检测，以及自律参照《认识您在感染链中的位置》以确认是否适合参与考试，除了通过校门口体温和疑似症状检测考验，方可步入考场。应试期间，考生也须监测日常体温，在考场内外须正确佩戴口罩，自觉保持人身距离，依照路线图进出考场，而且不得随意离开校园和群聚，以及遵守洗手间的防疫措施等条规。应试结束后考生径直回家，不许逗留攀谈。同样的，监考人员进入校园也须符合体温和疑似症状检测的标准，在考场内须佩戴口罩、保持人身距离，并注意个人的卫生与安全。校方则负责掌握学生居家隔离、居家检疫及自我健康检测等资料，并定时向学生灌输保健与防疫的知识，严格遵守和落实卫生部发布的“3W”和“3C”措施[8]，确保全体学生健康与安全的应试。校方也会在每天考试结束后对考场进行彻底清洁消毒。

为了应对疫情防控和当局对考场防疫的规格，考试局不时需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以保障所有考生及每位监考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健康。教育部初始规定考生座位的排列必须保持1公尺的安全人身距离。考试局以此标准，根据各校实况统筹规划，并制定解决方案，致函各校配合行事。这边厢信函甫发出，那边厢教育部又颁布学校考场空间最新防疫措施，规定考生座位的排列左右须距离1.5公尺，前后1公尺。[9] [9] 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使得考试局顿时慌了手脚，因为须在紧迫的时间内重新规划考场规格和有关的细节。因防疫所需，考场（包括课室和礼堂）数量也陡增，加上各校课室面积、数量有别，不能按统一规格设置，都要仔细考量，一些学校也面对考场空间不足的问题。这之前，考试局就顾虑到疫情下考场规格的不确定性，建议高、初中统考分开进行，惟不获正面回响，如今看起来却是可行之策。

---

8 “3W”和“3C”是我国卫生部实施的防疫措施标准。“3W”为英文的“Wash, Wear and Warn”，意即叮嘱民众勤洗手、戴口罩和警觉保持人身距离；而“3C”为英文的“Crowded, Confined and Close”，意即叮嘱民众避开拥挤地方、封闭空间和近距离交谈。

9 教育部于2020年8月5日颁布《中央评估和公共考试管理指南》。

除了确定考场数量足以应对考生人数之外，还要考量考场环境是否须符合安静整洁、通风明亮、易于管理等各项应试条件。此外，监考人员的征聘遴选、配备比例，都需精心策划，还需不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其实，除了常规考场之外，考试局还得妥善规划设置后备考场、临时观察区、隔离站、隔离考场等以应对疫情防控所需。其中隔离考场措施引发争议，最后搁置不用。想当时新冠病毒无孔不入，又无疫苗或特效药，要监考人员以身涉险，面对疑似确诊的考生，也着实欠缺同理心。

粗略统计，2020年新常态下的统考不只增设逾二百个考场，也增聘了二百多位监考工作人员，考场数量和监考人员之多可算是统考史上头一遭。疫情防控虽成了考场管理的重要指标，但是年并无发生任何考场舞弊行为，而且考试顺畅有序地进行，这凸显出监考老师和监考专员充分、有效地执行考场纪律和考试条规，夯实维护统考公平公正的责任。

## 五、因应疫情启动原校监考机制

疫情新常态防控下，惯常采用的统考监考机制，也面对颠覆性的调整。历年来统考都采取学校之间监考老师对调的模式，以进行监考工作。但鉴于当时国内疫情紧绷，监考人员不宜大幅度移动，而且在统考期间某些区域学校可能囿于《行管令》跨州跨县的限制，监考员互调策略无法付诸实行。因此，2020年度统考为了应对封州锁县，人员流动的风险，以原校监考机制取代跨校监考机制，实施考场管理。

原校监考由原校老师负责执行监考事务，所以易于引发诸如严肃性和公信力的课题。考试局责无旁贷，建议采用监考专员模式，以应对原校监考机制可能带来的冲击。经斟酌，独中工委会予以采纳，议决由州董联会推荐符合相关标准的人选，交由考试局筛选与委任，后派遣到校执行督考重任。在职务方面而言，冀望监考专员与监考老师双方发挥互补与协调的作用，确保考试能够顺利进行；在公信力方面而言，监考专员扮演监督的角色，严防考试机密泄漏，以维护统考的声誉。

监考专员具体职责如下：

1. 若考场内发生突发事件，应与试卷保管人及监考主任协商，尽量把问题解决，并向考试局报告。
2. 考试期间，务必巡视考场，确保考场内只有考生和监考老师。其他的人员（包括学校行政人员、老师、及报界媒体采访者等）一概不能进入考场。
3. 严格监督试卷领取及开封环节。未经考试局允准，不得以任何理由开启试卷密封包装。所有试卷密封包装只可以在考试当天，由监考主任在监考员面前启封。
4. 对漏封、破损或者其他影响正常考试的试卷，须立即向考试局报告。
5. 严格监督答卷的收封环节，负责在所有答卷的封口处贴上封条，并确保监考主任把当天的答卷转交给试卷保管人保管。

还有，若届时需提前将试卷寄至受疫情影响的区域，在必要情况底下，监考专员务必谨慎监督和执行有关试卷的保管任务，包括随机巡视试卷存放处，以确保试卷包装完好无缺。

为了能让这些盛意拳拳，即使在疫情下也执意为华校奉献的监考专员深入了解其工作范畴与职责所在，考试局特地布置了三场区域监考专员线上说明会（分别于11月15日、12月13日和12月16日进行），巨细靡遗地交代统考实施机制与监考的任务职责。其中的细节包括监督试卷开封与收封环节、执行考场巡视工作，以及确保各校考场遵照统考标准作业程序运作。而且，监考专员在统考前一周要定时自我健康监测，做好个人防疫措施，俾以履行职责。[10]

此外，为了切实做到公平公正，维护统考的声誉和公信力，考试局也加强了原校监考主任和副主任线上监考培训和说明会的力度，强调务必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考场监督工作，同时切实确保原校监考老师严格遵守监考守则，维护考场纪律、制止违纪作弊行为。

---

[10] 董总。诚邀出席2020年度统考区域监考专员线上说明会：2020-11-9[A]。加影：董总会务与组织局（总字/L108/2020/vkn）。

## 六、疫情下首度实施一次性补考

由于顾及国内疫情的不稳定与持续恶化会对统考的进行造成冲击，比较严重的封州锁国不必说，区域性的封锁亦可能导致众多考生无法参与考试。此外，考生因接触过确诊病患、家庭成员被卫生部谕令隔离、学校处于加强管制区需要关闭、考生体温检测始终高于37.5℃或本身确诊等情况，势必无法应考。考量到考生可能面临的种种困境，2020年度统考特为受到疫情影响和波及的初中和高中考生另辟一次性的补考机制。[11] 因疑似症状不得进入考场或考试期间健康出现状况疑似涉疫的考生，也一并纳入补考名单，以保障疫情下考生的考试权益。

此统考史上破天荒一次性补考实施，是针对受疫情影响的区域性考场而设。虽然是区域性补考，考试局也对个案申请从宽处理，尽量配合疫情下考生的需求。结合疫情防控的常态和周密安排下，补考于2021年4月中旬顺利完成，考点除了董总外，还有沙巴崇正中学。因原本试卷已动用了，考试局启动应急备用试卷供补考之用。涉及补考的科目，考生都是个位数，显示统考疫情防控还是颇有成效的。惟补考成绩不尽理想，是否考生缺乏考试动机或其他原因，则有待进一步探究。

校方对补考采用的备用试卷和补考试卷的评阅方式，存有疑虑，恐影响学生的成绩。实际上，原本试卷和备用试卷都是按照命题标准作业程序，以相同的命题双向细目表，分别独立进行编制的。两份试卷在内容、题数、难度、题型设置、指导说明与时间限制等方面，是类似或相等的。此外，补考与正式考试的运作都是一致的，无论是从试卷的保密、监考、评阅、计分或等级评定过程等，都有其一定的标准程序须遵循，使测验误差减至最低限度。

其时，有者建议补考须尽速举办，不宜延至次年，而且考试局作出全面的规划，除了区域补考机制外，需设置班级和个人补考机制，以应对考

[11] 董总。有关统考SOP及补考机制：2020-12-14[A]。加影：董总考试局（考字/L149/2020/vkn）。

生应试的需求。其实，以统考这样一个民办考试，能有今天这种规模和成就已令人侧目，但与国际公认的考试机构相比，毕竟尚有一段距离，况且也不见得后者能从容处理个别需求。先不谈统考人力、经费与资源等方面的局限，就说编制特定试卷以满足个别考生应试这方面，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编制一份公开考试的标准化试卷，涉及到许多细节、运作，以及命题者所挹注的大量心血。然而，编制备用试卷和制定其启用机制以应对紧急之需是必要的。

现阶段统考尚未考虑建立计算机化自适应性考试（Computer Adaptive Test，简称CAT）系统，以针对个别考生的能力水平进行远程和个性化的评估。美国学术能力测验（SAT）和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托福网考（TOEFL iBT®）以及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等，已前后陆续采用计算机进行施测，给考生提供个性化服务模式。[10] 其中，HSK还于2020年5月一连五天在全球54个国家举办了居家线上考试。[11] 尽管如此，CAT考试也存在一些挑战，如试题库维护成本、考试安全性和考试内容的制约等问题。[12]

## 七、做足疫情对策的统考防疫决策小组

在疫情下举办独中统考，是统考举办46年以来头一遭。统考要顺畅进行，疫情防控绝对是重中之重。唯有做好做足防疫措施，考生健康安全有所保障，家长才能放下绷紧的神经让子女赴考。这方面，统考防疫不仅严格遵照卫生部和国家安全理事会规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还依照考试局制定的《统考防疫SOP》防疫规格行事。校方也定时开展防疫宣导工作，同时做好考生健康监测，而董教总则备足防疫物资和人员，并做足和落实有效防疫措施。

惟独中工委会笃信防疫没有万全之策，只有做足对策。为了能更有效地即时处理、应对和解决统考过程中疫情突发事件及其相关问题，工委会于11月11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中议决通过成立一个由7名成员组成的“独中统一考试防疫决策小组”。防疫小组成员皆阅历丰富、学有所长，其中还包

括卫生部前副部长李文才医生，一位具有医学背景的特别顾问。防疫小组随后于12月10日召开会议，专注地探讨统考期间突发事件的处理以及积极地跟进《统考防疫SOP》提呈官方的情况。

当时不乏有人对应根据官方或防疫小组的指示为准，感到困扰。其实，在疫情严峻期间，县、州卫生局对确诊病例着实应接不暇，往往无法即时采取相关行动。而防疫小组却可即时应急处理和应对考场突发状况，而且不是所有的突发事件需惊动当局来处理和解决。无论如何，防疫小组有其职责范围，但绝无可能凌驾于当局的权限之上，校方肯定须遵循当局给予的指示行事。

在统考期间，防疫小组随时都得严阵以待。病毒无孔不入，考场确实发生了数宗考生疑似染疫状况，防疫小组即时介入，对其进行实质性的商讨，并作出应对之策，迅速化解潜在危机，平息了考场疫情风波。防疫小组的成立对稳定考场疫情管控起了实际的作用，亦体现出董教总对统考疫情防控的严谨细致要求，冀望防疫措施做到滴水不漏。

## 八、负重前行的2020年度统考

2020年度统考能在世纪新冠病毒大流行当道之下如期完成，绝无半点侥幸，更多的是体现了华教人士办教育的韧性、坚持和执着。当时，疫情造成全球各地的学府纷纷关闭，也致使各类型国际大规模统一考试弃兵卸甲，不是取消便是展延。[13] 原定于2月中旬举行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一再延期至4月24日才开考，中国高考则延后一个月至7月7日和8日才举行。其他著名国际考试如雅思、托福、GRE、GMAT等也相继停办，包括5月举行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取消考试后以其他替代评估方案取代的亦有，如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CAIE）取消其5/6月系列IGCSE和A-Level全球考试，以“基于证据”的专业判断来评定考生等级，后授予毕业证书。[14] 同样的，国际文凭组织（IBO）暂停其4月30日至5月22日的考试，改为根据学生当下的学习进度表现进行评估，以颁发文凭和课程证书。[15]

我国政府考试亦难独善其身，针对疫情的状况，数度调整延后考期，甚至取消考试。政考首次于3月28日更动部分考试日期和范围。本应在11月中旬办妥的大马教育文凭（SPM），改为11月16日至12月7日举行，中三评估（PT3）则退至9月28日至29日，而且只考马来文和英文两科，唯独小六评定考试（UPSR）考期维持不变。但两周过后，教育部大刀阔斧地取消UPSR和PT3考试，而SPM考试则展延至2021年第一季度举行。这意味着2020年官方中、小学不举办任何大规模统一考试。先撇开政考不举办，统考是否可举办的议题。自从独中生可参与政府考试，统考考期就常处于受政府考期牵制的被动局面。考试局为了错开两者考期，得事先推算政府考期才设定统考考期。就此次疫情而言，考试局可痴痴地在等待教育部千呼万唤始公布的考期。

鉴于这期间国际知名考试和我国公共考试陆续展延和取消，不禁使人联想到2020年度统考会否步入后尘？这促使董总各方审视和考量原定于10月16日起举办的2020年度统考是否也需作出调整，或研判其他应对之策。面对疫情危机，考量到学生与监考人员的健康与安全，且公平对待受疫情影响的学生复习备考，而要求展延或取消考试是可理解的。学校停课、线上学习尚属萌芽阶段、网络覆盖率低、居家学习质量差等，肯定打击学习进程，尤其城乡条件的差异，这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不是靠纸上谈兵就可稳妥解决的。

政考SPM搁至2021年第一季已成定局，只欠无确切的日期。有鉴于此，统一考试委员会毫不迟疑地召开特别会议，斟酌展延10月中旬的统考至12月的可行性。统一考试委员会认为新冠疫情肆虐当前，应理性探讨和审视高、初中统考适切考期，但疫情防控是统考最主要的工作，一切以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优先考量。2020年官方中、小学考试已被搁置，究竟12月可否举办统考？以当时执法森严的《行管令》来看，国安局会否网开一面仍是个未知数。至于疫情下举办统考是否须获得特别准证或须符合特定条件等，还言之尚早，要观望疫情态势。此外，随着教育部取消中学考试，隶属于教育部管辖的关丹中华中学是否可参与统考，也须要正视，以免触犯条规被迫停办统考。从考试局的业务运作来

看，调整统考至12月上旬已是极限之举，其工作流程将更形紧凑，而且还要确保统考评阅工作于新学年开课前完成。若再往后挪移，先不说如何应对集中评阅的群聚问题，届时连征聘评阅人员、找寻评阅场地等都顿时成棘手问题。

统一考试委员会表明了其对取消高、初中统考的立场。从严肃的原则上看，高中统考关系到学生的升学就业，也关系到独中办学的永续经营，非不得已，是不轻言取消的。至于初中统考的考量，高、初中统考标志着独中华文教育的延续和体制的完整，而且尚有初三独中生修完课程后，须凭据初中统考文凭转修其他领域的需求，不宜轻易取消。若在学生的安全与健康可保证的大前提下，即使适度稍减考科或实施应急校本评估，相较于中断其延续，更为妥当。政考UPSR和PT3虽取消，然其已有替代机制，不可相提并论。若考试局考量实施校本评估机制发放初中统考证书，可参考当下PT3的框架处理，拟出精简版校本评估，惟同时一定要取得校方的认可与全力配合，方能确保校本评估的有效执行与公信力。

关于临急缩小考试范围的提议，统一考试委员会认为此举会让各界质疑应届初中统考的学术质量，对考生不公，而且也予人错觉以为应届考生是没修完初中课程的一群。统一考试委员会认为统考是标准化考试，讲求稳定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且统考历经45年来风雨无阻地举办，务必谨慎而专业地维护其公信力和学术地位，尚不适宜探讨取消高、初中统考事宜，除非国安会谕令是年不准举办任何考试。

至于展延统考考期之事，统一考试委员会认为须等待教育部公布政考确切日期才适合定夺。其时，国安会即将发布新一轮的管制令具体策略，预计教育部会根据有关内容制定方案，故仅能建议展延高、初中统考至12月。统一考试委员会表示疫情方兴未艾，只能根据疫情态势适度地评估和推测，审时度势，适时建议可行的高、初中统考展延日期。[12]

[12]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第25届（2018-2021年）统一考试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记录：2020-04-22[A]。加影：董总考试局（独考字/L002/2020/vkn）。

针对统一考试委员会的议决，董教总经过一番深入的磋商后，于4月27日发布联合文告，宣布以下的决定：

1. 展延2020年度全国华文独立中学高、初中统一考试日期至2020年12月；
2. 高、初中统考的具体时间表，有待疫情稳定且正式复课后再另行公布。

董教总同时强调将会持续密切关注疫情的动态，以及视《行管令》的退场策略和教育部的最新指南，研拟相应的处置方案，并适时对外公布统考日期。[13]

其后，5月起国内疫情防控渐入佳境，政府于5月4日宣布执行《有条件行管令》，允许9个领域恢复运作，惟须遵守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作业程序（SOP），但尚禁民众跨州。舆论把这项管制令视为疫情退场策略的序幕。政府过后虽延长管制令至6月9日，但疫情逐渐好转，给学校复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复课的先决条件是做好防疫措施，各方都期盼当局有所指引。教育部终于6月4日公布了《学校重开管理指南》，列出复课疫情防控准则。[16]

根据卫生部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政府旋即于6月10日颁发了比较温和的《复原行管令》，除了放宽民众跨州限制，大部分行业也获得分阶段重启运作，其中包括学校重新开课。[14] 接着，教育部批准考试班[15] 率先于6月24日返校复课，其他中学班级则于7月15日全面复课，惟须严守教育部制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对此，董总即刻宣布独中高二与高三统考班也于相

[13] 董总与教总。[联合文告]。独中高初中统考延至十二月 视行管令退场策略或再调整：2020-04-27[A]。加影：董总秘书室（JS/PS011/2020/DZ）。

[14] 在《复原行管令》下，举凡教育、宗教、社会、商业及经济活动可分阶段恢复运作，惟须全面严格遵守卫生部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民众虽获准跨州，但不可出入于《加强行管令》（CMCO）封锁的地区。参阅星洲网，首相：复原式行管至831・10日准跨州禁出国，2020-06-07。

[15] 此处的考试班包括了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马来西亚技职证书（SVM）、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STPM）、马来西亚高级宗教文凭（STAM）及其他同等资格的国际考试班级。小学于初中没考试班，因教育部在较早时已宣布取消该年的小六评估考试（UPSR）与初三评估（PT3）。

同日期同步复课，但会极力争取初三统考班同时复课。董总虽向教育部查询和确认初三统考班复课细节，并据理力争，惟不获认同。教育部裁定初三统考班不符合复课的条件，不宜破例处理，况且其对等资格的初三评估考试（PT3）也已被取消，可最重要的是学生复课须由国安会批准，教育部无此权限。就因如此，初三统考生被排除在优先复课的行列外，斯人独憔悴。这期间，取消初三统考的噪声甚嚣尘上，多出自于顾及考生赴考的安危，随后也以大局为重而偃旗息鼓了。

疫情渐趋于平稳，教育部终于6月28日交代了搁置多日的政考SPM笔试具体日期，宣布其落在2021年1月6日至2月9日。有了政考确切考期，统一考试委员会于7月1日再度召开特别会议以探讨高、初中统考的适切考期。统一考试委员会对考试局提呈的各项统考考期方案及其影响反复斟酌考量，尚惟恐不周，难以应对新常态下统考的严峻挑战。统一考试委员会不仅从课程完成度、考生与监考人员的安全、学校的运作、考生学习时间的最大化、统考质量的保证与操作、考生升学的需求等方面酌量考期，也谨慎地审视评估高、初中考生复课日期三周的差距、错开政府考试时间表，并尽量减低考期对来年学习进程的影响。经反复磋商，统一考试委员会议决高、初中统考日期分开举办是较佳的应对之策。[16]

在探讨此次统考适切日期，统一考试委员会立场如下：

1. 扛实专业判断责任，力求维护统考质量。
2. 疫情防控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一切以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优先考虑。
3. 确保考试业务依照标准作业程序进行，维护统考的公信力。
4. 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素养而不是窄化课程，迎合、助长应试教育的滋生。
5. 既然是举办统一考试，就要实践教育的公平公正原则。

[16]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第25届（2018-2021年）统一考试委员会特别会议（二）会议记录：2020-07-02[A]。加影：董总考试局（独考字/L003/2020/vkn）。

6. 高、初中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体制，其考试评估的执行绝不可草率从事，以免授人以柄，影响统考的专业声誉。
7. 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帮助学生了解时事动态，培养共体时艰的高洁情怀，塑造高素质的人才。

董教总丝毫不懈怠，随即于7月3日通过冗长磋商后，对高、初中统考日期作出决议，即：

1. 2020年度高中统考考试日期落在12月2日至12月8日；
2. 2020年度初中统考考试日期落在12月28日至12月31日。[17]

其后，考试局于7月19日针对董教总以上的宣布，在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汇报有关情况。考试局详尽地讲述高、初中统考日期各个方案的考量以及统考适切日期所考量的十个关键要点，同时也总结分析了各校对初中统考日期的问卷反馈资料，以及说明统一考试委员会对斟酌统考适切日期的立场。[18]

高、初中统考不同步举行是统考有史以来首次，难免会引发振动回响，掀起议论浪潮。然对考试局而言，即使统考分开会造成工作繁琐、流程延伸和人手紧拙，又须重复面对试卷保安隐忧、监考和评阅设置等问题，还要落实做好疫情防控，也会责无旁贷，全力以赴。但，校方始终认为统考不同步会引起行政上的诸多不便。针对此，统一考试委员会阐明已尽专业研判责任，从各方面对统考适切日期作出综合性探讨和审视，但尚觉“惟恐不周”，难以顾全大局，不再探讨调整统考日期事宜。至于需再探讨更适切的统考日期，统一考试委员会保持开明的态度，交由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权衡定夺。统一考试委员会坦言对更改考期之事毫无执念，只期盼各方能兼顾专业态度，同时积极、充分地配合与支援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保障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展示独

17 董总与教总。[联合文告] 董教总衡量各种因素 高初中统考分开举办，2020-07-03。
18 董总。统考日期各方案重要考量要点：2020-07-19[A]。加影： 董总会务与组织局（总字/L068/2020/kkk）。

中办统考务实、严谨、负责任的态度。惟对统考日期的再次定夺，统一考试委员会建议一切决定应以《241方案》（如表1所示）为依据[19]。

表1：《241方案》

| | |
|---|---|
| 确认 | 1. 课程的覆盖与完成<br>2. 网课质量 |
| 考量 | 1. 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健康<br>2. 统考的进行与运作<br>3. 兼顾弱势群体<br>4. 统考的质量与声誉 |
| 解决 | 1. 防疫工作 |

为了确认各校对高、初中统考同时举办的接纳度和可能面对的问题，考试局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收集意见反馈。[20] 经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常务委员会于8月5日再三斟酌商讨后，认为初中统考日期尚有调整空间，可与高中统考同步于12月2日至12月8日实施，惟须贯彻统一考试委员会《241方案》的建议。考试局隔日随即致函全国独中公布有关详情。[21]

由于国内外疫情不乐观，政府延长了原定于8月31日结束的《复原行管令》至年底。尔后，由于疫情急转直下，连续数周国内确诊人数激增，沙巴州更因州选举加剧了疫情扩散。在疫情的反扑下，沙巴州、雪隆和布城地区相继失守，也因而自10月14日起重归《有条件行管令》的桎梏。而在疫情病例激增的地区则实施《加强行管令》（EMCO），全面封锁。[17] 相较之下，此次的《有条件行管令》比先前的有所宽松，大部分经济活动可照常运作，但民众跨县出行须出示批准信或工作准证，惟学府还是全面关闭的。这当然对进入白热化阶段的统考筹备工作带来一定的冲击，也对12月初欲举办的统考蒙上一层阴影。

19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考日期的回响：2020-07-25[A]。加影：董总会务与组织局（独字/L006/2020/cgh）。

20 董总。有关初中统考日期：2020-07-28[A]。加影：董总考试局（考字/L086/2020/lby）。

21 董总。有关高初中统考行事历：2020-08-06[A]。加影：董总考试局（考字/L086/2020/vkn）。

鉴于国内疫情再度爆发，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特于10月24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案。经过会议充分讨论后，议决如下：

1. 通过“2020年度统考SOP”。
2. 通过2020年度全国华文独中统考以原校监考的机制执行，考试局委任由董总各州属会推荐的各区域监考专员到各校进行监督监考工作。
3. 为应对疫情的反复无常，将为受疫情影响的区域、学校或个别统考考生，启动一次性补考机制。
4. 通过2020年度全国华文独中统考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下，将展延至另行通知：
   （1）董总接到官方指示展延。
   （2）超过50%的统考考生无法参与考试。

工委会坚决表态将尽一切的努力让统考如期进行，以保障考生权益，也冀望各校竭尽所能，让考生做最好的准备。除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启动统考展延机制，并最迟于11月底之前作出有关宣布。[22] 考试局过后于11月9日召开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线上说明会，向各校汇报上述独中工委会所议决的有关统考举办的应对机制和方案。

因疫情持续恶化，政府于11月9日框定九个州属以落实《有条件行管令》。为了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和健康，教育部亦同步全面关闭中小学和技职学院，而且直至2020年学期结束为止。考量到疫情下学校停课和学生备考的进展，教育部再度挪后政考SPM至2021年2月22日。为了应对疫情，教育部被迫第四度推迟考期（见表2）。这无形中给即将于12月2日举办的统考带来沉重的压力。评估当时不确定的的疫情局势，疑虑和担忧交织回旋。一个月内疫情是否会有转机？在学校仍然关闭的情况下，是否可举办统考？可在《有条件行管令》的地区或州属举办统考吗？国安会是否会阻碍统考的进行？……但最重要的是在所设定的统考这段期间是否适合举办考试，因为要考量考生和监考人员的安全与健康。

[22] 董总。有关统考：2020-10-28[A]。加影：董总考试局（考字/L115/2020/vkn）。

鉴于事态严重，并经由11月9日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线上说明会会议上集思广益所取得的反馈，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特于11月11日召开紧急会议，凝重、严肃地重新斟酌与探讨统考举办事宜，商讨应对方案，且对统考有条件在2020年内办妥达成共识，惟统考防疫工作是重中之重，须做到滴水不漏，并作出以下决议：

1. 展延2020年度统考日期至12月22日至30日。
2. 通过2020年度统考防疫SOP（修订版），同时取消原有的隔离考场机制。

工委会也作出附加声明，若接获官方指示展延统考，或超过50%的统考考生无法参与上述日期的考试，将会即刻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展延方案。[23]

过后，政府为了有效遏制疫情蔓延，不仅延长了吉隆坡等地的《有条件行管令》至12月6日，也对吉打州、马六甲州等州属实施相同的管制令，以便更针对性地进行筛查措施和减少人员流动。这种局面的演变，对统考来说可谓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庆幸的是避开了原定于12月2日的考期可能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但忧虑的是接下来的局势并不见得乐观。鉴于确诊病例的快速增长趋势，政府决定将首都吉隆坡、雪兰莪州大部分地区和沙巴州的《有条件行管令》再次延长至12月20日[18]。之前的疑问、顾虑和担忧又浮上台面。眼看统考考期一天天地逼近，而统考要在2020年完成看似也没有什么缓冲、延后的时间了。统考是否会如期举行？无论是董教总、考试局或是校方、考生和家长等，各方一想到此事都才下眉头，愁上心头。为缓解各方的焦虑情绪，董总也顾不得尚在等待卫生部审核批准的《统考防疫SOP》，于12月14日着考试局把该文件径直发放至各独中，惟吁请校方慎重保管，避免媒体过度解读和渲染炒作。[24] 毕竟统考的开考，防疫是主旋律。

---

[23] 董总。有关统考展延：2020-11-12[A]。加影：董总考试局（考字/L126/2020/vkn）。

[24] 董总。有关统考SOP及补考机制：2020-12-14[A]。加影：董总考试局（考字/L149/2020/vkn）。

鉴于疫情持续蔓延，政府于12月18日又再度宣布延长雪兰莪州大部分地区、吉隆坡和沙巴的《有条件行管令》至12月31日。[19] 兵临城下，统考会否临时取消？纵然疫情严峻而且潜藏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董教总绝不可能任由恶劣的环境摆布而退缩，毅然于当日发出正面的讯号，再度向各方证实2020年度全国华文独中高、初中统一考如期进行。[25] 举办统考是一条单行道，没取消的可能。2020年度统考虽历经一波三折，终究还是在疫情严峻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考验下圆满落下帷幕。

**表2：统考与政府考试日期的变动对照表**

| 政府考试日期（教育部） | 统考考试日期（董教总） |
|---|---|
| 原定考期：<br>• SPM（分两阶段）：<br>►10月5日至10月14日<br>►11月2日至11月19日<br>• PT3：9月28日至10月6日<br>• UPSR：9月1至3日和7、8日 | 原定考期：<br>• 高、初中统一考试：10月16日至10月22日 |
| 3月28日宣布：<br>• SPM改为11月16日至12月7日<br>• PT3改为9月28日至29日（只考马来文和英文两科）<br>• UPSR考期不变 | |
| 4月15日宣布：<br>• SPM展延至2021年第一季度<br>• 取消UPSR和PT3 | 4月27日宣布：<br>• 展延高、初中统一考试至今年12月，具体的时间表有待疫情稳定且正式复课后再另行公布。 |
| 6月28日宣布：<br>• SPM延后至2021年1月6日至2月9日 | 7月3日宣布：<br>• 高中：12月2日至12月8日<br>• 初中：12月28日至12月31日 |
| | 8月5日宣布：<br>• 高初中统考同步进行：12月2日至12月8日 |

[25] 董总。2020年度全国高初中统考如期进行通知：2020-12-18[A]。加影:董总会务与组织局（总字/L127/2020/vkn）。

| 政府考试日期（教育部） | 统考考试日期（董教总） |
| --- | --- |
| | 11月11日宣布：<br>• 展延高初中统考至12月22日至30日<br>• 若接获官方指示，或超过50%的考生无法参与考试，将商讨展延方案。 |
| 11月9日宣布：<br>• SPM延后至2021年2月22日至3月25日 | 12月18日宣布：<br>• 高、初中统考12月22日至12月30日如期进行 |

* 以上考期的对照皆以书写考试日期为准。

## 九、新常态的2020年三项统考评阅

历年来统考评阅能畅行无阻、如期顺利地完成任务，最大的功臣莫过于背后有一支敬业乐业、默默付出、不计个人得失的评阅队伍。每回征聘这些试卷批阅核心人物，考试局都需依照严谨的遴选程序，择优录取，过后才逐项开展评阅工作程序。但在疫情冲击下，评阅员的应聘率和出席率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这主要包括顾忌疫情不想涉险者有之、身陷居家隔离者有之、封州锁县流动受阻者有之、属于密切接触群体或确诊临时无法参与者有之等，都导致评阅人数短缺。考试局又苦于无设置线上评阅机制，不得不随时根据实际状况紧急应变，其中除了求助于校方领导以递补人选外，也首次尝试采用不同梯次进行评阅。

一向以来，高、初中和技术科三项统考都采取集中式的评阅模式，以确保监管严格、安全平稳以及评分的公平和可靠。不同科目的评阅人员集中在指定的场地，在既定的时间内，同步进行和完成阅卷工作。但考量到更有效地落实保障和覆盖评阅人员的健康与安全，同时应对评阅员不足的情况，2020年度统考评阅实施分梯次进行，把评阅工作分成两个梯次，在不同的日期进行，即：

1. 第一梯次评阅日期：2021年1月10日（星期日）至1月16日（星期六）。
2. 第二梯次评阅日期：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至1月30日（星期六）。

为了确保分梯次评阅不影响评卷质量，考试局在评阅简报会上特别叮嘱正、副评阅主任要抓紧落实两个梯次评分标准的一致性，第二梯次的评阅须严格遵循第一梯次议定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卷。

尽管分批评阅难免造成筹备工作相互重叠、费时耗力，但为了应对疫情和避开人流聚集以及评阅员不足的窘境，也算是下策中的上策了。考试局不只首度规划分梯次评阅，还根据国安会标准作业程序、卫生部的“3C”和“3W”守则与评阅相关防疫措施所需，制定了首个统考评阅防疫指南。防疫指南涵盖了评阅前、评阅期间和评阅后应遵循的守则。具体而言，评阅员在出发之前应做好居家筛查、确认身体无恙、没涉及居家隔离以及不属于密切接触群体等；在评阅期间，评阅员进入评阅场所须扫描MySejahtera、自律测量体温、自觉保持防疫距离以及全程佩戴口罩；评阅结束后，评阅员须对座椅表面和物品等进行消毒，以及避免到人潮密集的场所。考试局对评阅防疫工作部署不仅于此，除了通过在线交流会[26]说明如何安全执行统考评阅工作之外，也在评阅会议前夕布置了评阅防疫说明会。[27]虽然设下重重防疫关卡，考试局还是定时派员巡视评阅场所，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疫情下，可以超前部署应变，但也要防备突变。第一梯次评阅甫进入第三天，岂料紧急状态法令和《行管令》双双接踵而至。虽全国紧急状态只是落实“行政戒严”，但卷土重来的《行管令》在国内多个地区包括雪隆实施，而且全国禁止跨州，就足使统考评阅穷以应对。行动管控收紧措施突至，考验的不只是应对受阻的评阅工作，还需及时解决评阅人员的疏散和安顿，尤其是远道而来的评阅员。

其实，有鉴于疫情局势吊诡难测，在评阅会议进行之前董总行政人员及统一考试委员会主任即已聚首商讨应变方案。其中提及若评阅被迫中断，将以混合架构的集中和居家评阅模式进行，以应对新常态统考评阅可

[26] 董总。全国华文独中校长在线交流会。2020-09-12。

[27] 2020年三项统考评阅-评阅主任及副评阅主任简报会，董总A403讲堂，2021-01-08（5:00 PM）。

能面对的“不测”。对突至的变化，考试局始能果断地即刻启动了居家评阅机制。而第二梯次评阅则全然采取居家评阅模式，也运作无阻，安然渡过。因考量到居家评阅所需，在评卷开始前，就尽速进行试评，全面了解考生答题情况，完善评分标准和细则，并督促每位评阅老师掌控全卷评分标准，评阅进程和评阅质量的稳定性。

居家评阅期间，评卷员需在家办公依时完成批阅答卷任务，并负起严守评阅机密和保管答卷安全的重责。各科评阅主任的职责陡增，不仅要时刻关注、跟进和监督评阅员的批卷状况，还要定时向考试局汇报评卷进程，而且要确保答卷须于10天后交至指定的独中，由运输公司载运。这也写下统考评阅首次无法全面以集中式评阅模式进行，而须配合居家评阅进行评卷的新旅程。

## 结论

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带给考试局的不仅是考验，更是淬炼。为了确保统考能够在疫情下顺利进行，许多原定的作业流程必须多次重新规划与调整，而对可能发生的状况还须超前部署和制定应对策略。庆幸的是。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局势与其所衍生的诸多牵绊限制，统考还是克服了一切障碍，稳住了局面，并写下统考举办以来多个第一次的创举，如：

1. 第一次统考经历三度展延，终还是于该年度顺利完成。
2. 第一次调整监考机制，以原校监考方式进行。
3. 第一次因应原校监考，委任区域监考专员监督统考的执行。
4. 第一次制定《统考防SOP》，并落实于全国考场，且获官方认可。
5. 第一次为受疫情影响的考生设置一次性补考机制。
6. 第一次成立统考防疫决策小组。
7. 第一次统考评阅分批进行。
8. 第一次启动居家评阅机制。

此外，面对疫情肆虐，独中各校迎难而上，顶住空前高压，采取各种策略与措施，不使莘莘学子停课而停学，充分展现华教办学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特质，并以同理、包容之心与考试局共克时艰，完成2020年度统考的举办，足资表率。对于毅然决然赴考的学生，可谓履行了身为学生的职责，即使在逆境中，而且学习模式改变了，也坚定地直面迎接考验，这种态度值得嘉许。毕竟成绩优劣不是一切，正面的人生观与态度可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和幸福。

世纪疫情来袭，纵使是资源雄厚的国家级考试，也无法按时进行，一再被迫地展延至次年首季始完成举办。统考为民办基业，却在疫情下披荆斩棘、迎难扬帆，以坚毅、顽强的信念在同一年内完成任务，这要归功于台前幕后所有华教工作者的无私付出与精诚合作，全然体现出华教先贤为承传中华文化所秉持的砥砺奋进与锲而不舍的精神，才不至于使历经45年的统考触礁，为我国华教传达满满的正能量。

## 参考文献


[1] D.Cave, T.May. The New York Times, World Feared China Over Coronavirus. Now the Tables Are Turned [EB/OL]. (2020-03-19) [2021-05-1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9/world/asia/coronavirus-china-united-states.html.

[2] 联合国。新型冠状病毒构成全球大流行意味着什么？[DB/OL]. (2020-03-10) [2021-05-15].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3/1052641.

[3] 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COVID-19 MALAYSIA [DB/OL]. (2021-06-23) [2022-02-20]. https://covid-19.moh.gov.my/faqsop/sop-perintah-kawalan-pergerakan-pkp.

[4] R.Hirschmann. Number of daily confirmed cases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COVID-19 in Malaysia as of March 31, 2022 [DB/OL]. (2022-04-08) [2022-02-28].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10785/malaysia-covid-19-daily-cases/.

[5]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Garis Panduan Operasi Wabak – Pekeliling Persediaan Menghadapi Wabak Penyakit Yang Mengancam Perjalanan Peperiksaan, BIL. 1/2009 [DB/OL]. (2009) [2022-02-18]. https://www.moe.gov.my/pekeliling/791-pekeliling-persediaan-menghadapi-wabak-penyakit-peperiksaan-tahun-2009-bil-1/file.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稳妥做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DB/OL]. (2020-03-31) [2020-06-2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258/202003/t20200331_436834.html.
[7]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2020年文憑試4月底開考 採取多項防疫安排 [DB/OL]. (2020-04-15) [2020-08-21].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ainNews/Press_release_HKDSE_latest_exam_and_precautionary_measures_chi_updated_20200415.pdf.
[8] 王韵龄。国中会考如期举行 不开放家长陪考且全员全程戴口罩！[DB/OL]. (2020-04-09) [2020-08-21].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5801.
[9]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Garis Panduan Pengurusan Pentaksiran Pusat dan Peperiksaan Awam [DB/OL]. (2020-08-05) [2022-02-18]. https://www.moe.gov.my/muat-turun/pekeliling-dan-garis-panduan/3606-garis-panduan-pengurusan-pentaksiran-pusat-dan-peperiksaan-awam.
[10] 郑旭东，高守林，任友群。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及应用于规模化考试的主要问题分析 [J/OL]。开放教育研究，2016, 22(4) [2022-03-03]. http://openedu.sou.edu.cn/upload/qikanfile/201607281628053362.pdf.
[11] 中国教育新闻网。居家网络考试在全球54个国家举行 6千余名考生参加！[EB/OL]. (2020-06-03) [2020-08-21].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006/t20200603_333601.html.
[12] 柴省三。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远程CAT阅读测试模式研究 [J]。中国远程教育，2013(11): 81-87, 96。
[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危机期间管理重大评价与考试，ED/2020/IN4.3 [DB/OL]. (2020-05-00) [2021-01-0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387chi.
[14] 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pdate from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and guidance for schools on awarding grades-07April [DB/OL]. (2020-04-08) [2022-02-20]. https://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Images/579659-awarding-grades-factsheet.pdf.
[15] IB. May 2020 examinations will no longer be held [DB/OL]. (2020-03-23) [2022-02-20]. https://www.ibo.org/news/news-about-the-ib/may-2020-examinations-will-no-longer-be-held/.
[16]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Garis Panduan Pengurusan Pembukaan Semula Sekolah [DB/OL]. (2020-06-04) [2022-02-18]. https://www.moe.gov.my/pemberitahuan/pengumuman/gp-buka-sekolah.
[17][19] 维基百科。2019冠状病毒病马来西亚疫情时间轴 [DB/OL]. (2022-05-08) [2022-06-10]. https://zh.m.wikipedia.org/zh-my/2019冠状病毒病马来西亚疫情时间轴。
[18] 新华网。马来西亚再度延长首都吉隆坡等地的行动管制措施 [EB/OL]. (2020-12-18) [2021-12-10].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2/18/c_1126879876.htm.

# 回天无力长欷嘘
## ——反对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运动百年回顾

徐威雄*

## （一）

1920年5月31日，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首读教育条例，想要开始管制华校。未料一个多月后爆发了席卷全马的抗议风潮，其影响之深且远，超乎各方的预期与想象。

此教育条例于二读时改称《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Registration of Schools Ordinance 1920*），华社由此而发起的“反对学校注册条例运动”（以下简称“反注册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却不知何故，这一百年来学术界和华教界都缺乏深入研究，与其重要性成了极大落差，非常令人不解。这或许与史料的缺乏有关系，在当年官方有效的封杀下，相关报道或记载稀稀落落，时间久了也渐被后人遗忘。所幸除了《叻报》、《新国民报》等相关新闻与评论外，当事人也有意识地留下一部《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1]以及一篇记录文献[2]，可谓弥足珍贵，庶免空白的遗憾。目前对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当以郑良树的研究为详尽[3]；至于对此事件造成的影响，学者一致认同这是华教运动史的开端，也是日

*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高级讲师，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和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

1 庄希泉、余佩皋编著：《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上海：南洋教育社，1921年。

2 董大本：〈南洋华侨反对英帝摧残华侨教育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年，页191-204。

3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9年，页1-224（第五、六章）。按，本文所述的事件史迹，基本皆本于郑氏此著，不一一作注释说明。

后华教抗命与社会动员的张本。然而，事迹轮廓虽已基本厘清，还是有许多史迹与内蕴，值得学者去作深入挖掘。

反注册运动才刚渡过百年周岁，马新两地却都静悄悄地，没人记起这场风云。今天我们想回顾这段历史，相信已有足够的时间纵深和丰富的学术累积，去作较为全面的考察了。本文不揣浅陋，尝试从百年宏观之视角，对这起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与意义略作勾勒，目的在抛砖引玉，还请方家不吝指教。

## （二）

1920年反注册运动的第一个重大意义，就是促成了南洋华人史上首个“全民运动”。所谓“全民运动”，是指在同一个政治属地下，各地方及各阶层的人们为着一个共同的公共诉求，展开了步履一致的总体行动。

在新马史甚至整个南洋史上，1920年之前从未曾有过“全民运动”的经历，无论是辛亥革命热潮或抵制日货风波都只能算是个前奏，远不及反注册运动之深之广之全面[4]。反注册事件所牵涉的地区，涵盖了整个华人聚集的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和马来联邦（四州府）；至于所参与的群众，更是“不特学界中人奔走骇汗，凡工、商各界，亦无不共起奋勉”[5]，可说结合社会各界而起。如此全马总动员的规模，在南洋史上还真是首见。看这些参与者多为：

---

4 前辈学者陈育崧于〈中国近代史：“人民运动”的最高潮〉（收入氏著《椰阴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页154-159），论马来亚历史中最早的二次“人民运动”，为1897年新加坡创办好学会（主要指峇峇的文化醒觉）及1906年在槟城筹组的阅书报社（革命运动），“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社会的破旧立新，和各国人民并驾齐驱”（页159）。这个看法相当有见地。若承此而论，则“反注册运动”乃属于马来亚华人史上第三波的“人民运动”了。

5 庄希泉：〈庄希泉自序〉，页3，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一般工、商、学的普通人，大多数仍是签名请愿。各州府请愿的理由书，高可数尺，有店号、有门牌、有职业的签名册，直达一二十万人。[6]

由此可想象当年群众骚动而舆情沸腾之景象。这个高达二十万人的签名抗议，纵使放在今天的社会运动里，也是相当惊人的数据[7]。郑良树就认为："（华人）都团结在反对注册条例的华教运动中，其动员幅度之广以及产生凝聚力之强，几乎是前所未有，而为华社提供一次全民运动、团结一致的运作经验。"[8] 这说得一点也没错。

如此浩荡撼天的"全民运动"，必然会带出一种社会新气息。首先是对于华人整体意识之形塑，这场运动起了加速催酵的作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华人社会开始了族群整合的历程，先是跨帮越群华团的出现，再来是新式学校的普及、国语（Guo Yu，即华语）运动的推行等等，直到二战前夕，整个整合历程才大抵完成，而1920年恰好就落在这个历史中间点上。前一年南洋各地因五四运动的冲击，从文化与思维上冲破了省籍隔阂，一年后的注册事件风暴席卷新马，则进一步巩固了华人的群我意识。试看当时领导抗议运动的华侨学务维持处，竟欲发动三州府的"侨民大会"，以全体华人为大号召，还真是破天荒的史无先例。当学务维持处被华民政务司召见去问话，被责问到这个大集会到底代表了"哪一界的人"时，庄希泉等人铿锵地回答说：

是华侨全体！[9]

---

6 陈寿民：〈陈寿民先生对于抗议条列之报告〉，页1，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7 据当时《新国民日报》的报道："查华侨请豁免华校注册条例请愿书，四州府的则直接送呈总督署，三州府的则托西议员弥猗劳君（商家）、琛君（律师）代递立法院。计四州府签名册五本，署名者一万左右人；领衔代表为张君文炳；三州府签名册十本，署名者二十万左右人，领衔总代表为吴君顺清。"（此报道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8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页124。

9 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代表晋见华民政务司的谈话〉，页5，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这句短语很容易被轻轻滑过，却是切切反映出这场全民运动中一个核心的观念意识。

据此可解读，在三州府联署的共同请愿书中，反对《注册条例》的十四项理由罗列出来后，就接着提醒当局：“以上十四端，皆系华侨全体公意，沥血忱向政府及议政局请愿。”[10] 特地强调了“全体华侨公意”。再看雪兰莪各华校联合呈给马来联邦议政局的请愿书中，在列举了六大条反对理由后，同样下按语说：“以上请愿意见，是本州府华侨学校公意。”[11] 还有，新加坡各界在请愿书里，也正辞地指所反对之三大理由，乃“合三州府全侨公意”[12]。举此三例，便可见各方无不有意识地强调“全体华侨公意”，此虽是夹民意之名，却也显现全族意识之实，这是之前较不常看到的。如论者所言，南洋华侨意识或民族主义乃激发于革命运动期间，但论其层面之广与意涵之深刻，实不及这次民间自发的反注册运动。在这些奉“华侨全体”之名义及公意的背后，实在有着各州府最高组织代表的共同决议，也有合自各地市镇经过全埠大会后的集体共识，形成了新马史上一次关键性的由下而上的族群意志大凝聚。再看那些从全马各地纷至沓来的抗议书、请愿书、文告等等，也无不在在展示了“华侨公意，不愿作盲从之遵守”的抗命姿态，至此方可说是真正伸展了“有意志有人格的民族”（陈寿民语）[13] 之意涵。

简单地说，注册条例引发了全体华人极大的危机感，促使了平时帮群林立、一盘散沙的移民型社会，迅速地空前地结合在“华侨全体”的旗帜之下。这个大团结旗帜始于三州府，进而扩及四州府，并形成了以新加坡、吉隆坡、槟城三地为中心，从南至北串联成一线的运动阵营。整体来看，反对运动最先以新加坡为主导，后渐成多头并进的局面，而以槟、

10 见〈叻屿甲三州府华侨上议政局豁免学校注册条例支配理由书〉，页6，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11 见〈雪兰莪学校上马来联邦州府议政局请愿书〉，页9，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12 见〈新加坡华侨请愿豁免一九二0年教育条例支配理由书〉，见《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页99。

13 陈寿民：〈陈寿民先生对于抗议条列之报告〉，页7。

霹、雪为斗争主场。七州府因为共患难而相互支援、相互通气，例如就在三州府注册条例欲三读的前夕，四州府华社特联合142个团体，2,399名商界人士及4,202名侨领，派举代表分别向三州府和四州府议政局请愿施压[14]。当三州府和四州府的议政局先后三读通过条例后[15]，两地华社更联手召集七州府华侨联合会以商讨对策，在在显示了“七州府华侨”整体在地意识之不断深化。至于原不在七州府内的柔佛邦等地也积极呼应，全马华人出现了罕有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七州府加上柔佛邦，构成了华人聚集最众之地，也是日后组成马来亚的重要州属。也就是说，反注册运动因缘际会地将马新华人凝聚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应该看作是“马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意识之滥觞。这是“全民运动”所必然带出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总结言之，1920年反注册运动给南洋历史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自此以后，华族历史演进之公意，乃以民族整体优先于方言帮群。从百年世代来看，这场运动不仅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公立华校、国语普及等运动作了时代铺垫，连随后轰轰烈烈的南洋筹赈运动，五十年代南大建校运动、华教救亡运动、公民权运动，甚至到七十年代独大运动、独中复兴运动等多场全民运动之水到渠成，也无不得益于反注册运动的开启与预演。

## （三）

注册事件的第二层意义，就是奠定下华教运动基本的抗争模式与方针，并将教育推高至民族事业之地位，而为日后维护华教之动力泉源。

反注册运动作为华教运动之首役，将华教请命提升成社会运动的抗争模式。日后华教运动无论从组织运作、领航人物、议题引导，再到草根动

[14] 董大本：〈南洋华侨反对英帝摧残华侨教育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辑，页200。

[15] 三州府（海峡殖民地）与四州府（马来联邦）的《学校注册条例》是各自分开立法的，虽然在内容上是大同小异。三州府于1920年5月31日提呈首读，于同年10月13日三读通过；四州府则于1920年9月15日提呈首读，而于同年11月20日三读通过。

员、运动策略等元素，都能在这里找到雏形。这里再进一步指出，这场反注册运动的重大意义，是将南洋教育从商绅办学传统中分化了出来，首次由教育主体的教师或办学者来领导教育事件。

南洋社会结构本由商人阶层居首，学校多由会馆等华团所筹办，背后也多是地方殷商或侨领。最早全域性的教育组织为马来亚华侨学务总会，基本由领事官督而商绅协办，教师向来为教育事业的附庸。各地虽也有由教师组成的教育会，但也只能居处社会边缘。然而就在此反注册运动中，无论侨领所领导的学务总会或中华总商会（槟城则是平章会馆），都未能适时地抓起运动主导权，反由普通的教师与办学者如庄希泉、林耀翔、陈寿民、余佩皋、锺乐臣等冲在群众前线，并领导起工商学各界群众，可说是开启了南洋新纪元。其中余佩皋、陈寿民、林耀翔均为华校校长。庄希泉虽经商，但不是传统绅商，他热衷教育，怀“教育救国”之志创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并任董事长；侨生锺乐臣则是银行经理，却开设中文补习班，自任义务教师，在峇峇社区中有很大影响[16]。注册条例提呈首读时，是锺乐臣率先带领槟城华社发声反对的，庄希泉还要后觉于他。

简单归纳之，这场反对运动的领导组织，大体以教师和校董等为主体，在新加坡有庄希泉、余佩皋所发起的“华侨学务维持处”，以及林耀翔领导的“南洋华侨教育总会”；在槟城则有锺乐臣召集的“槟榔屿华侨学校联合会”，在雪兰莪则有“雪兰莪各学校联合会”，还有许多各地原已存在的教育会，也都积极地调动了起来。自此南洋教育史上终于出现了跨商越帮的领导组织，并且走到了历史最前线，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虽然这些组织大多是旋起旋落，却种下了历史因子，为应对下波风暴的来袭蕴积了能量。就在三十年后，华社为了反对《巴恩教育报告书》，各地教员与教师会一呼百应，众志成城，迅速创设了统领全国的“教总”，成为整个世代华教运动的领导核心，可谓渊源有自而一脉相承，鼓荡出人类史上罕有的“教师起义”之传统。

16 陈育崧：〈二十年代的槟城青年运动〉，《椰阴馆文存》第一卷，页160-162。

反注册运动即由教育界所引导，也就定下了华教运动的理性精神：态度坚决而非暴力行动。整个反对运动期间，虽有些骚动和罢课，总体上是朝着“和平请愿”这一大方向前进的。面对强大的权势威迫，华社宁愿坚信正义力量，永远相信据理力争，顽固地以为当权者终必屈服。看学务维持处发出的第一次通告：

> （呼吁群众）把学校注册不便的理由写出来，去恳求当局许我们华侨学校不要注册，这就是叫着请愿，这就是叫着正大光明的路径。但这路径不是一人可以走得，必定要合工、商、学各界，并且要合七州府的侨胞通通来走这条路径，好使政府知道是我们侨众的公意，自然就会体贴舆情，采纳民意。我们的目的，自然是可以达到。[17]

反对运动一开始所采用的手段，就是希望以民意请愿来向政府施压，坚信这乃是“正大光明的途径”。而这种理直气壮的自信，同样也是日后华教运动的坦荡姿态。五十年代华教运动的灵魂人物林连玉就说过：“我们的态度光明磊落，我们的目标明确正大，绝不许作任何的曲解。”[18] 虽然是隔代异时，精神面貌却何其相似呀！对于能迅速收集到二十万人签署的请愿书，当年陈寿民是这样说的：

> （这）实在是世界上最守秩序、最多人数、最正当的请愿手续。[19]

说得没错，整个抗争过程合情（最多人数）、合理（最正当）、更是合法（最守秩序）。当时就有读者在报上撰文说，反对运动要能“集思广益，协力同心，一致主张，慎重做去”[20]，这四言十六字，可说为整场抗争运动作了注脚。无独有偶，1961年林连玉在对他所领导的华教运动，所归

---

17 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第一次通告〉，页8，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18 林连玉：〈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宣言〉（1956年4月27日），《华文教育呼吁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页78。

19 陈寿民：〈陈寿民先生对于抗议条列之报告〉，页6。

20 谷青：〈吾侨胞其慎重诸〉，《叻报》，1920年7月13日。

纳出的三原则：“第一是合理的要求，第二是合法的步骤，第三是坚决的态度。”[21] 这和上引陈寿民的说辞哪有什么区别？这足以说明，华教人物之心同理同，其揆一也。

华校教师向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不要说没有社会资源，连庇荫人脉都没有，他们唯一的凭籍只有信仰与理想。反对运动在他们的领导下，呐喊出一个全民共识：华教乃属于全民的共同事业，关系民族存亡，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

这一点的意义特别重大。虽然华人向来注重教育，但大多抱持实用工具性的目的。自清廷使员及稍后康有为、孙中山南来宣教后，教育才渐成为社会议题；民国肇建后又经国民教育思潮的洗礼，华校浸化成族群的重要象征。1920年反注册事件来得正是时候，恰逢其时地将华教意识推高至族群命运所托之地位。华教之存亡，就成了匹夫有责。看当时庄希泉说：

> 凡属华侨份子均有负担责任。诚以兹事关系全体侨胞，不仅学界一部分而已。[22]

这是观察华教运动重要的切入点。从全体来讲，华教为民族命脉之所系；从个人来讲，华教是人人共同的责任。余佩皋在广发给群众的《教育条例说明书》中，就打出了“这是我们侨民生死的关头”的标题[23]，实在反映出当时人的认知。也因为这个耸动的标题，给学务维持处带来了麻烦，被华民司务司叫去问话。为什么说这是华社的“生死的关头”呢？因为：

> 英国议政局提出一千九百二十年教育条例，一般华侨，都怀疑惑，以为教育是吾侨前途的第二生命。[24]

---

21 林连玉：〈告别教总同仁〉（1961年12月7日），《华文教育呼吁录》，页109-110。
22 见《叻报》，1920年7月26日。
23 余佩皋：〈教育条例说明书〉，页2，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24 罗彬生：〈这就是华侨学校不能受教育条例支配的理由〉，见《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第三号印刷》页20，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因为华教就是华族的第二生命。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少数人意见，前引三州府提呈的请愿书中，也同样特别强调“华侨教育，又侨民所视为第二生命者。”[25] 所谓的“第二生命”，乃指华校是传承与维系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凭籍。至此，华人与华教，已经形成了唇亡齿寒的关系。据此，也更能把握到五十年代林连玉说这句名言的脉络：“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堡垒。”[26] 从生命到灵魂的意义赋予，恰形成了华族那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

## （四）

反注册运动的第三层意义，在于这是华人社会的民主启蒙运动，主要表现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与民意的表达上。这点值得后人去探发。

反注册运动首先当然是一场华教救亡运动，但通过波涛汹涌的反对声浪，也给新马华社带来现代思潮之冲击，这尤其表现在前面阶段的抗争上。请看庄希泉在《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中的一段序言：

> 星嘉坡议政局之设，本应采纳民意。故每有议案提出，如多数人民以为不便者，便可集会反对，以请取消。此殖民地议政局之先例，而为吾人数见不鲜者，其至浅至明之理由，即人民有纳税之义务，自有反对立法之权利。虽谓世界上一切法律之成立，皆由人民请愿可也。我华侨居住殖民地者，虽大多数不列英籍，而纳税义务，实与一般人民等。如欧战后，战息税之抽至重，而我华侨亦负担无怨，至今未已。今条例之不便我华侨者，经我华侨二十万人上书请愿，理应取消，乃议政局独拂群情，不纳民意，可怪者二。[27]

---

[25] 见〈叻屿甲三州府华侨上议政局豁免学校注册条例支配理由书〉，页4，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26] 林连玉：〈教总纪念第一届华文教育节宣言〉（1955年11月21日），《华文教育呼吁录》，页74。

[27] 庄希泉：〈庄希泉自序〉，页1，《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庄氏反复地强调，华社所以激烈反对注册条例，是因为这条例完全违反了“民意”，而这个民意乃具体表现在“经我华侨二十万人上书请愿”中。文中由“民意”而谈及“议政局”（立法议会，Legislative Council）、“集会反对”，甚至谈到了“权利”与“义务”，以及立法的原则，这不就是整套现代民主思潮里的核心观念吗？官逼民反之事常年都有，这一点都不稀奇。但是能以广泛收集民意，遵循和平方式去表达公众意见的民间造反，是现代社会才可能出现的抗争模式。而这样的抗争模式，在南洋历史上是由反注册运动首开先河的。换言之，1920年的反注册运动，不仅开启了华教运动的序幕，更是新马华人的现代性的重要开示。

这起撼动朝野的反注册运动，归纳其议定的过程，可简化为：召集会议→讨论辨论→呼吁/收集民意→开侨民大会/公决→提呈请愿书，完全是符合民主实践的“最正当的请愿手续”。至于作为整个指挥中心的“华侨学务维持处”，也成了当年公众议政的场所：

> 学务维持处至成立，专为一种研究抗议注册条例的机关……。凡我华侨为抗议问题，办事会议，皆在于斯。每遇开会，到会者人数，常在百人以上。工商学界，均可到会，如有意见，人人可以发表。即各州府代表，到星抗议，亦莫不于维持处为会集之所。当时一般华侨全体意思，不啻皆以维持处总负代表之责任。[28]

可见维持处成了整场运动的枢纽，会合了各界人群来这里议政，包括远至各州府的代表，也都在这里聚集商讨，俨然形成了一个公共议论空间，汇聚了全马四面八方的“一般华侨全体意思”，也就是“公众之意志”了。而学务维持处所广发的系列文告与传单，无不是在急切呼吁民意，以“征集公意”（第一次通告），鼓励人们表达意见，“无论是长是短，发表出来，请即寄来本办事处，以便采集公意。把那最充分最正确的理由，彙成了一篇完完全全的请愿书，向居留地政府正式去请愿”[29]。此

---

[28] 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详志〉，页1，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29] 余佩皋：〈教育条例说明书〉，页3，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公意”二字，成为反对运动中重要的字眼。在第二次通告中，更议定要召开侨民大会：

> 择日开三州府侨民大会，公决，并各举代表前往请愿。[30]

所欲召开的（三州府）全民大会要进行“公决”。这个“公决”，类如今日的全民公投，是公众意志的直接表现。侨民大会最后虽没办成，却不失为一次很好的公民教育宣导，在新马历史上应有其意义。我们今天所谓的民主价值与程序，一百年前的抗命先辈们已经走过了一遍。

总结地说，反注册运动兼具救亡与启蒙的性质。这论点不免让人想起了中国的五四运动。的确，这场发生在南洋的反对运动，背后有着相当鲜明的五四影子，这可从几方面来说。首次，反注册运动的导火线，是马新各地华校群起响应五四运动而爆发的。当1919年巴黎和会的结果传来，南洋华校师生呼应北京的示威游行，从不配合官方庆祝活动，到后来的罢课罢市，甚至演变成反殖反政府。尤其是由尊孔校长宋木林策动的吉隆坡那场，简直惊骇并激怒了官方，导致殖民政府对华校起了很深戒心，誓必立法来管控。当局先将宋木林等六人逮捕入狱，然后再驱逐出境，次年即有管制条例议案之提呈。其次，从反对运动的领导人来看，很多受过五四运动精神的洗礼。例如余佩皋、庄希泉组织南洋女子学校的师生上街游行示威，成为本区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学校之一。而吉隆坡作为响应五四的“黑区”，次年就成了官方压制反注册运动的首冲之地，尊孔则成了瓦解华校心防的切入口。整体来看，这批领导人大多二、三十多岁，年青有为，思想新颖，充满活力，深怀忧国忧民之志，一些还与南洋同盟会有渊源（如庄希泉、陈寿民、锺乐臣等）。由他们发起的全民反对运动，可看作是教育领导上的新旧世代大交替，是华人历史的一大跃进。

最后须强调一句，反注册运动的精神泉源或运动模式确实受到五四的启发与影响，但不能都将它看成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境外之余波。

---

30 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第二次通告〉，页9，收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

## （五）

来到最后，让我们环顾一下历史场域的四周，这样或许更能把握1920年反注册运动的意义。就在新马学校注册条例提出之前，1913年英国人早已在香港颁布了相似的条例，但并未引起港人的异议，更遑论什么反对运动了。而当新马学校注册条例通过后，东南亚各国也都纷纷效尤，陆续通过法令来管制华校，从荷属印尼，到暹罗、法属越南、英属砂勝越等，都先后颁布了相关教育条例，砂勝越甚至还有禁止教授“国语”（华语）的条例。虽然相关地区华社也有抗议声浪，却没能促成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两相对照之下，新马反注册运动成了南洋史上的奇葩，实在有很多历史意义让我们去细细思索。

反注册运动最终虽没能改写历史，但不能说完全失败。这场运动凝聚起全民意志与公意，逼得殖民政府将条例的三读一再展延，甚至转移到槟城议政局来完成三读的立法程序，以避开新加坡即将举行全民大会所带来的舆论压力。条例从二读到三读，一些条文得以修订甚至废除，无疑就是全民施压之结果。就这点来看，二、三十年代新马华校之迅速增长，反注册运动间接有护持之功。但历史早有痛训，民意终究难敌权势。英殖民政府向来善用两面手法，一面说好话释疑惑，不断声明保证，安抚民忿；另一面则全力封杀打压，威迫利诱，解散组织，绝不留情。其惯用手法，通常是擒王射马，间离分化，逐个击破，待时机成熟即捕入狱、幽禁一段日子后再驱逐出境。整个反对运动的惨痛代价，就以华侨学务总会、华侨学务维持处等组织被解散，以及宋木林、庄希泉、陈寿民、锺乐臣、陈新政及38名华教人士等被拘狱和驱逐来告终。就在宋木林等六君子被强押驱逐当天，群众奔呼前来相送，大有萧萧易水寒之慨，烘托了反注册运动的悲壮色彩。

然则华教运动不仅悲壮，还有几许的落寞悲凉。虽是大局已定，华校联合会依然作出议决，委派锺乐臣等代表七州府远渡英国，欲力挽狂澜于既倒。但锺氏衔百万民意而去，却茕茕然落个孤影而归。其实，五十年代公民权运动最后也被逼走上这条路，遣派代表团到英伦陈情，同样不得其

门而入，悻悻然无功而返。如此万般之无奈，似成了南样华人走不出去的历史命格。即连教总于华教最艰难无助之时，也曾动过“要派专员到伦敦去……申诉请求”[31]的念头。再看林连玉于赠友人欧游饯行诗中，却也难掩欲上京痛诉之戚戚。其诗尾联曰：

小子护持心有余，回天无力长欷嘘。
安得如公观上国，叩阍呼诉万言书。[32]

从抗议无效到力阻无望；从走投无路再到上京无门，终是孤愤无力可回天，想来不免有些怅然，有些苍凉。但这并不是悲情，而是豪情。这里怀着百年华教的苦心孤诣，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宏大愿力。谨以此文纪念这场百年华教风云。

## 参考文献


1. 庄希泉、余佩皋编著：《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上海：南洋教育社，1921年。
2. 董大本：〈南洋华侨反对英帝摧残华侨教育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84年，页191-204。
3.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9年。
4.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
5. 林连玉：《华文教育呼吁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
6. 林连玉：《连玉诗存》，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
7. 《叻报》，1920-1921年。


[31] 林连玉：〈呈英殖民部大臣波靄爵士备忘录〉（1955），《华文教育呼吁录》，页68。
[32] 林连玉：〈送王宓文总视学官欧游渡假〉（1955年），《连玉诗存》，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页30。

#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发展概况

沈天奇*

## 摘要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第七、第八期曾先后介绍马来西亚淡米尔文小学和基督教会学校（小学和中学）发展概况。本第九期承接上述叙事脉络，介绍华文小学发展概况。本文先简介本地出现华文私塾的初始年代和办学概况，然后回顾现存华小的创办年份及其创办者，包括民间社会各界创办的华小，以及早期的马来半岛某些“邦政府”[1]、北婆罗洲（沙巴）政府、砂拉越某些“地方政府”所创办的华小或接管的民办华小。另亦从华小的学校类别、学校规模、学校津贴类别，城乡区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沙巴“国民华小”，砂拉越“双源流华小”和“政府小学”，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来讲解华小的一些发展概况。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华文教育发展史、教育统计数据**

## 一、前言

根据目前可考究资料，1936年翻译出版的《槟榔屿开辟史》（原书名为Penang in the Past）记载，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86年占据槟榔屿的法兰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在1794年1月25日致该公司印度总督的报告中指出：“华人最堪重视，男女老幼约计三千人，……。随在皆有师

*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资料与档案局研究员。

1 “州政府”在早期是“邦政府”/“王朝”的概念。

傅教诲儿童，亦有遣送男儿回国求学者。”[2]。这显示当时槟榔屿华人社会有开办华文私塾。另据1819年7月出版的第9期《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基督教会传教士于1818年1月在槟榔屿开办1所华校。[3]

根据传教士卢修斯（Lucius）在第11和13期《印中搜闻》（1820年1月和7月出版）[4]发表一份上下篇报告——〈马六甲华人定居者的教育状况〉（STATE OF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SETTLERS IN MALACCA）指出：“大约5年前（约在1815年），马六甲有8所华文学校给福建籍贯的儿童就读，约有150名学生；以及1所广东籍贯的学校，有10或12名学生”；“目前，学校和学生数目递减，只有5所学校，不超过100名学生”。

卢修斯所述的这些中华传统式的华文私塾，有供奉孔子牌位，牌匾写上“大成至聖孔子先師”、“萬世師表”大字，儿童在入学仪式和每日上课时都在此叩拜，孔子诞辰日是学校节假日；有规定上课时间，收取学费，以华人籍贯方言授课，教材为中华经典书籍（《三字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五经），没教导算术。此外，教会通过“恆河外方传道会（Ultra-Ganges Mission）计划”于1815年在马六甲开办1所华校（Chinese school），有10至14名福建籍贯男生就读，隔年增至57人；1816年开办1所广东籍贯学校有20名男生；至1820年有1所广东籍贯学校和2所福建籍贯学校。

---

2 书蠹（Bookworm）编，顾因明、王旦华译，《槟榔屿开辟史》（Penang in the Past），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136、138、139。

3 William Milne (ed.),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Malacca: Mission Press, No. IX, July 1819, p. 168.
原文是：“PENANG. --- The Rev. John Ince and family, from Malacca, joined this Mission, for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n the 28th of June. The Chinese school, commenced in January last by Mr. Medhurst, now devolves on Mr. I. Several openings favora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lay schools, appeared; and Mr. Beighton had about 12 Malay scholars.”

4 Lucius, “State of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Settlers in Malacca”, in William Milne (ed.),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Malacca: Mission Press, No. XI, January 1820, pp. 265-270, and No. XIII, July 1820, pp. 376-379.

随着时代的变迁，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或教育机构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私塾，新式的学堂、学校到现代学校，教学媒介语从华人各籍贯方言改用华语。综上所述，我国华文教育至今已有超过200年的发展历程。

## 二、华文小学的创办者和学校类别

我国华文小学的创办者主要是华人社会的热心人士或各类团体。佛教界亦有创办一些华小。此外，基督教会团体、传教士或信徒也有创办一些华小（教会华小）。这些华小有本身的学校董事会。在殖民时期，由马来半岛某些“邦政府”、北婆罗洲（沙巴）政府、砂拉越某些“地方政府”所创办的华小或接管的民办华小，以及全国各地园丘公司早期创办的华小，基本上已交给华小董事会管理，只有沙巴和砂拉越的极小部分华小仍未成立学校董事会。

根据表1所列学校归类，在2022年3月底，全国1,302所华小当中，有1,253所华小（96.24%）是普通华小，1所前教会华小，37所教会华小（不含双源流教会华小），砂拉越7所“双源流华小”（含2所教会双源流华小，5所非教会双源流华小），沙巴3所“国民华小”，雪兰莪1所“宏愿学校华小”。

表1：全国华小类别（2022年3月统计）

| 华小类别 | 学校数量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教育班学生人数 | 特殊教育班学生人数 |
|---|---|---|---|---|---|
| 普通华小 | 1,253 | 470,843 | 34,382 | 14,053 | 2,126 |
| 前教会华小 | 1 | 1,822 | 72 | 0 | 0 |
| 教会华小（不含双源流教会华小） | 37 | 17,405 | 1,146 | 95 | 4 |
| 双源流华小（教会华小，砂拉越） | 2 | 1,683 | 108 | 0 | 0 |
| 双源流华小（不是教会华小，砂拉越） | 5 | 2,231 | 237 | 87 | 57 |
| 国民华小（沙巴） | 3 | 1,741 | 102 | 50 | 0 |

| 华小类别 | 学校数量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教育班学生人数 | 特殊教育班学生人数 |
|---|---|---|---|---|---|
| “宏愿学校华小” | 1 | 832 | 43 | 50 | 0 |
| **合计** | **1,302** | **496,557** | **36,090** | **14,335** | **2,187** |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自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表2、3、4.1。

注：

1. 小学生人数是指1至6年级普通基础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的学生人数，但不包括学前教育班学生人数。特殊教育班学生人数纳入小学生人数。
2. 教师人数包括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的教师人数。
3. 普通华小包括：（1）全国各地华人社会创办的华小（有成立学校董事会）；（2）佛教界创办的华小（有成立学校董事会）；（3）园丘公司早期创办的华小（有成立学校董事会）；（4）马来半岛某些“邦政府”早期接管、创办的华小（有成立学校董事会），因本文仍未完成查实这类华小，故其统计（数量极少）暂纳入“普通华小”；（5）砂拉越某些“地方政府”早期所创办的华小或接管的民办华小（普通华小统计不含双源流华小），大部分至今还未成立学校董事会，少部分已成立学校董事会；因本文仍未完成查实这类华小，故其统计暂纳入“普通华小”。
4. “宏愿学校华小”是指雪兰莪州首邦市USJ15区“宏愿学校内的敦陈祯禄华小”（BBC8416，2002年开课）。不确定是否由教育部长/联邦政府或其他方面创办此“宏愿学校华小”。教育部把此校纳入华小名单。但是，根据教育部《1995年宏愿学校计划指南》第4.2条阐明，“国语（即马来语）作为（宏愿学校内）所有类型学校的统一教学媒介语，是最重要的特征，必须逐步全面推行”。可见宏愿学校是一种过渡期的学校，“宏愿学校计划”的本质是落实单元语文教育政策的一个政策工具，把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逐步变质为国民小学（马来文小学），以落实《1956年拉萨报告书》“最终目标”，即最后只有一种源流学校，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全国39（37+2）所教会华小当中，沙巴有14所，砂拉越7所，槟城6所，柔佛4所，马六甲和霹雳各3所，吉隆坡和森美兰各1所。此外，吉隆坡有1所前教会华小。（表2）

表2：教会华小和前教会华小概况（2022年3月统计）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邦/州/直辖区 | 城乡 | 创校年份 | 津贴类别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 仍在教会团体属下的学校（教会学校） | | | | | | | |
| ABC2102 | SJK（C）Sam Tet, Ipoh | 霹雳 | 城区 | 1934 | 半津 | 933 | 66 |
| ABC2103 | SJK（C）Ave Maria Convent, Ipoh | 霹雳 | 城区 | 1938 | 半津 | 1,258 | 84 |
| ABC2120 | SJK（C）St. Michael & All Angels, Ipoh | 霹雳 | 城区 | 1932 | 半津 | 133 | 15 |
| JBC1012 | SJK（C）St. Joseph, Johor Bahru | 柔佛 | 城区 | 1939 | 半津 | 212 | 19 |
| JBC2007 | SJK（C）Chong Eng, Kluang | 柔佛 | 城区 | 1930 | 半津 | 404 | 28 |
| JBC5017 | SJK（C）Chung Hwa Presbyterian, Muar | 柔佛 | 城区 | 1923 | 半津 | 560 | 35 |
| JBC6007 | SJK（C）Gau San, Pontian | 柔佛 | 城区 | 1951 | 半津 | 171 | 15 |
| MBC2061 | SJK（C）Katholik, Kampung Tujuh | 马六甲 | 城区 | 1928 | 半津 | 84 | 15 |
| MBC2063 | SJK（C）Notre Dame, Kampung Tujuh | 马六甲 | 城区 | 1948 | 半津 | 185 | 19 |
| MBC2074 | SJK（C）St. Mary, Air Salak | 马六甲 | 城区 | 1929 | 半津 | 116 | 14 |
| NBC4048 | SJK（C）Sino English, Seremban | 森美兰 | 城区 | 1945 | 半津 | 236 | 23 |
| PBC0030 | SJK（C）Kim Seng, Bukit Mertajam | 槟城 | 城区 | 1940 | 半津 | 1,283 | 78 |
| PBC1044 | SJK（C）Shang Wu, Georgetown | 槟城 | 城区 | 1909 | 半津 | 1,070 | 62 |
| PBC1053 | SJK（C）Convent Datuk Keramat, Georgetown | 槟城 | 城区 | 1935 | 半津 | 218 | 21 |
| PBC1056 | SJK（C）Heng Ee, Georgetown | 槟城 | 城区 | 1956 | 半津 | 155 | 15 |
| PBC1057 | SJK（C）Hun Bin, Tanjung Bungah | 槟城 | 城区 | 1934 | 半津 | 808 | 45 |
| PBC3024 | SJK（C）Sacred Heart, Balik Pulau | 槟城 | 城区 | 1909 | 半津 | 125 | 16 |
| WBC0138 | SJK（C）St. Teresa, Brickfields | 吉隆坡 | 城区 | 1936 | 半津 | 148 | 15 |
| XCC4009 | SJK（C）Good Shepherd, Menggatal | 沙巴 | 城区 | 1927 | 半津 | 475 | 26 |
| XCC4025 | SJK（C）Lok Yuk, Likas, Kota Kinabalu | 沙巴 | 城区 | 1905 | 半津 | 751 | 39 |
| XCC4030 | SJK（C）Lok Yuk, Menggatal, Kota Kinabalu | 沙巴 | 城区 | 1927 | 半津 | 615 | 35 |
| XCC4044 | SJK（C）Shan Tao, Kota Kinabalu | 沙巴 | 城区 | 1938 | 半津 | 1,966 | 79 |
| XCC4052 | SJK（C）St. James, Kota Kinabalu | 沙巴 | 城区 | 1968 | 半津 | 1,303 | 62 |
| XCC4054 | SJK（C）St. Peter Telipok, Kota Kinabalu | 沙巴 | 乡区 | 1927 | 半津 | 503 | 25 |
| XCC4202 | SJK（C）Anglo Chinese, Papar | 沙巴 | 城区 | 1903 | 半津 | 156 | 12 |
| XCC4251 | SJK（C）St. Joseph, Papar | 沙巴 | 城区 | 1946 | 半津 | 377 | 26 |
| XCC4403 | SJK（C）St. Phillip, Tamparuli | 沙巴 | 乡区 | 1949 | 半津 | 193 | 18 |
| XCC5031 | SJK（C）Lok Yuk Pinangsoo, Kudat | 沙巴 | 乡区 | 1915 | 半津 | 102 | 14 |
| XCC5034 | SJK（C）Lok Yuk Batu 1, Kudat | 沙巴 | 乡区 | 1903 | 半津 | 165 | 15 |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邦/州/直辖区 | 城乡 | 创校年份 | 津贴类别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 XCC5042 | SJK(C) Our Lady Immaculate Kudat | 沙巴 | 乡区 | 1930 | 半津 | 144 | 13 |
| XCC5052 | SJK(C) Sacred Heart, Tajau, Kudat | 沙巴 | 乡区 | 1930 | 半津 | 114 | 13 |
| XCC5065 | SJK(C) St. Peter, Kudat | 沙巴 | 乡区 | 1952 | 半津 | 200 | 15 |
| YCC1201 | SJK(C) St. Paul, Kuching | 砂拉越 | 城区 | 1952 | 半津 | 534 | 36 |
| YCC1306 | SJK(C) Sam Hap Hin, Kuching | 砂拉越 | 城区 | 1937 | 半津 | 1,099 | 61 |
| YCC3101 | SJK(C) Sacred Heart Chinese, Sibu | 砂拉越 | 城区 | 1948 | 半津 | 459 | 38 |
| YCC6117 | SJK(C) St. Martin, Sarikei | 砂拉越 | 乡区 | 1946 | 半津 | 73 | 18 |
| YCC6305 | SJK(C) Tong Hua, Bintangor | 砂拉越 | 乡区 | 1931 | 半津 | 77 | 16 |
| YCH3101 | SJK(C) Methodist, Sibu | 砂拉越 | 城区 | 1903 | 半津 | 1,143 | 66 |
| YCH6101 | SK Methodist Anglo-Chinese, Sarikei | 砂拉越 | 乡区 | 1954 | 半津 | 540 | 42 |
| | | | | | **合计** | **19,088** | **1,254** |
| **不在教会团体属下的学校（前教会学校）** | | | | | | | |
| WBC0126 | SJK(C) La Salle, Seri Petaling | 吉隆坡 | 乡区 | 1953 | 半津 | 1,822 | 72 |
| | | | | | **合计** | **1,822** | **72** |
| | | | | | **总数** | **20,910** | **1,326** |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自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2018年10月31日教会学校名单；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MCSC）60周年纪念特刊（1956-2016）、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理事会联合会（FCCMSM）2017年《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名录》；各教会学校网上资料。

注：

1. 吉隆坡乐圣华小（SJK(C) La Salle）于2012年从十五碑迁至大城堡。
2. 槟城威省柔府村真光华小（SJK(C) True Light, Kampung Juru, PBC0035）没被列为教会学校。此校不在教育部和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理事会联合会（FCCMSM）/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FCMSM）的教会学校名单里。

在沙巴，有3所华小是当地社会俗称的“华文源流国民小学”（Sekolah Kebangsaan (Cina)/SK(C), Sekolah Kebangsaan aliran Cina）或“国民华小”。这些“国民华小”是沙巴亚庇中英学校、根地咬政民小学、山打根政民小学。教育部把这类学校列为华小，并纳入“国民型华小”（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名单里。当中，山打根政民小学和根地咬政民小学分别于2013年和2017年成立学校董事会。（表3）

表3：沙巴“国民华小”概况（2022年3月统计）

| 序 | 学校骗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 1. | XBC4002 | 沙巴亚庇中英学校<br>Sekolah Kebangsaan（Cina）Anglo-Chinese, Kota Kinabalu | 1915 | 城区 | 全津贴 | 1,306 | 58 |
| 2. | XBC1012 | 沙巴根地咬安习村政民小学/政民华小<br>Sekolah Jenis Kebangsaan（Cina）Cheng Ming, Keningau | 1957 | 乡区 | 全津贴 | 194 | 16 |
| 3. | XBC2004 | 沙巴山打根政民小学/政民华小<br>Sekolah Kebangsaan（Cina）Cheng Min/Sekolah Kerajaan（Cina）Cheng Min/Sekolah Jenis Kebangsaan（Cina）Cheng Min, Sandakan | 1961 | 城区 | 半津贴 | 241 | 28 |
| | | | | | 合计 | **1,741** | **102** |

资料来源：沙巴亚庇中英学校、根地咬政民小学、山打根政民小学的校史；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马华全国华小校地调查》（2006年进行调查，2008年公布报告）。

注：

1. 上述学校是在马来西亚《1961年教育法令》（除了第130、131、132、138、139条）扩展至沙巴实施前所创办的。见《1976年教育法令（扩展至沙巴）命令》（Education Act（Extension to Sabah）Order, 1976），1976年1月1日生效实施。沙巴《1961年教育法令》随之废除。
2. 根据教育总监《1997年第1号专业通函件：关于学校名称的政策和规则》，Sekolah Rendah Kerajaan（SRK）、Sekolah Rendah Bantuan（SRB）和Sekolah Rendah Kebangsaan（SRK）改称Sekolah Kebangsaan（SK）。这是“Government Chinese Primary School”变成“国民华小”（Sekolah Kebangsaan（Cina））名词的由来。
3. 沙巴亚庇中英学校源于1915年创办的津侨学校，二战后于1946年复办称为官立津侨小学，以华语为教学媒介，1954年增设英文源流课程，改称官立中英学校，1982年迁至路阳区（Luyang）现校址。亚庇中英学校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Cina）Anglo-Chinese。教育部使用的校名也是Sekolah Kebangsaan（Cina）Anglo-Chinese。有成立家教协会和校友会。
4. 沙巴根地咬安习村政民小学源于1956年兴建、1957年开幕的一所政府华文小学（Government Chinese Primary School），后改称为华文源流的国民小学（Sekolah Kebangsaan aliran Cina）。根地咬政民小学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Jenis Kebangsaan（Cina）Cheng Ming。教育部使用的校名也是Sekolah Jenis Kebangsaan（Cina）Cheng Ming。有成立家教协会。初期有学校董事会，后来长期没有学校董事会，2017年成立学校董事会。
5. 沙巴山打根政民小学源于合并3所华小，成为于1961年开课的山打根官立政民小学（Sekolah Rendah Kerajaan Cheng Min Sandakan/Cheng Min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Sandakan），是一所华文小学。山打根政民小学使用过的校名是：Sekolah Rendah Kerajaan Cheng Min/Cheng Min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ekolah Kerajaan（Cina）Cheng Min、Sekolah Kebangsaan（Cina）Cheng Min。教育部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Jenis Kebangsaan（Cina）Cheng Min。之前没有学校董事会和家教协会，后于1983年成立家教协会，2013年成立学校董事会，2016年成立校友会。教育部把山打根政民小学列为半津贴学校。

根据教育部和砂拉越教育局统计，砂拉越有9所是当地社会俗称的“双源流学校”（sekolah dua aliran），当局把其中7所列为华小，2所列为国小（表4.1、4.2）。有关7所华小拥有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班级和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班级，每一所学校由一位校长掌校，教育部把这类学校列为华小，并纳入“国民型华小”（Sekolah Jenis Kebangsaan（Cina））名单里。产生这类“双源流华小”的缘由包括：（1）马来文小学和华文小学合并，形成拥有马来文源流班和华文源流班的华小；（2）教会早期创办拥有华文源流班和英文源流班的教会学校，以及（3）砂拉越某些“地方政府”早期也创办一些小学，当中的某些小学有开办华文源流班和英文源流班；（4）后来，在教育政策下，这些由教会和“地方政府”办的学校之英文源流班被改制为马来文源流班，而华文源流班继续获得保留，形成至今拥有华文源流班和马来文源流班的华小。

**表4.1：砂拉越双源流华小概况（2022年3月统计）**

| 序 | 学校骗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 1. | YBH1202 | 古晋宋庆海政府小学<br>SK Song Kheng Hai, Kuching | 1966 | 城区 | 全津贴 | 272 | 36 |
| 2. | YBH1301 | 古晋肯雅兰政府小学<br>SK Kenyalang, Kuching | 1971 | 城区 | 全津贴 | 367 | 40 |
| 3. | YBH3101 | 诗巫市镇政府第二小学<br>SK Sibu Bandaran No. 2, Sibu<br>SK Bandaran Sibu No. 2, Sibu | 1961 | 城区 | 全津贴 | 344 | 44 |
| 4. | YBH3102 | 诗巫市镇政府第四小学<br>SK Perbandaran Sibu No. 4, Sibu | 1963 | 城区 | 全津贴 | 820 | 73 |
| 5. | YBC6401 | 沐胶达佬综合小学<br>SK Camporan Daro | 1960 | 乡区 | 全津贴 | 428 | 44 |
| 6. | YCH3101 | 诗巫卫理小学<br>SJK（C）Methodist, Sibu | 1903 | 城区 | 半津贴 | 1,143 | 66 |

| 序 | 学校骗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 7. | YCH6101 | 泗里街卫理英华小学<br>SK Methodist Anglo-Chinese, Sarikei | 1954 | 乡区 | 半津贴 | 540 | 42 |
| | | | | | 合计 | **3,914** | **345**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砂拉越教育局2019年1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

1. SK（Sekolah Kebangsaan）、SJK(C)（Sekolah Jenis Kebangsaan（Cina））。
2. 根据教育总监《1997年第1号专业通函件：关于学校名称的政策和规则》，Sekolah Rendah Kerajaan （SRK)、Sekolah Rendah Bantuan （SRB)和Sekolah Rendah Kebangsaan (SRK)改称Sekolah Kebangsaan (SK)。这是“Sekolah Rendah Kerajaan (SRK)/政府小学”变成“Sekolah Kebangsaan (SK)/国民小学”名词的由来。
3. 砂拉越古晋宋庆海政府小学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 Song Kheng Hai（宋庆海国民小学）、SK Song Kheng Hai（宋庆海政府小学）。教育部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 Song Kheng Hai。有成立家教协会和校友会。该校源自古晋市议会于1966年创办的Song Kheng Hai Recreation Ground Council School，起初开办英文源流班，1968年开办华文源流班。该校于1973年被联邦政府教育部接管，改称为Song Kheng Hai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后来，英文源流班被改制为马来文源流班，形成至今的华文源流班和马来文源流班。
4. 砂拉越古晋肯雅兰政府小学使用的校名是SK Kenyalang（肯雅兰国民小学）、SRK Kenyalang。教育部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 Kenyalang。有成立家教协会。该校源自古晋市议会于1971年创办的Kenyalang Park Council School，当时就已开办华文源流班和英文源流班，后来在教育政策下，英文源流班被改制为马来文源流班，形成至今的华文源流班和马来文源流班。
5. 诗巫市镇政府第二小学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 Bandaran Sibu No. 2，教育部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 Sibu Bandaran No. 2。有成立家教协会和学校董事会。该校由华人捐地，诗巫市区议会（Sibu Urban District Council）于1961年创办，时称SUDC No. 2 Primary School，开办英文源流班（Kelas aliran bahasa Inggeris）和华文源流班（Kelas aliran bahasa Cina），于1975年被联邦政府教育部接管，改称SRK Bandaran Sibu No.2。在教育政策下，英文源流班于1977年被改制为马来文源流班（Kelas aliran bahasa Melayu），形成至今的马来文源流班和华文源流班的华小。2016年，马来文源流班有288名学生，华文源流班92名学生，学前班25名学生。
6. 砂拉越诗巫市镇政府第四小学使用的校名是SK Perbandaran Sibu No. 4。教育部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 Perbandaran Sibu No. 4。有成立家教协会。该校源自诗巫市区议会于1963年创办的SUDC No. 4 Primary School。早期有开办华文源流班和英文源流班，后来英文源流班被改制为马来文源流班，形成至今的华文源流班和马来文源流班。

7. 砂拉越沐胶达佬综合小学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 Camporan Daro、Sekolah Kebangsaan Campuran Daro，没有华文校名。教育部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 Camporan Daro。有成立家教协会。该校源于马来文小学和华文小学合并，开办马来文源流班和华文源流班，该校办学环境倾向于国小情况。
8. 砂拉越诗巫卫理小学是一所教会华小，使用的校名是SJK Methodist、SJK（C）Methodist。教育部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Methodist。有成立学校董事会和校友会。该校源于1903年创办的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创校时已开办华文源流班和英文源流班，后来在教育政策下，英文源流班被改制为马来文源流班，形成至今的华文源流班和马来文源流班。2017年，华文源流班1至6年级各开4个班，有808名学生，而马来文源流班1至6年级各开2个班，有480名学生。
9. 砂拉越泗里街卫理英华小学是教会华小，使用的校名是SK Methodist Anglo-Chinese。教育部使用的校名是Sekolah Kebangsaan Methodist Anglo-Chinese。有成立学校董事会和家教协会。1954年创校时已开办英文源流班，1974开办华文源流班，后来在教育政策下，英文源流班被改制为马来文源流班，形成至今的华文源流班和马来文源流班。

**表4.2：砂拉越双源流国小概况（2022年3月统计）**

| 序 | 学校骗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 1. | YBB8105 | SK Jalan Muara Tuang, Samarahan<br>三马拉汉摩拉端国小/摩拉端政府小学 | 1964 | 乡区 | 全津贴 | 1,378 | 86 |
| 2. | YBE1202 | SK Lumba Kuda, Kuching<br>古晋跑马场国民小学/跑马场政府小学 | 1958 | 城区 | 全津贴 | 293 | 45 |
| | | | | | 合计 | **1,671** | **131** |

资料来源：同表4.1。

注：

1. 上述两校有马来文源流班和华文源流班，被教育部列为国小。
2. Sekolah Kebangsaan Jalan Muara Tuang没有华文校名，前称Kang Chuang District Council School。1977年，英文源流班被改制为马来文源流班，形成至今的马来文源流班和华文源流班。
3. Sekolah Kebangsaan Lumba Kuda有华文校名（跑马场国民小学），前称Sekolah Rendah Kerajaan Lumba Kuda（跑马场政府小学）。2017年，该校马来文源流班有267名学生，华文源流班34名学生。

另一方面，砂拉越某些“地方政府”早期有创办一些华小，以及接管一些民间创办的华小（表4.3）。这类华小大部分至今还未成立学校董事会，少部分已成立学校董事会。在马来西亚《1996年教育法令》下，每一所国民型华小都必须成立学校董事会，不论该校由谁创办。

表4.3：砂拉越各“地方政府”早期创办或接管的部分华小名单
（2022年3月统计）

| 序 | 学校骗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 1. | YBC1202 | 古晋民达华政府小学<br>SJK（C）Bintawa, Kuching | 1972 | 城区 | 全津贴 | 314 | 37 |
| 2. | YBC1201 | 古晋新渔村政府小学<br>SJK（C）Sungai Apong, Kuching | 1958 | 城区 | 全津贴 | 389 | 36 |
| 3. | YBH1301 | 古晋肯雅兰政府小学（双源流华小）<br>SK Kenyalang, Kuching | 1971 | 城区 | 全津贴 | 367 | 40 |
| 4. | YBC1302 | 古晋实淡宾政府小学<br>SJK（C）Stampin, Kuching | 1959 | 城区 | 全津贴 | 870 | 40 |
| 5. | YBH1202 | 古晋宋庆海政府小学<br>SK Song Kheng Hai, Kuching | 1966 | 城区 | 全津贴 | 272 | 36 |
| 6. | YBC1303 | 古晋双溪登雅政府小学<br>SJK（C）Sungai Tengah, Kuching | 1959 | 乡区 | 全津贴 | 139 | 15 |
| 7. | YBC1304 | 古晋西连路21哩来拓村政府小学<br>SJK（C）Beratok, Jalan Kuching-Serian | 1953 | 乡区 | 全津贴 | 202 | 19 |
| 8. | YBC1305 | 古晋西连路22哩大富村政府小学<br>SJK（C）Tapah, Jalan Kuching-Serian | 1946 | 乡区 | 全津贴 | 328 | 29 |
| 9. | YBC8202 | 西连孟禄政府小学<br>SJK（C）Pangkalan Bedup, Jalan Serian-Sri Aman | 1969 | 乡区 | 全津贴 | 88 | 14 |
| 10. | YBC8201 | 西连明源政府小学<br>SJK（C）Sungai Menyan, Jalan Serian-Sri Aman | 1941 | 乡区 | 全津贴 | 255 | 28 |
| 11. | YBC3101 | 诗巫拉让花园小学<br>SJK（C）Taman Rajang, Sibu | 1970 | 城区 | 全津贴 | 804 | 50 |
| 12. | YBH3102 | 诗巫市镇政府第四小学（双源流华小）SK Perbandaran Sibu No. 4, Sibu | 1963 | 城区 | 全津贴 | 820 | 73 |
| 13. | YBH3101 | 诗巫市镇政府第二小学（双源流华小）SK Sibu Bandaran No. 2, Sibu | 1961 | 城区 | 全津贴 | 344 | 44 |
| 14. | YBC3201 | 诗巫乌也路16哩三民小学（接管）<br>SJK（C）Sang Ming, Batu 16 Jalan Oya, Sibu | 1967 | 乡区 | 全津贴 | 113 | 17 |
| 15. | YBC4303 | 美里峇功华公政府小学<br>SJK（C）Hua Kwong, Bakong, Miri | 1957 | 乡区 | 全津贴 | 102 | 17 |
| 16. | YBC4101 | 美里北校（前称美里官立北校）<br>SJK（C）North, Miri | 1958 | 城区 | 全津贴 | 497 | 30 |
| 17. | YBC4103 | 美里都九政府小学<br>SJK（C）Tukau, Miri | 1963 | 城区 | 全津贴 | 172 | 16 |
| 18. | YBC4302 | 马鲁帝三山学校/三山政府小学<br>SJK（C）Sungai Jaong, Marudi, Baram | 1958 | 乡区 | 全津贴 | 189 | 21 |
| | | | | | 合计 | **6,265** | **562** |

资料来源：同表4.1、砂拉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砂拉越华小》名单、2016年晋汉省津贴华小董联会属会学校联络电话名单、网上学校资料。

注：

1. 上述学校是在马来西亚《1961年教育法令》（除了第27、28、29、30、31、60、61、62、66、130、131、132、135、136、137、138、139条）扩展至砂拉越实施前所创办的。见《1975年教育法令（扩展至砂拉越）命令》（Education Act (Extension to Sarawak) Order, 1975），1976年1月1日生效实施。砂拉越《1961年教育法令》随之废除。）
2. 在教育部的华小名单里，许多由砂拉越各“地方政府”早期创办的华文小学（华文源流的政府小学）已改称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SJK(C)/国民型华文小学。
3. 诗巫市镇政府第二小学、美里北校、美里都九政府小学、马鲁帝三山学校有成立学校董事会。

## 三、现有华文小学创校年份分布

截至2022年3月31日，全国有1,302所华小，即马来西亚半岛（西马）996所（76.50%）、纳闽2所（0.15%）、沙巴83所（6.37%）、砂拉越221所（16.97%），创校年份介于1862年至2022年（表5）。西马现有华小创校年份介于1897年至2022年，沙巴和纳闽的介于1903年至1968年，砂拉越的介于1862年或之前至2008年（附录1.1、1.2、1.3）。许多早期创办的华文私塾不复存在，没有传承下来。

表5显示，全国现有773所（59.37%）华小于1862年至1941年或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创办。另估计现有390所（29+361，29.95%）华小于1945年8月二战结束后至1956年（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之前）创办。这显示约有1,163所（89.32%）华小于这两个时段创办。此外，现有61所（4.69%）华小于1957年马来亚独立至1962年（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之前）的6年内创办。然而，只有现有44所（2+13+29，3.23%）华小于1969年至2022年的近54年内创办（增建新学校；或一所学校分为两所学校；或分校取得行政独立，与总校分开，成为新学校）。这说明增建或增加华小，在1969年以后至今，都非常困难获得联邦政府的批准。

表5：马来西亚全国现有华小创校年份分布（2022年3月统计）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
| 1862 | 1 | 1932 | 36 | 1965 | 4 |
| 1870 | 1 | 1933 | 15 | 1966 | 2 |
| 1897 | 1 | 1934 | 24 | 1967 | 5 |
| 1902 | 1 | 1935 | 42 | 1968 | 4 |
| 1903 | 4 | 1936 | 39 | 1969 | 2 |
| 1904 | 2 | 1937 | 38 | 1970 | 1 |
| 1905 | 3 | 1938 | 40 | 1971 | 3 |
| 1906 | 3 | 1939 | 30 | 1972 | 1 |
| 1907 | 3 | 1940 | 14 | 1973 | 2 |
| 1908 | 2 | 1941 | 7 | 1974 | 2 |
| 1909 | 9 | 1942 | 3 | 1975 | 1 |
| 1910 | 1 | 1943 | 2 | 1977 | 1 |
| 1911 | 16 | 1944 | 3 | 1978 | 1 |
| 1912 | 11 | 1945 | 29 | 1979 | 1 |
| 1913 | 12 | 1946 | 87 | 1981 | 1 |
| 1914 | 7 | 1947 | 35 | 1984 | 1 |
| 1915 | 9 | 1948 | 30 | 1987 | 1 |
| 1916 | 9 | 1949 | 18 | 1989 | 2 |
| 1917 | 13 | 1950 | 28 | 1998 | 2 |
| 1918 | 22 | 1951 | 41 | 1999 | 1 |
| 1919 | 15 | 1952 | 48 | 2001 | 3 |
| 1920 | 31 | 1953 | 37 | 2002 | 1 |
| 1921 | 15 | 1954 | 18 | 2004 | 1 |
| 1922 | 26 | 1955 | 11 | 2005 | 1 |
| 1923 | 23 | 1956 | 8 | 2006 | 2 |
| 1924 | 24 | 1957 | 9 | 2007 | 1 |
| 1925 | 29 | 1958 | 22 | 2008 | 2 |
| 1926 | 40 | 1959 | 11 | 2012 | 2 |
| 1927 | 28 | 1960 | 9 | 2013 | 2 |
| 1928 | 29 | 1961 | 7 | 2015 | 2 |
| 1929 | 26 | 1962 | 3 | 2016 | 2 |
| 1930 | 45 | 1963 | 5 | 2021 | 1 |
| 1931 | 27 | 1964 | 6 | 2022 | 1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60-1869 | 1 | 0.08 |
| 1870-1879 | 1 | 0.08 |
| 1880-1889 | 0 | 0.00 |
| 1890-1899 | 1 | 0.08 |
| 1900-1909 | 27 | 2.07 |
| 1910-1919 | 115 | 8.83 |
| 1920-1929 | 271 | 20.81 |
| 1930-1939 | 336 | 25.81 |
| 1940-1949 | 228 | 17.51 |
| 1950-1959 | 233 | 17.90 |
| 1960-1969 | 47 | 3.61 |
| 1970-1979 | 13 | 1.00 |
| 1980-1989 | 5 | 0.38 |
| 1990-1999 | 3 | 0.23 |
| 2000-2009 | 11 | 0.84 |
| 2010-2022 | 10 | 0.77 |
| 合计 | **1,302** | **10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62-1956 | 1,171 | 89.94 |
| 1957-1962 | 61 | 4.69 |
| 1963-2022 | 70 | 5.38 |
| 合计 | **1,302** | **10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62-1941 | 773 | 59.37 |
| 1942-1945 | 37 | 2.84 |
| 1946-1956 | 361 | 27.73 |
| 1957-1962 | 61 | 4.69 |
| 1963-1969 | 28 | 2.15 |
| 1970-1979 | 13 | 1.00 |
| 1980-2022 | 29 | 2.23 |
| 合计 | **1,302** | **100** |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自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1987年《教总33年》“马来西亚全国国民型华文小学名表”、《马华全国华小校地调查》（2006年进行调查，2008年公布报告）、各相关团体出版刊物、各华小网上资料、新闻报道。

注：根据不同资料来源，有些华小的创校年份出现差异。上表数字只是初步统计，因仍需复查一部分华小的创校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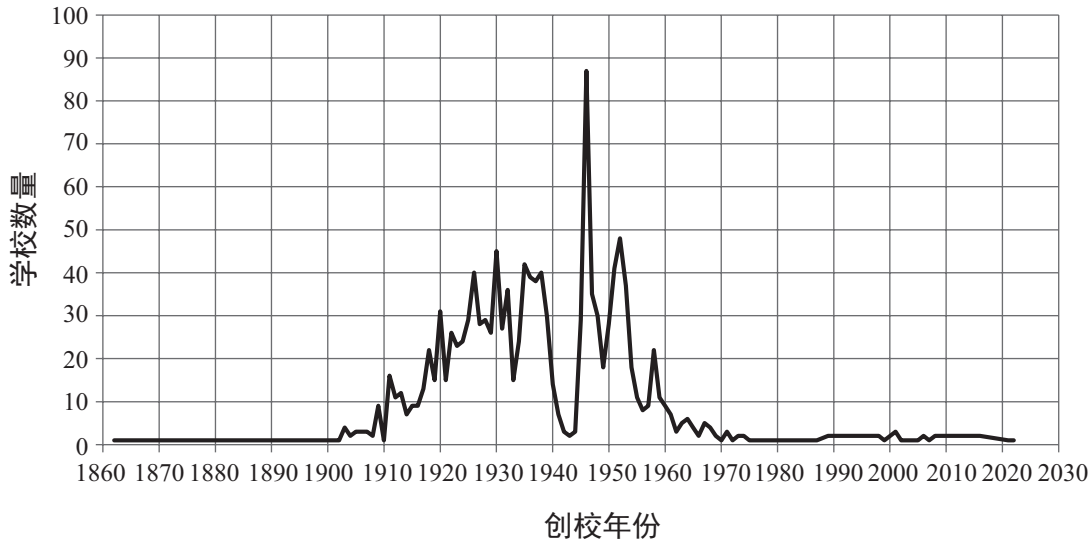



图1：全国现有华小创校年份分布图（2022年3月统计）

表6显示，马来西亚半岛（西马）有116所现有华小于1919年及之前，或《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之前创办。从《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至《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到《1952年教育法令》之前，即1920年至1951年期间，有693所现有华小创办。尽管学校注册法令经实施近30年，越来越严厉管制华小，但当时华人社会在艰难环境下仍成功创办和留下了许多华小，惠泽后代和国家。

另外，从《1952年教育法令》至《1957年教育法令》之前（1952-1956年），有97所现有华小创办。从《1957年教育法令》至《1961年教育法令》之前（1957-1960年）则有31所现有华小创办。从《1961年教育法令》至《1996年教育法令》之前（1961-1995年），40所现有华小创办。从《1996年教育法令》至2022年（1996-2022年），19所现有华小创办。

根据表6和附录1.1，西马现有996所华小当中的906所（90.96%）是在《1957年教育法令》之前或马来亚1957年独立之前创办的。

表6：西马现有华小在学校注册法令和教育法令下的创校年份分布（2022年3月统计）

| 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备注 |
|---|---|---|---|
| ≤1919 | 116 | 11.65 | 《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之前 |
| 1920-1951 | 693 | 69.58 | 《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至《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1952年教育法令》之前 |
| 1952-1956 | 97 | 9.74 | 《1952年教育法令》至《1957年教育法令》之前 |
| 1957-1960 | 31 | 3.11 | 《1957年教育法令》至《1961年教育法令》之前 |
| 1961-1995 | 40 | 4.02 | 《1961年教育法令》至《1996年教育法令》之前 |
| 1996-2022 | 19 | 1.91 | 《1996年教育法令》至2022年 |
| **合计** | **996** | **100** | |

资料来源：同表5。西马华小创校年份统计见附录1.1。

表7显示，二战结束后至马来亚独立前（1946-1956年），最多现有华小创办的主要区域是砂拉越66所、霹雳59所、柔佛51所和雪兰莪43所（29+14）[5]，下来是彭亨31所、森美兰29所、沙巴25所和马六甲22所。

表7：全国各区现有华小创校年份分布（2022年3月统计）

| 邦/州/直辖区 | 年份 | | | | | | | 合计 |
|---|---|---|---|---|---|---|---|---|
| | **1862-1941** | **1942-1945** | **1946-1956** | **1957-1962** | **1963-1969** | **1970-1979** | **1980-2022** | |
| 玻璃市 | 9 | 0 | 1 | 0 | 0 | 0 | 0 | 10 |
| 吉打 | 68 | 1 | 14 | 4 | 0 | 1 | 1 | 89 |
| 槟城 | 69 | 3 | 14 | 2 | 1 | 0 | 1 | 90 |
| 霹雳 | 115 | 5 | 59 | 2 | 4 | 0 | 0 | 185 |
| 雪兰莪 | 65 | 2 | 29 | 0 | 4 | 4 | 11 | 115 |
| 吉隆坡 | 23 | 0 | 14 | 1 | 0 | 1 | 3 | 42 |
| 布城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森美兰 | 47 | 2 | 29 | 3 | 0 | 1 | 0 | 82 |

[5] 吉隆坡于1974年从雪兰莪划分出来，成为联邦政府的直辖区。

| 邦/州/直辖区 | 年份 | | | | | | | 合计 |
|---|---|---|---|---|---|---|---|---|
| | 1862-1941 | 1942-1945 | 1946-1956 | 1957-1962 | 1963-1969 | 1970-1979 | 1980-2022 | |
| 马六甲 | 38 | 3 | 22 | 1 | 0 | 1 | 0 | 65 |
| 柔佛 | 127 | 10 | 51 | 15 | 7 | 2 | 5 | 217 |
| 吉兰丹 | 10 | 0 | 3 | 1 | 0 | 0 | 1 | 15 |
| 登加楼 | 7 | 0 | 3 | 0 | 0 | 0 | 0 | 10 |
| 彭亨 | 30 | 2 | 31 | 7 | 4 | 0 | 2 | 76 |
| 沙巴 | 44 | 2 | 25 | 10 | 2 | 0 | 0 | 83 |
| 纳闽 | 2 | 0 | 0 | 0 | 0 | 0 | 0 | 2 |
| 砂拉越 | 119 | 7 | 66 | 15 | 6 | 3 | 5 | 221 |
| **合计** | **773** | **37** | **361** | **61** | **28** | **13** | **29** | **1,302** |

资料来源：同表5。

注：截至2022年，布城（Putrajaya）联邦直辖区仍没有华小和淡小。

根据对表5所述各资料来源和砂拉越石隆门中华公学校史的分析，现有最早创办的华小是于1862年或之前在砂拉越石隆门创办的一所华校（现称石隆门中华公学）。马来西亚半岛的则是槟城乔治市同善华小（1897年），沙巴的是吧巴中西华小（1903年）和古达市区乐育华小（1903年，教会华小）。

**表8：全国现有最早创办的华小（摘录1862-1910年创校年份）**

**（2022年3月统计）**

| 序 | 学校骗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 1. | YCC1108 | 砂拉越石隆门中华公学 | 1862 | 乡区 | 半津贴 | 308 | 28 |
| 2. | YCC1102 | 砂拉越砂南坡中华公学 | 1870 | 乡区 | 半津贴 | 144 | 13 |
| 3. | PBC1079 | 槟城乔治市同善华小 | 1897 | 城区 | 半津贴 | 106 | 15 |
| 4. | ABC2130 | 霹雳布先益智华小 | 1902 | 城区 | 半津贴 | 160 | 14 |
| 5. | XCC4202 | 沙巴吧巴中西华小 | 1903 | 城区 | 半津贴 | 156 | 12 |
| 6. | XCC5034 | 沙巴古达市区乐育华小 | 1903 | 乡区 | 半津贴 | 165 | 15 |
| 7. | YCC3104 | 砂拉越诗巫光安华小 | 1903 | 城区 | 半津贴 | 370 | 25 |
| 8. | YCH3101 | 砂拉越诗巫卫理华小 | 1903 | 城区 | 半津贴 | 1,143 | 66 |
| 9. | PBC1051 | 槟城孔圣庙中华华小A校 | 1904 | 城区 | 半津贴 | 511 | 36 |
| 10. | PBC1052 | 槟城孔圣庙中华华小B校 | 1904 | 城区 | 半津贴 | 372 | 28 |

| 序 | 学校骗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 11. | CBC4044 | 彭亨关丹甘孟华小 | 1905 | 乡区 | 半津贴 | 136 | 16 |
| 12. | XCC4025 | 沙巴里卡士乐育华小 | 1905 | 城区 | 半津贴 | 751 | 39 |
| 13. | YCC5202 | 砂拉越老越大老山中华华小 | 1905 | 乡区 | 半津贴 | 270 | 24 |
| 14. | BBC5032 | 雪兰莪新古毛竞明华小 | 1906 | 城区 | 半津贴 | 264 | 24 |
| 15. | PBC1076 | 槟城亚依淡新江华小 | 1906 | 城区 | 半津贴 | 424 | 33 |
| 16. | WBC0120 | 吉隆坡尊孔华小 | 1906 | 城区 | 半津贴 | 545 | 35 |
| 17. | ABC2100 | 霹雳怡保育才华小 | 1907 | 城区 | 半津贴 | 1,561 | 92 |
| 18. | ABC2131 | 霹雳布先喜州华小 | 1907 | 城区 | 半津贴 | 375 | 32 |
| 19. | CBC6034 | 彭亨劳勿武吉公满育华华小 | 1907 | 城区 | 全津贴 | 126 | 16 |
| 20. | PBC1074 | 槟城時中正校 | 1908 | 城区 | 半津贴 | 54 | 17 |
| 21. | WBC0125 | 吉隆坡坤成华小一校 | 1908 | 城区 | 半津贴 | 1,214 | 60 |
| 22. | BBC4045 | 雪兰莪加影育华华小 | 1909 | 城区 | 半津贴 | 2,721 | 102 |
| 23. | PBC1044 | 槟城商务华小 | 1909 | 城区 | 半津贴 | 1,070 | 62 |
| 24. | PBC1060 | 槟城公民华小总校 | 1909 | 城区 | 半津贴 | 238 | 24 |
| 25. | PBC3024 | 槟城浮罗山背圣心华小 | 1909 | 城区 | 半津贴 | 125 | 16 |
| 26. | WBC0133 | 吉隆坡中华辟智华小 | 1909 | 城区 | 半津贴 | 119 | 16 |
| 27. | WBC0139 | 吉隆坡沙叻秀大同华小 | 1909 | 城区 | 半津贴 | 681 | 40 |
| 28. | WBC0149 | 吉隆坡甲洞华小一校 | 1909 | 城区 | 半津贴 | 1,780 | 74 |
| 29. | WBC0153 | 吉隆坡新街场光汉华小 | 1909 | 城区 | 半津贴 | 610 | 44 |
| 30. | YCC7101 | 砂拉越加帛福南华小 | 1909 | 乡区 | 半津贴 | 644 | 46 |
| 31. | ABC3055 | 霹雳峇眼色海东华华小 | 1910 | 城区 | 半津贴 | 323 | 30 |

资料来源：同表5。

## 四、学校学生人数规模

截至2022年3月31日统计，全国有1,302所华小，其中1,300所华小的学生人数介于1至3,582名小学生，另2所华小暂无学生。（表10、11）

表9、10显示，全国有616所（523+92+1，47.31%）[6] 华小是微型学校（少过150名学生），即615所微型华小有42,581名小学生（8.58%）和

[6] 此统计包括搬迁的原吉打州成杰培才华小（+1，见表9的彭亨州栏目，暂无学生。该校还未改为纳入柔佛州华小名单）。

## 表9：全国各地各规模华小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2022年3月统计）

| 邦/州/直辖区 | 各规模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0 | | 1-29 | | 30-149 | | 150-799 | | 800-999 | | 1,000-1,999 | | 2,000-2,999 | | 3,000-3,999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 | 学校 | 学生 | 学校 | 学生 | 学校 | 学生 | 学校 | 学生 | 学校 | 学生 | 学校 | 学生 | 学校 | 学生 | 学校 | 学生 | 学校 | % | 学生 | % |
| 玻璃市 | 0 | 0 | 0 | 0 | 4 | 302 | 6 | 1,519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0 | 0.77 | 1,821 | 0.37 |
| 吉打 | 0 | 0 | 12 | 199 | 42 | 3,084 | 32 | 11,887 | 1 | 857 | 2 | 2,156 | 0 | 0 | 0 | 0 | 89 | 6.84 | 18,183 | 3.66 |
| 槟城 | 0 | 0 | 2 | 55 | 24 | 1,905 | 46 | 19,855 | 4 | 3,564 | 13 | 16,439 | 1 | 2,099 | 0 | 0 | 90 | 6.91 | 43,917 | 8.84 |
| 霹雳 | 0 | 0 | 21 | 321 | 95 | 7,261 | 62 | 23,404 | 1 | 933 | 6 | 8,138 | 0 | 0 | 0 | 0 | 185 | 14.21 | 40,057 | 8.07 |
| 雪兰莪 | 0 | 0 | 2 | 30 | 23 | 1,944 | 40 | 16,358 | 4 | 3,489 | 29 | 43,273 | 15 | 36,473 | 2 | 6,404 | 115 | 8.83 | 107,971 | 21.74 |
| 吉隆坡 | 0 | 0 | 0 | 0 | 4 | 490 | 14 | 6,103 | 4 | 3,592 | 18 | 28,504 | 2 | 4,160 | 0 | 0 | 42 | 3.23 | 42,849 | 8.63 |
| 布城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00 | 0 | 0.00 |
| 森美兰 | 0 | 0 | 7 | 142 | 38 | 2,899 | 35 | 12,883 | 1 | 863 | 1 | 1,039 | 0 | 0 | 0 | 0 | 82 | 6.30 | 17,826 | 3.59 |
| 马六甲 | 0 | 0 | 3 | 71 | 32 | 2,541 | 24 | 7,374 | 5 | 4,475 | 1 | 1,016 | 0 | 0 | 0 | 0 | 65 | 4.99 | 15,477 | 3.12 |
| 柔佛 | 1 | 0 | 20 | 407 | 84 | 6,307 | 82 | 33,588 | 6 | 5,329 | 15 | 19,864 | 7 | 15,491 | 2 | 6,840 | 217 | 16.67 | 87,826 | 17.69 |
| 吉兰丹 | 0 | 0 | 0 | 0 | 4 | 398 | 10 | 3,749 | 0 | 0 | 1 | 1,174 | 0 | 0 | 0 | 0 | 15 | 1.15 | 5,321 | 1.07 |
| 登嘉楼 | 0 | 0 | 1 | 14 | 5 | 557 | 3 | 768 | 1 | 814 | 0 | 0 | 0 | 0 | 0 | 0 | 10 | 0.77 | 2,153 | 0.43 |
| 彭亨 | 1 | 0 | 4 | 57 | 38 | 3,280 | 31 | 11,163 | 1 | 842 | 1 | 1,340 | 0 | 0 | 0 | 0 | 76 | 5.84 | 16,682 | 3.36 |
| 沙巴 | 0 | 0 | 1 | 22 | 22 | 2,008 | 50 | 19,524 | 2 | 1,816 | 7 | 9,967 | 1 | 2,115 | 0 | 0 | 83 | 6.37 | 35,452 | 7.14 |
| 纳闽 | 0 | 0 | 0 | 0 | 0 | 0 | 1 | 525 | 1 | 880 | 0 | 0 | 0 | 0 | 0 | 0 | 2 | 0.15 | 1,405 | 0.28 |
| 砂拉越 | 0 | 0 | 19 | 307 | 108 | 7,980 | 70 | 25,029 | 8 | 6,959 | 16 | 19,342 | 0 | 0 | 0 | 0 | 221 | 16.97 | 59,617 | 12.01 |
| **合计** | **2** | **0** | **92** | **1,625** | **523** | **40,956** | **506** | **193,729** | **39** | **34,413** | **110** | **152,252** | **26** | **60,338** | **4** | **13,244** | **1,302** | **100** | **496,557** | **100**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

1. 另见附录2.1、2.2。
2. 本表统计包括：（1）吉打成杰培才华小（SJK(C) Poay Chai, Singkir, KBC9032，因缺乏学生于2015年停办，曾报道迁至槟城大山脚、彭亨关丹或柔佛依斯干达公主城武吉英达花园，惟最终迁至武吉英达花园，预计于2023年开课。教育部在2020年、2021年和2022年统计中仍把该校列入彭亨州华小名单内，学校编号改为CBC4052，还未纳入柔佛州华小名单内）；（2）雪兰莪福隆港华小（因缺乏学生于2019年停办，从乌雪县迁至瓜冷县丽阳丰逸城/Tropicana Aman，已于2022年3月21日开课）；（3）被教育部重新纳入华小统计内的砂拉越峇哥中华公学（SJK(C) Chung Hua Bako, Kuching, YCC1304，1946年创办，因缺乏学生于2010年关闭，2018年获准从古晋迁至三马拉汉柏联花园/Taman Berlian，2021年1月开课，学校编号改为YCC8105）；（4）雪兰莪加影新城华小（SJK(C) Bandar Kajang 2, BBC4051，2008年获准增建，2021年1月开课）；（5）柔佛州双威依斯干达公主城谢华华小（SJK(C) Cheah Fah, JBC1050，2017年获准增建，2019年10月动工，2022年1月建竣，5月10日开课）。
3. 本表统计不包括：砂拉越马鲁帝侨南华小（SJK(C) Chiaw Nan, YCC4301，1946年创办，2008年获准搬迁，因缺乏学生于2014年停办，至今仍处理迁校事）。

7,477名教师（20.72%），其余1所微型华小（吉打州成杰培才华小）因迁至柔佛州建校而暂无学生。另有一所新创办于2022年1月建竣的华小，即柔佛州双威依斯干达公主城谢华华小在当时还未开课，暂无学生[7]。

少过30名学生的华小有93所（7.14%），共有1,625名小学生（0.33%），710名教师（1.97%）；其中7所开办学前教育班，有40名学生。表10列出有关93所华小名单，可供各方参考，做实地考察，了解实情，探讨对策。这些华小位于霹雳21所、柔佛20所、砂拉越19所、吉打12所、森美兰7所、彭亨4所、马六甲3所、槟城和雪兰莪各2所、登嘉楼和沙巴各1所，以及在搬迁建校的成杰培才华小。

一些微型华小因当地人口老化或青年家庭减少，日渐缺乏学生来源，面临关闭或搬迁问题。有些微型华小的周边仍有稳定人口提供学生来源，但当中的某些微型华小仍难吸引更多家长送孩子前来上学，另一些微型华小则成功增加学生人数。

对比表10和附录3，从2020年6月至2022年3月，有一些少过30名学生的微型华小已增加了较多学生。其中，霹雳怡保-红土坎高速大道旁的埔地华小（SJK(C) Siputeh，ABC2132）的学生人数有显著增加，从2017年13人，2018年13人，2019年23人，2020年28人，2021年35人，增至2022年3月49人，2022年7月58人（一至六年级各有10、9、16、6、12、5人）。这与该校近几年积极加强办学、设备、校誉等努力，以及学生的培育成效和积极转变，成功赢取了各族家长信心，甚至吸引一些远地家长把孩子转校前来上学，进而扩大了学生来源区，有着极大的关系。埔地华小可作为仍有学生来源的其他微型华小的参考实例。

[7] 柔佛州谢华华小已于2022年5月10日启用开课，有233名学生。

表10：学生人数30人及以下的华小名单（2022年3月统计）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班人数 |
|---|---|---|---|---|---|---|---|---|
| 1. | CBC4052 | 吉打成杰培才华小（获准搬迁） | 1930 | 城区 | 半津贴 | 0 | 0 | 0 |
| 2. | ABC6086 | 霹雳太平老港培智华小 | 1945 | 乡区 | 半津贴 | 1 | 2 | 0 |
| 3. | JBC7005 | 柔佛昔加末哥马里园丘中央华小（获准搬迁） | 1962 | 乡区 | 半津贴 | 4 | 6 | 0 |
| 4. | ABC6089 | 霹雳太平直弄毅成华小 | 1946 | 乡区 | 全津贴 | 5 | 5 | 0 |
| 5. | ABC6091 | 霹雳太平直弄双溪罗丹华小 | 1952 | 乡区 | 半津贴 | 5 | 5 | 0 |
| 6. | JBC3014 | 柔佛边佳兰培民华小 | 1949 | 乡区 | 半津贴 | 5 | 7 | 0 |
| 7. | ABC6094 | 霹雳太平大直弄益华华小（获准搬迁） | 1940 | 乡区 | 全津贴 | 7 | 4 | 0 |
| 8. | NBC1054 | 森美兰呷啤新村华小 | 1956 | 乡区 | 全津贴 | 7 | 7 | 0 |
| 9. | YCC3203 | 砂拉越诗巫养正华小 | 1937 | 乡区 | 半津贴 | 7 | 7 | 0 |
| 10. | YCC6115 | 砂拉越泗里街民德华小 | 1952 | 乡区 | 半津贴 | 7 | 7 | 0 |
| 11. | YCC6315 | 砂拉越马拉端南华华小 | 1931 | 乡区 | 半津贴 | 7 | 7 | 0 |
| 12. | ABC0059 | 霹雳万岭新村华联华小 | 1930 | 城区 | 半津贴 | 8 | 6 | 0 |
| 13. | BBC6037 | 雪兰莪沙白安南县培民华小 | 1973 | 乡区 | 全津贴 | 8 | 7 | 0 |
| 14. | KBC9027 | 吉打吉中区铅县多伟培英华小 | 1933 | 城区 | 半津贴 | 8 | 5 | 0 |
| 15. | ABC7042 | 霹雳玲珑士力百加华小 | 1948 | 乡区 | 全津贴 | 9 | 5 | 0 |
| 16. | CBCA086 | 彭亨百乐县金马梳华小（获准搬迁） | 1950 | 城区 | 半津贴 | 9 | 7 | 0 |
| 17. | KBC4044 | 吉打吉北区尤仑指南华小 | 1932 | 城区 | 全津贴 | 9 | 8 | 0 |
| 18. | YCC3302 | 砂拉越加拿逸新兴华小 | 1952 | 乡区 | 半津贴 | 9 | 7 | 0 |
| 19. | ABC0056 | 霹雳打巴律北根吉打华小 | 1952 | 城区 | 全津贴 | 10 | 6 | 0 |
| 20. | CBC7088 | 彭亨文冬双溪加旺华小 | 1935 | 乡区 | 半津贴 | 10 | 9 | 0 |
| 21. | JBC0037 | 柔佛巴力安宁育才华小 | 1931 | 乡区 | 半津贴 | 10 | 8 | 0 |
| 22. | ABCB007 | 霹雳实里阁华南华小 | 1932 | 城区 | 半津贴 | 11 | 8 | 0 |
| 23. | ABCB009 | 霹雳双吕江育华华小 | 1946 | 乡区 | 全津贴 | 11 | 7 | 0 |
| 24. | CBC3040 | 彭亨而连突美拿华小 | 1955 | 乡区 | 全津贴 | 11 | 7 | 0 |
| 25. | KBC0047 | 吉打华玲县冯佬巴林园培智华小（获准搬迁） | 1954 | 城区 | 半津贴 | 11 | 7 | 0 |
| 26. | YCC3213 | 砂拉越诗巫养成华小 | 1924 | 乡区 | 半津贴 | 11 | 6 | 0 |
| 27. | KBC0044 | 吉打华玲县基锐平民华小 | 1952 | 城区 | 半津贴 | 12 | 7 | 0 |
| 28. | NBC5027 | 森美兰淡边利民济礼仁园华小（获准搬迁） | 1954 | 乡区 | 半津贴 | 12 | 8 | 0 |
| 29. | YCC3231 | 砂拉越诗巫下木桂兰坡培英华小（计划搬迁） | 1925 | 乡区 | 半津贴 | 12 | 7 | 0 |
| 30. | JBC5056 | 柔佛麻坡隆旺培才华小 | 1932 | 乡区 | 半津贴 | 13 | 8 | 0 |
| 31. | KBC5032 | 吉打居林麻不来益智华 | 1926 | 城区 | 半津贴 | 14 | 8 | 0 |
| 32. | TBC2029 | 登嘉楼甘马挽雅姆华小 | 1951 | 城区 | 半津贴 | 14 | 8 | 0 |
| 33. | YCC3221 | 砂拉越诗巫三南华小 | 1924 | 乡区 | 半津贴 | 14 | 7 | 0 |
| 34. | YCC6314 | 砂拉越马拉端明正华小 | 1958 | 乡区 | 半津贴 | 14 | 8 | 0 |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班人数 |
|---|---|---|---|---|---|---|---|---|
| 35. | ABC7045 | 霹雳玲珑哥打淡板华小 | 1936 | 乡区 | 全津贴 | 15 | 7 | 0 |
| 36. | KBC9031 | 吉打大铅育群华小 | 1918 | 城区 | 半津贴 | 15 | 8 | 0 |
| 37. | KBC9028 | 吉打吉中十七碑培华华小 | 1937 | 城区 | 半津贴 | 16 | 8 | 0 |
| 38. | MBC1046 | 马六甲新邦木阁华小 | 1928 | 乡区 | 半津贴 | 16 | 9 | 0 |
| **39.** | **YCC3238** | **砂拉越诗巫育才华小** | **1915** | **乡区** | **半津贴** | **16** | **8** | **5** |
| 40. | YCC3503 | 砂拉越沐胶达叻三山中华公学（计划搬迁） | 1949 | 乡区 | 半津贴 | 16 | 7 | 0 |
| 41. | YCC6309 | 砂拉越马拉端明成华小 | 1936 | 乡区 | 半津贴 | 16 | 8 | 0 |
| 42. | ABC3051 | 霹雳巴力文打新路维新华小 | 1929 | 城区 | 半津贴 | 17 | 8 | 0 |
| 43. | JBC6014 | 柔佛笨珍文律乐育华小四校 | 1935 | 乡区 | 半津贴 | 17 | 7 | 0 |
| 44. | ABC6097 | 霹雳拉律峇登司南马县怡郁华小 | 1935 | 乡区 | 全津贴 | 18 | 6 | 0 |
| 45. | JBC7019 | 柔佛昔加末东猛华小 | 1953 | 乡区 | 全津贴 | 18 | 8 | 0 |
| 46. | YCC3212 | 砂拉越诗巫汉光华小 | 1926 | 乡区 | 半津贴 | 18 | 6 | 0 |
| 47. | YCC3305 | 砂拉越加拿逸联华华小 | 1947 | 乡区 | 半津贴 | 18 | 7 | 0 |
| 48. | ABC6087 | 霹雳章吉遮令育群华小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19 | 7 | 0 |
| 49. | JBC6003 | 柔佛笨珍启智华小 | 1936 | 城区 | 半津贴 | 19 | 9 | 0 |
| 50. | NBC4060 | 芙蓉日叻务路班台新村华小 | 1933 | 城区 | 半津贴 | 19 | 10 | 0 |
| 51. | JBC9008 | 柔佛双溪申洛中华华小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20 | 8 | 0 |
| 52. | KBC2135 | 吉打亚罗士打象屿益群华小 | 1936 | 城区 | 半津贴 | 20 | 11 | 0 |
| 53. | ABC7046 | 霹雳玲珑拉挽启明华小 | 1939 | 乡区 | 半津贴 | 21 | 7 | 0 |
| 54. | ABCA001 | 霹雳仕林河和平华小 | 1935 | 城区 | 半津贴 | 21 | 8 | 0 |
| **55.** | **JBC0009** | **柔佛亚音港中华华小** | **1944** | **乡区** | **全津贴** | **21** | **8** | **9** |
| 56. | JBC6009 | 柔佛笨珍黎明华小 | 1940 | 城区 | 半津贴 | 21 | 6 | 0 |
| 57. | JBC6012 | 柔佛笨珍文律乐育华小二校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21 | 8 | 0 |
| **58.** | **YCC3309** | **砂拉越加拿逸兴华华小** | **1938** | **乡区** | **半津贴** | **21** | **8** | **4** |
| 59. | ABC6096 | 霹雳司南马志成华小二校 | 1936 | 城区 | 半津贴 | 22 | 7 | 0 |
| 60. | BBC6033 | 雪兰莪沙白县双溪侨华蒙德华小 | 1930 | 乡区 | 半津贴 | 22 | 8 | 0 |
| 61. | JBC3008 | 柔佛哥打丁宜南亚华小 | 1928 | 乡区 | 全津贴 | 22 | 8 | 0 |
| 62. | JBC6013 | 柔佛笨珍文律乐育华小三校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22 | 7 | 0 |
| 63. | KBC2112 | 吉打亚罗士打耕余华小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22 | 7 | 0 |
| 64. | KBC9029 | 吉打双溪里茂港内育民华小 | 1920 | 城区 | 半津贴 | 22 | 10 | 0 |
| 65. | XCC5080 | 沙巴古达育华华小 | 1946 | 乡区 | 半津贴 | 22 | 9 | 0 |
| 66. | YCC1323 | 砂拉越三马拉汉吻龙中华公学 | 1941 | 乡区 | 半津贴 | 22 | 7 | 0 |
| **67.** | **YCC3208** | **砂拉越诗巫下坡竞南华小** | **1914** | **城区** | **半津贴** | **22** | **11** | **5** |
| 68. | ABC3049 | 霹雳巴力文打民生华小 | 1930 | 城区 | 半津贴 | 23 | 8 | 0 |
| 69. | ABC3058 | 霹雳瓜拉古楼益华华小 | 1946 | 城区 | 全津贴 | 23 | 7 | 0 |
| 70. | KBC1022 | 吉打吕蒙文打培才华小 | 1922 | 城区 | 半津贴 | 23 | 8 | 0 |
| **71.** | **YCC3209** | **砂拉越诗巫崇文华小** | **1939** | **乡区** | **半津贴** | **23** | **8** | **8** |
| 72. | ABC0064 | 霹雳美罗丹那马士华小 | 1949 | 城区 | 全津贴 | 24 | 6 | 0 |
| 73. | ABC4106 | 霹雳和丰连登华小 | 1936 | 乡区 | 半津贴 | 25 | 7 | 0 |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班人数 |
|---|---|---|---|---|---|---|---|---|
| 74. | JBC3005 | 柔佛边佳兰高谷华小 | 1935 | 乡区 | 全津贴 | 25 | 8 | 0 |
| 75. | NBC1049 | 森美兰瓜拉庇勝丹绒怡保中华华小 | 1921 | 乡区 | 半津贴 | 25 | 10 | 0 |
| 76. | NBC2028 | 森美兰波德申苏密东华小 | 1960 | 城区 | 全津贴 | 25 | 10 | 0 |
| 77. | NBC4056 | 森美兰芙蓉拉务八哩新村华小 | 1946 | 城区 | 全津贴 | 25 | 10 | 0 |
| 78. | ABC0052 | 霹雳宋溪古罗华小 | 1952 | 城区 | 全津贴 | 26 | 6 | 0 |
| 79. | JBC0029 | 柔佛峇株巴辖巴力双倪新华华小 | 1937 | 乡区 | 半津贴 | 26 | 10 | 0 |
| **80.** | **YBC6108** | **砂拉越泗里街华基华小** | **1946** | **乡区** | **全津贴** | **26** | **11** | **5** |
| 81. | CBC5066 | 彭亨北根港口育华华小 | 1955 | 城区 | 全津贴 | 27 | 10 | 0 |
| 82. | KBC3063 | 吉打高打瓜拉姆拉训蒙华小 | 1911 | 城区 | 半津贴 | 27 | 8 | 0 |
| 83. | MBC1045 | 马六甲冯鹿巴登华小 | 1937 | 乡区 | 全津贴 | 27 | 10 | 0 |
| 84. | PBC3017 | 槟城班台亚齐振华华小 | 1939 | 乡区 | 半津贴 | 27 | 7 | 0 |
| 85. | JBC6021 | 柔佛笨珍龟咯修文华小 | 1926 | 乡区 | 半津贴 | 28 | 7 | 0 |
| **86.** | **JBC9019** | **柔佛利民达莲花华小** | **1968** | **乡区** | **全津贴** | **28** | **10** | **4** |
| 87. | MBC1050 | 马六甲野新培贤华小 | 1961 | 城区 | 全津贴 | 28 | 10 | 0 |
| 88. | PBC2041 | 槟城瓜拉姆拉光育华小 | 1935 | 城区 | 半津贴 | 28 | 8 | 0 |
| 89. | YCC3211 | 砂拉越诗巫阿山港路南江华小 | 1923 | 城区 | 半津贴 | 28 | 10 | 0 |
| 90. | JBC2022 | 柔佛令金沙翁华小 | 1950 | 乡区 | 全津贴 | 29 | 10 | 0 |
| 91. | JBC5030 | 柔佛武吉巴西金枝华小 | 1950 | 乡区 | 半津贴 | 29 | 10 | 0 |
| 92. | JBC7018 | 柔佛拉美士登能华小 | 1937 | 乡区 | 半津贴 | 29 | 10 | 0 |
| 93. | NBC0022 | 森美兰日叻务双溪文都新村华小 | 1947 | 乡区 | 全津贴 | 29 | 9 | 0 |
| | | | | | **合计** | **1,625** | **710** | **40** |
| 94. | ABC2119 | 霹雳丹绒红毛丹曾吉京丁华小 | 1949 | 城区 | 半津贴 | 30 | 8 | 0 |
| 95. | ABC6098 | 霹雳司南马双溪打立华小 | 1952 | 城区 | 全津贴 | 30 | 10 | 0 |
| 96. | ABC8401 | 霹雳巴力中华华小 | 1922 | 乡区 | 半津贴 | 30 | 10 | 0 |
| **97.** | **ABCB010** | **霹雳峇眼拿督新邦智嘉华小** | **1967** | **城区** | **全津贴** | **30** | **11** | **19** |
| 98. | JBC5043 | 柔佛巴莪23支岭章华小 | 1959 | 乡区 | 半津贴 | 30 | 11 | 0 |
| 99. | JBC6005 | 柔佛笨珍爪哇村建华华小 | 1938 | 城区 | 半津贴 | 30 | 10 | 0 |
| **100.** | **YBC6105** | **砂拉越泗里街南侨华小** | **1950** | **乡区** | **全津贴** | **30** | **12** | **12** |
| **101.** | **YCC3237** | **砂拉越诗巫开智华小** | **1918** | **乡区** | **半津贴** | **30** | **8** | **6** |
| | | | | | **合计** | **240** | **80** | **37** |
| | | | | | **总数** | **1,865** | **790** | **77** |

资料来源：同表5，以及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

1. 本表小学生人数是指1至6年级学生人数，不包括学前教育班学生人数。
2. 本表各微型华小没有开办特殊教育班。
3. 被教育部列入“城区”的某些华小，例如小镇外的华小，其实从地理环境和地方发展上是处于乡区，但在行政上被列入“城区”。本表按教育部统计所列的某些“城

区华小”其实是乡区华小，例如吉打吉中区铅县多伟培英华小、吉打吉北区尤仑指南华小、霹雳万岭新村华联华小、霹雳打巴律北根吉打华小、彭亨百乐县金马梳华小（原址在园丘），都是乡区华小，但被教育部列为“城区华小”。

4. 本表当中的10所微型华小另有开办学前教育班，在2022年3月31日共有77名学前班学生，即砂拉越诗巫育才华小（5人）、柔佛亚音港中华华小（9人）、砂拉越加拿逸兴华华小（4人）、砂拉越诗巫下坡竞南华小（5人）、砂拉越诗巫崇文华小（8人）、砂拉越泗里街华基华小（5人）、柔佛利民达莲花华小（4人），以及霹雳峇眼拿督新邦智嘉华小（19人）、砂拉越泗里街南侨华小（12人）、砂拉越诗巫开智华小（6人）。
5. 吉打华玲县冯佬巴林园培智华小和彭亨百乐县金马梳华小已获准搬迁，预计新校园将于2022年下半年启用开课。
6. 柔佛昔加末哥马里园丘中央华小于2004年获准搬迁，至今未有具体的搬迁建校进展。
7. 2017年，教育部批准吉打州成杰培才华小迁至柔佛州新山依斯干达公主城武吉英达花园，霹雳州太平大直弄益华华小迁至森美兰州汝来哥打斯里莪玛士，森美兰州淡边利民济礼仁园华小迁至雪兰莪州沙亚南艾美纳镇。
8. 本表所列的砂拉越诗巫下木桂兰坡培英华小（SJK(C) Boi Ing, Lower Bukit Lan, Sibu, YCC3231）计划迁至鲁勃安都（Lubok Antu），沐胶达叻三山中华公学（SJK(C) San San, Dalat, Mukah, YCC3503）计划迁至诗巫格盟央（Kemuyang）或诗巫再也（Sibu Jaya）。
9. 不在本表的其他华小迁校计划：
   - 砂拉越诗巫开南华小（SJK(C) Kai Nang, YCC3214，2020年6月有32名小学生，2022年3月有31名小学生和9名学前班学生）于2019年获准迁至三马拉汉，2022年1月动土，预计于2023年底建竣。
   - 柔佛麻坡巴莪老港中山华小（SJK(C) Chung Sun, Kampung Raja, Pagoh, Muar, JBC5023，2020年6月有44名小学生，2022年3月有50名小学生）因土地问题和校务发展受限，董家协于2021年决定在老港当地购地，计划迁校。

表11显示，全国或西马最多学生的华小是柔佛新山宽柔第五小学（3,582名学生），沙巴的是亚庇中华华小（2,115名学生），砂拉越的则是美里廉律中山华小（1,550名学生）。

根据表9，小学生人数达1,000人及以上的华小在全国有140所（10.75%），共有225,834名（45.48%）小学生，分布于雪兰莪（46所，86,150人）、柔佛（24所，42,195人）、吉隆坡（20所，32,664人）、砂拉越（16所，19,342人）、槟城（14所，18,538人）、沙巴（8所，12,082人）、霹雳（6所，8,138人）、吉打（2所，2,156人）、彭亨（1所，1,340人）、吉兰丹（1所，1,174人）、森美兰（1所，1,039人）、马六甲（1所，1,016人）。

表11：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及纳闽和砂拉越各首10所最多学生的华小名单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2022年3月 | | 2020年6月 | |
|---|---|---|---|---|---|---|---|---|---|
| | | | | |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1. | JBC1007 | 柔佛新山宽柔第五小学 | 1959 | 城区 | 全津贴 | 3,582 | 145 | 3,638 | 146 |
| 2. | BBC8404 | 雪兰莪蒲种汉民华小 | 1921 | 城区 | 全津贴 | 3,300 | 135 | 3,515 | 144 |
| 3. | JBC1037 | 柔佛新山国光华小二校 | 1999 | 城区 | 半津贴 | 3,258 | 159 | 3,521 | 168 |
| 4. | BBC8411 | 雪兰莪八打灵育才华小 | 1939 | 城区 | 全津贴 | 3,104 | 142 | 3,206 | 145 |
| 5. | BBC8410 | 雪兰莪蒲种益智华小 | 1930 | 城区 | 全津贴 | 2,963 | 139 | 3,252 | 147 |
| 6. | BBC4045 | 雪兰莪加影育华华小 | 1909 | 城区 | 半津贴 | 2,721 | 102 | 2,744 | 109 |
| 7. | BBC0051 | 雪兰莪巴生滨华华小一校 | 1923 | 城区 | 半津贴 | 2,668 | 104 | 2,421 | 96 |
| 8. | BBC8406 | 雪兰莪沙登新村华小二校 | 1967 | 城区 | 全津贴 | 2,648 | 124 | 2,928 | 133 |
| 9. | JBC1033 | 柔佛新山班兰华小 | 1930 | 城区 | 全津贴 | 2,641 | 131 | 2,787 | 138 |
| 10. | BBC0043 | 雪兰莪巴生兴华华小 | 1947 | 城区 | 全津贴 | 2,542 | 105 | 2,657 | 104 |
| | | | | | 合计 | **29,290** | **1,294** | **30,884** | **1,348** |
| 11. | XCC4006 | 沙巴亚庇中华华小 | 1917 | 城区 | 半津贴 | 2,115 | 91 | 2,120 | 88 |
| 12. | XCC4044 | 沙巴亚庇善导华小 | 1938 | 城区 | 半津贴 | 1,966 | 79 | 1,893 | 77 |
| 13. | XCC4001 | 沙巴亚庇里卡士中华华小 | 1917 | 城区 | 半津贴 | 1,573 | 89 | 1,611 | 88 |
| 14. | XCC1050 | 沙巴根地咬育英华小 | 1921 | 乡区 | 半津贴 | 1,361 | 72 | 1,410 | 67 |
| 15. | XCC4124 | 沙巴亚庇兵南邦育民华小 | 1947 | 城区 | 半津贴 | 1,355 | 67 | 1,304 | 69 |
| 16. | XBC4002 | 沙巴亚庇兵南邦中英华小 | 1915 | 城区 | 全津贴 | 1,306 | 58 | 1,277 | 56 |
| 17. | XCC4052 | 沙巴亚庇里卡士雅导华小 | 1968 | 城区 | 半津贴 | 1,303 | 62 | 1,286 | 55 |
| 18. | XCC3057 | 沙巴斗湖育进公学 | 1948 | 城区 | 半津贴 | 1,103 | 82 | 1,170 | 84 |
| 19. | XCC4066 | 沙巴下南南益南华小 | 1929 | 城区 | 半津贴 | 942 | 47 | 952 | 47 |
| 20. | WCC1005 | 纳闽启文华小 | 1912 | 城区 | 半津贴 | 880 | 57 | 894 | 60 |
| | | | | | 合计 | **13,904** | **704** | **13,917** | **691** |
| 21. | YCC4106 | 砂拉越美里廉律中山华小 | 1940 | 城区 | 半津贴 | 1,550 | 64 | 1,532 | 65 |
| 22. | YCC1327 | 砂拉越古晋十哩中华公学 | 1945 | 城区 | 半津贴 | 1,337 | 69 | 1,380 | 67 |
| 23. | YCC4107 | 砂拉越美里杜当中华华小 | 2006 | 城区 | 半津贴 | 1,333 | 65 | 1,328 | 65 |
| 24. | YCC1203 | 砂拉越古晋中华华小第二校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1,330 | 57 | 1,289 | 57 |
| 25. | YCC4104 | 砂拉越美里埔奕中华公学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1,265 | 56 | 1,314 | 55 |
| 26. | YCC9101 | 砂拉越民都鲁中华公学 | 1919 | 城区 | 半津贴 | 1,251 | 68 | 1,291 | 68 |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2022年3月 | | 2020年6月 | |
|---|---|---|---|---|---|---|---|---|---|
| | | | | |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27. | YCC1204 | 砂拉越古晋中华华小第三校 | 1945 | 城区 | 半津贴 | 1,234 | 64 | 1,277 | 64 |
| 28. | YCC9103 | 砂拉越民都鲁尚文公学 | 1928 | 城区 | 半津贴 | 1,222 | 64 | 1,215 | 64 |
| 29. | YCC4101 | 砂拉越美里中华公学 | 1945 | 城区 | 半津贴 | 1,151 | 65 | 1,133 | 66 |
| 30. | YCH3101 | 砂拉越诗巫卫理小学 | 1903 | 城区 | 半津贴 | 1,143 | 66 | 1,205 | 65 |
| | | | | | 合计 | **12,816** | **638** | **12,964** | **636** |

资料来源：同表5，以及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 五、学校津贴类别和城乡师生人数

特此强调，本文所引用的马来西亚教育部文件或资料，例如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这些文件所采用的名词是‘sekolah kerajaan’（‘政府学校’）和‘sekolah bantuan kerajaan’（‘政府资助学校’）。但是，当局对这两个名词所采用的释义（*interpretation*），实际上却是官员自造的“sekolah bantuan penuh”（“全津贴学校”）和“sekolah bantuan modal”（“半津贴学校”）的释义，即根据学校土地拥有权来区分学校，而不是真正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内的“sekolah kerajaan”（“政府学校”）和“sekolah bantuan kerajaan”（“政府资助学校”）的法定释义（即根据学校拥有权/学校创办者和学校主要教学媒介语来划分学校）。

尤其需注意，官员自行定义的‘sekolah kerajaan’（‘*政府学校*’）和‘sekolah bantuan kerajaan’（‘政府资助学校’），不是《1996年教育法令》里的“sekolah kerajaan”（“政府学校”）和“sekolah bantuan kerajaan”（“政府资助学校”）。本文读者们应留意此分别，避免误解。

因此，本文使用“sekolah bantuan penuh”（“全津贴学校”）和“sekolah bantuan modal”（“半津贴学校”）这两个名词来进行数据统计，以真正反映教育部官员使用自造释义（即根据学校土地拥有权来区分

学校）所进行的数据统计，而不使用《1996年教育法令》里的“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名词和法定释义，避免混为一谈和错误阐述。

综合本文第二、三节所述（表1、3、4.1、4.3、5），马来西亚绝大部分（初计约1,275所华小，约98%）现有华小是民间社会创办的，不是联邦政府、早期的“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创办的。这类华小的学校拥有权归属于民间社会各界的有关创校者，是民办华小，获得国家/政府的资助，享有《1996年教育法令》下的“资本拨款”（“sumbangan modal”/“*capital grant*”，俗称“发展拨款”）和全部的“资助拨款”（“sumbangan bantuan”penuh/*full*“*grant-in-aid*”，俗称“行政拨款”）这两种法定拨款权利，成为该法令下的“政府资助学校”（“sekolah bantuan kerajaan”/“*government-aided school*”），它们不是“政府学校”（“sekolah kerajaan”/“*government school*”）。

但是，教育部官员却根据学校土地拥有权把全国1,302所华小区分为417所华小为‘*政府学校*’（32%），885所华小为‘*政府资助学校*’（68%），是偷换概念和错误划分的做法。这源自于当局把417所“全津贴学校”错当为417所‘*政府学校*’，以及把885所“半津贴学校”错当为885所‘*政府资助学校*’，即根据学校土地拥有权错误地把学校区分为‘*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把学校土地拥有权（“*school land ownership*”/“hakmilik tanah sekolah”）错当为学校拥有权（“*school ownership*”/“hakmilik sekolah”）。[8]

初步估计，只有极少部分华小是由某些政府在早期（1920年代至1970年代初）所创办的华小或接管的民办华小。这包括马来半岛某些“邦政府”创办的华小或接管的民办华小（据指是吉隆坡州立华小、冼都中文华

[8] 关于教育部官员自造的“全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penuh）和“半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modal），与《1996年教育法令》下的“政府学校”（sekolah kerajaan/government school）和“政府资助学校”（sekolah bantuan kerajaan/government-aided school）的说明，请参阅本人在《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第八期所撰〈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现况和发展规划〉一文的第五节，页89-95。更详细的解说不在本文阐述。

小），北婆罗洲（沙巴）政府创办的华小或接管的民办华小，以及砂拉越某些“地方政府”创办的华小或接管的民办华小。

表12.1、12.2显示，在2022年3月，全国1,302所华小有496,557名小学生。教育部根据学校土地拥有权把其中的417所华小（32.03%）列为“全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penuh）有180,912名小学生（36.43%），另885所华小（67.97%）列为“半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modal）有315,645名小学生（63.57%）。

西马996所华小（76.50%）有400,083名小学生（80.57%）；东马的306所华小（23.50%）有96,474名小学生（19.43%），即纳闽和沙巴共85所华小（6.53%）有36,857名小学生（7.42%），砂拉越221所华小（16.97%）有59,617名小学生（12.01%）。

西马华小有386所（29.65%）全津贴学校（171,279名小学生，34.49%）和610所（46.85%）半津贴学校（228,804名小学生，46.08%）。东马华小有31所（2.38%）全津贴学校（9,633名小学生，1.94%）和275所（21.12%）半津贴学校（86,841名小学生，17.49%）。

城区华小有880所（67.59%）和444,587名小学生（89.53%），乡区华小有422所（32.41%）和51,970名小学生（10.47%）。尤其需注意，教育部所指城区学校的学校数量、学生人数、教师人数，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的统计数字分布是不太准确的。因经翻查被教育部列入城区的华小名单，发现其中某些华小，例如小镇外的华小，其实从地理环境和地方发展上是处于乡区，但在行政上被教育部列入“城区”，导致这些乡区华小被列为“城区华小”（见表10注3）。简言之，教育部根据城区所计算的华小各类统计数字过于高估，乡区华小的则过于低估。因此，本文读者们应留意城区和乡区的高估和低估的教育统计数字。

## 表12.1：全国城乡区华小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
## （2022年3月统计）

| 邦/州/直辖区 | 全津贴学校 | | | | | | 半津贴学校 | | | | | | 合计 | | | | | | 总数 | | |
|---|---|---|---|---|---|---|---|---|---|---|---|---|---|---|---|---|---|---|---|---|---|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教师人数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教师人数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教师人数 | | | | |
|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学校 | 学生 | 教师 |
| 玻璃市 | 1 | 3 | 180 | 321 | 16 | 44 | 6 | 0 | 1,320 | 0 | 139 | 0 | 7 | 3 | 1,500 | 321 | 155 | 44 | 10 | 1,821 | 199 |
| 吉打 | 21 | 0 | 5,469 | 0 | 506 | 0 | 66 | 2 | 12,643 | 71 | 1,250 | 19 | 87 | 2 | 18,112 | 71 | 1,756 | 19 | 89 | 18,183 | 1,775 |
| 槟城 | 9 | 0 | 4,411 | 0 | 354 | 0 | 76 | 5 | 39,280 | 226 | 2,687 | 51 | 85 | 5 | 43,691 | 226 | 3,041 | 51 | 90 | 43,917 | 3,092 |
| 霹雳 | 53 | 21 | 10,935 | 957 | 1,133 | 213 | 83 | 28 | 26,056 | 2,109 | 2,197 | 361 | 136 | 49 | 36,991 | 3,066 | 3,330 | 574 | 185 | 40,057 | 3,904 |
| 雪兰莪 | 54 | 9 | 70,510 | 564 | 3,566 | 102 | 45 | 7 | 36,327 | 570 | 1,976 | 86 | 99 | 16 | 106,837 | 1,134 | 5,542 | 188 | 115 | 107,971 | 5,730 |
| 吉隆坡 | 7 | 0 | 8,809 | 0 | 445 | 0 | 35 | 0 | 34,040 | 0 | 1,745 | 0 | 42 | 0 | 42,849 | 0 | 2,190 | 0 | 42 | 42,849 | 2,190 |
| 布城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森美兰 | 25 | 10 | 5,869 | 750 | 544 | 120 | 29 | 18 | 9,779 | 1,428 | 762 | 213 | 54 | 28 | 15,648 | 2,178 | 1,306 | 333 | 82 | 17,826 | 1,639 |
| 马六甲 | 19 | 6 | 4,680 | 309 | 457 | 74 | 35 | 5 | 10,269 | 219 | 894 | 59 | 54 | 11 | 14,949 | 528 | 1,351 | 133 | 65 | 15,477 | 1,484 |
| 柔佛 | 55 | 35 | 40,188 | 4,620 | 2,511 | 555 | 91 | 36 | 39,806 | 3,212 | 2,670 | 447 | 146 | 71 | 79,994 | 7,832 | 5,181 | 1,002 | 217 | 87,826 | 6,183 |
| 吉兰丹 | 6 | 0 | 1,883 | 0 | 189 | 0 | 9 | 0 | 3,438 | 0 | 270 | 0 | 15 | 0 | 5,321 | 0 | 459 | 0 | 15 | 5,321 | 459 |
| 登加楼 | 1 | 0 | 128 | 0 | 13 | 0 | 9 | 0 | 2,025 | 0 | 208 | 0 | 10 | 0 | 2,153 | 0 | 221 | 0 | 10 | 2,153 | 221 |
| 彭亨 | 23 | 28 | 6,955 | 3,741 | 591 | 447 | 15 | 10 | 5,062 | 924 | 410 | 139 | 38 | 38 | 12,017 | 4,665 | 1,001 | 586 | 76 | 16,682 | 1,587 |
| 沙巴 | 1 | 1 | 1,306 | 194 | 58 | 16 | 31 | 50 | 21,583 | 12,369 | 1,319 | 995 | 32 | 51 | 22,889 | 12,563 | 1,377 | 1,011 | 83 | 35,452 | 2,388 |
| 纳闽 | 0 | 0 | 0 | 0 | 0 | 0 | 2 | 0 | 1,405 | 0 | 94 | 0 | 2 | 0 | 1,405 | 0 | 94 | 0 | 2 | 1,405 | 94 |
| 砂拉越 | 11 | 18 | 5,894 | 2,239 | 475 | 311 | 62 | 130 | 34,337 | 17,147 | 2,283 | 2,076 | 73 | 148 | 40,231 | 19,386 | 2,758 | 2,387 | 221 | 59,617 | 5,145 |
| **合计** | **286** | **131** | **167,217** | **13,695** | **10,858** | **1,882** | **594** | **291** | **277,370** | **38,275** | **18,904** | **4,446** | **880** | **422** | **444,587** | **51,970** | **29,762** | **6,328** | **1,302** | **496,557** | **36,090**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

1. 本表按教育部统计所列的某些“城区华小”其实是乡区华小。
2. 教育部官员根据校地拥有权，把学校分为“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这是官员自造的名词，没有法律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没有这两个名词。后来，官员把自造的“全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penuh）和“半津贴学校”（sekolah bantuan modal）分别等同于《1996年教育法令》下的“政府学校”（sekolah kerajaan）和“政府资助学校”（sekolah bantuan kerajaan），是一种偷换概念和错误的做法。

## 表12.2：全国城乡区华小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的比率

（2022年3月统计）

| 邦/州/直辖区 | 全津贴学校 | | | | | | 半津贴学校 | | | | | | 合计 | | | | | | 总数 | | |
|---|---|---|---|---|---|---|---|---|---|---|---|---|---|---|---|---|---|---|---|---|---|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教师人数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教师人数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教师人数 | | 学校 | 学生 | 教师 |
|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 | |
| 大马半岛 | 274 | 112 | 160,017 | 11,262 | 10,325 | 1,555 | 499 | 111 | 220,045 | 8,759 | 15,208 | 1,375 | 773 | 223 | 380,062 | 20,021 | 25,533 | 2,930 | 996 | 400,083 | 28,463 |
| 沙巴和纳闽 | 1 | 1 | 1,306 | 194 | 58 | 16 | 33 | 50 | 22,988 | 12,369 | 1,413 | 995 | 34 | 51 | 24,294 | 12,563 | 1,471 | 1,011 | 85 | 36,857 | 2,482 |
| 砂拉越 | 11 | 18 | 5,894 | 2,239 | 475 | 311 | 62 | 130 | 34,337 | 17,147 | 2,283 | 2,076 | 73 | 148 | 40,231 | 19,386 | 2,758 | 2,387 | 221 | 59,617 | 5,145 |
| **合计** | **286** | **131** | **167,217** | **13,695** | **10,858** | **1,882** | **594** | **291** | **277,370** | **38,275** | **18,904** | **4,446** | **880** | **422** | **444,587** | **51,970** | **29,762** | **6,328** | **1,302** | **496,557** | **36,090** |
| **总数** | **417** | | **180,912** | | **12,740** | | **885** | | **315,645** | | **23,350** | | **1,302** | | **496,557** | | **36,090** | | **1,302** | **496,557** | **36,090** |
| 大马半岛 | 21.04 | 8.60 | 32.23 | 2.27 | 28.61 | 4.31 | 38.33 | 8.53 | 44.31 | 1.76 | 42.14 | 3.81 | 59.37 | 17.13 | 76.54 | 4.03 | 70.75 | 8.12 | 76.50 | 80.57 | 78.87 |
| 沙巴和纳闽 | 0.08 | 0.08 | 0.26 | 0.04 | 0.16 | 0.04 | 2.53 | 3.84 | 4.63 | 2.49 | 3.92 | 2.76 | 2.61 | 3.92 | 4.89 | 2.53 | 4.08 | 2.80 | 6.53 | 7.42 | 6.88 |
| 砂拉越 | 0.84 | 1.38 | 1.19 | 0.45 | 1.32 | 0.86 | 4.76 | 9.98 | 6.92 | 3.45 | 6.33 | 5.75 | 5.61 | 11.37 | 8.10 | 3.90 | 7.64 | 6.61 | 16.97 | 12.01 | 14.26 |
| **合计** | **21.97** | **10.06** | **33.68** | **2.76** | **30.09** | **5.21** | **45.62** | **22.35** | **55.86** | **7.71** | **52.38** | **12.32** | **67.59** | **32.41** | **89.53** | **10.47** | **82.47** | **17.53** | **100.00** | **100.00** | **100.00** |
| **总数** | **32.03** | | **36.43** | | **35.30** | | **67.97** | | **63.57** | | **64.70** | | **100.00** | | **100.00** | | **100.00** | | **100.00** | **100.00** | **100.00** |
| 西马 | 274 | 112 | 160,017 | 11,262 | 10,325 | 1,555 | 499 | 111 | 220,045 | 8,759 | 15,208 | 1,375 | 773 | 223 | 380,062 | 20,021 | 25,533 | 2,930 | 996 | 400,083 | 28,463 |
| 东马 | 12 | 19 | 7,200 | 2,433 | 533 | 327 | 95 | 180 | 57,325 | 29,516 | 3,696 | 3,071 | 107 | 199 | 64,525 | 31,949 | 4,229 | 3,398 | 306 | 96,474 | 7,627 |
| 西马 | 21.04 | 8.60 | 32.23 | 2.27 | 28.61 | 4.31 | 38.33 | 8.53 | 44.31 | 1.76 | 42.14 | 3.81 | 59.37 | 17.13 | 76.54 | 4.03 | 70.75 | 8.12 | 76.50 | 80.57 | 78.87 |
| 东马 | 0.92 | 1.46 | 1.45 | 0.49 | 1.48 | 0.91 | 7.30 | 13.82 | 11.54 | 5.94 | 10.24 | 8.51 | 8.22 | 15.28 | 12.99 | 6.43 | 11.72 | 9.42 | 23.50 | 19.43 | 21.13 |

资料来源：表12.1。

## 六、华小普通基础教育、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

表13显示，截至2022年3月31日统计，全国1,302所华小有496,557名小学生（含2,187名特殊教育班学生），14,335名学前教育班学生，36,090名教师。有些华小也开办学前教育班，或特殊教育班，或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两者皆开办。

表13：全国各地华小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2022年3月统计）

| 邦/州/直辖区 | 学校数量 | 小学班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开办学前班的华小数量 | 学前班学生人数 | 小学班和学前班学生人数 | 开办特殊教育班的华小数量 | 特殊教育班学生人数 |
|---|---|---|---|---|---|---|---|---|
| 玻璃市 | 10 | 1,821 | 199 | 10 | 244 | 2,065 | 0 | 0 |
| 吉打 | 89 | 18,183 | 1,775 | 24 | 543 | 18,726 | 6 | 99 |
| 槟城 | 90 | 43,917 | 3,092 | 9 | 327 | 44,244 | 3 | 86 |
| 霹雳 | 185 | 40,057 | 3,904 | 67 | 1,789 | 41,846 | 12 | 189 |
| 雪兰莪 | 115 | 107,971 | 5,730 | 52 | 1,697 | 109,668 | 9 | 273 |
| 吉隆坡 | 42 | 42,849 | 2,190 | 8 | 245 | 43,094 | 2 | 146 |
| 布城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森美兰 | 82 | 17,826 | 1,639 | 20 | 560 | 18,386 | 7 | 82 |
| 马六甲 | 65 | 15,477 | 1,484 | 25 | 635 | 16,112 | 9 | 155 |
| 柔佛 | 217 | 87,826 | 6,183 | 77 | 1,710 | 89,536 | 40 | 744 |
| 吉兰丹 | 15 | 5,321 | 459 | 8 | 224 | 5,545 | 0 | 0 |
| 登加楼 | 10 | 2,153 | 221 | 3 | 80 | 2,233 | 4 | 42 |
| 彭亨 | 76 | 16,682 | 1,587 | 63 | 1,754 | 18,436 | 2 | 26 |
| 沙巴 | 83 | 35,452 | 2,388 | 29 | 866 | 36,318 | 0 | 0 |
| 纳闽 | 2 | 1,405 | 94 | 0 | 0 | 1,405 | 0 | 0 |
| 砂拉越 | 221 | 59,617 | 5,145 | 145 | 3,661 | 63,278 | 17 | 345 |
| **合计** | **1,302** | **496,557** | **36,090** | **540** | **14,335** | **510,892** | **111** | **2,187**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

1. 小学生人数是指1至6年级普通基础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的学生人数，但不包括学前教育班学生人数。特殊教育班学生人数纳入小学生人数。华小1至6年级普通基础教育班、特殊教育班和学前教育班共有510,892 名学生。
2. 布城联邦直辖区没有华小。
3. 参阅附录4、5、6。

回顾2002年，教育部宣布将分阶段在全国各源流小学开办学前教育班。直至2011年1月31日统计，全国1,291所华小当中的417所（32.30%）华小开办学前班有10,703名学生。

我国一些华小董事会通过成立本身机构或与其他机构（例如家教协会）、私人公司合作，开办华文源流幼儿园（“私立幼儿园”）。其实，一些华小董事会早在1960年代已开办幼儿园，比教育部推行小学附属学前教育班的政策早了近40年。有些华小董事会在早期已开办了幼儿园，该华小后来开办教育部学前班，董事会也续办幼儿园，因而同时存在董事会幼儿园和教育部学前班，而另一些华小董事会则在教育部学前班开办后，停办董事会幼儿园。

根据2022年3月31日统计，全国1,302所华小当中的540所（41.47%）华小开办学前班，只有14,335名学生，人数很少。由此可见，许多适龄的华裔幼童在私立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全国有301所城区华小、239所乡区华小开办学前班。各华小学前班人数介于4至100名学生。玻璃市全部10所华小都开办学前班。砂拉越全部221所华小当中的145所开办学前班。

此外，全国111所（8.53%）华小开办特殊教育班有2,187名学生（学校名单见附录4）。其中，97所城区华小、14所乡区华小开办特教班。各华小特教班人数介于2至85名学生。玻璃市、吉兰丹、沙巴、纳闽的华小没有开办特教班。尤其需注意，吉隆坡华裔人口众多，却只有2所华小（沙叻秀华小和新街场三育华小）开办特教班（表13、15）。雪兰莪有9所华小开办特教班。有些华小的特教班学生人数爆满，导致一些特殊孩童未能如愿入读。在私立特殊教育学校方面，吉隆坡只有1所，雪兰莪则没有。因此需探讨和努力在有需求地区，包括在雪隆的更多华小开办特教班，而沙巴也应有一些华小开办特教班。

亦须注意，所开办的特教班应分散在各社区的华小，避免太过集中在几所华小，以尽可能靠近特殊孩童家长居住区，方便就近上学和接送。这

就需要州教育局、有关华小和家长的配合，提前几年为特殊孩童报读特教班，并通过州城市与乡村规划局的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技术支援下，进行妥善和专业的规划，以物色地点合适及有空间和资源条件的华小开办特教班。此机制亦可用于其他源流小学开办特教班。

目前，全国有28所（城区25所，乡区3所）由教育部设立的特殊教育国小（SK Pendidikan Khas），但没有特殊教育华小和特殊教育淡小。除了在一些华小开办特殊教育班（Kelas PPKI/Program Pendidikan Khas Integrasi，全称“特殊教育综合课程班”），可探讨和努力在一些地区由教育部或民间社会设立特殊教育华小（SJK(C) Pendidikan Khas），提供更完善的华小特殊教育。

表14：全国首10所最多学前教育班学生的华小名单（2022年3月统计）

| 序 | 学校骗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班人数 | 特教班人数 |
|---|---|---|---|---|---|---|---|---|---|
| 1. | XCC1049 | 沙巴根地咬育光华小 | 1961 | 乡区 | 半津贴 | 603 | 39 | 100 | 0 |
| 2. | YCC1331 | 砂拉越古晋马当七哩中华公学 | 1936 | 城区 | 半津贴 | 556 | 43 | 100 | 0 |
| 3. | YCC1202 | 砂拉越古晋中华华小第一校 | 1945 | 城区 | 半津贴 | 456 | 42 | 97 | 15 |
| 4. | BBC1036 | 雪兰莪仁嘉隆华小 | 1924 | 城区 | 全津贴 | 1,581 | 79 | 75 | 0 |
| 5. | NBC1047 | 森美兰瓜拉庇劳中华华小 | 1945 | 城区 | 半津贴 | 329 | 30 | 75 | 0 |
| 6. | YCC1402 | 砂拉越伦乐中华公学 | 1931 | 乡区 | 半津贴 | 402 | 28 | 75 | 0 |
| 7. | YCC2401 | 砂拉越木中中华公学 | 1925 | 乡区 | 半津贴 | 345 | 29 | 75 | 0 |
| 8. | BBC7406 | 雪兰莪士拉央华小 | 1974 | 城区 | 全津贴 | 1,255 | 73 | 71 | 60 |
| 9. | CBC2033 | 彭亨双溪仁华小 | 1929 | 城区 | 全津贴 | 683 | 47 | 71 | 8 |
| 10. | XCC3125 | 沙巴拿笃新华华小 | 1943 | 乡区 | 半津贴 | 243 | 23 | 66 | 0 |

资料来源：同表5，以及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表15：全国首10所最多特殊教育班学生的华小名单（2022年3月统计）

| 序 | 学校骗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班人数 | 特教班人数 |
|---|---|---|---|---|---|---|---|---|---|
| 1. | WBC0135 | 吉隆坡新街场三育华小 | 1948 | 城区 | 半津贴 | 202 | 27 | 0 | 85 |
| 2. | YCC3107 | 砂拉越诗巫大群华小 | 1932 | 城区 | 半津贴 | 934 | 71 | 0 | 69 |
| 3. | ABC2110 | 霹雳怡保巴沙彬如华小二校 | 1962 | 城区 | 全津贴 | 478 | 48 | 23 | 63 |
| 4. | WBC0158 | 吉隆坡沙叻秀华小 | 1954 | 城区 | 全津贴 | 971 | 63 | 25 | 61 |
| 5. | BBC7406 | 雪兰莪士拉央华小 | 1974 | 城区 | 全津贴 | 1,255 | 73 | 71 | 60 |
| 6. | JBC1039 | 柔佛新山柔佛再也华小 | 2001 | 城区 | 全津贴 | 2,010 | 110 | 0 | 50 |
| 7. | JBC1035 | 柔佛新山乌鲁地南智南华小 | 1936 | 城区 | 全津贴 | 2,387 | 126 | 0 | 48 |
| 8. | BBC8403 | 雪兰莪沙登公民华小 | 1920 | 城区 | 半津贴 | 680 | 43 | 0 | 47 |
| 9. | JBC1005 | 柔佛新山宽柔华小(三)校 | 1958 | 城区 | 全津贴 | 654 | 48 | 23 | 46 |
| 10. | JBC1021 | 柔佛新山柏岭培华华小 | 1934 | 城区 | 全津贴 | 2,212 | 117 | 0 | 46 |

资料来源：同表5，以及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表16：全国私立幼儿园、私立特殊教育学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

| 年份 | 私立幼儿园 | | 私立特殊教育学校 | |
|---|---|---|---|---|
| | 幼儿园数量 | 学生人数 | 学校数量 | 学生人数 |
| 2010 | 5,956 | 362,264 | 10 | 892 |
| 2011 | 6,131 | 234,298 | 10 | 955 |
| 2012 | 6,505 | 271,549 | 10 | 975 |
| 2013 | 6,788 | 311,128 | 11 | 934 |
| 2014 | 7,086 | 316,867 | 11 | 840 |
| 2015 | 7,224 | 338,140 | 14 | 844 |
| 2016 | 7,392 | 329,738 | 12 | 603（小学生523人，中学生80人） |
| 2017 | 7,428 | 358,952 | 13 | 829（小学生735人，中学生94人） |
| 2018 | 7,543 | 348,677 | 15 | 903（小学生862人，中学生41人） |
| 2019 | 7,727 | 351,662 | 15 | 977（小学生934人，中学生43人） |
| 2020 | 7,958 | 332,909 | 15 | 740（小学生643人，中学生97人） |
| 2021 | 8,086 | 297,271 | 15 | 586（小学生511人，中学生75人）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年度《马来西亚教育统计》。

注：2021年全国15所私立特殊教育学校位于柔佛2所，吉兰丹1所，霹雳5所，槟城5所，砂拉越1所，吉隆坡1所。

表17：全国城乡区华小学前教育班统计（2022年3月统计）

| 学生人数 | 开办学前教育班的华小数量 | | |
|---|---|---|---|
| | 城区 | 乡区 | 合计 |
| 4 | 0 | 3 | 3 |
| 5 | 1 | 4 | 5 |
| 6 | 0 | 3 | 3 |
| 7 | 0 | 2 | 2 |
| 8 | 2 | 5 | 7 |
| 9 | 2 | 6 | 8 |
| 10 | 4 | 6 | 10 |
| 11 | 3 | 9 | 12 |
| 12 | 0 | 12 | 12 |
| 13 | 5 | 6 | 11 |
| 14 | 2 | 8 | 10 |
| 15 | 5 | 12 | 17 |
| 16 | 8 | 7 | 15 |
| 17 | 3 | 12 | 15 |
| 18 | 9 | 6 | 15 |
| 19 | 10 | 5 | 15 |
| 20 | 8 | 4 | 12 |
| 21 | 7 | 8 | 15 |
| 22 | 7 | 6 | 13 |
| 23 | 12 | 7 | 19 |
| 24 | 12 | 11 | 23 |
| 25 | 115 | 57 | 172 |
| 26 | 0 | 1 | 1 |
| 27 | 0 | 2 | 2 |
| 29 | 3 | 0 | 3 |

| 学生人数 | 开办学前教育班的华小数量 | | |
|---|---|---|---|
| | 城区 | 乡区 | 合计 |
| 30 | 1 | 0 | 1 |
| 32 | 2 | 1 | 3 |
| 34 | 3 | 2 | 5 |
| 35 | 2 | 1 | 3 |
| 37 | 1 | 1 | 2 |
| 38 | 1 | 0 | 1 |
| 40 | 1 | 1 | 2 |
| 41 | 3 | 0 | 3 |
| 42 | 1 | 1 | 2 |
| 43 | 2 | 2 | 4 |
| 44 | 2 | 2 | 4 |
| 45 | 2 | 2 | 4 |
| 46 | 6 | 1 | 7 |
| 47 | 1 | 2 | 3 |
| 48 | 6 | 2 | 8 |
| 49 | 8 | 3 | 11 |
| 50 | 35 | 11 | 46 |
| 58 | 0 | 1 | 1 |
| 66 | 0 | 1 | 1 |
| 71 | 2 | 0 | 2 |
| 75 | 2 | 2 | 4 |
| 97 | 1 | 0 | 1 |
| 100 | 1 | 1 | 2 |
| 合计 | **301** | **239** | **540**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表18：全国城乡区华小特殊教育班统计（2022年3月统计）

| 学生人数 | 开办特殊教育班的华小数量 | | |
|---|---|---|---|
| | 城区 | 乡区 | 合计 |
| 2 | 2 | 1 | 3 |
| 3 | 1 | 1 | 2 |
| 4 | 2 | 1 | 3 |
| 5 | 4 | 2 | 6 |
| 6 | 5 | 2 | 7 |
| 7 | 2 | 0 | 2 |
| 8 | 8 | 0 | 8 |
| 9 | 7 | 1 | 8 |
| 10 | 0 | 3 | 3 |
| 11 | 4 | 1 | 5 |
| 12 | 3 | 0 | 3 |
| 13 | 2 | 0 | 2 |
| 14 | 3 | 0 | 3 |
| 15 | 5 | 1 | 6 |
| 16 | 3 | 0 | 3 |
| 17 | 1 | 0 | 1 |
| 18 | 4 | 0 | 4 |
| 19 | 2 | 0 | 2 |
| 20 | 4 | 0 | 4 |
| 21 | 0 | 1 | 1 |
| 22 | 1 | 0 | 1 |
| 23 | 1 | 0 | 1 |
| 25 | 2 | 0 | 2 |
| 26 | 1 | 0 | 1 |

| 学生人数 | 开办特殊教育班的华小数量 | | |
|---|---|---|---|
| | 城区 | 乡区 | 合计 |
| 27 | 1 | 0 | 1 |
| 28 | 2 | 0 | 2 |
| 29 | 3 | 0 | 3 |
| 30 | 1 | 0 | 1 |
| 33 | 1 | 0 | 1 |
| 34 | 1 | 0 | 1 |
| 35 | 2 | 0 | 2 |
| 36 | 2 | 0 | 2 |
| 37 | 1 | 0 | 1 |
| 38 | 2 | 0 | 2 |
| 40 | 1 | 0 | 1 |
| 41 | 1 | 0 | 1 |
| 42 | 1 | 0 | 1 |
| 45 | 1 | 0 | 1 |
| 46 | 2 | 0 | 2 |
| 47 | 1 | 0 | 1 |
| 48 | 1 | 0 | 1 |
| 50 | 1 | 0 | 1 |
| 60 | 1 | 0 | 1 |
| 61 | 1 | 0 | 1 |
| 63 | 1 | 0 | 1 |
| 69 | 1 | 0 | 1 |
| 85 | 1 | 0 | 1 |
| **合计** | **97** | **14** | **111**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 七、结语

华小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以及微型华小，是需获得教育部和社会各界重视的课题。本文附录特此列出有关开办特殊教育班的华小名单，以及30名学生及以下的微型华小名单，以供各界参考，寻求对策。

教育部在华小推行附属学前教育班的同时，也应提供常年拨款补助、幼教师资培训、幼教儿童学费补助等惠民措施，以支持华小董事会所办幼儿园的教育发展。

此外，有关方面可物色一些在特殊教育办学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华小，并加以推广让各源流学校借鉴和学习其宝贵的实践经验。

各微型华小可按各校和社区的具体实况，探讨和开办学前教育班、特殊教育班、安亲班，以满足不同家长群对孩子的教育需求和生活安排，招收各年龄层学生，为学校增加学生来源，振兴学校。

有些微型华小在不断努力后，提升了办学表现，亦扩大了学生来源区，学生人数有显著增加。这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剖析这些学校所处的社区环境以及采取的具体措施，进而成功自救和振兴学校，不需迁校，办出特色，小而美，小而优秀，学生积极成长，校园、教学和学习环境都获得改善。

沙巴“国民华小”，西马早期某些“邦政府”和砂拉越某些“地方政府”在早期所创办的华小或接管的民办华小，砂拉越的“双源流华小”、“双源流国小”和“政府小学”，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这些研究可剖析事情来龙去脉，厘清这类学校从过去至今在沙巴、砂拉越和西马的学校注册法令、教育法令下所享有的地位、权利和利益。

## 参考文献


1. 书蠹（Bookworm）编，顾因明、王旦华译，《槟榔屿开辟史》（英文原称Penang in the Past），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136、138、139。
2. William Milne (ed.),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Malacca: Mission Press, No. IX, July 1819, p. 168.
3. Lucius, “State of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Settlers in Malacca”, in William Milne (ed.),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Malacca: Mission Press, No. XI, January 1820, pp. 265-270, and No. XIII, July 1820, pp. 376-379.
4. Jamil Halim, & Othman Dahlan (eds.), Perundangan Persekolahan Di Malaysia (1950-1987), Ampang: Limaj Educational Services, Terbitan Pertama, 1989.
5.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Senarai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30 Jun 2020. 马来西亚教育部2020年6月30日小学和中学名单。
6.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Senarai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31 Mac 2022. 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
7.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Maklumat Asas Pendidikan, 30 Jun 2020. 马来西亚教育部2020年6月30日教育基本信息。
8.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Maklumat Asas Pendidikan, 31 Mac 2022. 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9. Jabatan Pendidikan Negeri Sarawak, Maklumat Asas Pendidikan Seperti Pada 31 Januari 2019. 砂拉越教育局2019年1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10. Bahagian Perancangan dan Penyelidikan Dasar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Perangkaan Pendidikan Malaysia, laporan tahunan 2010 hingga 2021. 马来西亚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司《马来西亚教育统计》，2010年至2021年的每年度报告。
11. Ketua Pengarah Pendidikan Malaysia, 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Bil. 1/1997: Dasar dan Peraturan Mengenai Nama Sekolah, 2 Januari 1997.
12. 〈马来西亚全国国民型华文小学名表〉，《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年，页915-931。
13. 马华公会全国华小校地调查委员会，《马华全国华小校地调查》/《马华公会全国华小校地调查报告》，2006年进行调查，2008年10月16日公布报告。
14. Malayan Christian Schools’ Council (MCSC), God’s Faithfulness Our Heritage 1956-2016, (https://www.fcmsm.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60th-Anniversary-Comm-BOOK.pdf), commemorative book celebrating 60 years of MCSC’s mission school work in West Malaysia, 2016, pp. 28-35. 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MCSC）60周年纪念特刊（1956-2016）。

15. Federation of Council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FCCMSM）, Direc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http://www.fcms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FCCMSM-Directory-July-2017.pdf）, July 2017, pp. 58-69.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理事会联合会（FCCMSM）2017年《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名录》
16. Bahagian Perancangan dan Penyelidikan Dasar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Senarai Sekolah Mubaligh Seperti Pada 31 Oktober 2018. 马来西亚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司2018年10月31日教会学校名单。
17. 槟城威省柔府村真光华小校史
https://www.methodist.org.my/2021/12/真光华文小学近年发展史/
18. 沙巴亚庇中英学校校史
https://www.skc-anglochinese.edu.my/v2/sejarah/
https://www.facebook.com/anglochinesekk/
19. 沙巴根地咬政民小学校史
https://sjkcchengming2.gbs2u.com/bd/index3.asp?userid=37431373&idno=2
20. 沙巴山打根政民小学校史
https://chengminsandakan.blogspot.com/2010/12/sejarah-sekolah.html
21. 欢迎到来政民小学就读 Selamat Datang ke SK(C) Cheng Min, Sandakan, (cheng min, 2021年8月18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bShO-q5YctY)
22. 砂拉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砂拉越华小》名单
https://sarawakdz.my/index.php/sarawakprimaryschool/
23. 2016年晋汉省津贴华小董联会属会学校联络电话名单
http://www.donglianhui.org/fp/contact-schools.htm
24. 砂拉越“双源流华小”、“双源流国小”、“政府小学”的各校网上资料。
25. 邝其芳：〈马来西亚学校的种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地位演变大事纪要（1950年-2010年）》，（https://www.dongzong.my/infobook/book/book26.pdf），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11年2月，页140-143。
26. 董教总文告（2008年12月1日），针对全津与半津学校的事宜发表文告，（https://resource.dongzong.my/2008/1928-declare-2008-18）。
27. 沈天奇：〈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现况和发展规划〉，《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第八期，（https://www.dongzong.my/v3/book/mer），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21年12月，页73-108。

28. 董教总呈予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备忘录——《制度化公平发展各源流学校，发挥国家优势，促进国家进步》，2011年11月14日，https://resource.dongzong.my/literature-n-information-2/memorandum/145-2011-2020-memorandum/1914-memorandum-155）。
29. 霹雳埔地华小面子书：https://www.facebook.com/sekjkcsiputeh/
30. _____，〈3年达超100%增长率 埔地华小优质教育赢赞〉，《星洲日报》大霹雳版，（https://www.sinchew.com.my/20201208/3年达超100增长率-埔地华小优质教育赢赞/），2020年12月8日。
31. _____，〈《五个小孩的校长》霹真实“上演”．新校长用爱改造微小〉《星洲日报》暖势力版，（https://www.sinchew.com.my/20190401/《五个小孩的校长》霹真实上演．新校长用爱/），2019年4月1日。
32. 赵玉花，〈“在图书馆学校”霹埔地华小争光〉，《东方日报》北马版，（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orth/2019/10/30/312495），2019年10月30日。
33. 林彩洁，〈微小合并｜让爱心微小延续下去 埔地华小让孩子快乐成长〉，《星洲日报》大霹雳版，（https://www.sinchew.com.my/?p=3062064；https://www.sinchew.com.my/20201230/微小合并-让爱心微小延续下去-埔地华小让孩子快/；https://jiaozong.org.my/v3/index.php/news/7616-埔地华小-爱心微小值得延续-让孩子快乐学习），2020年12月30日。
34. 林昇春，〈高巴三万小镇志气大！复办幼儿园拯救微小〉，《星洲日报》，（https://www.sinchew.com.my/?p=2954425），2019年11月16日。
35. _____，〈学生人数降 吉14华小或变微小〉，《星洲日报》，（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1815117.html），2018年11月23日。
36. _____，〈教部调整学校等级 逾1300学生还是微小！竞智华小务德华小有望升级〉，《中国报》，（http://kl.chinapress.com.my/?p=1314419）（http://web.jiaozong.org.my/doc/2019/mar/20190315-022.pdf），2019年3月13日。
37. _____，〈培植华小董事部幼儿园．新生人数持续增加〉，《星洲日报》东海岸版，（https://www.sinchew.com.my/20191023/培植华小董事部幼儿园．新生人数持续增加/），2019年10月23日。
38. _____，〈奉献“恒毅”60年 杨裕光卸下幼儿园长职〉，《星洲日报》大北马版，（https://www.sinchew.com.my/20211231/（大北马）杨裕光为恒毅奉献60年），2021年12月31日。
39. 陈世传，〈本报报道引关注 霹华小学前教育班 获批文〉，《星洲日报》，（https://www.sinchew.com.my/20220530/早前不获开班批文学前教育班已获批文/），2022年5月30日。

40. _____，〈准证未批无法增派教师 沙登埠公民华小 特殊教育班爆满〉，《星洲日报》大都会版，（https://www.sinchew.com.my/20220323/公民华小有关特殊教育班未获准证文告/），2022年3月23日。
41. 陈云清，〈《细述・华小》系列1：槟岛第一所开办华小 益华特殊教育班有教无类〉，《星洲日报》大北马版，（https://www.sinchew.com.my/20220430/《细述・华小》系列1-槟岛第一所开办华小-益华特殊/），2022年4月30日。
42. 黄国强，〈隆三育华小设特殊教育班创意走廊 陈国伟移交逾4万拨款〉，《东方日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central/2022/04/21/481654），2022年4月21日。
43. 郭芳怡、蓝子鑫，〈柔州20年后 迎全新华小 谢华华小正式开课〉，《中国报》，（https://johor.chinapress.com.my/20220510/柔州20年后-迎全新华小-谢华华小正式开课/），2022年5月10日。
44. 郭芳怡、蓝子鑫，〈满足西北区一带居民需求 谢华华小启用 舒缓爆满〉，《中国报》，（https://johor.chinapress.com.my/20220510/◤柔佛人头条◢-满足西北区一带居民需求-谢华华小/），2022年5月10日。

# 附录

附录1.1：马来西亚半岛（西马）现有华小创校年份分布
（2022年3月统计）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
| 1862 | 0 |
| 1870 | 0 |
| 1897 | 1 |
| 1902 | 1 |
| 1903 | 0 |
| 1904 | 2 |
| 1905 | 1 |
| 1906 | 3 |
| 1907 | 3 |
| 1908 | 2 |
| 1909 | 8 |
| 1910 | 1 |
| 1911 | 16 |
| 1912 | 9 |
| 1913 | 11 |
| 1914 | 5 |
| 1915 | 6 |
| 1916 | 8 |
| 1917 | 6 |
| 1918 | 21 |
| 1919 | 12 |
| 1920 | 23 |
| 1921 | 13 |
| 1922 | 20 |
| 1923 | 19 |
| 1924 | 19 |
| 1925 | 25 |
| 1926 | 32 |
| 1927 | 23 |
| 1928 | 22 |
| 1929 | 20 |
| 1930 | 35 |
| 1931 | 2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
| 1932 | 25 |
| 1933 | 7 |
| 1934 | 23 |
| 1935 | 35 |
| 1936 | 33 |
| 1937 | 30 |
| 1938 | 28 |
| 1939 | 24 |
| 1940 | 12 |
| 1941 | 4 |
| 1942 | 1 |
| 1943 | 1 |
| 1944 | 3 |
| 1945 | 23 |
| 1946 | 55 |
| 1947 | 24 |
| 1948 | 19 |
| 1949 | 14 |
| 1950 | 24 |
| 1951 | 37 |
| 1952 | 41 |
| 1953 | 27 |
| 1954 | 14 |
| 1955 | 8 |
| 1956 | 7 |
| 1957 | 5 |
| 1958 | 16 |
| 1959 | 4 |
| 1960 | 6 |
| 1961 | 2 |
| 1962 | 3 |
| 1963 | 3 |
| 1964 | 5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
| 1965 | 4 |
| 1966 | 1 |
| 1967 | 3 |
| 1968 | 3 |
| 1969 | 1 |
| 1970 | 0 |
| 1971 | 2 |
| 1972 | 0 |
| 1973 | 2 |
| 1974 | 2 |
| 1975 | 1 |
| 1977 | 1 |
| 1978 | 1 |
| 1979 | 1 |
| 1981 | 1 |
| 1984 | 1 |
| 1987 | 1 |
| 1989 | 2 |
| 1998 | 0 |
| 1999 | 1 |
| 2001 | 3 |
| 2002 | 1 |
| 2004 | 0 |
| 2005 | 1 |
| 2006 | 1 |
| 2007 | 1 |
| 2008 | 1 |
| 2012 | 2 |
| 2013 | 2 |
| 2015 | 2 |
| 2016 | 2 |
| 2021 | 1 |
| 2022 | 1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60-1869 | 0 | 0.00 |
| 1870-1879 | 0 | 0.00 |
| 1880-1889 | 0 | 0.00 |
| 1890-1899 | 1 | 0.10 |
| 1900-1909 | 20 | 2.01 |
| 1910-1919 | 95 | 9.54 |
| 1920-1929 | 216 | 21.69 |
| 1930-1939 | 260 | 26.10 |
| 1940-1949 | 156 | 15.66 |
| 1950-1959 | 183 | 18.37 |
| 1960-1969 | 31 | 3.11 |
| 1970-1979 | 10 | 1.00 |
| 1980-1989 | 5 | 0.50 |
| 1990-1999 | 1 | 0.10 |
| 2000-2009 | 8 | 0.80 |
| 2010-2022 | 10 | 1.00 |
| 合计 | **996** | **10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97-1956 | 906 | 90.96 |
| 1957-1962 | 36 | 3.61 |
| 1963-2022 | 54 | 5.42 |
| 合计 | **996** | **10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97-1941 | 608 | 61.04 |
| 1942-1945 | 28 | 2.81 |
| 1946-1956 | 270 | 27.11 |
| 1957-1962 | 36 | 3.61 |
| 1963-1969 | 20 | 2.01 |
| 1970-1979 | 10 | 1.00 |
| 1980-2022 | 24 | 2.41 |
| 合计 | **996** | **100** |

资料来源：同表5。

## 附录1.2：马来西亚沙巴和纳闽现有华小创校年份分布

（2022年3月统计）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
| 1862 | 0 |
| 1870 | 0 |
| 1897 | 0 |
| 1902 | 0 |
| 1903 | 2 |
| 1904 | 0 |
| 1905 | 1 |
| 1906 | 0 |
| 1907 | 0 |
| 1908 | 0 |
| 1909 | 0 |
| 1910 | 0 |
| 1911 | 0 |
| 1912 | 2 |
| 1913 | 0 |
| 1914 | 0 |
| 1915 | 2 |
| 1916 | 0 |
| 1917 | 2 |
| 1918 | 0 |
| 1919 | 0 |
| 1920 | 2 |
| 1921 | 2 |
| 1922 | 2 |
| 1923 | 1 |
| 1924 | 1 |
| 1925 | 1 |
| 1926 | 1 |
| 1927 | 3 |
| 1928 | 2 |
| 1929 | 2 |
| 1930 | 6 |
| 1931 | 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
| 1932 | 3 |
| 1933 | 1 |
| 1934 | 0 |
| 1935 | 2 |
| 1936 | 1 |
| 1937 | 2 |
| 1938 | 2 |
| 1939 | 1 |
| 1940 | 1 |
| 1941 | 1 |
| 1942 | 1 |
| 1943 | 1 |
| 1944 | 0 |
| 1945 | 0 |
| 1946 | 10 |
| 1947 | 3 |
| 1948 | 5 |
| 1949 | 2 |
| 1950 | 1 |
| 1951 | 1 |
| 1952 | 2 |
| 1953 | 1 |
| 1954 | 0 |
| 1955 | 0 |
| 1956 | 0 |
| 1957 | 2 |
| 1958 | 1 |
| 1959 | 2 |
| 1960 | 2 |
| 1961 | 3 |
| 1962 | 0 |
| 1963 | 0 |
| 1964 | 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
| 1965 | 0 |
| 1966 | 0 |
| 1967 | 1 |
| 1968 | 1 |
| 1969 | 0 |
| 1970 | 0 |
| 1971 | 0 |
| 1972 | 0 |
| 1973 | 0 |
| 1974 | 0 |
| 1975 | 0 |
| 1977 | 0 |
| 1978 | 0 |
| 1979 | 0 |
| 1981 | 0 |
| 1984 | 0 |
| 1987 | 0 |
| 1989 | 0 |
| 1998 | 0 |
| 1999 | 0 |
| 2001 | 0 |
| 2002 | 0 |
| 2004 | 0 |
| 2005 | 0 |
| 2006 | 0 |
| 2007 | 0 |
| 2008 | 0 |
| 2012 | 0 |
| 2013 | 0 |
| 2015 | 0 |
| 2016 | 0 |
| 2021 | 0 |
| 2022 | 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60-1869 | 0 | 0.00 |
| 1870-1879 | 0 | 0.00 |
| 1880-1889 | 0 | 0.00 |
| 1890-1899 | 0 | 0.00 |
| 1900-1909 | 3 | 3.53 |
| 1910-1919 | 6 | 7.06 |
| 1920-1929 | 17 | 20.00 |
| 1930-1939 | 18 | 21.18 |
| 1940-1949 | 24 | 28.24 |
| 1950-1959 | 10 | 11.76 |
| 1960-1969 | 7 | 8.24 |
| 1970-1979 | 0 | 0.00 |
| 1980-1989 | 0 | 0.00 |
| 1990-1999 | 0 | 0.00 |
| 2000-2009 | 0 | 0.00 |
| 2010-2022 | 0 | 0.00 |
| 合计 | **85** | **10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903-1956 | 73 | 85.88 |
| 1957-1962 | 10 | 11.76 |
| 1963-2022 | 2 | 2.35 |
| 合计 | **85** | **10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903-1941 | 46 | 54.12 |
| 1942-1945 | 2 | 2.35 |
| 1946-1956 | 25 | 29.41 |
| 1957-1962 | 10 | 11.76 |
| 1963-1969 | 2 | 2.35 |
| 1970-1979 | 0 | 0.00 |
| 1980-2022 | 0 | 0.00 |
| 合计 | **85** | **100** |

资料来源：同表5。

## 附录1.3：马来西亚砂拉越现有华小创校年份分布

（2022年3月统计）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
| 1862 | 1 | 1932 | 8 | 1965 | 0 |
| 1870 | 1 | 1933 | 7 | 1966 | 1 |
| 1897 | 0 | 1934 | 1 | 1967 | 1 |
| 1902 | 0 | 1935 | 5 | 1968 | 0 |
| 1903 | 2 | 1936 | 5 | 1969 | 1 |
| 1904 | 0 | 1937 | 6 | 1970 | 1 |
| 1905 | 1 | 1938 | 10 | 1971 | 1 |
| 1906 | 0 | 1939 | 5 | 1972 | 1 |
| 1907 | 0 | 1940 | 1 | 1973 | 0 |
| 1908 | 0 | 1941 | 2 | 1974 | 0 |
| 1909 | 1 | 1942 | 1 | 1975 | 0 |
| 1910 | 0 | 1943 | 0 | 1977 | 0 |
| 1911 | 0 | 1944 | 0 | 1978 | 0 |
| 1912 | 0 | 1945 | 6 | 1979 | 0 |
| 1913 | 1 | 1946 | 22 | 1981 | 0 |
| 1914 | 2 | 1947 | 8 | 1984 | 0 |
| 1915 | 1 | 1948 | 6 | 1987 | 0 |
| 1916 | 1 | 1949 | 2 | 1989 | 0 |
| 1917 | 5 | 1950 | 3 | 1998 | 2 |
| 1918 | 1 | 1951 | 3 | 1999 | 0 |
| 1919 | 3 | 1952 | 5 | 2001 | 0 |
| 1920 | 6 | 1953 | 9 | 2002 | 0 |
| 1921 | 0 | 1954 | 4 | 2004 | 1 |
| 1922 | 4 | 1955 | 3 | 2005 | 0 |
| 1923 | 3 | 1956 | 1 | 2006 | 1 |
| 1924 | 4 | 1957 | 2 | 2007 | 0 |
| 1925 | 3 | 1958 | 5 | 2008 | 1 |
| 1926 | 7 | 1959 | 5 | 2012 | 0 |
| 1927 | 2 | 1960 | 1 | 2013 | 0 |
| 1928 | 5 | 1961 | 2 | 2015 | 0 |
| 1929 | 4 | 1962 | 0 | 2016 | 0 |
| 1930 | 4 | 1963 | 2 | 2021 | 0 |
| 1931 | 7 | 1964 | 1 | 2022 | 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60-1869 | 1 | 0.45 |
| 1870-1879 | 1 | 0.45 |
| 1880-1889 | 0 | 0.00 |
| 1890-1899 | 0 | 0.00 |
| 1900-1909 | 4 | 1.81 |
| 1910-1919 | 14 | 6.33 |
| 1920-1929 | 38 | 17.19 |
| 1930-1939 | 58 | 26.24 |
| 1940-1949 | 48 | 21.72 |
| 1950-1959 | 40 | 18.10 |
| 1960-1969 | 9 | 4.07 |
| 1970-1979 | 3 | 1.36 |
| 1980-1989 | 0 | 0.00 |
| 1990-1999 | 2 | 0.90 |
| 2000-2009 | 3 | 1.36 |
| 2010-2022 | 0 | 0.00 |
| 合计 | **221** | **10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62-1956 | 192 | 86.88 |
| 1957-1962 | 15 | 6.79 |
| 1963-2022 | 14 | 6.33 |
| 合计 | **221** | **100** |

| 创校年份 | 学校数量 | 比率% |
|---|---|---|
| 1862-1941 | 119 | 53.85 |
| 1942-1945 | 7 | 3.17 |
| 1946-1956 | 66 | 29.86 |
| 1957-1962 | 15 | 6.79 |
| 1963-1969 | 6 | 2.71 |
| 1970-1979 | 3 | 1.36 |
| 1980-2022 | 5 | 2.26 |
| 合计 | **221** | **100** |

资料来源：同表5。

## 附录2.1：各学校规模的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
（2022年3月统计）

| 邦/州/直辖区 | 学校规模 | | | | | | | | | | | | | | |
|---|---|---|---|---|---|---|---|---|---|---|---|---|---|---|---|
| | 0 | | | 1-149名学生 | | | 150-799名学生 | | | ≥800名学生 | | | 合计 | | |
| | 学校 | 学生 | 教师 | 学校 | 学生 | 教师 | 学校 | 学生 | 教师 | 学校 | 学生 | 教师 | 学校 | 学生 | 教师 |
| 玻璃市 | 0 | 0 | 0 | 4 | 302 | 53 | 6 | 1,519 | 146 | 0 | 0 | 0 | 10 | 1,821 | 199 |
| 吉打 | 0 | 0 | 0 | 54 | 3,283 | 631 | 32 | 11,887 | 974 | 3 | 3,013 | 170 | 89 | 18,183 | 1,775 |
| 槟城 | 0 | 0 | 0 | 26 | 1,960 | 325 | 46 | 19,855 | 1,495 | 18 | 22,102 | 1,272 | 90 | 43,917 | 3,092 |
| 霹雳 | 0 | 0 | 0 | 116 | 7,582 | 1,374 | 62 | 23,404 | 1,953 | 7 | 9,071 | 577 | 185 | 40,057 | 3,904 |
| 雪兰莪 | 0 | 0 | 0 | 25 | 1,974 | 327 | 40 | 16,358 | 1,158 | 50 | 89,639 | 4,245 | 115 | 107,971 | 5,730 |
| 吉隆坡 | 0 | 0 | 0 | 4 | 490 | 61 | 14 | 6,103 | 422 | 24 | 36,256 | 1,707 | 42 | 42,849 | 2,190 |
| 布城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森美兰 | 0 | 0 | 0 | 45 | 3,041 | 521 | 35 | 12,883 | 998 | 2 | 1,902 | 120 | 82 | 17,826 | 1,639 |
| 马六甲 | 0 | 0 | 0 | 35 | 2,612 | 482 | 24 | 7,374 | 678 | 6 | 5,491 | 324 | 65 | 15,477 | 1,484 |
| 柔佛 | 1 | 0 | 0 | 104 | 6,714 | 1,198 | 82 | 33,588 | 2,509 | 30 | 47,524 | 2,476 | 217 | 87,826 | 6,183 |
| 吉兰丹 | 0 | 0 | 0 | 4 | 398 | 55 | 10 | 3,749 | 340 | 1 | 1,174 | 64 | 15 | 5,321 | 459 |
| 登加楼 | 0 | 0 | 0 | 6 | 571 | 79 | 3 | 768 | 75 | 1 | 814 | 67 | 10 | 2,153 | 221 |
| 彭亨 | 1 | 0 | 0 | 42 | 3,337 | 539 | 31 | 11,163 | 916 | 2 | 2,182 | 132 | 76 | 16,682 | 1,587 |
| 沙巴 | 0 | 0 | 0 | 23 | 2,030 | 290 | 50 | 19,524 | 1,398 | 10 | 13,898 | 700 | 83 | 35,452 | 2,388 |
| 纳闽 | 0 | 0 | 0 | 0 | 0 | 0 | 1 | 525 | 37 | 1 | 880 | 57 | 2 | 1,405 | 94 |
| 砂拉越 | 0 | 0 | 0 | 127 | 8,287 | 1,542 | 70 | 25,029 | 2,128 | 24 | 26,301 | 1,475 | 221 | 59,617 | 5,145 |
| **合计** | **2** | **0** | **0** | **615** | **42,581** | **7,477** | **506** | **193,729** | **15,227** | **179** | **260,247** | **13,386** | **1,302** | **496,557** | **36,090**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附录2.2：全国华小学生人数规模分布（2022年3月统计）

| 学生人数规模 | 城区 | | | 乡区 | | | 合计 | | | | | |
|---|---|---|---|---|---|---|---|---|---|---|---|---|
| | 学校数量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校数量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校数量 | 比率% | 学生人数 | 比率% | 教师人数 | 比率% |
| **≤149** | **294** | **22,669** | **3,710** | **323** | **19,912** | **3,767** | **617** | **47.39** | **42,581** | **8.58** | **7,477** | **20.72** |
| 0 | 2 | 0 | 0 | 0 | 0 | 0 | 2 | 0.15 | 0 | 0.00 | 0 | 0.00 |
| 1-9 | 4 | 34 | 26 | 13 | 81 | 76 | 17 | 1.31 | 115 | 0.02 | 102 | 0.28 |
| 10-19 | 12 | 177 | 94 | 20 | 286 | 148 | 32 | 2.46 | 463 | 0.09 | 242 | 0.67 |
| 20-29 | 22 | 520 | 184 | 21 | 527 | 182 | 43 | 3.30 | 1,047 | 0.21 | 366 | 1.01 |
| 30-39 | 28 | 949 | 290 | 56 | 1,951 | 583 | 84 | 6.45 | 2,900 | 0.58 | 873 | 2.42 |
| 40-49 | 24 | 1,060 | 255 | 33 | 1,444 | 358 | 57 | 4.38 | 2,504 | 0.50 | 613 | 1.70 |
| 50-99 | 106 | 7,863 | 1,381 | 126 | 8,953 | 1,603 | 232 | 17.82 | 16,816 | 3.39 | 2,984 | 8.27 |
| 100-149 | 96 | 12,066 | 1,480 | 54 | 6,670 | 817 | 150 | 11.52 | 18,736 | 3.77 | 2,297 | 6.36 |
| **150-799** | **409** | **163,901** | **12,798** | **97** | **29,828** | **2,429** | **506** | **38.86** | **193,729** | **39.01** | **15,227** | **42.19** |
| 150-199 | 63 | 11,085 | 1,158 | 30 | 5,132 | 512 | 93 | 7.14 | 16,217 | 3.27 | 1,670 | 4.63 |
| 200-299 | 93 | 22,686 | 2,230 | 28 | 6,809 | 650 | 121 | 9.29 | 29,495 | 5.94 | 2,880 | 7.98 |
| 300-399 | 69 | 23,598 | 1,966 | 15 | 4,952 | 398 | 84 | 6.45 | 28,550 | 5.75 | 2,364 | 6.55 |
| 400-499 | 54 | 24,762 | 1,892 | 11 | 4,951 | 355 | 65 | 4.99 | 29,713 | 5.98 | 2,247 | 6.23 |
| 500-599 | 56 | 30,630 | 2,143 | 5 | 2,687 | 176 | 61 | 4.69 | 33,317 | 6.71 | 2,319 | 6.43 |
| 600-699 | 44 | 28,495 | 1,885 | 7 | 4,521 | 291 | 51 | 3.92 | 33,016 | 6.65 | 2,176 | 6.03 |
| 700-799 | 30 | 22,645 | 1,524 | 1 | 776 | 47 | 31 | 2.38 | 23,421 | 4.72 | 1,571 | 4.35 |
| **800-1,999** | **147** | **184,435** | **9,912** | **2** | **2,230** | **132** | **149** | **11.44** | **186,665** | **37.59** | **10,044** | **27.83** |
| 800-899 | 24 | 20,351 | 1,265 | 1 | 869 | 60 | 25 | 1.92 | 21,220 | 4.27 | 1,325 | 3.67 |
| 900-999 | 14 | 13,193 | 769 | 0 | 0 | 0 | 14 | 1.08 | 13,193 | 2.66 | 769 | 2.13 |
| 1,000-1,499 | 78 | 96,047 | 5,244 | 1 | 1,361 | 72 | 79 | 6.07 | 97,408 | 19.62 | 5,316 | 14.73 |
| 1,500-1,999 | 31 | 54,844 | 2,634 | 0 | 0 | 0 | 31 | 2.38 | 54,844 | 11.04 | 2,634 | 7.30 |
| **2,000-3,999** | **30** | **73,582** | **3,342** | **0** | **0** | **0** | **30** | **2.30** | **73,582** | **14.82** | **3,342** | **9.26** |
| 2,000-2,499 | 19 | 41,624 | 1,944 | 0 | 0 | 0 | 19 | 1.46 | 41,624 | 8.38 | 1,944 | 5.39 |
| 2,500-2,999 | 7 | 18,714 | 817 | 0 | 0 | 0 | 7 | 0.54 | 18,714 | 3.77 | 817 | 2.26 |
| 3,000-3,499 | 3 | 9,662 | 436 | 0 | 0 | 0 | 3 | 0.23 | 9,662 | 1.95 | 436 | 1.21 |
| 3,500-3,999 | 1 | 3,582 | 145 | 0 | 0 | 0 | 1 | 0.08 | 3,582 | 0.72 | 145 | 0.40 |
| 合计 | **880** | **444,587** | **29,762** | **422** | **51,970** | **6,328** | **1,302** | **100** | **496,557** | **100** | **36,090** | **100**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3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

1. 教育部于2020年落实学校等级重新调整计划（Penjajaran Semula Gred Sekolah），学生人数少于150人（≤149人）的学校列为微型学校即C型学校，150至799人的是B型学校，800人及以上的是A型学校。见新闻报道：〈学生人数降 吉14华小或变微小〉，《星洲日报》，2018年11月23日；〈教部调整学校等级　逾1300学生还是微小！竞智华小务德华小有望升级〉，《中国报》，2019年3月13日。
2. 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第2条，“学校”是指有10名或以上的人士，不论是在一个或多个班级，惯性地接受教育的地方，但不包括其课程纯粹是为教导任何宗教的任何地方。
3. 上表所指的617所华小（≤149名学生），其实是指616所微型华小，以及1所新增建但当时还未开课的柔佛州双威依斯干达公主城谢华华小。该校后来于2022年5月10日开课，有233名学生。

## 附录3：学生人数30人及以下的华小名单（按2020年6月排序）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2020年6月 | | 2022年3月 | |
|---|---|---|---|---|---|---|---|---|---|
| | | | | |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1. | ABC6086 | 霹雳太平老港培智华小 | 1945 | 乡区 | 半津贴 | 3 | 4 | 1 | 2 |
| 2. | ABC6091 | 霹雳太平直弄双溪罗丹华小 | 1952 | 乡区 | 半津贴 | 4 | 5 | 5 | 5 |
| 3. | ABC6089 | 霹雳太平直弄毅成华小 | 1946 | 乡区 | 全津贴 | 6 | 6 | 5 | 5 |
| 4. | BBC6037 | 雪兰莪沙白安南县培民华小 | 1973 | 乡区 | 全津贴 | 6 | 7 | 8 | 7 |
| 5. | YCC6115 | 砂拉越泗里街民德华小 | 1952 | 乡区 | 半津贴 | 7 | 7 | 7 | 7 |
| 6. | ABC7042 | 霹雳玲珑士力百加华小 | 1948 | 乡区 | 全津贴 | 8 | 6 | 9 | 5 |
| 7. | YCC6315 | 砂拉越马拉端南华华小 | 1931 | 乡区 | 半津贴 | 8 | 7 | 7 | 7 |
| 8. | CBC7088 | 彭亨文冬双溪加旺华小 | 1935 | 乡区 | 半津贴 | 9 | 9 | 10 | 9 |
| 9. | KBC9027 | 吉打吉中区铅县多伟培英华小 | 1933 | 城区 | 半津贴 | 9 | 6 | 8 | 5 |
| 10. | JBC3014 | 柔佛边佳兰培民华小 | 1949 | 乡区 | 半津贴 | 10 | 8 | 5 | 7 |
| 11. | ABC6094 | 霹雳太平大直弄益华华小 | 1940 | 乡区 | 全津贴 | 11 | 5 | 7 | 4 |
| 12. | JBC7005 | 柔佛昔加末哥马里园丘中央华小 | 1962 | 乡区 | 半津贴 | 11 | 5 | 4 | 6 |
| 13. | KBC4044 | 吉打吉北区尤仑指南华小 | 1932 | 城区 | 全津贴 | 11 | 8 | 9 | 8 |
| 14. | ABC3051 | 霹雳巴力文打新路维新华小 | 1929 | 城区 | 半津贴 | 12 | 7 | 17 | 8 |
| 15. | ABC7045 | 霹雳玲珑哥打淡板华小 | 1936 | 乡区 | 全津贴 | 12 | 7 | 15 | 7 |
| 16. | CBC3040 | 彭亨而连突美拿华小 | 1955 | 乡区 | 全津贴 | 12 | 8 | 11 | 7 |
| 17. | JBC5056 | 柔佛麻坡隆旺培才华小 | 1932 | 乡区 | 半津贴 | 12 | 7 | 13 | 8 |
| 18. | KBC9031 | 吉打大铅育群华小 | 1918 | 城区 | 半津贴 | 12 | 7 | 15 | 8 |
| 19. | NBC1054 | 森美兰呷啤新村华小 | 1956 | 乡区 | 全津贴 | 12 | 8 | 7 | 7 |
| 20. | ABC0059 | 霹雳万岭新村华联华小 | 1930 | 城区 | 半津贴 | 13 | 5 | 8 | 6 |
| 21. | KBC0047 | 吉打华玲县冯佬巴林园培智华小 | 1954 | 城区 | 半津贴 | 14 | 5 | 11 | 7 |
| 22. | YCC3213 | 砂拉越诗巫养成华小 | 1924 | 乡区 | 半津贴 | 14 | 7 | 11 | 6 |
| 23. | YCC3231 | 砂拉越诗巫下木桂兰坡培英华小 | 1925 | 乡区 | 半津贴 | 14 | 7 | 12 | 7 |
| 24. | ABC0056 | 霹雳打巴律北根吉打华小 | 1952 | 城区 | 全津贴 | 15 | 6 | 10 | 6 |
| 25. | ABCB009 | 霹雳双吕江育华华小 | 1946 | 乡区 | 全津贴 | 15 | 7 | 11 | 7 |
| 26. | CBCA086 | 彭亨百乐县金马梳华小 | 1950 | 城区 | 半津贴 | 15 | 8 | 9 | 7 |
| 27. | YCC3221 | 砂拉越诗巫三南华小 | 1924 | 乡区 | 半津贴 | 15 | 7 | 14 | 7 |
| 28. | YCC6309 | 砂拉越马拉端明成华小 | 1936 | 乡区 | 半津贴 | 15 | 8 | 16 | 8 |
| 29. | ABC6097 | 霹雳拉律峇登司南马县怡郁华小 | 1935 | 乡区 | 全津贴 | 16 | 8 | 18 | 6 |
| 30. | ABCB007 | 霹雳实里阁华南华小 | 1932 | 城区 | 半津贴 | 16 | 8 | 11 | 8 |
| 31. | JBC0037 | 柔佛巴力安宁育才华小 | 1931 | 乡区 | 半津贴 | 16 | 8 | 10 | 8 |
| 32. | KBC0044 | 吉打华玲县基锐平民华小 | 1952 | 城区 | 半津贴 | 16 | 9 | 12 | 7 |
| 33. | YCC3203 | 砂拉越诗巫养正华小 | 1937 | 乡区 | 半津贴 | 16 | 7 | 7 | 7 |
| 34. | YCC3302 | 砂拉越加拿逸新兴华小 | 1952 | 乡区 | 半津贴 | 16 | 7 | 9 | 7 |
| 35. | YCC3309 | 砂拉越加拿逸兴华华小 | 1938 | 乡区 | 半津贴 | 16 | 9 | 21 | 8 |
| 36. | YCC6314 | 砂拉越马拉端明正华小 | 1958 | 乡区 | 半津贴 | 16 | 8 | 14 | 8 |
| 37. | ABC6087 | 霹雳章吉遮令育群华小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17 | 9 | 19 | 7 |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2020年6月 | | 2022年3月 | |
|---|---|---|---|---|---|---|---|---|---|
| | | | | |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38. | JBC3008 | 柔佛哥打丁宜南亚华小 | 1928 | 乡区 | 全津贴 | 17 | 9 | 22 | 8 |
| 39. | JBC6012 | 柔佛笨珍文律乐育华小二校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17 | 8 | 21 | 8 |
| 40. | KBC3063 | 吉打高打瓜拉姆拉训蒙华小 | 1911 | 城区 | 半津贴 | 17 | 8 | 27 | 8 |
| 41. | ABC4106 | 霹雳和丰连登华小 | 1936 | 乡区 | 半津贴 | 18 | 7 | 25 | 7 |
| 42. | KBC5032 | 吉打居林麻不来益智华 | 1926 | 城区 | 半津贴 | 18 | 8 | 14 | 8 |
| 43. | NBC4068 | 森美兰晏斗/绿峰岭吁鲁干中华小 | 1937 | 城区 | 半津贴 | 18 | 7 | 139 | 11 |
| 44. | NBC5027 | 森美兰淡边利民济礼仁园华小 | 1954 | 乡区 | 半津贴 | 18 | 9 | 12 | 8 |
| 45. | TBC2029 | 登嘉楼甘马挽雅姆华小 | 1951 | 城区 | 半津贴 | 18 | 6 | 14 | 8 |
| 46. | YCC3212 | 砂拉越诗巫汉光华小 | 1926 | 乡区 | 半津贴 | 18 | 7 | 18 | 6 |
| 47. | ABC7046 | 霹雳玲珑拉挽启明华小 | 1939 | 乡区 | 半津贴 | 19 | 8 | 21 | 7 |
| 48. | BBC6033 | 雪兰莪沙白县双溪侨华蒙德华小 | 1930 | 乡区 | 半津贴 | 19 | 8 | 22 | 8 |
| 49. | JBC6009 | 柔佛笨珍黎明华小 | 1940 | 城区 | 半津贴 | 19 | 6 | 21 | 6 |
| 50. | JBC7019 | 柔佛昔加末东猛华小 | 1953 | 乡区 | 全津贴 | 19 | 7 | 18 | 8 |
| 51. | YCC3305 | 砂拉越加拿逸联华华小 | 1947 | 乡区 | 半津贴 | 19 | 7 | 18 | 7 |
| 52. | JBC3005 | 柔佛边佳兰高谷华小 | 1935 | 乡区 | 全津贴 | 20 | 10 | 25 | 8 |
| 53. | XCC5080 | 沙巴古达育华华小 | 1946 | 乡区 | 半津贴 | 20 | 9 | 22 | 9 |
| 54. | YCC3503 | 砂拉越沐胶达叻三山中华公学 | 1949 | 乡区 | 半津贴 | 20 | 9 | 16 | 7 |
| 55. | ABCA001 | 霹雳仕林河和平华小 | 1935 | 城区 | 半津贴 | 21 | 7 | 21 | 8 |
| 56. | JBC6014 | 柔佛笨珍文律乐育华小四校 | 1935 | 乡区 | 半津贴 | 21 | 7 | 17 | 7 |
| 57. | KBC2112 | 吉打亚罗士打耕余华小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21 | 6 | 22 | 7 |
| 58. | YCC1323 | 砂拉越三马拉汉吻龙中华公学 | 1941 | 乡区 | 半津贴 | 21 | 9 | 22 | 7 |
| 59. | YCC3238 | 砂拉越诗巫育才华小 | 1915 | 乡区 | 半津贴 | 21 | 8 | 16 | 8 |
| 60. | JBC6003 | 柔佛笨珍启智华小 | 1936 | 城区 | 半津贴 | 22 | 10 | 19 | 9 |
| 61. | JBC6021 | 柔佛笨珍龟咯修文华小 | 1926 | 乡区 | 半津贴 | 22 | 7 | 28 | 7 |
| 62. | JBC9008 | 柔佛双溪申洛中华华小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22 | 9 | 20 | 8 |
| 63. | MBC1046 | 马六甲新邦木阁华小 | 1928 | 乡区 | 半津贴 | 22 | 9 | 16 | 9 |
| 64. | YCC3237 | 砂拉越诗巫开智华小 | 1918 | 乡区 | 半津贴 | 22 | 9 | 30 | 8 |
| 65. | MBC1036 | 马六甲万里茂巴西培民华小 | 1938 | 城区 | 半津贴 | 23 | 9 | 31 | 9 |
| 66. | ABC0064 | 霹雳美罗丹那马士华小 | 1949 | 城区 | 全津贴 | 24 | 7 | 24 | 6 |
| 67. | ABC3049 | 霹雳巴力文打民生华小 | 1930 | 城区 | 半津贴 | 24 | 7 | 23 | 8 |
| 68. | ABC6096 | 霹雳司南马志成华小二校 | 1936 | 城区 | 半津贴 | 24 | 7 | 22 | 7 |
| 69. | KBC9028 | 吉打吉中十七碑培华华小 | 1937 | 城区 | 半津贴 | 24 | 8 | 16 | 8 |
| 70. | YCC3209 | 砂拉越诗巫崇文华小 | 1939 | 乡区 | 半津贴 | 24 | 8 | 23 | 8 |
| 71. | ABC3058 | 霹雳瓜拉古楼益华华小 | 1946 | 城区 | 全津贴 | 25 | 7 | 23 | 7 |
| 72. | JBC5030 | 柔佛武吉巴西金枝华小 | 1950 | 乡区 | 半津贴 | 25 | 10 | 29 | 10 |
| 73. | KBC5041 | 吉打居林麻坑新中华小 | 1946 | 乡区 | 半津贴 | 26 | 8 | 39 | 8 |
| 74. | PBC2041 | 槟城瓜拉姆拉光育华小 | 1935 | 城区 | 半津贴 | 26 | 8 | 28 | 8 |
| 75. | XCC4248 | 沙巴吧巴新民华小 | 1958 | 乡区 | 半津贴 | 26 | 9 | 35 | 8 |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2020年6月 | | 2022年3月 | |
|---|---|---|---|---|---|---|---|---|---|
| | | | | |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 76. | ABC0052 | 霹雳宋溪古罗华小 | 1952 | 城区 | 全津贴 | 27 | 7 | 26 | 6 |
| 77. | ABC6083 | 霹雳日莱培华华小 | 1934 | 城区 | 半津贴 | 27 | 11 | 39 | 10 |
| 78. | CBC5066 | 彭亨北根港口育华华小 | 1955 | 城区 | 全津贴 | 27 | 10 | 27 | 10 |
| 79. | JBC0009 | 柔佛亚音港中华华小 | 1944 | 乡区 | 全津贴 | 27 | 9 | 21 | 8 |
| 80. | KBC1022 | 吉打吕蒙文打培才华小 | 1922 | 城区 | 半津贴 | 27 | 11 | 23 | 8 |
| 81. | ABC2132 | 霹雳埔地华小 | 1925 | 城区 | 半津贴 | 28 | 9 | 49 | 8 |
| 82. | ABC9009 | 霹雳金宝东兴港新民华小 | 1946 | 乡区 | 全津贴 | 28 | 10 | 31 | 9 |
| 83. | MBC1051 | 马六甲野新甘文路华小 | 1979 | 乡区 | 全津贴 | 28 | 9 | 31 | 10 |
| 84. | JBC6013 | 柔佛笨珍文律乐育华小三校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29 | 7 | 22 | 7 |
| 85. | KBC5039 | 吉打双溪谷公民华小 | 1927 | 城区 | 半津贴 | 29 | 8 | 35 | 8 |
| 86. | KBC9029 | 吉打双溪里茂港内育民华小 | 1920 | 城区 | 半津贴 | 29 | 11 | 22 | 10 |
| 87. | NBC4060 | 芙蓉日叻务路班台新村华小 | 1933 | 城区 | 半津贴 | 29 | 10 | 19 | 10 |
| 88. | YBC6108 | 砂拉越泗里街华基华小 | 1946 | 乡区 | 全津贴 | 29 | 11 | 26 | 11 |
| | | | | | 合计 | **1,614** | **685** | **1,716** | **661** |
| 89. | ABC8401 | 霹雳巴力中华华小 | 1922 | 乡区 | 半津贴 | 30 | 10 | 30 | 10 |
| 90. | JBC5051 | 柔佛巴莪育侨华小 | 1955 | 乡区 | 半津贴 | 30 | 9 | 31 | 8 |
| 91. | JBC9019 | 柔佛利民达莲花华小 | 1968 | 乡区 | 全津贴 | 30 | 11 | 28 | 10 |
| 92. | JBC9021 | 柔佛实廊启贤华小 | 1928 | 城区 | 半津贴 | 30 | 10 | 36 | 11 |
| 93. | KBC0042 | 吉打华玲甘榜拉兰华小 | 1954 | 乡区 | 半津贴 | 30 | 10 | 32 | 11 |
| 94. | KBCB001 | 吉打亚罗士打伍佰廊中华华小 | 1950 | 城区 | 半津贴 | 30 | 9 | 41 | 11 |
| 95. | MBC1050 | 马六甲野新培贤华小 | 1961 | 城区 | 全津贴 | 30 | 10 | 28 | 10 |
| 96. | PBC3017 | 槟城班台亚齐振华华小 | 1939 | 乡区 | 半津贴 | 30 | 10 | 27 | 7 |
| 97. | PBC3025 | 槟城双溪槟榔新民华小 | 1920 | 乡区 | 半津贴 | 30 | 7 | 36 | 8 |
| 98. | XCC1343 | 沙巴丹南育新华小 | 1967 | 乡区 | 半津贴 | 30 | 9 | 46 | 9 |
| | | | | | 合计 | **300** | **95** | **335** | **95** |
| | | | | | 总数 | **1,914** | **780** | **2,051** | **756** |

资料来源：同表5，以及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

1. 本表按教育部统计所列的某些“城区华小”其实是乡区华小。
2. 本表当中的9所华小另有开办学前教育班，在2022年3月31日共有83名学前班学生，即砂拉越加拿逸兴华华小（4人）、砂拉越诗巫育才华小（5人）、砂拉越诗巫开智华小（6人）、砂拉越诗巫崇文华小（8人）、柔佛亚音港中华华小（9人）、砂拉越泗里街华基华小（5人），以及柔佛利民达莲花华小（4人）、吉打亚罗士打伍佰廊中华华小（24人）、沙巴丹南育新华小（18人）。

## 附录4：全国有开办特殊教育班的华小名单（2022年3月统计）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班人数 | 特教班人数 |
|---|---|---|---|---|---|---|---|---|---|
| 1. | KBC2124 | 吉打亚罗士打滂滂华小 | 1929 | 城区 | 半津贴 | 304 | 27 | 0 | 26 |
| 2. | KBC2125 | 吉打亚罗士打平民华小 | 1938 | 城区 | 全津贴 | 636 | 48 | 25 | 18 |
| 3. | KBC2129 | 吉打亚罗士打武吉槟榔循正华小 | 1922 | 城区 | 全津贴 | 85 | 16 | 18 | 9 |
| 4. | KBC2130 | 吉打亚罗士打新民华小 | 1935 | 城区 | 半津贴 | 136 | 17 | 0 | 9 |
| 5. | KBC3061 | 吉打双溪拉兰中华华小 | 1940 | 城区 | 半津贴 | 332 | 29 | 0 | 19 |
| 6. | KBC3105 | 吉打双溪大年临溪华小 | 1938 | 城区 | 全津贴 | 313 | 27 | 0 | 18 |
| 7. | PBC1046 | 槟城乔治市益华华小 | 1913 | 城区 | 半津贴 | 72 | 18 | 0 | 35 |
| 8. | PBC1074 | 槟城乔治市时中正校 | 1908 | 城区 | 半津贴 | 54 | 17 | 0 | 23 |
| 9. | PBC4016 | 槟城爪夷崇光华小 | 1920 | 城区 | 全津贴 | 784 | 63 | 32 | 28 |
| 10. | ABC1053 | 霹雳实兆远福清洋育英华小 | 1922 | 城区 | 半津贴 | 563 | 39 | 0 | 15 |
| 11. | ABC1056 | 霹雳实兆远二条路建华华小 | 1927 | 城区 | 半津贴 | 111 | 17 | 0 | 8 |
| 12. | ABC1062 | 霹雳爱大华民德华小 | 1927 | 城区 | 半津贴 | 481 | 41 | 0 | 12 |
| 13. | ABC1069 | 霹雳班台直民华小 | 1923 | 城区 | 半津贴 | 694 | 52 | 0 | 7 |
| 14. | ABC2110 | 霹雳怡保巴沙彬如华小二校 | 1962 | 城区 | 全津贴 | 478 | 48 | 23 | 63 |
| 15. | ABC3050 | 霹雳角头南华华小 | 1935 | 城区 | 半津贴 | 469 | 39 | 0 | 7 |
| 16. | ABC4105 | 霹雳和丰新邦椰朗华小 | 1951 | 城区 | 全津贴 | 481 | 34 | 0 | 15 |
| 17. | ABC6076 | 霹雳太平华联华小三校 | 1965 | 城区 | 全津贴 | 617 | 45 | 23 | 9 |
| 18. | ABC6078 | 霹雳太平后廊华小 | 1952 | 城区 | 全津贴 | 437 | 42 | 50 | 22 |
| 19. | ABC6080 | 霹雳太平新板新民华小 | 1928 | 城区 | 半津贴 | 300 | 31 | 0 | 13 |
| 20. | ABC9001 | 霹雳务边新咖啡山华小 | 1923 | 城区 | 全津贴 | 305 | 31 | 48 | 9 |
| 21. | ABC9008 | 霹雳金宝万邦刁湾华小 | 1952 | 城区 | 全津贴 | 201 | 20 | 24 | 9 |
| 22. | BBC0054 | 雪兰莪巴生加埔树人华小 | 1926 | 城区 | 半津贴 | 686 | 45 | 0 | 38 |
| 23. | BBC4039 | 雪兰莪士毛月新村华小 | 1951 | 城区 | 全津贴 | 733 | 46 | 50 | 18 |
| 24. | BBC5035 | 雪兰莪乌雪县叻思华小 | 1937 | 城区 | 半津贴 | 208 | 20 | 0 | 11 |
| 25. | BBC6038 | 雪兰莪适耕庄育群华小 | 1943 | 城区 | 全津贴 | 797 | 47 | 46 | 14 |
| 26. | BBC7406 | 雪兰莪士拉央华小 | 1974 | 城区 | 全津贴 | 1,255 | 73 | 71 | 60 |
| 27. | BBC8403 | 雪兰莪沙登公民华小 | 1920 | 城区 | 半津贴 | 680 | 43 | 0 | 47 |
| 28. | BBC8409 | 雪兰莪宋溪毛糯华小 | 1928 | 城区 | 全津贴 | 1,004 | 66 | 0 | 30 |
| 29. | BBC8420 |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白沙罗中华华小 | 1952 | 城区 | 半津贴 | 364 | 27 | 0 | 41 |
| 30. | BBC9406 | 雪兰莪双溪比力华联华小 | 1927 | 城区 | 半津贴 | 353 | 31 | 24 | 14 |
| 31. | WBC0135 | 吉隆坡新街场三育华小 | 1948 | 城区 | 半津贴 | 202 | 27 | 0 | 85 |
| 32. | WBC0158 | 吉隆坡沙叻秀华小 | 1954 | 城区 | 全津贴 | 971 | 63 | 25 | 61 |
| 33. | NBC2016 | 森美兰波德申中华华小 | 1914 | 城区 | 半津贴 | 453 | 36 | 0 | 2 |
| 34. | NBC2017 | 森美兰芦骨中华华小 | 1930 | 城区 | 半津贴 | 584 | 43 | 25 | 6 |
| 35. | NBC2021 | 森美兰武吉不兰律益侨华小 | 1940 | 城区 | 半津贴 | 237 | 22 | 0 | 6 |
| 36. | NBC4045 | 森美兰芙蓉三民华小 | 1926 | 城区 | 半津贴 | 207 | 23 | 0 | 27 |
| 37. | NBC4051 | 森美兰亚沙新村马华华小 | 1950 | 城区 | 半津贴 | 283 | 29 | 50 | 19 |
| 38. | NBC5022 | 森美兰金马士国民华小 | 1920 | 城区 | 全津贴 | 137 | 17 | 25 | 8 |
| 39. | NBC6005 | 森美兰马口马身新村华小 | 1952 | 城区 | 全津贴 | 217 | 23 | 50 | 14 |
| 40. | MBC0046 | 马六甲普罗士邦培智华小 | 1928 | 城区 | 半津贴 | 237 | 27 | 46 | 8 |
| 41. | MBC0053 | 马六甲亚罗牙也马接翁武华小 | 1945 | 城区 | 全津贴 | 93 | 20 | 25 | 8 |
| 42. | MBC0059 | 马六甲马日丹那巴也明光华小 | 1946 | 城区 | 全津贴 | 118 | 16 | 0 | 4 |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班人数 | 特教班人数 |
|---|---|---|---|---|---|---|---|---|---|
| 43. | MBC2055 | 马六甲培风第三小学 | 1949 | 城区 | 半津贴 | 91 | 23 | 0 | 25 |
| 44. | MBC2062 | 马六甲香林华小 | 1951 | 城区 | 半津贴 | 98 | 21 | 0 | 11 |
| 45. | MBC2064 | 马六甲丹绒吉宁益智华小 | 1921 | 城区 | 半津贴 | 105 | 19 | 22 | 6 |
| 46. | MBC2066 | 马六甲士马木育英华小 | 1946 | 城区 | 全津贴 | 518 | 48 | 25 | 20 |
| 47. | MBC2067 | 马六甲浮罗加东鼎华华小 | 1937 | 城区 | 半津贴 | 485 | 40 | 0 | 37 |
| 48. | MBC2075 | 马六甲武吉波浪华小 | 1953 | 城区 | 全津贴 | 785 | 57 | 25 | 36 |
| 49. | JBC0005 | 柔佛峇株巴辖正修华小(二)校 | 1963 | 城区 | 半津贴 | 462 | 40 | 0 | 12 |
| 50. | JBC0006 | 柔佛峇株巴辖白沙浮振华华小 | 1932 | 城区 | 半津贴 | 568 | 44 | 0 | 42 |
| 51. | JBC0013 | 柔佛峇株巴辖龙引中华华小 | 1946 | 城区 | 全津贴 | 319 | 28 | 41 | 6 |
| 52. | JBC0023 | 柔佛峇株巴辖亚依淡马华华小 | 1931 | 城区 | 全津贴 | 216 | 23 | 0 | 5 |
| 53. | JBC0035 | 柔佛永平华小(一)校 | 1927 | 城区 | 全津贴 | 652 | 50 | 19 | 9 |
| 54. | JBC1005 | 柔佛新山宽柔华小(三)校 | 1958 | 城区 | 全津贴 | 654 | 48 | 23 | 46 |
| 55. | JBC1008 | 柔佛新山士姑来国光华小 | 1929 | 城区 | 半津贴 | 1,740 | 106 | 0 | 38 |
| 56. | JBC1013 | 柔佛新山丹柏华小 | 1935 | 城区 | 全津贴 | 531 | 39 | 25 | 15 |
| 57. | JBC1021 | 柔佛新山柏岭培华华小 | 1934 | 城区 | 全津贴 | 2,212 | 117 | 0 | 46 |
| 58. | JBC1022 | 柔佛新山平民华小 | 1947 | 城区 | 全津贴 | 2,057 | 102 | 23 | 45 |
| 59. | JBC1030 | 柔佛新山避兰东建集华小 | 1918 | 城区 | 全津贴 | 1,337 | 74 | 0 | 16 |
| 60. | JBC1031 | 柔佛新山马西启东华小 | 1937 | 城区 | 半津贴 | 1,369 | 76 | 0 | 20 |
| 61. | JBC1032 | 柔佛新山马塞华小 | 1936 | 城区 | 全津贴 | 720 | 57 | 32 | 40 |
| 62. | JBC1035 | 柔佛新山乌鲁地南智南华小 | 1936 | 城区 | 全津贴 | 2,387 | 126 | 0 | 48 |
| 63. | JBC1039 | 柔佛新山柔佛再也华小 | 2001 | 城区 | 全津贴 | 2,010 | 110 | 0 | 50 |
| 64. | JBC1047 | 柔佛新山江加埔来辅莱华小 | 1935 | 城区 | 全津贴 | 554 | 40 | 25 | 15 |
| 65. | JBC1049 | 柔佛巴西古当新廊华小 | 1952 | 乡区 | 半津贴 | 693 | 35 | 0 | 10 |
| 66. | JBC2019 | 柔佛居銮博爱华小 | 1938 | 城区 | 全津贴 | 852 | 55 | 25 | 11 |
| 67. | JBC2021 | 柔佛居銮平民华小 | 1932 | 城区 | 全津贴 | 780 | 50 | 25 | 20 |
| 68. | JBC3007 | 柔佛哥打丁宜新哥打华小 | 1953 | 城区 | 全津贴 | 478 | 35 | 25 | 8 |
| 69. | JBC4004 | 柔佛丰盛港培智华小 | 1920 | 城区 | 半津贴 | 281 | 27 | 42 | 5 |
| 70. | JBC5009 | 柔佛麻坡巴冬真光华育华小 | 1926 | 乡区 | 半津贴 | 282 | 27 | 0 | 15 |
| 71. | JBC5012 | 柔佛麻坡中化一小A校 | 1912 | 城区 | 半津贴 | 119 | 23 | 0 | 36 |
| 72. | JBC5041 | 柔佛麻坡武吉峇吉里辅南华小 | 1933 | 乡区 | 全津贴 | 650 | 48 | 16 | 6 |
| 73. | JBC6019 | 柔佛笨珍培群华小(二)校 | 1958 | 城区 | 半津贴 | 141 | 18 | 0 | 20 |
| 74. | JBC6025 | 柔佛北干那那育民华小(二)校 | 1964 | 城区 | 全津贴 | 469 | 32 | 0 | 6 |
| 75. | JBC7003 | 柔佛昔加末峇都安南化南华小 | 1923 | 乡区 | 全津贴 | 86 | 16 | 21 | 2 |
| 76. | JBC7004 | 柔佛昔加末三合港华小 | 1953 | 乡区 | 全津贴 | 315 | 27 | 24 | 3 |
| 77. | JBC7007 | 柔佛昔加末利民达华小(一)校 | 1926 | 城区 | 全津贴 | 330 | 28 | 25 | 11 |
| 78. | JBC7010 | 柔佛昔加末励志华小 | 1930 | 乡区 | 全津贴 | 630 | 50 | 46 | 21 |
| 79. | JBC7011 | 柔佛昔加末佳什华小 | 1915 | 城区 | 半津贴 | 258 | 26 | 0 | 8 |
| 80. | JBC7014 | 柔佛昔加末拉美士华小 | 1917 | 城区 | 全津贴 | 539 | 37 | 25 | 13 |
| 81. | JBC7016 | 柔佛昔加末思朴华小 | 1929 | 城区 | 全津贴 | 548 | 41 | 50 | 18 |
| 82. | JBC8003 | 柔佛古来四维华小 | 1946 | 城区 | 全津贴 | 641 | 40 | 25 | 4 |

| 序 | 学校编号 | 校名和地点 | 创校年份 | 城乡地区 | 津贴类别 | 小学生人数 | 教师人数 | 学前班人数 | 特教班人数 |
|---|---|---|---|---|---|---|---|---|---|
| 83. | JBC8009 | 柔佛古来华小(一)校 | 1945 | 城区 | 全津贴 | 1,026 | 69 | 25 | 25 |
| 84. | JBC8010 | 柔佛古来华小(二)校 | 1968 | 城区 | 全津贴 | 1,019 | 64 | 25 | 16 |
| 85. | JBC8012 | 柔佛士乃沙令华小 | 1937 | 城区 | 全津贴 | 545 | 42 | 23 | 5 |
| 86. | JBC8013 | 柔佛士乃泗隆华小 | 1947 | 乡区 | 全津贴 | 174 | 17 | 25 | 6 |
| 87. | JBC9003 | 柔佛东甲启明华小(一)校 | 1918 | 城区 | 半津贴 | 565 | 39 | 0 | 12 |
| 88. | JBC9013 | 柔佛东甲武吉港脚南华华小 | 1938 | 乡区 | 全津贴 | 147 | 20 | 12 | 10 |
| 89. | TBC0063 | 登嘉楼日底中华华小 | 1937 | 城区 | 半津贴 | 225 | 27 | 38 | 5 |
| 90. | TBC1033 | 登嘉楼龙运新村华小 | 1952 | 城区 | 半津贴 | 103 | 15 | 22 | 3 |
| 91. | TBC2027 | 登嘉楼甘马挽朱盖华小 | 1923 | 城区 | 半津贴 | 374 | 31 | 0 | 2 |
| 92. | TBC3094 | 登嘉楼瓜拉登加楼中华维新华小 | 1915 | 城区 | 半津贴 | 814 | 67 | 0 | 16 |
| 93. | CBC2033 | 彭亨而连突双溪仁华小 | 1929 | 城区 | 全津贴 | 683 | 47 | 71 | 8 |
| 94. | CBC4050 | 彭亨关丹双溪索培民华小 | 1955 | 城区 | 半津贴 | 189 | 24 | 46 | 34 |
| 95. | YBC1202 | 砂拉越古晋明达华华小 | 1972 | 城区 | 全津贴 | 314 | 37 | 50 | 35 |
| 96. | YBH3101 | 砂拉越诗巫市镇政府第二小学 | 1961 | 城区 | 全津贴 | 344 | 44 | 25 | 29 |
| 97. | YBH3102 | 砂拉越诗巫市镇政府第四小学 | 1963 | 城区 | 全津贴 | 820 | 73 | 37 | 28 |
| 98. | YCC1101 | 砂拉越石隆门大段中华公学 | 1946 | 乡区 | 半津贴 | 170 | 20 | 24 | 5 |
| 99. | YCC1202 | 砂拉越古晋中华华小第一校 | 1945 | 城区 | 半津贴 | 456 | 42 | 97 | 15 |
| 100. | YCC1334 | 砂拉越古晋新生村中华公学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868 | 51 | 50 | 8 |
| 101. | YCC2103 | 砂拉越斯里阿曼成邦江中华公学 | 1929 | 乡区 | 半津贴 | 869 | 60 | 47 | 9 |
| 102. | YCC3107 | 砂拉越诗巫大群华小 | 1932 | 城区 | 半津贴 | 934 | 71 | 0 | 69 |
| 103. | YCC3108 | 砂拉越诗巫育德华小 | 1926 | 城区 | 半津贴 | 272 | 36 | 29 | 33 |
| 104. | YCC3109 | 砂拉越诗巫中兴华小 | 1917 | 城区 | 半津贴 | 345 | 38 | 25 | 29 |
| 105. | YCC3236 | 砂拉越诗巫中正华小 | 1917 | 乡区 | 半津贴 | 121 | 20 | 17 | 10 |
| 106. | YCC4103 | 砂拉越美里罗东中华公 | 1946 | 城区 | 半津贴 | 1,082 | 58 | 0 | 29 |
| 107. | YCC6117 | 砂拉越泗里街圣玛丁华小 | 1946 | 乡区 | 半津贴 | 73 | 18 | 25 | 4 |
| 108. | YCC6310 | 砂拉越民丹莪开中华小 | 1922 | 乡区 | 半津贴 | 211 | 29 | 25 | 11 |
| 109. | YCC8201 | 砂拉越西连孟禄华小 | 1932 | 乡区 | 半津贴 | 484 | 38 | 0 | 5 |
| 110. | YCC9101 | 砂拉越民都鲁中华公学 | 1919 | 城区 | 半津贴 | 1,251 | 68 | 0 | 9 |
| 111. | YCC9104 | 砂拉越民都鲁中华公学二校 | 2004 | 城区 | 半津贴 | 639 | 48 | 0 | 17 |
| | | | | | 合计 | **60,751** | **4,561** | **2,027** | **2,187** |

资料来源：同表5，以及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本表按教育部统计所列的某些“城区华小”其实是乡区华小。

## 附录5：全国城乡区华小特殊教育班统计（2022年3月统计）

| 邦/州/直辖区 | 全津贴学校 | | | | 半津贴学校 | | | | 合计 | | | | 总数 | |
|---|---|---|---|---|---|---|---|---|---|---|---|---|---|---|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 |
|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学校 | 学生 |
| 吉打 | 3 | 0 | 45 | 0 | 3 | 0 | 54 | 0 | 6 | 0 | 99 | 0 | 6 | 99 |
| 槟城 | 1 | 0 | 28 | 0 | 2 | 0 | 58 | 0 | 3 | 0 | 86 | 0 | 3 | 86 |
| 霹雳 | 6 | 0 | 127 | 0 | 6 | 0 | 62 | 0 | 12 | 0 | 189 | 0 | 12 | 189 |
| 雪兰莪 | 4 | 0 | 122 | 0 | 5 | 0 | 151 | 0 | 9 | 0 | 273 | 0 | 9 | 273 |
| 吉隆坡 | 1 | 0 | 61 | 0 | 1 | 0 | 85 | 0 | 2 | 0 | 146 | 0 | 2 | 146 |
| 森美兰 | 2 | 0 | 22 | 0 | 5 | 0 | 60 | 0 | 7 | 0 | 82 | 0 | 7 | 82 |
| 马六甲 | 4 | 0 | 68 | 0 | 5 | 0 | 87 | 0 | 9 | 0 | 155 | 0 | 9 | 155 |
| 柔佛 | 23 | 6 | 478 | 48 | 9 | 2 | 193 | 25 | 32 | 8 | 671 | 73 | 40 | 744 |
| 登加楼 | 0 | 0 | 8 | 0 | 4 | 0 | 34 | 0 | 4 | 0 | 42 | 0 | 4 | 42 |
| 彭亨 | 1 | 0 | 0 | 0 | 1 | 0 | 26 | 0 | 2 | 0 | 26 | 0 | 2 | 26 |
| 砂拉越 | 3 | 0 | 92 | 0 | 8 | 6 | 209 | 44 | 11 | 6 | 301 | 44 | 17 | 345 |
| **合计** | **48** | **6** | **1,051** | **48** | **49** | **8** | **1,019** | **69** | **97** | **14** | **2,070** | **117** | **111** | **2,187**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玻璃市、布城、吉兰丹、沙巴、纳闽没有华小特殊教育班。

## 附录6：全国城乡区华小学前教育班统计（2022年3月统计）

| 邦/州/直辖区 | 全津贴学校 | | | | 半津贴学校 | | | | 合计 | | | | 总数 | |
|---|---|---|---|---|---|---|---|---|---|---|---|---|---|---|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学校数量 | | 学生人数 | | | |
|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城区 | 乡区 | 学校 | 学生 |
| 玻璃市 | 1 | 3 | 25 | 61 | 6 | 0 | 158 | 0 | 7 | 3 | 183 | 61 | 10 | 244 |
| 吉打 | 15 | 0 | 346 | 0 | 9 | 0 | 197 | 0 | 24 | 0 | 543 | 0 | 24 | 543 |
| 槟城 | 8 | 0 | 308 | 0 | 1 | 0 | 19 | 0 | 9 | 0 | 327 | 0 | 9 | 327 |
| 霹雳 | 40 | 9 | 1,099 | 138 | 13 | 5 | 442 | 110 | 53 | 14 | 1,541 | 248 | 67 | 1,789 |
| 雪兰莪 | 22 | 8 | 939 | 105 | 18 | 4 | 561 | 92 | 40 | 12 | 1,500 | 197 | 52 | 1,697 |
| 吉隆坡 | 3 | 0 | 75 | 0 | 5 | 0 | 170 | 0 | 8 | 0 | 245 | 0 | 8 | 245 |
| 森美兰 | 10 | 5 | 260 | 102 | 4 | 1 | 173 | 25 | 14 | 6 | 433 | 127 | 20 | 560 |
| 马六甲 | 12 | 4 | 281 | 82 | 8 | 1 | 253 | 19 | 20 | 5 | 534 | 101 | 25 | 635 |
| 柔佛 | 39 | 28 | 934 | 560 | 7 | 3 | 179 | 37 | 46 | 31 | 1,113 | 597 | 77 | 1,710 |
| 吉兰丹 | 5 | 0 | 149 | 0 | 3 | 0 | 75 | 0 | 8 | 0 | 224 | 0 | 8 | 224 |
| 登加楼 | 1 | 0 | 20 | 0 | 2 | 0 | 60 | 0 | 3 | 0 | 80 | 0 | 3 | 80 |
| 彭亨 | 20 | 25 | 661 | 572 | 10 | 8 | 355 | 166 | 30 | 33 | 1,016 | 738 | 63 | 1,754 |
| 沙巴 | 1 | 1 | 25 | 25 | 1 | 26 | 25 | 791 | 2 | 27 | 50 | 816 | 29 | 866 |
| 砂拉越 | 7 | 16 | 256 | 374 | 30 | 92 | 805 | 2,226 | 37 | 108 | 1,061 | 2600 | 145 | 3,661 |
| **合计** | **184** | **99** | **5,378** | **2,019** | **117** | **140** | **3,472** | **3,466** | **301** | **239** | **8,850** | **5,485** | **540** | **14,335** |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2022年3月31日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年3月31日教育基本信息。

注：布城、纳闽没有华小学前教育班。

# 英属马来亚教会英文学校发展

曾忆勤*


## 摘要

英国自18世纪末，占领槟岛起，在马来亚展开将近两个世纪的英殖民时期，此时期亦可称之为“英属马来亚”时期。英殖民改变了马来亚的社会结构，使马来亚不再是单纯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社会”，因工业与贸易需求吸引不少印度人和华人，形成新的多元种族社会。新社会，新秩序，有很多需求因应而生，除了经济发展，教育是最受关注的事项之一。

过去，学者们在研究马来亚教育时比较关注华文教育。其实，在英属马来亚时期，一些华人接受华文教育，也有另一些华人接受英文教育。在殖民时期，英文是官方语文，相较其他语文，英文显得更为重要，英文学校也较其他源流学校发展得更好。

相比以单一语文和族群为主的其他源流学校，广为招收各族群学生的英文学校更显其多元性。英殖民初期，重心皆放在贸易上，并无心介入当地内政，对教育也不在意，这给了传教士一个契机发展以英文为媒介语的教会学校。

早期的英文学校多由传教士所办，他们分属不同的传教会，在不同时期的英属马来亚创办不同性质的教会学校，或统称教会“英文学校”。当


*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硕士。

时，政府也有创办英文学校，且把其中的一些英文学校移交给教会管理和改办成教会英文学校。

几个先后来到马来亚办学的传道会分别是圣公会、伦敦传道会、天主教拉撒弟兄会和美以美会（后称卫理公会）。除了拉撒弟兄会，其他三个都是属于基督新教的传道会。按时程排序，圣公会最早于海峡殖民地创办槟城大英义学（1816年），接着是伦敦传道会创办的马六甲英华书院（1818年创办，1843年迁往香港），天主教拉撒弟兄会办的槟城圣方济义学（1852年），以及后来成为马来亚地区最主要的英文学校，卫理公会所办的各类型学校，如英华学校、卫理学校、卫理男子和女子学校等。

英文学校带来的不仅是英文语言教育，还有新式教育，一些新的课程和知识奠定了马来亚的教育体系，也同时栽培很多优秀的人才，成为马来亚社会上影响甚巨的人物。本篇论文将就英属马来亚的英文学校发展做一个概括性的讨论。

**关键词：英文教育、大英义学、英华书院、圣方济义学、卫理学校**

## 一、早期马来亚英文学校的发展

西方传教士在马来亚办学有个漫长的过程，这些传教士背后都有各自所属的传道会。殖民初期，有属于基督新教的英国圣公会、伦敦传道会，以及天主教的法国外方传教士和拉撒弟兄会的传教士在马来亚办学。这些学校代表了传教会在马来亚的足迹，也是早期英文学校的代表，本章节将会讨论这些早期英文学校的发展和变迁。

### （一）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19世纪初，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欲在亚洲地区寻觅合适的传教基地，为满足翻译和印刷圣经的需求，马礼逊牧师和米怜牧师于1818年在马六

图1：马六甲英华书院（1834年照片）。[1]

甲创办英华书院，后来为培训亚洲传教士，也在英华书院设立学校，米怜牧师是英华书院的第一任校长。[2]

英华书院的创办，对东南亚、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基督教史都具有重要意义。英华书院虽然不是马来亚第一所英文学校[3]，却是首座名符其实的“教会学校”，世界上第一所“英华学校”[4]，同时教授西方与中国知识，也兼负着圣经翻译、布道书籍印刷的工作，第一本中文圣经和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亦在此诞生[5]。除此之外，英华书院也出版了中文、英文、马来文、广东话、福建话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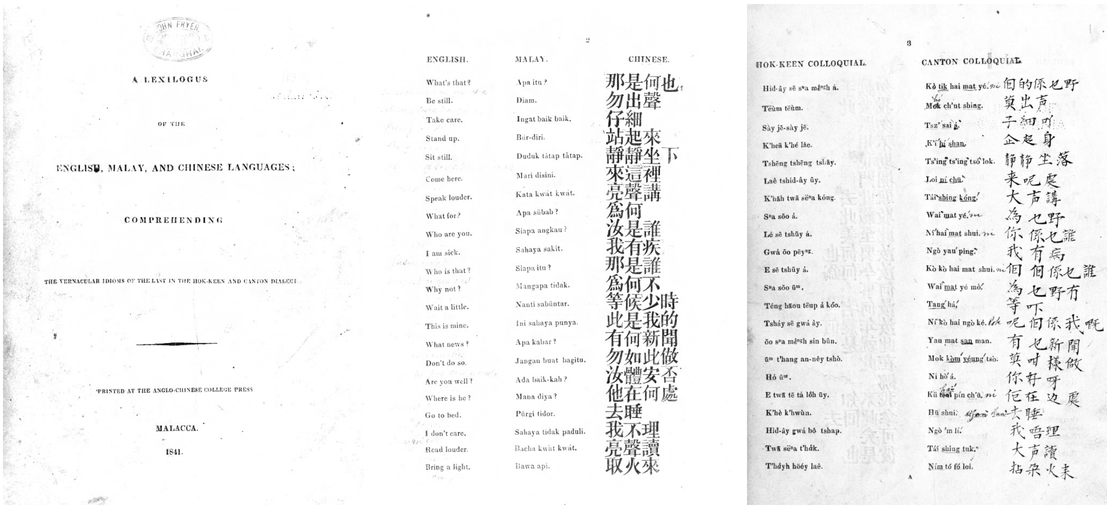
1 “英华书院创校200年校庆”（Ying Wa College 200th Anniversary）脸书，2017年10月20日。

2 《英华书院》，香港：英华书院，1929年，页1。

3 Penang Free School,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nang_Free_School); Penang Free School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pfs.edu.my/admin%20pdf%202011/school%20history.pdf).

4 Ying Wa College, Ying Wa College, Hong Kong: Ying Wa College, 2017.

5 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页6-13。



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

COMPREHENDING

THE VERNACULAR IDIOMS OF THE LAST IN THE HOK-KEEN AND CANTON DIALECTS.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PRESS

MALACCA.

1841.

2

| ENGLISH. | MALAY. | CHINESE. |
| --- | --- | --- |
| What's that? | Apa itu? | 那是何也 |
| Be still. | Diam. | 勿出聲 |
| Take care. | Ingat baik baik. | 仔細 |
| Stand up. | Bŭr-diri. | 站起來 |
| Sit still. | Duduk tâtap tâtap. | 靜靜坐下 |
| Come here. | Mari disini. | 來這裡 |
| Speak louder. | Kata kwat kwat. | 亮聲講 |
| What for? | Apa sŭbab? | 爲何 |
| Who are you. | Siapa angkau? | 汝是誰 |
| I am sick. | Sahaya sakit. | 我有疾 |
| Who is that? | Siapa itu? | 那是誰 |
| Why not? | Mangapa tidak. | 爲何不 |
| Wait a little. | Nanti sabŭntar. | 等候少時 |
| This is mine. | Ini sahaya punya. | 此是我的 |
| What news? | Apa kabar? | 有何新聞 |
| Don't do so. | Jangan buat bagitu. | 勿如此做 |
| Are you well? | Ada baik-kah? | 汝體安否 |
| Where is he? | Mana diya? | 他在何處 |
| Go to bed. | Pŭrgi tidor. | 去睡 |
| I don't care. | Sahaya tidak paduli. | 我不理 |
| Read louder. | Bacha kwat kwat. | 亮聲讀 |
| Bring a light. | Bawa api. | 取火來 |

3

| HOK-KEEN COLLOQUIAL. | CANTON COLLOQUIAL. | |
| --- | --- | --- |
| Hid-ây sē s$^{n}$a mê$^{ngh}$ á. | Kò tik hai mat yé. | 個的係乜野 |
| Tëùm tëùm. | Mok ch'ut shing. | 莫出声 |
| Sày jē-sày jē. | Tsz' sai á. | 子細吖 |
| K'heā k'hé lâe. | K'í hí shan. | 企起身 |
| Tshēng tshēng tshāy. | Ts'ing ts'ing tsō lok. | 静静坐落 |
| Laê tshid-ây ūy. | Loi ní chü. | 来呢處 |
| K'hăh twā sē$^{n}$a kóng. | Táí shing kóng. | 大声講 |
| S$^{n}$a sōo á. | Wai mat yé. | 為乜野 |
| Lé sē tshūy á. | Ní hai mat shui. | 你係乜誰 |
| Gwá ōo pēy$^{ng}$. | Ngò yau ping. | 我有病 |
| E sē tshūy á. | Kò kò hai mat shui. | 個個係乜誰 |
| S$^{n}$a sōo ū$^{m}$. | Wai mat yé mò. | 為乜野冇 |
| Téng hāou tëup á kóo. | Tang há. | 等吓 |
| Tsháy sē gwá ây. | Ní kò hai ngò ké. | 呢個係我嘅 |
| ōo s$^{n}$a mê$^{ngh}$ sin bŭn. | Yau mat san man. | 有乜新聞 |
| ū$^{m}$ t'hang an-nêy tshò. | Mok kòm yéung tsò. | 莫咁樣做 |
| Hó ū$^{m}$. | Ni hò á. | 你好呀 |
| E twā tē tá lŏh ūy. | Kü tsoi pín ch'ü. | 佢在边處 |
| K'hè k'hwùn. | Hü shui. | 去睡 |
| Hid-ây gwá bô tshap. | Ngò 'm lí. | 我唔理 |
| Twā sē$^{n}$a t'hák. | Táí shing tuk. | 大声讀 |
| T'háyh höéy laê. | Ním tó fó loi. | 拈朵火来 |

图2：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部于1841印刷出版的英语、马来语和华语词汇字典—— 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 Comprehending.[6]

1842年香港开埠，1843年整座英华书院由马六甲迁到香港，此后一百多年间，时局纷乱下，英华书院在香港经历印刷厂停业、学校停办等重大事件，多次停办与复校，校址亦搬迁数次。英华书院在中国近代史与基督教传播、新式教育的发展之中，皆扮演重要角色，马礼逊为何选择马六甲作为他的传教基地呢？

英华书院的创办可从马礼逊的传教生涯窥见。他是首位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7]，1807年从伦敦出发，78天后抵达纽约，再转搭美国商船前往澳门[8]。他原本想在中国找合适的地点作为传教基地，却受到澳门的葡萄牙籍天主教徒逼迫，辗转前去香港。米怜跟马礼逊有着相似的背景，同样是伦敦传道会传教士，1813年从伦敦到中国的第一站也是澳门，也遭到葡萄牙籍的

6 __________, 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 Comprehending, Malacca: Anglo-Chinese College Press, 1841, pp.2-3.

7 美教士赫士编辑：〈未奉耶稣教诸国之耶稣教·中华篇〉，《教会历史》，上海：上海广学会，1924年，页190。

8 艾约瑟（Joseph Edkins）：〈马礼逊传〉，《遐迩贯珍》，香港，1855年8月1日，第8号，收入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495。

天主教徒驱逐，才离开澳门去香港。[9] 这两个背景相似的传教士，在香港相遇，很快达成默契，成为合作伙伴，共同为翻译中文圣经而努力；中文圣经外，也致力于出版中英字典。1814年，圣经《新约全书》袖珍版已印刻完成，却遭到有心人举报，于是广东官员要搜出印刷圣经的人，引起老百姓恐慌，纷纷烧掉圣经《新约全书》袖珍版。[10]

遭受葡萄牙籍天主教传教士和清廷的逼迫，马礼逊和米怜有感如要继续发展中国基督教事工，香港澳门广东一带并不适合作为伦敦传道会传教基地，必须另觅一个适合的地方。这个所谓合适的地方需要具备一些条件：交通便利，华人多，又可以远离清廷的耳目。[11] 他们最后选择马六甲作为传教基地，成立英华书院，大概也是具备了这些条件。马六甲地处东西方的中心，自15世纪来早已是繁荣的贸易港口，而且也有许多中国人移民到那里。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时，马六甲仍是荷兰殖民地。[12]直至1824年，英国和荷兰签署了《1824年英荷条约》，交换马六甲和明古鲁的所有权，正式划分两国势力范围，才算解决了两国之间的权力纷争。[13]

马礼逊选择马六甲作为传教基地，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新加坡当时还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马六甲是当时除了大中华地区外，以华人为主的城市。马六甲的地理位置，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确实拥有非常好的条件作为一个传教基地。英华书院首先在马六甲成立，成为马礼逊海外的第一个传教基地，也是翻译印刷出版第一本中文圣经的地方，《遐迩贯珍》和英华书院1929年出版的校刊皆有详细的记载。《遐迩贯珍》的记载如下：

---

9 同上。

10 同上。

11 Christopher A. Daily,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Protestant Plan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07-116.

12 作者不详：〈地理：呀尾大洲附麻剌甲〉，《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3.11），收入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页57。

13 K. C. Tregonning, The British in Malaya: The First Forty Years 1786-1826,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p. 147.

> 嘉庆二十三年，公捐四千金，建英华书院于麻剌甲，聚中外年少子弟读其中。案魏源《海国图志》云：“马六甲有英华书院，英吉利所建，即此地也。”又云：“外夷学习汉文，翻刻书籍之所。”[14]

《遐迩贯珍》中的〈马礼逊传〉记载了马礼逊在中国，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华人地区的传教经过。他们原本希望在中国广东设立宣教站，但是因为清朝对外政策的种种限制，并不能那么直接的传教，只能以担任英国翻译官职责留在中国，同时进行圣经翻译工作。文中的“翻刻”应该指的是翻译和制作中文圣经的刻印版，以作为大量印刷的工具。

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分印刷部和学校部，印刷部由马礼逊本人主管，翻译圣经和其他文本的工作；学校部则由米怜主管，当第一任校长，主要负责教育事宜，栽培“英华人”（Anglo-Chinese）精英和传教士。1841年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记载了当时马六甲有英国人建立的英华书院。除了栽培“英华人”，教中国人英文，以英式教育培育中国传教士，也是一所教外国人中文的学校。如此看来，英华书院是一所以英文为媒介语的教会学校，以中英文双轨制教学，主要培育传教方面的人才。

除了办学培育英华人，英华书院印刷部也出版基督教书籍。历史上有名的太平天国的“天书”《劝世良言》即是1832年在此出版，编著者梁发是英华书院第一位学生，也是第一位中国籍的基督徒。1855年出版的《遐迩贯珍》〈马礼逊传〉中有提到马礼逊“公捐四千金”建英华书院，却不曾提及这笔经费来源，1919年英华书院出版的校刊则有了详细的记载。有趣的是，这份英华书院出版的校刊，所记载英华书院成立的年份竟与《遐迩贯珍》和其他数据不同。《遐迩贯珍》是英华书院自1843年迁到香港后出版的月刊杂志，创刊于1853年8月，负责报道世界各国诸事，停刊于1856年5月，只发行了短短四年，却因为报道内容独特，在中国和日本都备受关注。[15] 时隔半个世纪后，英华书院发行的校刊也同时记载了有关英华书院的

---

14 艾约瑟（Joseph Edkins）：〈马礼逊传〉，《遐迩贯珍》，收入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页495。

15 藤善真澄：〈序一〉，收入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页1。

成立，以及校史简略云：

> 一八一七年，本英华书院创设于马六甲，发起人为英国来华第一名牧师马礼逊博士自捐廉俸万金，以劝盛举。初任校长米怜博士，从游百余辈，陶铸成材，本港何启大律师之父福堂牧师，即当年高足也。[16]

这里记载英华书院创立于1817年，与前所述有出入，不免使读者陷入困惑，英华书院的创始年有待确定。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详细记载了当初建立英华书院的第一笔资金来自马礼逊本人的奉献，也有提到一些当时候比较重要的人物，如第一任校长米怜，和当时候的高材生何启大律师的父亲何福堂牧师。该文将何福堂牧师喻为“高足”，也许是因为他是英华书院所培育出来的华人牧师。

英华书院的建立过程大致如此，马礼逊欲在中华地区寻觅一个宣教中心，作为他翻译印刷圣经、栽培华人传道人的基地。他也花了许多心思，苦心学习中文，翻译和出版圣经。碍于清朝政府的限制，西方传教士不能直接传教，当时翻译好的圣经，刻好的印版，都送到英属印度去印刷。从广东到印度，乘船要经过新加坡、马六甲，颇为耗时，一来一回可能需时好几个月。如此一来，既耽误了圣经的印刷，也耗费不少人力成本，马礼逊本人也无法监督印刷工作，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故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寻觅一个合适地点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进一步查证英华书院成立的确切年份，除了英华书院早期的印刷出版品，笔者也参考了《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苏精《铸以时代：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A History of the Grant Schools Council*和*Ying Wa College*，都记载着英华书院的创始年为1818年，因此《遐迩贯珍》中的记载应该是正确的。

16 《英华书院》，1929年，页1。

## （二）殖民地政府支持的大英义学

### 1. 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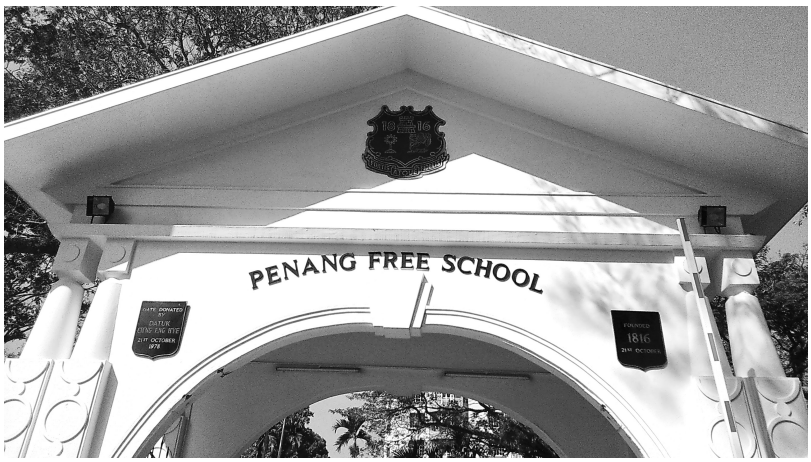



图3：槟城大英义学（笔者摄于2015年1月）。

1816年2月，来自英国的圣公会传教士哈钦斯（Robert Sparke Hutchings，1781-1827），同时也是当时槟岛的圣公会教区长，带头组织一个委员会，提呈创办学校的计划书给当时的殖民地总督府。1816年10月21日，槟城大英义学正式创立。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786年起占领槟岛[17]，岛上既没有教会，也没有学校。30年后，在1816年，人口增加，许多工业、商业正在发展，传教士哈钦斯看见这个地方对教育的需求，于1816年1月16日跟英殖民政府开会讨论建校事宜，提出要建一所“义学”的想法，遂于同年2月提呈计划书。[18] 他的初衷是为了要预备一所“不受种族、阶层、宗教限制”

[17]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页3。

[18] “Free School”在这里原本不是指“免费”的意思，而是“自由”，不受种族、宗教的限制，然而后来华人误解了“Free”的意思，以为是“免费”，故将中文校名译为“义学”。Unknown Author, “History of Penang Free School”, Historical Society Penang Free School, (http://pfshistoricalsociety.weebly.com/history-of-pfs.html), accessed 29 May 2019. “Brief History of Penang Free School”, (http://ofa.my/content/display/article/site:ofa-param:school_history-link:485).

（Free from race, status, religion）给孤儿和贫寒子弟的学校，设日校和寄宿学校，聘请各族老师教母语，然后学生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上英文课。[19]

由于师资问题，计划书提呈后，一直延至1816年10月21日才正式开课，起初，只有男生班，是男校。槟城大英义学暂设于Love Lane（旧称色兰乳巷，现称爱情巷）的一栋建筑，月租50元，校训是拉丁文“Fortis Atque Fidelis”，英译“Strong and Faithful”，即“坚强和忠诚”。受空间限制，学校最初只能容纳25名学生，第一任校长兼老师是科斯（Mr. James Cox，生卒年不详），月薪80西班牙币，尔后，他的太太也一起任教于这所学校，月薪50西班牙币，并且于1817年7月1日开设女校。[20] 学校由校务委员和校务董事组织经营管理，然而，1817年10月因为校务委员对所委任的董事不满意而请辞，这个人事上的波动也让槟岛社会开始关心这所学校的发展。

当时，槟城大英义学是槟岛上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英文学校，但很多人都负担不起学费，校务董事议决，经济条件许可者年缴象征性的1元、2元、3元学费，而家境清贫者则免费。[21] 与此同时，英殖民政府给予槟城大英义学一块位于华盖街（Farquhar Street），与圣乔治教堂毗邻的校地，计划盖一个可以容纳100名男生和50名女生的学校。最后，建校工程由一个华裔建商标得，以$6,500元夺标。[22]

第一座校舍迟至1821年才落成，并且从1821年开始，一直使用到1927年，共使用了107年。校舍建成后，男校持续发展，女校则在1821年停办了，仅维持短短4年。[23] 1828年，女校复办，并于来年开办寄宿女校，但都于1851年停办。[24] 女校经历停办，复办，最后永久停办，有几种可能性，也

[19] Ibid.（同上）
[20] Ibid.
[21] Ibid.
[22] Ibid.
[23] Alan Teh Lam Seng, “Oldest School, everlasting heritage of Penang Free School”, New Straits Times, 11 February 2018.
[24] Ibid.

许是师资问题，当时受差派来马来亚的欧洲传教士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传教士的比例不高，且一般上都是男性传教士的太太。女校创办初期，第一任老师兼校长就是男校第一任校长的太太，目前暂无法得知是否还有其他的女传教士担任大英义学女校老师，若没有其他老师，意味着整间学校只有一名老师，是不足以应付这么多学生的。

寄宿男校自1826年开始，由于无法吸引一定的学生数，也在38年后，即1864年停办。[25] 除了槟城大英义学之外，圣公会传教士还尝试办了以马来语为媒介语的学校，如在峇六拜（Bayan Lepas）、亚依淡（Ayer Itam）、牛汝莪（Gelugor），但也都没有成功，最后全都在1863年停办。学校原本也计划开办华文分校，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中断了，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和灵巧的华文教师，大部分的华文教师还是倾向于死记硬背的教学法，这不符合他们的教学方针。[26]

基于种种原因，他们尝试过女校、马来学校、淡米尔学校、华文学校，都不能成功，最后，槟城大英义学只能以英文男校自居，持续发展至今。1821年华盖街的校舍落成后，学校持续发展，学生人数日渐增多，到1920年代，已经超负荷，当时的教室不足以应付学生人数之需，不得已得另觅新校地。英殖民政府再给予学校一块位于青草巷（Green Lane）的校地，并于1924年开始动工，1927年竣工，该校地沿用至今。[27] 与此同时，经历过一个世纪的辉煌，槟城大英义学的管理权于1920年转交殖民政府，由政府完全监督和津贴学校一切开销。

25 Ibid.
26 Ibid.
27 Ibid.

## 2. 马六甲大英义学（Malacca Free School）

图4：马六甲大英义学。[28]

马六甲大英义学（Malacca Free School）跟槟城大英义学系出同宗，都是圣公会传教士在马来亚办学的足迹，创办于1826年。[29]马六甲大英义学是继槟城大英义学和马六甲英华书院后，马来亚第三所英文学校，但马六甲英华书院自1843年迁港，马六甲大英义学成为马来亚第二悠久的英文学校。

1824年《英荷条约》签订，英国与荷兰交换了马六甲和明古鲁两个殖民地，马六甲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殖民政府开始设想在马六甲办一所学府，以提供教育机会给当地人和欧洲殖民地官员学习马来文。其实早在英荷交换殖民地之前，荷兰已先筹得一笔经费，预备办学，只是还来不及建校，马六甲就政权交替，留下了一笔经费，和一群计划办学的圣公会传教士。[30]

---

[28] R.S.N. Murali, “Uproar over bid to relocate MHS”, The Star, 1 August 2014.

[29] Lim Peng Han,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oys’ and girls’ Schools and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786-1941”,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4, No.1, 2009, p. 59.

[30] Ibid.

1825年，一个由孤儿院、教会、麻风病院、校园基金会组成的学校信托委员于4月9日写信给当时的总督，表明有一笔建校基金（约卢比1,290元），因荷兰已撤离马六甲，这笔经费暂时无用[31]，因此建议盖一所好的英文学校，让家境贫寒的孩子有机会就学。这封信由汉利（J. Humphrey）、欧维力（J.W. Overee）、邦亚登（A.M. Baumgarten）三人签署。总督收到信件后，即召开会议，讨论这笔经费的用途，最后决定用来兴办一所学校，名为马六甲大英义学（Malacca Free School）。[32]

1826年12月7日，马六甲大英义学正式开办，是一所中学，学生人数18名，最初的校址是在牧者之家，也就是现在马六甲的邮政局，第一任校长是摩尔（T. H. Moore，生卒年不详）。[33] 学校得到殖民政府和当地居民的支持和经费补助，上课时间是上午9点至下午4点，主要媒介语是英语，同时也备有葡萄牙文、华文和马来文班。[34] 创办马六甲大英义学，是为了教授英语，但也不能忽略占有一定人口的葡萄牙裔，因此学校也备有葡萄牙语课，提供给葡萄牙裔，他们同时学习葡萄牙文、英文和马来文，拥有良好的语言能力。[35]

“另在麻剌甲之义学甚多，男子与女儿，不论土番汉人皆读书也。”[36] 这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记载有关马六甲人上学的情形，当时除了英华书院，还有大英义学，广泛招收马来人和华人男女学生，可见当时在马六甲，大英义学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学府。

1828年，马六甲大英义学开始招收女学生，当年入学的女学生有65人，算是相当可观的人数，然而女生班仅维持短短六年的时间便腰斩

---

31 Chua Bok Chye, Our Story: Malacca High School 1826-2006, Kuala Lumpur: MHS Anniversary, 2006, p. 30.

32 Ibid.

33 Ibid.

34 Ibid.

35 Alan N. Baxter, A Grammar of Kristang (Malacca Creole Portugues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8, pp. 9-12.

36 作者不详：〈地理：呀尾大洲附麻剌甲〉，《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3.11），收入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57。

了。1834年，由于老师华勒斯（Miss Wallace，生卒年不详）被宣教会调任广东，女生班被迫中止，从此，马六甲大英义学变成男校。1843年，马六甲英华书院迁至香港后，马六甲大英义学便成为马六甲唯一一所英文学校。这所学校的教职员工由英国人、葡萄牙人、华人、马来人共同组成，足见当时多元化的马六甲社会。[37] 1848年，入学人数增多，学校课程也渐趋完整，开始有分班制，资优班课程包括了英文、文法、练习解析错误的语法、写作、听写、地理课、木工习作、阅读和算术。普通班课程基本上与资优班一样，只是没有地理课；基础班的课程则只有听写、阅读、写作和算术。[38]

学校一直是由校董事和信托人管理经营，并由校长掌校，再搭配几个老师和员工。直到1875年，学校的设施已残旧失修，急迫需要整修或寻觅新校地及添购新设备，但是直到当时的校长史密斯（T. Smith）逝世前，仍无法讨论出个结果。[39] 碍于经费问题，学校面临了办校以来最严重的资金短缺，无奈之下，学校董事只好讨论将学校资产转交海峡殖民地政府经营管理。[40] 1878年3月6日，针对学校产权问题，学校董事与海峡殖民地官员召开正式会议，提呈转交资产计划，同年八月，海峡殖民地政府派出阿姆斯特丹（Armstrong）接任马六甲大英义学校长，正式接管学校，并将校名改为马六甲中学（Malacca High School）。[41]

海峡殖民政府于1878年接管马六甲大英义学后，使学校正式成为政府学校，设初中部和高中部[42]，同时“Malacca Free School”一名也正式走入历史，从此以“Malacca High School”之名继续发展至今，已近200年的历史。彼时马六甲除了马六甲大英义学外，并没有其他英文学校。

---

37 Our Story: Malacca High School 1826-2006, 2006, p. 31.

38 Ibid.

39 Ibid.

40 Ibid.

41 Ibid.

42 Charles Prestwood Luca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Vol. 1: The Mediterranean and Eastern Colon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6, p. 206.

图5：马六甲高等中学现貌（第三次迁校现址）。[43]

### 3. 新加坡大英义学（Singapore Free School）

继槟城和马六甲大英义学之后，圣公会传教士也在新加坡办了大英义学。关于新加坡大英义学实际建立年份，众说纷纭，有者言1834年，也有者言1835年，更有将之与1823年建立的新加坡书院混为一谈，究竟实际建立年份为何年呢？根据新加坡政府的官方资料，比较可靠的实际建校年份应该是1834年。[44] 新加坡大英义学创办时，新加坡除了1823年莱佛士办的新加坡书院外，没有其他英文学校。新加坡书院与新加坡大英义学创办年份差了近10年，是两所不同的学校，后来于1839年正式合并，并于1868年为了纪念莱佛士更名为莱佛士书院，因此常有人将这两者混为一谈。

新加坡书院的建立与马六甲英华书院有些渊源。如前所述，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栽培在地的传教士，授课内容包括中文、英文、马来文，另一方面负责翻译和印刷圣经及基督教刊物，然而这一切在1822

[43] R.S.N. Murali, “Plan to relocate Malacca High School has been shelved”, The Star, 2 August 2014.

[44] Unknown Author, “Singapore Free School is Opened”, History SG: An Online Resource Guide (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34e52586-72fa-4d0c-9551-a9fd86cb89ab), accessed 27 May 2019.

年第一任校长米怜牧师病逝后，陷入了困境。[45] 莱佛士不希望马来亚的传教事工就此打住，希望新加坡也能有一所像英华书院般，以教育和印刷为主要工作的书院，并且热切盼望马礼逊能够参与这项建校工作。[46] 他已经预备好一块校地，以及两位原先从事中文和暹罗文印刷工作，后来改为马来文和英文印刷的传教士弥尔顿（Milton）和汤生（Thomson）。有了校地和传教士，莱佛士缺的就是一位合适的教区长和校长，马礼逊是他心目中不二人选。[47] 当马礼逊于1823年从广东返回马六甲途中，拜访了莱佛士，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想法契合，很快就达成协议，于1823年4月建立了新加坡书院。[48] 这所书院是为了让欧洲人学习当地语言如中文、马来文和暹罗文，同时也让当地人学习英文，提高他们的道德和文化知识水平。[49] 但是这一切好景不长，莱佛士1826年逝世之后，新加坡书院陷入了财务困境，遂于1827年停办。[50]

与此同时，新加坡大英义学创办人圣公会传教士达拉牧师（Reverend F.J. Darrah，生卒年不详），向英殖民政府提出要建立一所跟槟城大英义学同样性质的英文学校和图书馆。这项建校计划获得印度总督的支持，但是苦于没有经费，于是达拉牧师以在教会办下午班主日学开始他的办学计划，同时透过主日学班筹备经费。[51]

达拉牧师拟定计划书，要为新加坡的儿童建立一所小学，开始为建校筹款，募得大众捐款$335，以月付$45的方式建校。殖民政府提供福康宁公园（Fort Canning Hill）山脚下的高街（High Street）一所空屋作为临时校地，就这样，新加坡大英义学于1834年8月1日开始成立，第一届学生共46名男生，校长是摩尔先生（J. H. Moor，生卒年不详）。[52]

---

45 J. A. Bethune Cook, Sir Stamford Raffles: Founder of Singapore 1819, London: Arthur H. Stockwell, 1918, p. 167.

46 Ibid.

47 Ibid.

48 Ibid., pp. 167-168.

49 Ibid., p. 171.

50 Ibid., p. 171.

51 “Singapore Free School is Opened”, accessed 27 May 2019.

52 Donald Davies, “Jackson’s Ruin was an eyesore,” The Straits Times, 15 April 1956.

来年（1835年），殖民政府有意要整修已废置的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校址，重振新加坡书院，同时新加坡大英义学面临着临时校地的校舍失修问题，正在找寻新的校地。[53] 1837年5月，新加坡书院校址整修完成，同年9月，新加坡大英义学提呈报告申请占用新加坡书院的建筑，同年12月，新加坡大英义学在摩尔校长的带领下，正式迁入新加坡书院的建筑，继续上课。[54]

这项迁校也意味着同一所学校，或者更准确的说，同一个校址，有两所学校并存着。一开始，这所学校同时由新加坡书院和新加坡大英义学共同经营管理，也许是后来两者间产生不少矛盾、意见分歧，遂于1839年8月9日将新加坡大英义学的所有资产转移至新加坡书院，两所学校正式合并，统称新加坡书院。[55] 合并后的学校，保留了中学部和预科班，没有小学，并且一直使用新加坡书院一名，直至1868年，为了纪念新加坡开埠者莱佛士，而更名为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沿用至今。[56]

新加坡大英义学与新加坡书院合并后，意味着新加坡大英义学（Singapore Free School）正式走入历史，从此只能在历史足迹中找寻它的踪影。也许是因为后来并校的缘故，不少人在做相关研究时不慎把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和新加坡大英义学（Singapore Free School）两所学校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是两所不同的学校。

新加坡大英义学跟槟城大英义学是属于同一个体系的，即都是“Free School”，秉持着三大原则“free from religion, free from race, free from status”，意即不分宗教、种族、社会地位，所有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基于现实的考虑，新加坡大英义学从1835年建校到1839年便与新加坡书院并校，仅维持了短短4年，往后大概很少有人会想起这所新加坡大英义学曾经是一所教会办的英文学校了。

---

53 Ibid.

54 Ibid.

55 “Singapore Free School is Opened”, accessed 27 May 2019.

56 H. R. Cheeseman, “A Century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8 October 1935, p. 16.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ingfreepressb19351008-1.2.43.10) , accessed: 3 July 2019.

### 4. 槟城圣方济义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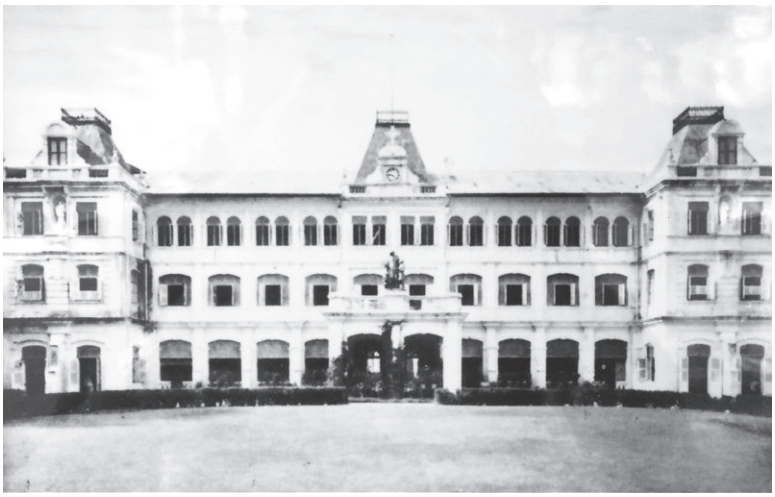


图6：槟城圣方济义学（1940年照片）。[57]

不论是大英义学还是英华书院，都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其实19世纪初期基督教旧教，即是天主教传教士也在马来亚办学传教，同样是以英文为媒介语，并且在新马教育史上跟槟城大英义学是有相等地位的。其中，槟城圣方济义学（St. Xavier's Institution）是天主教传教士在亚洲办的第一所学校，跟圣公会传教士一样，在马来亚办的第一所英文学校，都在槟岛。同年，另一个天主教女传教士团体耶稣圣婴修女会（Sisters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 Mission）也在槟城创办了第一所修道院学校（Convent School），但因资料关系，此文不做这类学校的讨论。天主教办学要追溯到莱特初占槟岛之时，而这又牵扯到天主教传教士与泰国之间的关系。

1786年，莱特初占槟岛之时，岛上还没有任何教会。原本在泰国与交趾支那宣教的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MEP)）神父嘎纳（Domino Arnaldo Antonio-Garnault，生卒年不

[57] Timothy Tye, St Xavier's Institution, (https://www.penang-traveltips.com/st-xaviers-institution.htm), accessed: 3 July 2019.

详）和他的同工被驱赶，辗转于1781年抵达吉打。莱特占领槟岛后，发现了这个熟悉马来语的法国神父，神父向莱特提出建教堂的请求，却遭到莱特的诸番推辞。[58] 后来在莱特的许可下，嘎纳神父和他的同工选择了一片红树林沼泽地，开始动工，建了一所亚答屋檐的马来学校，即位于后来的义兴街上（Church Street）。[59] 1824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约翰神父（Father Dr. Jean-Baptiste Boucho, 1797-1871）抵达槟岛，获得时任总督傅乐通（Robert Fullerton, 1773-1831）每月100元的津贴，将学校迁入他盖的一座瓦舍，并且将学校从马来学校改为英文男子学校，校名也重新命名为“天主教义学”。[60] 约翰神父邀请同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拉撒弟兄会（La Salle Brothers）的弟兄一起来经营这所天主教义学，拉撒弟兄会是一个专门以教育出发，到各地透过办学来传教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团体，也许因为如此，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约翰神父才会请拉撒弟兄会前来支持在马来亚的天主教义学。[61] 1852年，三名来自拉撒弟兄传道会的弟兄抵达槟岛，并将学校再次易名为“圣方济义学”（St. Francis Xavier’s Free School）。[62] 就这样，东南亚第一所有相当规模的天主教学校，连同校内的80名学生都归拉撒弟兄会所管，名为圣方济义学。

1856年，学生人数增至125人，1857年学校迁移到华盖街一个全新的建筑，再度更名为圣方济中学（St. Xavier’s Institution），校训是以拉丁文书写的“Labor Omnia Vincit”，译成英文是“Labour Conquers All”，意即“劳动战胜所有”[63]，位于浮罗池滑（Pulau Tikus）的原校址则改为圣方

---

58 Unknown Author, “St. Xavier’s Institution History”, St. Xavier’s Institu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xi.edu.my/about-sxi/), accessed 28 May 2019.

59 Ibid.

60 Unknown Author, “St. Xavier’s Institution”, Penang Wikia, (https://penang.fandom.com/wiki/St._Xavier%27s_Institution), accessed 28 May 2019.

61 Unknown Author, “165th Year of the Presence of La Salle in Malaysia”, La Salle Global, (http://www.lasalle.org/en/2017/10/165th-year-of-the-presence-of-la-salle-in-malaysia/), accessed 1 June 2019. “165th Year of the Presence of La Salle in Malaysia”, (http://www.thefranciscan.org/G&W2nd2017.pdf).

62 “St. Xavier’s Institution”, (https://penang.fandom.com/wiki/St._Xavier%27s_Institution).

63 Unknown Author, “St. Xavier’s Institution, Penang”, La Salle Centre, Ipoh, (https://lasallecentre.wixsite.com/lasallecentre/untitled), accessed 29 May 2019.

济中学的分校。[64] 圣方济中学也鼓励学生参加政府考试，争取政府奖学金和女王奖学金，1892年也开始参加剑桥文凭考试，至1900年止，入学者已超过400人。[65]

战后，圣方济中学有两所附属小学，一是位于浮罗池滑（Pulau Tikus），始设于1962年；另一所则是位于亚依淡，创设年份不详。[66] 圣方济中学向来都是由拉撒弟兄会的传教士掌校，自他们创办第一所学校和天主教会以来，也有校友在毕业后加入成为拉撒弟兄会的一员，并且委身在教育界，回到母校圣方济教学。除了槟城圣方济中学，该传教会也陆续在马来半岛各地办学，如新加坡的圣约瑟中学（St. Joseph's Institution，1852）、霹雳州怡保的圣米高中学（St. Michael's Institution，1912）和太平的圣乔治中学（St. George's Institution，1915）等校。

## 二、十九世纪末卫理公会传教与办学

殖民初期的英文学校奠定马来亚英文学校的雏形，但这些传道会所办的学校不多，且只集中在海峡殖民地，尚未能将英文教育普及化，让人人都有受英文教育的机会，通常只有上流阶层才有机会受英文教育。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卫理公会底下的卫理教会学校的蓬勃发展，使英文教育得以普及化。卫理公会本来就是一个以关怀弱势群体为目标的传教机构，该会的传教士到马来亚的时间，相对其他传道会晚，但是他们看到这个地方对英文教育的需求，因此从第一所教会学校建立后，就开始不断的在全马来亚各地建立卫理学校。卫理教会学校创造了马来亚英文学校的辉煌时期，也是后来影响马来亚最深的英文学校体系，因此本文特别利用一章来谈卫理教会学校的发展。

---

64 "St. Xavier's Institution History", (http://sxi.edu.my/about-sxi/).

65 Ibid.

66 "St. Xavier's Institution", (https://penang.fandom.com/wiki/St._Xavier%27s_Institution).

## （一）卫理公会的传入与办学契机

图7：新加坡英华学校（笔者摄于2015年9月）。

卫理公会旧称美以美会[67]，是从英国圣公会（Anglican Church）独立出来的基督教其中一个宗派，由一名英国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创办，现又称卫理宗教派。1744年，约翰卫斯理召开了第一届卫理公会的宣教大会，主张关怀弱势贫穷者的福音派宣教方式，直到1791年约翰卫斯理逝世前，彻底脱离了英国国教（圣公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即卫理教会（Wesley Church），亦称卫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主张“复兴世界，宣扬属灵圣洁”。卫理公会分三个部门，“宣教、教育、印刷”。这口号引导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往外发展，

[67] 参考自Ho Seng Ong, Methodist Schools in Malaysia: Their Record and History, 1964, p. XII, Abbreviation and Glossary: “*Methodist Church- The Methodist Church is the official name of our church which had its beginnings in England (John Wesley 1738) and was organised in the U.S.A in 1784, 1939 marked the union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and t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 into on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Therefore previous to 1939 it was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which was at work here.*” “卫理公会——卫理公会是我们教会的正式名称，它起源于英格兰（约翰卫斯理1738年），并于1784年在美国成立，1939年标志着美以美教会、美以美南区教会、美以美新教会合并为一个联合的卫理公会。因此，1939年之前，在这里工作的是美以美教会。”

逐渐扩张，慢慢发展到美国，1819年，美国卫理公会正式成立，开始委派宣教士往世界各地。[68]

马来亚的卫理公会宣教事工，是美国卫理公会在印度的分支，印度的宣教事工始于1856年。印度宣教站成立几年后，詹姆士拓本（James Thoburn, 1836-1922）加入，并成为宣教领袖，他决定向新加坡马来亚一带扩张卫理公会宣教事工。当卫理公会开始要向马来亚扩张宣教事工时，是以印度年议会为核心出发的，简单来说，马来亚的宣教事工，最早期是印度年议会的一个分支，隶属印度年议会。新加坡、马来亚是南印度年议会的其中一个宣教站。

卫理公会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宣教、教育、印刷”，在马来亚的传教事业亦是如此。第一所英华学校建立于1885年，是属于第一所卫理公会底下的学校。1885年，宣教工作发展初期，是属于南印度年议会，缅甸教区的分支，直至1889年4月18日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委任教区长。[69]

教会学校主要媒介语是英语，经费来源是教会，教会又受殖民政府支持，因此很快成为遍布全马各地的教育主流。其中，卫理公会体制的英华学校、卫理学校，因为得到卫理公会的支持，很快发展成为英文学校的主流。虽然早期伦敦会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院”和后期卫理公会的办的“英华学校”，均采用“英华”一词，但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特此说明以作区隔。

1885年，英籍传教士威廉奥登（William Oldham, 1854-1937）和詹姆士拓本抵达新加坡，踌躇着如何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办学，建教会。当时威廉奥登受邀教当地一名陈姓华商英语，因该华商英语演说流利而受到

---

[68] Ho Seng Ong, Methodist Schools in Malaysia: Their Record and History, Petaling Jaya: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Malaya Annual Conference, Methodist Education Centre, November 1964, p. 54.

[69] John Russell Denyes, The Malaysia Mission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5, p. 24.

关注，开始有其他华商向威廉奥登发出邀约，请他开班授课，教华商们英语，以利与英殖民政府打交道。[70] 这名华商叫陈恭锡（Tan Keong Saik），是当时新加坡的太平局绅，1886年5位市政局委员之一，1850年7月19日生于马六甲，长大后到槟城读书，毕业后到新加坡林光远父子公司担任船务书记，后来凭其努力成功当上实得力有限公司的董事，直到1909年逝世为止。[71] 威廉奥登从这群华商看到希望，以婉拒教他们英语的请求，但同意教育他们的子女之方式，争取让大家看到办学的需要。在此契机下，威廉奥登向华商募款，争取第一笔建校基金。华商的支持，加上教会、殖民政府的配合，很快有了第一所英华学校。威廉奥登的传记里有提到：

> 次日一早我收到一封信，是来自昨晚上的一位华商，询问我是否可以成为他的英语老师。他希望每周上课三天，他愿付每月四十元的酬劳。我马上答应了，这给了我一个马上融入这个城市中的华人社会的机会。我的学生是新加坡立法委员会的一员，同时也是地方媒体眼中的重要人物……这个结果是有很多中年或者年纪更大的人都想请我当他们的老师。我总算完成了想要办一所教英语的学校的任务，这些华商承诺要支付所有开销，传教士没有为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劳力另外收费。[72]

---

70 Ruth Ho, 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Sdn. Bhd, 1975, p. 46.

7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页187。

72 Theodore R. Doraisamy, Oldham-Called of God, Singapore: The Methodist Book Room, 1979, p. 35. 原文："The next morning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one of the last evening's company asking whether I would become his tutor in the English, he wished instruction three times a week, he would pay $40.00 a month. I accepted the offer immediately, it gave me instant entry into much of the Chinese life of the city. My pupil was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Singapore and as such was much in the eye of the local press……. The result was several offers from middle aged or older men to have me become their tutors. It resulted finally in my undertaking to open a school for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the Chinese merchants undertaking to pay all current expenses, the missionary not charging for his time and labour."

从以上短述可知，当时威廉奥登马上答应成为该名华商的英语老师，以此作为进入华人生活圈的一种方式，同时他的薪资也可以成为日后办学的经费。这名华商后来在华商辩论社中以流利的英语发表演讲，演讲内容是天文学相关主题[73]，因为该华商英语能力突飞猛进，使威廉奥登迅速在华商中建立起口碑，很多华商都向他提出邀约，请他教英语。威廉奥登藉由该名华商吸引在当地华人注意，打开知名度，也让他们看到了在新加坡创办一所英文学校的重要性。威廉奥登不是第一个提出要在新加坡办英语教育的先锋，新加坡书院早已存在，但是毕竟只有一所学校，能收的学生有限，难以达到普及化教育。威廉奥登提出的办学理念得到大家的认同，即是让所有学童能够在支付基本的学费，就能有就学机会，因此获得华商愿意以实质行动捐助经费办学。威廉奥登说：“三周的时间内陈若锦先生来到我学校的办公室，放了一张6,300元的支票在我桌子上，并且关心的问说另一半的资金是否可筹得……学校扩充了。”[74] 从文中可知，这位新加坡峇峇华商陈若锦，鼎力支持威廉奥登办学[75]，除了自己本身，也协助找募捐者。

陈若锦1859年出生于新加坡，他们家族世代经商，父亲陈明水是很成功的生意人，有很庞大的家族企业。[76] 1885年，威廉奥登牧师开始为英华学校募款之时，陈若锦已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并且在1886年被选举为市政局委员。[77] 有了陈若锦的肯定，并带头引领华商捐款，是促成英华学校成立的关键，但他们支持的是英文学校，并不是学校背后的宣教工作。第一所英华学校（ACS）于1886年3月1日成立，坐落于新加坡厦门

---

73 Ruth Ho, 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 1975, p. 46.

74 Theodore R. Doraisamy, Oldham-Called of God, 1979, p. 35. 原文：“In three weeks’ time Mr. Tan Jiak Kim came to my school office and laid on my table a check for $6,300 and inquired when the other half would be found so as to reassure the donors of this half.…… The school grew.”

75 林水豪、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1984年，页167-200。“峇峇其实就是早期华人与当地土著女子结婚后，生下的后代，他们大多以华人自居，却跟其他华人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他们讲各籍贯的方言，也讲马来话，文化、饮食方面巧妙的融合了华人和当地土著的文化，自成一格华人次族群。海峡殖民地是峇峇文化的发源地，峇峇对马来亚的土地认同感是比较强的，殖民时期因为能说流利的中文和马来文，又多上英文学校，比较受殖民政府重视，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

76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93年，页165。

77 同上。

街，学生人数13人。[78] 这所学校象征着卫理公会的宣教工作在新马地区掀开新的序幕，同时也是教育界另一个发展的全新方向。

### 1. 卫理公会创办的英文学校

卫理公会初来马来亚时，以教育作为宣教基础，因为教育是最能接触到各个不同社会群体的一项事业。他们不是来到马来亚的教育先锋，在他们之前，早有圣公会、拉撒弟兄会、马礼逊等人以教育作为打开马来亚传教市场的传教士。

卫理公会在建立学校后，发展迅速，很快成为马来亚最大的也是主要的教育机构。因应市场的需求而产生不同类型的学校，如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简称ACS），是为华裔子弟预备的，虽然也有不同种族的学子，但主要学生是华人。除了英华学校，也有为印度学子而设的淡米尔学校（Anglo-Tamil School），还有不分种族的卫理学校（Methodist School），除了这些以招收华裔和印裔学生为主的学校，还另外分男校（Methodist Boys' School）和女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

卫理公会的学校是由英国、美国、德国传教士共同建立，同时配合殖民政府，主要媒介语是英语，也兼容各族的母语，如英华学校以招收华裔学子为主，则是英语与华语，而印度学校以英语和淡米尔语、马来学校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核心，以此类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华语并不如现今的以北京话为主流，乃是各自的方言，而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又以福建人和广东人居多，所以当时所谓的“华语”其实是福建话或广东话。除了这些以招收各族学生为目标的学校，还有不分种族的卫理学校，或男、女校，无论哪类型的学校，主要教学媒介语都是英语。

[78] Theodore R. Doraisamy, Oldham-Called of God, 1979, p. 35. Ruth Ho, 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 1975, p. 46.

## 2. 卫理学校的学科内容和课程编排

与一般母语学校如马来学校、华文学校、印度淡米尔学校不同的是，获殖民政府和教会支持的英文学校最大的特色是很早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制度。[79] 英文学校相较其他源流学校，是较成熟的，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完整的中小学体制，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政府部门任职，或者成绩优异者也可申请英国皇家奖学金，前往英国留学深造继续念大学。这一系列的求学生涯，可以说是保送，从小学到大学到求职，英文学校似乎都为它的学生们铺垫了，而且学校所学习的学科更符合殖民政府当时的需求。

在殖民政府的默许下，英文学校的发展算是比较优异的，不论是政府学校，或是教会学校，都在某种程度上获殖民政府的支持。无论在师资、课程内容编排方面，英文学校更趋成熟，建立一个更全面的现代学制系统，也推动马来亚教育史上最早的义务教育。[80] 除了有完整的学制，英文学校也是一所综合学校，获得殖民政府的支持，并且能够接触不同的种族，更能促进各族之间的和谐，建立国民教育。

槟城英华学校（Penang ACS）成立于1891年[81]，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894年底，学校注册人数已达276人，相较前一年的240人，增加了36人，并且截至1895年2月止，已注册学生达325人。[82] 槟城英华学校在1894年的年度报告中记录，151男学童参加会考，获得83%的及格率；1893年124男学童会考，及格率80%；1892年52男学童会考，83%及格率。[83]

---

79 Ho Seng Ong, Education for Unity in Malaya: An Evalua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Malay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eed for Unity in Its Plural Society, Penang: Malayan Teachers' Union, 1952, p. 63.

80 Ibid.

81 The Methodist Council of Education, "List of Methodist Schools and Colleges in Malaysia Government Assisted Primary Schools", Mission School Ethos and Character, Penang: The Methodist Council of Education, 2011, pp. 13-25.

82 G.F. Pykett, "Report of Anglo-Chinese School, Penang",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5, pp. 19-20.

83 Ibid.

槟城英华学校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考试、及格率也有一定的水平。从1886年第一所英华学校在新加坡建立后，至1891年建立槟城的英华学校，约有5年的时间，学校已经有一套规模发展教学方针，建立一套完整教学、会考制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吸引当地居民把孩子送往教会学校就读，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促使学校发展迅速。

课程编排方面，英华学校着重在语言课程和圣经教义课程。语言课程即英语和华语，英语作为主要媒介语，同时搭配华语文课程，吸引华裔子弟。传教士们在开始真正投入学校事工前也得上课，学习马来文和中文，翻译中文和马来文的经典，以利他们的宣教工作。英华学校低年级早期详细的课程不可得知，是目前研究的局限。槟城英华学校1895年的报告说：“四名七年级的男学生也上代数和拉丁文课……商科也开始推出，教导簿记、商科相关课程，以及速写。”[84]从1895年的报告中，可以确定当时英华小学七年级（应该是初中预备班）的学生需学习代数和拉丁文。同时，也在这一年，开始有商科、簿记科等课程。[85]

马来西亚年议会自1893年成立以来，教育在宣教工作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关于教育的报告篇幅大而广，但主要在叙述办学情形、学生人数等，较少着墨在课程编排上。[86]马来西亚卫理公会议会成立之初，1893年的会议记录里，仅在〈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和马来亚宣教事工统计表中提及学校事务，阐述学校概况，并未就学科内容以及针对特定学校进行讨论。[87]报告书中并未明确说明教学情

---

84 Ibid. 原文：“The four boys presented in standard vii also took up Algebra and Latin …… Mercantile classes have been commenced, teaching book-keeping, mercantile correspondence, and shorthand.”

85 Ibid.

86 1893年以前，新马地区只是作为卫理公会印度议会的宣教小站，许多事务仍需经过印度议会，在行政、宣教上较受限，自主权不大，马来西亚议会成立后，新马地区在宣教事业上可享有更大的空间和自主权，尤其是教育方面，尽可能切断与印度方面的联系，减少印度议会的干预，可以更全面的发展具有本土特色新马学校。B. F. West, H. L. E. Luering, B.H. Balderst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3, pp.16-17.

87 Unknown Author, “Malaysia Mission Statistics for the Year Ending 1st April, 1893”,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3, pp. 20-21.

况，只知语文课方面有英文或中文，数理科并未交代清楚。从1895年的报告看来，“standard vii”应该是七年级，小学毕业后升中学前的预备班，其中两堂课是代数和拉丁文，可见小学基础课程具有一定程度。这一年推出商科课程，也许是因应当时社会需求，许多入学的华裔家里经商，希望毕业后能学以致用，在商场上可以有发挥的地方。英华学校是卫理公会办的，与教会的发展是并存的，是宣教工作的一部分，学校总免不了宗教仪式和活动。例如：

> 所有日校的男学生都会聚集在讲堂做晨祷，他们唱福音诗歌，校长或其中一位老师会朗读一些圣经章节，并加以解释，带领祷告……老师们在学生当中做了很好的传教工作，所有班级的学生受邀周五下午留下来，在学校参加圣经课程，很多学生留下。[88]

新加坡英华学校每日早晨都会进行例行的早晨礼拜，唱诗歌，由学校校长带领圣经阅读和祷告，周五下午还有查经班。

这是英华学校与大英义学不同之处，英华学校在这点上更能突出教会学校的特点，即是一般学科以外，还着重学生的精神素养，圣经课也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课程。学科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圣经课则用来建构学生的人文素养，两者相辅相成，栽培出具有“英华精神”的“英华学生”。

19世纪末，英华学校创办初期，只有一些基本的语言课、数学、代数、商科等，在20世纪开始增设了很多新的学科。也许是因为自1898年起申请到了殖民政府的经费补助，能聘请到更好的师资，开办更完整的学

---

[88] C. C. Kelso,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Singapore”,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s, 1895, pp. 20-21. 原文：“In the Day School the boys all assemble in the lecture hall for morning prayer. They sing a Gospel song, the principal or one of the masters reads and expounds a few verses of Scripture and leads in prayer…… The masters do good work among the boys, and in all classes the boys are invited to remain Friday afternoons for a bible lesson, and many stay.”

科。[89] 20世纪初，大部分学校的中小学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点，教会学校属于以中学为主，另有附属小学的学校类型。小学部七年制，所有学科，从语文、数理科、到体育课都是全英语教学。中学从小学六年级起，直到会考，共四年，预备学生应付海外剑桥文凭考试。[90] 中小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小学念七年，然而六年级起已算是中学的开始，整个是一个衔接式的教育，并不如现在的中小学分界那么清楚，明确的分阶段学习。

毕业考内容：口说英语、英文、英文文学、历史、地理、基础数学、卫生与生理学。1946年考试内容增加宗教学、艺术、普通科学、华文、淡米尔文、马来文、拉丁文、机械学、高级数学、生物学。[91] 一般所熟知的学科不外乎人文学，即语言、史地类，和数理科。在教会学校，学生也可以自主选择第二外语，如拉丁文和宗教学。这些是战后英殖民教会学校学科内容编排上的变化，独立后各源流学校进行了了一波改革，包括以英语为媒介语的教会学校也难逃改革的命运，在行政、教学上产生不小的变化，使学校面临巨大的考验。

卫理学校学科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草创时期、战后、独立后。草创时期学科简单，只有些语文课、宗教学、普通数学，慢慢增设商科、簿记。战后，再增设历史、地理、高级数学、生物、化学等，至于独立后又是全新的时代。

### 3. 卫理学校的行政管理和教育理念

教会学校都有一个特色，整个架构是教会的延伸，教会是学校的核心，很多方面都与教会环环相扣、紧紧相连。学校的行政、管理人早期也几乎都是教会的传教士，他们身兼多职，即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也是

---

89 W. G. Shellabear, B. F. West, F. H. Morgan, J. E. Banks, “Reports of Committees: Educatio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Penang: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9, pp. 25-26.

90 Ho Seng Ong, Education for Unity in Malaya, 1952, p. 75.

91 Ibid., p. 76.

学校的老师，又要兼顾学校的行政业务。这在英殖民时期的马来亚似乎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一个地方的牧师包办所有的业务。这种情况在卫理公会底下的学校，英华学校、卫理学校等亦是如此。

新加坡英华学校是马来亚地区的第一所卫理公会办的学校，也是第一所英华学校。从目前可得资料来看，创校初期，学校没有太多的资源，也负担不起老师的薪资，只有几位热心投身教育的传教士身兼多职的完成学校的任务。1904年起，学校的行政人员在人事上发生极大的变化，从原本只有欧洲人和欧亚人任教职和行政职，转变成有当地的华人和印度人任职。

新加坡英华学校1886年创校，到1904年，将近20年的时间，学校已有能力栽培出当地的师资和人力任职。原先以欧洲人为主的组织，都需经由总会派遣，路途艰辛遥远，传教士的身体不甚负荷、水土不服，同时还面临庞大人力薪资开销，教材的预备等等，都是考验。

最初，卫理学校办学的四大宗旨：圣洁的肢体、精神的塑造、树立无可指责的道德标准、属灵的加冕。[92] 第一宗旨建立圣洁的肢体，意指透过圣经、基督教的教育塑造一个行事为人上配得尊崇的人。教会学校也强调以信仰的基础，塑造学生的精神层面，树立无可指责的道德标准，所有的道德标准都是以教会、圣经里教导为基准。

以上四点可说是所有卫理学校，包括英华学校的核心理念，也是教会学校的初衷和理念。至1940年代，二战前，约50年间，卫理公会在全马各地创办了逾50所学校[93]，各类型的中小学，其中以英华学校为多数，因此，如今提及教会学校，第一印象总是英华学校。20世纪，英华学校如雨后春笋，成为马来亚最多、最主要的英文学校。[94]

---

92 Theodore R. Doraisamy, Oldham-Called of God, 1979, p. 41.

93 "List of Methodist Schools and Colleges in Malaysia Government Assisted Primary Schools", Mission School Ethos and Character, 2011, pp. 13-25.

94 Federation of Council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CMSM), Direc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FCCMSM, April 2013, pp. 15-56.

教会学校的六大特质：平等一致的教育、同情贫穷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教育、爱的纪律、祈祷与上帝同在、热情与恒毅的心。[95] 平等一致的教育是指无论种族、贫穷富贵、性别都应当享有平等受教的机会。教会学校的教育带给贫穷和弱势群体希望，因此会更关心匮乏者，无论是经济上、道德上、文化上或精神上。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的特质，故每个学生都应当受到尊重。教会学校主张“爱的纪律”，就是透过基督教的价值观，训练学生爱与信任，用爱约束。祷告会让学生对上帝产生敬畏的心，从心底敬畏这位上帝。教会学校的老师都是带着使命感和热情，完全投入委身在教学当中。

殖民时期民风保守，女子通常被期待不能抛头露面，从小学习做个好妻子，学习缝纫、厨艺，传统女子是不能上学的，只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有能力为女儿聘请老师到家里办私塾。然而，教会学校办学初衷是希望男女皆有受教育的机会，除了办男校，也办女校，但由于愿意把女儿送来学校的家长实在不多，除了传统枷锁，也怕女儿受到教会学校熏陶，会违背祖宗的意愿，成为基督徒。因此，刚开始创办淡米尔女子学校（Tamil Girls’ School，后称卫理女子学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的传教士如苏菲亚布莱克莫尔（Sophia Blackmore, 1857-1945）、茱莉巴蒂（Julie Battie），费好大的劲，逐家逐户地拜访家有女儿的家庭，向他们阐述女子上学的好处，和教会学校的特质，才让这些家长卸下心房，同意让女儿入学。[96]

以英华学校为多数的卫理学校，推崇平等、爱与纪律的教育理念被社会认可，虽然过程中面对很多挑战，但终能凭着信仰的盼望，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在马来亚各大城乡办学，逐渐培养出一种所谓的“英华人”精神，即受过英文教育，具有“西方人逻辑思维”的“华人”，成为主流教育。

---

[95] Ibid., pp. 8-9.

[96] Ruth Ho, 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 1975, p. 49.

### 4. 殖民政府、教会与学校的联系及其经费主导权

卫理学校在19世纪后期崛起，成为当时马来亚颇具影响力的学校集团，教会和英殖民政府在这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学校所塑造的不分种族身份的求学环境，在殖民时期的马来亚更深刻的建构了当地人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也更能认同英殖民政府，打破种族隔阂，塑造英殖民马来亚的精神。[97]

政府在学校制度上起了监督作用，教会则是针对信仰建立，及在理念上，保有基督教信仰特色。学校、教会、政府这三方角力关系，许多方面都互相牵制着，却又互相支持着。教会创造了一个受教育的地方，这个地方为教会和殖民地栽培优秀的人才，无论是在社会上、教会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教会和学校透过教育委员共同监督这些学府，使这些学府在教育上既能满足殖民政府的期许，又不偏离基督教的中心思想。学校需要经费，基础建设、师资、教材、校地等等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殖民政府和教会在这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学校在这之间是否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主导权又该是归属于哪方呢？

英文学校，或以英语为媒介语的卫理学校，是殖民时期的产物，影响着殖民时代的人。与其他母语学校不同的是，这些教会学校是带着使命的，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作。这个过程当中，与教会、殖民政府进行角力，相互拉扯，互相依靠，为彼此提供各自所需要的资源，其中最主要必然是关乎生计的，学校经费来源的问题。

学校和教会都属非营利机构，各项建设无疑都需要大笔资金，没有资金，便很难发展下去。端看卫理学校发展史，其扩充速度之迅速，远远超过了其他族群的母语学校，这归功于殖民政府和教会在经费上的支持。教会学校主要有五大经费来源：殖民政府、教会、华商、学费、校友捐助。[98]

---

97 Ho Seng Ong, Education for Unity in Malaya, 1952, p. 85.

98 Ho Seng Ong, Methodist Schools in Malaysia, 1964, p. 181.

教会学校从一开始获得教会、华商的支持，又得到殖民政府的肯定，获得土地和金钱这种实质上的支持，学费也是学校的主要收入之一。为了持续发展教育，学校必须寻求更多资源，殖民政府的经费津贴必然是唯一也是最理想的选择，但这也意味着学校必须接受殖民政府的监督。[99] 殖民政府会委派教育委员，每年检视英华学校，透过考试的规章制度，和及格率，审核下一年的经费补助金额。[100] 英华学校持续在不同城乡建立和发展，每年接受政府的监督，每所学校的程度参差不齐，情况惨不忍睹，也间接影响了政府的补助金额。[101] 英殖民政府缩减对英华学校的经费补助，学校只好提高学费来维持平衡，从每月$1.00的学费提高至$1.50。[102] 学费提高让学校变得宽裕，但也同时面对殖民政府更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在师资能力上，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聘请更专业和优秀的老师。[103] 在1919年以前，殖民政府只是定期视察，每年发放一定的金额补助，但是基本上不过分干涉学校事务，包括师资问题等，学校享有绝对的自主权。1919年之后，殖民政府正式接手所有学校的财务负担，严格把关入学制、学生素养、师资、教师们的培训和待遇等，正式成为殖民时期英文学校体系的一部分。[104]

换言之，学校的主导权在教会身上，教会在教会学校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学校所有的一切都与马来西亚年议会（Malaysia Annual Conference）有关联。即使现今，仍脱离不了教会在其中的影响力。学校的董事会是由管理人校长和顾问监督团队所组成，顾问团队是教育委员所委任之人员，即卫理公会的教育部秘书长。董事会有权主导校长和教师的委任、升迁，教师的公积金、宗教课程、土地、建设等相关事宜，教育委员跟校长的关系很密切。[105]

---

[99] B.F. West, H. L. E. Luering, W. T. Kensett, W. E. Horley, “Reports of Committees: Educatio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8, p. 23.

[100] B. F. West, “Reports of the Work”,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Penang: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9, p. 20.

[101] Ibid., p. 19.

[102] Ibid., p. 22.

[103] Rev. W. G. Shellabear, “Singapore District”,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00, p. 24.

[104] Ho Seng Ong, Education for Unity in Malaya, 1952, p. 67.

[105] Ibid., p. 168.

1919年之前，举凡学校的行政、校长和教师的委任、薪资、土地所有权等，都与教会有密切的关系。教会透过教育委员、教区长在学校董事会的势力，掌管学校的一切。1919年之后，政府接管学校的行政，统一了英文学校的规章制度，教会在学校的地位改变了，不再是完全的主导性，而是在政府的监督下，教会有条件的干预学校事务。[106] 教会在学校的势力明显式微，但因为学校还是宣教机构的一部分，仍保有部分话语权。

卫理学校大量扩张，1920年代已遍布全马，很多乡镇地区都设有英华学校。广设学校，成功将教育理念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如他们的办学宗旨，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然而，办学过程中多有不顺，最大的挑战就是经费和师资问题。彼时，卫理学校仍由卫理公会主导着，但学校扩张太快，在校地、建设、聘请师资方面都成问题。[107] 很多卫理学校背后都有一笔很庞大的债务，如向政府借贷，购置校地等。[108] 种种压力之下，卫理公会被迫于1919年将学校的管理权转交殖民政府，正式成为国民教育的一环，期望殖民政府可以体察卫理学校所面临的财务状况，并且协助卫理学校能够还清债务。[109]

学校面对财务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长久以来的问题，为何等到1919年才将管理权转交殖民政府呢？原来，1919年，中国爆发了新文化的五四运动，这影响了东南亚的华人，尤其是长期处在高压殖民统治的马来亚华人，激起他们的反殖民和爱国主义情结，[110] 在马来亚地区的华文学校也掀起了一波文学革命的浪潮。[111] 这股新思潮引起了英殖民政府的恐慌，他们十分担心华人会首先起来反抗殖民政权，因此1920年代初期，英殖民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严格监控各类型学校，取缔一些违例的

106 Ibid., p. 67.

107 J. S. Nagle, “Educational Matters”,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20, p. 462.

108 W. E. Horley, “Educational Work”,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17, pp. 30-31.

109 J. S. Nagle, “Educational Matters”,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1920, p. 462.

110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广东高等出版社，1991年，页542。

111 同上，页542-543。

学校。[112]《学校注册法令》迫使所有学校都得接受政府监督，并且必须符合一定规范，不能有违例的行为出现。这或许在某个程度上对学校，不论是华校还是英校，都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往长远来看，似乎并不完全是件坏事。政府接管学校，包括所有一切的债务，对入学资格、课程、师资等全都统一规范，除了保持一定水平，也免去了教会沉重的负担，并且开始建立一致性的教育体系，开始朝国民教育的方向迈进。[113]

## 三、小结

总的来说，马来亚的教会英文学校发展经过漫长的时间淬炼，起承转折，从第一所槟城大英义学开始，直到后来蓬勃发展的卫理学校，象征着殖民时代的教育。最初，英殖民政府只对马来亚这块位处东西交界的地方感兴趣，认为是发展贸易的良地，未曾想干涉当地的内政和教育。尽管如此，英国殖民却给传教士开了一条路，可以藉由办学传教。有趣的是，这些传教士初到马来亚建立英文学校，都是从海峡殖民地开始。地理位置或许是主要因素，但不可忽略的同时还有政治因素。海峡殖民地是最早成为殖民地的三个地方，是由英国皇家直接管辖的，且华人移民居多，在行政上不用顾虑马来苏丹、马来族群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避开种族冲突。殖民政府为了栽培优秀的殖民地官员，也给传教士很大的发挥空间发展教育、宗教传布。殖民政府的鼓励，再加上当地华商的支持，促成了传教士创办英文学校的契机。

大英义学在殖民时代可谓明星学校一般的存在。他们确实提供非常优良的学习环境，但却只有少数人负担得起，若经济条件一般则无法进入到大英义学的体制内就学。有鉴于此，卫理公会看到马来亚这个地方对教育的需求。相较起圣公会和拉撒弟兄会主要在大城市办学外，卫理学校也在很多小城镇办学。这点其实不难理解，卫理公会的宗旨就是关怀弱势群体，办学目的就是要人人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

[112]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1998年，页287。

[113] Ho Seng Ong, Education for Unity in Malaya, 1952, p. 67.

卫理学校快速成长，成为后来影响马来亚的学府，是英文学校发展的全盛时期。为何卫理学校比其他宣教会到马来亚的时间较晚，却能在教育上获得成功呢？若说受当地居民和殖民政府的支持，其实也不然，或许是卫理公会把握契机，正好在英殖民政府开始接管、在意马来亚教育之后才来到，提供了他们很大的优势，藉由殖民政府的津贴方案，迅速发展他们的教育理念，进而达到普及化教育的目标。也或许是因为彼时英文教育发展已趋于成熟，具有一定的规模，有前人办学经验可参考，故卫理学校才得以成功。

马来亚的英文学校经历过几个时期，萌芽初期没有政府的支持，办学艰辛，1870年后政府开始接管学校，1920年颁布学校注册法令，严格控管各源流学校，包括英文学校在内，直至1941年战前，英文学校已发展成为马来亚的主流教育。英文学校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语文，更是一种体系，新式教育的传入，改变了马来亚社会原有的传统教育。除了带来新的教育体制，也鼓励女子入学，和推行义务教育，都是英文学校很大的突破。

笔者认为，卫理学校对马来亚社会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创办多少所学校，或他们的学科制度，而是创办女子学校，鼓励女子上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来亚仍处于传统社会，女子上学是不被鼓励和支持的。在卫理公会女传教士茱莉芭蒂和苏菲亚布莱克莫尔努力不懈，挨家挨户拜访华人家庭下，才成功说服一些家长送女儿到学校，并特别设计适合女子的课程如烹饪、缝纫课程等。早期槟城大英义学和圣方济中学也曾试图创办女子学校，但最后都以学生人数不足而失败，而后来的卫理学校却成功了，究竟是为何呢？或许是槟城大英义学创办女子学校时还太早，大家普遍对女子上学没什么概念，或许是卫理学校刚好赶上了教育发展纯熟，社会可以接受女子上学的时代，同时拥有足够的师资，女传教士人数充足，得以发展女子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卫理学校正好赶上英殖民政府实行“津贴金”的时代，在政府津贴下，减轻家长负担，吸引更多学生，卫理学校才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1. “英华书院创校200年校庆”（Ying Wa College 200th Anniversary）脸书，香港，（https://www.facebook.com/YingWa200/photos/a.293156354522471/293156854522421/?type=1&theater），2017年10月20日，读取日期：2019年7月3日。
2. 作者不详：《英华书院》，香港：英华书院，1929年，页1。
3. 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页6-13。
4. 美教士赫士编辑：〈未奉耶稣教诸国之耶稣教・中华篇〉，《教会历史》，上海：上海广学会，1924年，页190。
5. 艾约瑟（Joseph Edkins）：〈马礼逊传〉，《遐迩贯珍》，香港，1855年8月1日，第8号，收入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494-495。
6. 作者不详：〈地理：呀尾大洲附麻剌甲〉，《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1），收入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页57。
7. 藤善真澄：〈序一〉，收入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1。
8.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页3、287。
9.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页165、187。
10. 林水豪、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1984年，页167-200。
11.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广东高等出版社，1991年，页542-543。


### （二）英文文献


1. Yin Kam Yoke, “An Overview of Methodist Schools in Malaysia”, (http://www.methodistchurch.org.my/newsmaster.cfm?&menuid=6&action=view&retrieveid=146), 1 October 2007.
2. Penang Free School,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nang_Free_School), accessed 28 June 2017.

3. Unknown Author, “A Brief School History”, Penang Free School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pfs.edu.my/admin%20pdf%202011/school%20history.pdf), accessed 1 June 2019.
4. Ying Wa College, Ying Wa College, Hong Kong: Ying Wa College, 2017.
5. Unknown Author, 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 Comprehending, (https://openlibrary.org/books/OL23312453M/A_lexilogus_of_the_English_Malay_and_Chinese_languages)(https://archive.org/details/lexilogusofengli00malarich/page/n5/mode/2up?ref=ol&view=theater), Malacca: Anglo-Chinese College Press, 1841, pp.2-3.
6. Christopher A. Daily,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Protestant Plan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07-116.
7. K. C. Tregonning, The British in Malaya: The First Forty Years 1786-1826,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p. 147.
8. Unknown Author, “History of Penang Free School”, Historical Society Penang Free School, (http://pfshistoricalsociety.weebly.com/history-of-pfs.html), accessed 29 May 2019.
9. Alan Teh Lam Seng, “Oldest School, everlasting heritage of Penang Free School”, New Straits Times, (https://www.nst.com.my/lifestyle/sunday-vibes/2018/02/334304/oldest-school-everlasting-heritage-penang-free-school), 11 February 2018, accessed 29 May 2019.
10. R.S.N. Murali, “Uproar over bid to relocate MHS”,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4/08/01/uproar-over-bid-to-relocate-mhs-fierce-opposition-against-proposal-to-shift-countrys-second-oldest-s), 1 August 2014, accessed 3 July 2019.
11. R.S.N. Murali, “Plan to relocate Malacca High School has been shelved”,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community/2014/08/02/old-is-gold-plan-to-relocate-malacca-high-school-has-been-shelved/), 2 August 2014, accessed 3 July 2019.
12. Lim Peng Han,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oys’ and Girls’ Schools and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786-1941”,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4, No.1, 2009, pp. 57-81.
13. Chua Bok Chye, Our Story: Malacca High School 1826-2006, Kuala Lumpur: MHS Anniversary, (https://issuu.com/adeedeen/docs/www.einforeach.com), 2006, p. 30, 31.
14. Diarmaid Macculloch, All Things Made New: The Reformation and Its Leg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5. Alan N. Baxter, A Grammar of Kristang (Malacca Creole Portugues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8, pp. 9-12.
16. Charles Prestwood Luca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Vol. 1: The Mediterranean and Eastern Colon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6, p. 206.
17. Unknown Author, "Singapore Free School is Opened", History SG: An Online Resource Guide, (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34e52586-72fa-4d0c-9551-a9fd86cb89ab), accessed 27 May 2019.
18. J. A. Bethune Cook, Sir Stamford Raffles: Founder of Singapore 1819, London: Arthur H. Stockwell, 1918, p. 167.
19. Donald Davies, "Jackson's Ruin was an eyesore," The Straits Times,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560415-1.2.109), 15 April 1956, p. 12.
20. H. R. Cheeseman, "A Century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ingfreepressb19351008-1.2.43.10), 8 October 1935, p. 16.
21. Timothy Tye, St Xavier's Institution, (https://www.penang-traveltips.com/st-xaviers-institution.htm), accessed: 3 July 2019.
22. Unknown Author, "St. Xavier's Institution History", St. Xavier's Instituti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xi.edu.my/about-sxi/), accessed 28 May 2019.
23. Unknown Author, "St. Xavier's Institution", Penang Wikia, (https://penang.fandom.com/wiki/St._Xavier%27s_Institution), accessed 28 May 2019.
24. Unknown Author, "165th Year of the Presence of La Salle in Malaysia", La Salle Global, (http://www.lasalle.org/en/2017/10/165th-year-of-the-presence-of-la-salle-in-malaysia/), accessed 1 June 2019. Also refer to: https://www.dlsau.edu.ph/news/downloads/lead-bulletins/LEAD-258-17.pdf and http://www.thefranciscan.org/G&W2nd2017.pdf.
25. Unknown Author, "St. Xavier's Institution, Penang", La Salle Centre, Ipoh, (https://lasallecentre.wixsite.com/lasallecentre/untitled), accessed 29 May 2019.
26. Ho Seng Ong, Methodist Schools in Malaysia: Their Record and History, Petaling Jaya: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Malaya Annual Conference, Methodist Education Centre, (https://archive.org/details/methodistschools0000hose), November 1964, pp. XII, 54, 181.
27. John Russell Denyes, The Malaysia Mission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5, p. 24.
28. Ruth Ho, 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Sdn. Bhd, 1975, pp. 46, 49.

29. Theodore R. Doraisamy, Oldham-Called of God, Singapore: The Methodist Book Room, 1979, pp. 35, 41.
30. Ho Seng Ong, Education for Unity in Malaya: An Evalua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Malay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eed for Unity in Its Plural Society, Penang: Malayan Teachers' Union, 1952, pp. 63, 67, 75, 76, 85, 168.
31. The Methodist Council of Education, "List of Methodist Schools and Colleges in Malaysia Government Assisted Primary Schools", Mission School Ethos and Character, Penang: The Methodist Council of Education, 2011, pp. 13-25.
32. G.F. Pykett, "Report of Anglo-Chinese School, Penang",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5, pp. 19-20.
33. B. F. West, H. L. E. Luering, B.H. Balderst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3, pp.16-17.
34. Unknown Author, "Malaysia Mission Statistics for the Year Ending 1st April, 1893",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3, pp. 20-21.
35. C. C. Kelso,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Singapore",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5, pp. 20-21.
36. C. C. Kelso, "Singapore Anglo-Chinese School",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6.
37. G. C. Kelso, G.F. Pykett, B.F. West, W.E. Horley, "Reports of Committee: Educatio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6.
38. W. G. Shellabear, B. F. West, F. H. Morgan, J. E. Banks, "Reports of Committees: Educatio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Penang: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9, pp. 25-26.
39. W. G. Shellabear, "Singapore District",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00, p. 24.
40. W.G. Shellabear, F. H. Morgan, W. E. Horley, J. E. Banks, "Educatio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00.
41. Federation of Council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CMSM), Direc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FCCMSM, (http://www.mcoe.edu.my/resources/FCCMSM_DirectoryMissionSchools2013.pdf), April 2013, pp. 8-9, 15-56.
42. Methodist Council of Education, (http://mcoe.edu.my/), accessed 0 June 2019.
43. B.F. West, H. L. E. Luering, W. T. Kensett, W. E. Horley, "Reports of

Committees: Educatio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8, p. 23.
44. B. F. West, "Reports of the Work: Penang, Schools",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Penang: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9, pp. 19, 20, 22.
45. B. F. West,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3.
46. F. H. Morga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7.
47. J. A. Bethune Cook, Sunny Singapore: An Account of the place and its people, with a Sketch of the Results of Missionary Work, London: Elliot Stock, 1907.
48. J. S. Nagle, "Educational Matters",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20, p. 462.
49. W. E. Horley, "Educational Work",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17, pp. 30-31.
50. A.J. Amery, "Anglo-Chinese School, Ipoh",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 Penang: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897.
51. D. Silverthorn, "Reports of Work: Sitiawan",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20.
52. Federation of Malay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Barnes Report),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51.
53. Federation of Malaya,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956 (Razak Report),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56.
54. Mabel Marsh, "Methodists Girls' School, Kuala Lumpur", Malaysia Woman's Conference, Singapor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20.
55. Unknown Author, "Mission School Culture, Ethos, and Tradition", God's Faithfulness Our Heritage, Year 1956-2016, Kuala Lumpur: Malayan Christian Schools' Council, 2016, pp. 1-36.
56. Unknown Author, "Behind the Street Names", Ipoh Eco (Archives), (http://www.ipohecho.com.my/v2/2010/01/08/behind-the-street-names/), 8 January 2010, accessed 1 June 2019.
57. Unknown Author, "Death of Rev. W.E. Horley, M.B.E. A Striking Personality. His Life's Work in Malaya",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2 April 1931, p. 11.
58. Unknown Author, "Death of The Rev. G. F. Pykett", Malayan Saturday Post, Singapore, 24 September 1932, p. 2.
59. Bony Tan, "Heinrich Ludwig Emil Luering",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752_2011-01-06.html), accessed 2 May 2019.

## 华教人物口述历史

# 依情、有理、依法捍卫华教的生存与发展——刘锡通律师

华教人物口述历史

整理：林玉娟、谢春美*

董总资料与档案局口述历史团队于2006年对刘锡通律师进行一次初访，并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进行两次的口述采访。本篇是以当时的专访资料及誊写访谈文本为基础，汇整了刘锡通律师的生平事迹与华教事业的历程撰写而成。

三次的访谈时间都不长，还有几项重要的事件和课题未能深入探询，但还是足以对刘锡通律师的生平和参与华教、社团组织的经历能勾勒出大的框架。刘锡通律师是位个性鲜明的智者，理性却又率性、敢怒敢言的性格在访谈过程尤其突显。他还是位具有突破框架思维的先进者，以他的专业领域知识，打破固有的行为模式。他受访时说：

> “自力更生，力争上游都对的，人家不帮我们，我们自己做，这是一种精神，一种自助的精神，一种发奋的精神，一种不受人家摆布的精

*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资料与档案局　高级执行员林玉娟、执行员谢春美。

神，但是这种东西发挥得过拢（度）的时候，每样东西都是要自力更生的话，我们就提供别人一种下台阶的机会，一种安抚性嘛！他不做我们来做就变成习以为常，习以为常我们就忘记了，这个本来应该争取的民主人权的东西慢慢就消失了，就以为自力更生就好啦！”

刘锡通律师闲暇时爱好阅读书报，所阅书籍偏向哲学、理论一类，日常勤于执笔论政，他的言论文章常在报章发表。口述历史团队问他，自认为是怎样的人？他说，从小的家庭及学校教育，受儒家思想的约束，在他在国外求学和工作时期，以及踏入社会时，这种约束往往让他显得格格不入，难以融入当中。最后他说，诚实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

## 一、家庭背景

刘锡通律师1937年出生于吉隆坡，来自小康之家的他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两位哥哥，下有两位弟弟。原本的五兄弟也因两位弟弟因病早逝，剩下他与两位兄长。

### 父亲早逝　母亲成家里顶梁柱

刘锡通律师自小生活困苦，三岁时，父亲因肺痨病过世，母亲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担起家庭的重担，在吉隆坡半山芭开了一间神料店，任劳任怨地独自抚养孩子成长。

“我母亲做生意的一句话，使我今天还记住的，就是她说，你如果对一个很挑剔的顾客，你如果能够应付得来，做到他的生意，其他的生意你都没有问题，这最难搞的顾客你能够处理得好的话，那么其他的顾客都很容易嘛！虽然她是一个妇女，但是懂得生意的做法是怎样。”

刘锡通律师坦言，影响他最深的人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刻苦耐劳与勤奋的为人，让他敬佩不已。

“当然在家庭来讲，我对母亲就最尊敬的，因为她从一个完全没有受教育的人，她能够做到她会看账目，会看报纸，还有跟着我们念一些四书，以前我们在念，其实我才读三个月的私塾，不会

说很深刻啦！不过旧的东西还是可以念出一些，还能够念啦！”

受环境所迫，刘锡通律师自言没有童年乐趣，记忆中母亲对他们兄弟管教严格，放学后，没有一般人的童年玩乐时间，也没能参与学校的课外活动，回家帮忙照料店里生意的时间占据了他的童年时光。

“个性，当然是会受一些影响啦！第一，没有童年啦，如果照今天来讲，回来就做工，中学的时代也是这样，读书回来就要去看店咯！因为那时候我母亲非常严（格），我们想要做一些课外活动，这些活动都不可以的，连下棋她看到都会跟你扫掉，因为你要看店的，哪里可以给你下棋，那玩球的时候也不能够，因为你要工作嘛。”

## 二、教育与学习历程

### 读私塾　念经典古籍

刘锡通律师年幼时，日军入侵马来亚，绝大多数学校被迫停课，母亲就安排一位老先生，在家以福建话来传授私塾的经典古籍。

“从小学啊！……那时候日本时代，日本时代因为没有学校嘛！日本学校我们又不去读嘛！所以我日本时代大概也只有八、九岁啦！那么……没有书读怎么办？所以母亲就安排一个老先生来教我们这个私塾的那些旧书，《论语》、《大学》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我还是能够用福建话来背一点的。

福建话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福建话），这些东西我还是能够记得一些。”

### 小学难忘老师的奉献精神

二战结束后，在超龄的情况下，刘锡通律师于1946年在福建会馆的国民小学直接就读三年级。错过了入学读书年龄，勤奋好学的他，进入英校下午班勤补英文。小学时期，最让刘锡通律师印象深刻的是老师的奉献精神。在刚开始就读小学时，班级主任看他掌握不

了数学概念，每天在下课的时间教他复习数学，直到他能掌握并学懂那些数学概念为止。因为级任老师的任劳任怨，刘锡通律师的数学成绩迎头赶上，考试分数也比别人高分。

> “那三年级……但是中文我看得懂，但是英文就不懂，abc都不懂，念到d就接不下去了。那么在数学方面，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差的，那时候常常偷看人家的，所以那个级任主任看到我，他问我为什么看别人的，抄别人的东西？后来就静静叫我去，问我为什么这样，所以我说我的情况，我不懂嘛，根本那个等于加的符号我都不懂啊，什么意思都不懂，那后来他每天就是在下课的时候教我，那么经过一段时候，我就对数学，算术就做得非常好，而且每次考试比别人还要高分的，所以那时候老师的那种献身精神，那种服务精神，那时候非常好的，所以他特别地，如果没有这样好的老师，我的数学就完蛋了啦！根本以后就追不上了。”

### 大学先念政经系 后修读法律

中学毕业后的次年（1957年），刘锡通律师到南洋大学就读政经系。之后，他于1961年到新加坡大学念法律两年，1965年再赴英国修读法律。在英国求学的这段期间，和其他外国学生一样，半工半读，曾经做过的工作有洗碗碟、採苹果、充当电影小演员等。

在英国留学期间，刘锡通律师与相恋多年的女友李晶茵共结连理，他们婚后育有一女两男，三个孩子都接受华文教育。英国留学毕业后，刘锡通律师继续逗留在英国两年多，并在所得税机关工作，太太在银行工作，直到1970年才回到大马。

## 三、维护华教与民族权益

离开马来西亚五年，回国后刘锡通律师对于当时的局势和环境变化有些脱节。他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兄长的药房担任行政工作，大概一年多后才出来执业当律师。1972年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当选南大校友会主席。过后经当时董总行政部执行秘书黄步强介绍而认

识董总，1973年开始担任董总法律顾问。

## 推动创办独立大学推手之一

1974年6月，刘锡通律师被推选为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第一届理事成员，他也是推动创办独立大学的重要推手之一。1977年8月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发起签名盖章运动，向最高元首提呈请求恩准创办独立大学之请愿书。可是，最终独大的申办，遭到政府强力的反对。

> “……所以对于凡是华教的东西，他们这个主流思想（单元化）如果不能够动摇他们的话，我们就翻不了身，就是在有限的空间给你发展，就好像你有一棵树，你不能够种在土地上，你只能给放在盆栽里面，限制你发展，盆栽（有）多少欣赏的价值吗？观赏的价值吗？但是你不能够壮大嘛，所以问题的情况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只是盆栽式的一种做法，我们不能够真正地将我们的树（种）在土地上给它壮大起来，成为森林，他们（马来学校）现在已经成为森林了，我们还是一个盆栽。”

1978年9月17日时任教育部长拿督慕沙在巫统常年代表大会上宣布拒绝独大的创办，理由是：（一）由私人机构倡议；（二）华文为教学媒介语；（三）只收华文中学生。11月，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发动筹募独大一人一元法律基金运动，准备起诉政府拒绝独大的创办。作为独大法律顾问，刘锡通律师联同郭洙镇律师和苏天明律师前往英伦，接洽有关敦聘女皇律师事宜。

> “独立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到英国去聘请英女皇律师来打那场官司。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有关于争取民主人权呢！主要你要通过很多方式去争取，当然社会运动是一个，打官司也是一个，上法庭去做一个诉求，另外一点当然是政治诉求咯！到国会去，相辅相成的啦！……”

1979年，最高元首通过首相署正式覆函独大有限公司理事会，拒绝创办独大的申请。独大有限公司于1980年9月正式入禀吉隆坡高庭

起诉政府，并聘请英国迈克贝洛女皇律师前来办理有关案件。1981年9月独大诉讼案开审，刘锡通律师是协助办案的律师之一。法官听取双方辩词后，未立即宣判，而是延至两个月后才正式审判独大败诉。独大有限公司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82年2月开审时，女皇律师迈克贝乐以宪法152条赋予的权利提出辩驳。7月，联邦法院以四比一驳回独大上诉案，并宣告两造的争执涉及宪法问题，不得再上诉英联邦枢密院。

虽然独大申办不成，但数年申办独大的历程，让他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

“当然一定是感觉到失望啦！不过这个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

“从两个角度来看，它可以很狭义地来解释，它（也）可以很广义地解释，那就看法官本身的那种心态，这个法官是不是一个很开明的、就是胸襟很宽的，那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他也要考虑到整个社会条件的问题，社会条件成熟到他们也能够了解民主民权这些东西呢！应该是做怎么样的解释，民间都不懂的，只有你说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利益了，他们就是会反对的……。”

刘锡通律师（后排左四）曾参与创办独立大学工作，也是独大理事会重要成员之一。

## 临危受命　挑起董总总务重担

刘锡通律师于1987年至1990年担任董总总务，2001年至2007年重新受邀出任常委。刘锡通律师在董总服务时与当时的华教同道并肩作战，共同为华教的生存与发展，作出奋斗与巨大的贡献。在茅草行动期间，董总领导人被逮捕，在这关键时期，身为董总总务的刘锡通律师毅然挑起大梁。可以想见，当时需要面对多大的压力，但他敢于担当、以大无畏的勇气、仗义执言的精神，协助稳定了当时彷徨不安的华社，凝聚华社团结的力量，捍卫华教的生存与发展。

“……他们被抓的时候，晃昇打电话给我，那时候4点多，那么我说我现在赶着去你那边就来不及了，因为他们就带他去（见）警方，然后就打个电话，几个律师去，饶仁毅、林晃昇的女儿，她刚刚出来，什么都不懂，所以那时候我们去警察局啊，去到那边的时候，等等等，等了几个钟头，就在那个光艺戏院对面那座的警察局，他也不告诉你这些人有没有在那边喔！就让你等……所以我当时是总务，我就去那边召开会议咯！那当天晚上很多人开，第二天再开，第三天柯嘉逊跟这个庄迪君都被抓进去了，那时候的气氛啊！造成这个很恐怖的气氛。”

1989年9月3日，董总第17届（1989-1991年度）常务委员合照，前排左三为刘锡通律师。

刘锡通律师自1973年起就积极参与华教工作，除了董总的法律顾问与总务之外，曾出任全国华教领导机构的重要职务包括了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委员、秘书，独立大学有限公司总务和雪隆董联会理事、副主席等。除此之外，他于2002年起担任林连玉基金副主席，2008年任署理主席一职，在林连玉基金董事会服务长达12年。

刘锡通律师也活跃于社团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曾任南大校友会主席，雪华堂义务总秘书、副会长、署理会长，民权委员会主席、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秘书、雪隆中华工商总会法律主任和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管理委员。

## 保持乐观积极　居安思危　不可松懈

在参与董总期间，刘锡通律师坚持与贯彻董教总维护华教与民族权益的基本立场与路线。他也认为，基于民主民权的原则以及我国多元种族的国情，各民族都应该有保留文化特征的基本权利，对民族教育的维护与发展也赋有一定的历史使命。

1987年至1990年刘锡通律师担任董总总务时期所参与的华教事件

| 年份 | 事项 |
|---|---|
| 1987 | 三所淡米尔文小学改制为国民学校事件 |
| | “关注教育部修改《1961年教育法令》行动委员会” |
| | 董教总与教育部长安华对话，提呈《检讨教育法令：民主协商不可或缺》。 |
| | 华小高职事件和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 |
| 1988 | “全国华小新课程检讨会” |
| | 韩江中学董教风波 |
| 1989 | 董教总参加和退出“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 |
| | 小学改为5年制事件 |
| 1990 | 董教总参加“教育法案协商理事会” |
| | 全国十五华团发布“1990年全国十五华团领导机构对来届大选的总要求”文件 |
| 1991 | 五华团教育法令专案小组提呈《对1990年教育法令草案的意见》 |

“任何时候要保持乐观积极，但是人家讲你激情悲情之后，不能够再考虑这些问题，难道你就是因为悲情激情，好像被剥夺了公民权这样子叫悲情吗？你是这样看喔！林连玉并不这样看喔！所以对于将来的问题，要有信心要去推动，那么至于你能够取得怎样的这个业绩，那只有看时机咯！现在不只是看国内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也要关注……”

“从人权角度而言，我们还未平等的，所以沈慕羽先生套用这个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华教也尚未成功。不成功不等于说你不去奋斗啊！就算失败你也要去做嘛！好像这个陆先生（陆庭谕）讲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还没有一个所谓应该贯彻结论的东西啦！历史是一直在洪流中推动，也不能够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悲观，还是要继续。”

刘锡通律师曾言，华社必须壮大华教队伍，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及勇敢表态、巩固两线制，以捍卫母语教育。他虽为一名律师，但是一生为华教鞠躬尽瘁，行动不便后，仍关心华教，分析时事，畅谈华教奋斗史，更不忘劝导华教工作者，要居安思危，不可松懈。

## 四、坦荡无惧的一生

口述历史团队曾问刘锡通律师，他这一生，从法律界到华团然后一直横跨到华教界，义无反顾地付出，直到今天，作何感想？如何总结？

“人生呢，到某个阶段，你就扮演那个阶段的角色，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拼命去赚钱什么，到最终他也感觉累了，觉得这样做没有人生的意义，那么他们去做一些好事。但是有一些人却一辈子到最后一分钟，还在为着那几个钱还不肯放的也有。所以，每个人的人生也不能够用那几个字，所谓讲清楚啦！每个阶段，你刚刚好那个阶段有那个历史的角色，你应该出来扮演，你就出来扮演，就这样。总之呢！就儒家思想，以家庭为基础为

本来说，在整个社会里面生存，就是这样咯！如果你连家庭都不能够顾，三餐都不能够去应付，你还有什么时间去做一些公益的东西？所以问题就是说，当然，条件也是看啦！有些人永远不足的，就永远没有条件来替社会服务咯！有些人就有他自己的最低的标准，认为这样就可以过了，那不就是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事情咯！”

对董总，刘锡通律师抱持很大期望。他希望在华社占有重大位置，可以为华裔子弟带来前途和希望的全国华校领导机构，可以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在教育无法达到真正公平公正对待的时候，时刻保持警惕，避免被分化。

“我们所负的历史任务跟责任，跟那些私人机构不同，那么董教总这些人不管你是在理事会还是在常委，我们大家都是应该从这个角度，就是说连这些职员他们都是有一个信念，大家在一起共同工作，你不能够当你是雇员，我是老板，而且钱也不见得是你这个老板出的，这些雇员还是共同去筹款得来的，这个不要太过分彼此啦！如果样样东西说要动用法律这些东西，那个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所谓准则，不要动不动就说我……法律上我有这个权力，因为你一动的时候，大家来搞法律搞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机构就会变成相当分化了，这个力量也就薄弱下去了。”

2021年10月12日，刘锡通律师逝世的消息传来，让华教同仁咸感悲痛，一生为华文教育奉献、仗义执言的刘锡通律师，他的离去，华社再也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再也看不到他为华教和华社的权益发声，坚守母语与华族文化传承的身影。他对守护华教的崇高精神，将成为华教的火炬，激励后人继续守护华文教育。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缅怀这位华教元老，感谢他一生贡献给华教。

#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稿约

一、《马来西亚教育评论》是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的教育类半学术性刊物。本刊出版目的旨在激发国内外华文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针对本地重大教育政策、现象和课题从事研究和探讨，从而促进教研风气，提升学术素质，并透过汇集上述研究成果，发挥相互砥砺研讨的作用，繁荣本地华文圈子在教育领域的研究。

二、在评论论文稿类外，本刊也欢迎立意新颖、内容充实的研究笔记、教学扎记、调查报告、观察心得、书评等各式文稿。来稿一般以1万5千字为限，特约稿不在此限，来稿格式请参考本刊的“撰稿体例”。

三、来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电邮。

四、所有来稿皆会送交本刊编辑委员会审稿，来稿采用与否由编辑委员会做最后的决定。若需要，编辑委员会可以要求来稿须作修改，再予以采用。

五、来稿请自留底稿，本刊一概不退还稿件。稿件3个月没有回复，作者可另行处理。本刊将根据情况对稿件进行适当修润，不愿改动者请事先说明。稿件一经刊登，致赠样刊五本，并付有薄酬。

六、本刊已授权台湾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将论文全文内容，制作成数位化检索资料库，收录于“CEPS中文电子期刊服务”，并以电子形式透过光盘、网络、线上资料库等公开传输方式，提供用户使用（包括检索、浏览、下载、打印、传输等）。一旦投稿本刊，即代表投稿著作之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经本刊刊登后，即授权本刊以“无偿非专属授权”之方式，让华艺数位公司将论文全文内容数位化处理，且为符合数据库之需求，得进行格式之变更。

来稿请寄：《马来西亚教育评论》编辑部收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子邮箱：edureview@dongzong.my
电话：03-87362337；传真：03-87362779
联系人：沈天奇（董总资料与档案局）

#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撰稿体例

本刊为便利编辑作业，论文来稿应依照以下撰稿格式：
一、来稿首页列明论文题目、作者姓名、服务机关、通讯地址和电邮。
二、各章节标题，依一、（一）、1.、（1）……等顺序表示。
三、中文标点符号，书名一律采用《》，篇名则用〈〉，引号采“　”。
四、年代写法一律为“1990”，“1997”。
五、注释一律采同页注格式。
六、注释体例，格式如下：

（一）专书

中文书籍：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新加坡：八方文化，2006年，页112。

外文书籍：Asmah Haji Omar,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3, pp.29-31.

（二）论文

中文论文：黄祯玉：〈独中教师是谁？——实然与应然的探讨〉，《新纪元学院学报》第5期，2008年，页69-77。

外文论文：Patt, John T. “Some Aspect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Malaysia”,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Papua New Guinea, Vol. 9, No. 1, 1976, pp.3-15.

（三）报纸

孙和声：〈种族、文化、认同与权力的纠葛〉，《东方日报》，第13版，2006年1月27日。

（四）再次征引

1. 再次征用，可以简便方式处理，如：

注1：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新加坡：八方文化，2006年，页112。

注2：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页112。

（五）互联网资料

论文：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m_supplem_c.htm），2005年10月，总第43期，读取时间：2007年10月1日8.30。

评论：黄孟祚，〈照顾病友的社会学习〉，《燧火评论》，（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608/），2015年6月8日，读取时间：2015年8月11日13.00。

新闻：〈大马等国正式签署跨太协议〉，《当代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329338），2016年2月4日，读取时间：2016年2月4日10.33。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
**Malaysian Education Review**

出版：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Publisher: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 E., Malaysia
主页 / Homepage：www.dongzong.my
电邮 / Email：edureview@dongzong.my
电话 / TEL：603-87362337
传真 / FAX：603-87362779

印刷 / Printer：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定价：马币12
Price：RM12

出版日期：2022年9月 / September 2022

**马来西亚教育评论（半年刊）**
**Malaysian Education Review (Semiannual)**

出版人：陈大锦
Publisher: Tan Tai Kim



编辑委员会 Editorial Committee

锺伟前 Choong Woei Chuan（董总总务处副执行长）
王桢文 Ong Chang Boon（大山脚日新独中校长）
刘荣禧 Lau Eng Hee（前马六甲州华校督学）
邱克威 Khoo Kiak Uei（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助理教授）
张永庆 Chong Joon Kin（波德申中华中学校长）
陈炳易 Chin Peng Yee（美里砂拉越师范学院副院长）
林毓聪 Lim Yock Chong（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华文科科长）
徐威雄 Ser Wue Hiong（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高级讲师）
郭荣锦 Quek Weng Kim（前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助理总监）
潘永强 Phoon Wing Keong（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
陈诗蓉 Tan Sih Yong（马来西亚师范学院华文科卓越讲师）

编辑部 Editorial Office

总编辑：锺伟前
Editor-in-Chief: Choong Woei Chuan

执行主编：沈天奇
Executive Editor: Shum Thin Khee

助编：谢春美、林玉娟、张碧之
Editorial Assistant: Sia Choon Bee, Lim Geok Kian, Chong Pic Chee

封面题字：林源瑞
美术：龚秀霞



出版：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Publisher: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 E., Malaysia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
惟作者自负文责，其观点不代表董总的立场。

董總
DONG ZONG

# Malaysian Education Review

ISSN 2590-373X

董總
DONG ZONG